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歌德与席勒

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著

马文韬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这是一部关于文学和友谊的书。

两个天性禀赋本不相同的人——歌德偏于直觉和情感，席勒则具有明晰的理智和坚韧的意志；一个注重自然，另一个注重自由——却结下一场深厚的友谊。他们把彼此视为最重要的人。友谊的碰撞带给他们文学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席勒撰写了一系列经典戏剧作品，并在歌德的帮助下将它们搬上舞台；歌德通过席勒的影响，焕发出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青春。

然而，他们的友谊也并非一帆风顺——席勒钦佩歌德，对其也有忌妒和怨恨；面对席勒在文学创作上的迅速攀升，歌德也感受到威胁。在友谊中，席勒逐渐懂得“面对卓越，没有自由，只有爱”。歌德最后通过编辑出版两人之间的来往书简，通过把席勒的遗骨移葬于魏玛王公陵墓，为朋友树立起一座纪念碑，也为他自己带来身后的荣誉。

著名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以歌德和席勒的大量日记、通信、文章和相关作品为基础，按照时间顺序，为读者展现了这段动人友谊的始末。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歌德与席勒诸多作品的创作细节，也会看到赫尔德、费希特、洪堡、荷尔德林等人物陆续登场——那真是一个德国人文精神的黄金时代。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ISBN 978-7-108-05637-5



9 787108 056375 >

定价：45.00 元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Goethe and Schiller

歌德与席勒

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著

马文韬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Author: Rüdiger Sa^①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Title: Goethe & Schiller-Geschichte einer Freundschaft

© 2009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 /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马文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5637-5

I. ①歌… II. ①萨… ②马… III. ①歌德, J.W.V. (1749 ~ 1832) — 日记
②歌德, J.W.V. (1749 ~ 1832) — 书信集 ③席勒, J.C.F. (1759 ~ 1805) — 日记
④席勒, J.C.F. (1759 ~ 1805) — 书信集 IV. ① K835.165.6 ② 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7307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特邀编辑 苏昱瑜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7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开篇词

11

真正的、超凡脱俗意义上的友谊是罕见的。关于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说法流传下来：“亲爱的朋友，世上不存在朋友！”康德援引亚里士多德时曾说，把友谊设想成“纯洁”和“完美”，那只是“小说家的一种爱好”。毫无疑问，真正的友谊要比千言万语所推测出来的少之又少。歌德和席勒将他们之间的友谊视为珍贵的奇花异草，视为一种幸福，视为一件难得的礼物。友谊给他们带来的成功，抑或困扰，都让他们觉得不同寻常，对此他们感到惊奇，怀着由衷的谢意。回首往事，歌德称这场友谊实在是人生一桩幸事，可遇而不可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在人文历史上很难找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子——两位杰出的、富于创造精神的大师，他们之间纵然有矛盾和对立，却能最终结合在一起，相互切磋和启迪，甚至于共同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两位大师的这场友谊在当时已被称颂为英雄传奇。人们将他们拥戴为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精英，称他们为“双子星座”。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和反感。即便是找不到把柄来诋毁，至少也要分裂他们，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一定要将他们分出个高低上下。谁是更重要的？或许甚至对两个人的评价都出现了过高的偏颇？他们不久便正式被尊为经典作家，让人敬而远之，但是每一代人中，都有人对其怀有抵触情绪。当歌德于1829年公开发表了他与席勒的通信集之后，
12 格拉贝^[1]称这本书信往来为“集表现日常琐事书信之大成”，伯尔纳^[2]写道：“我们的两位伟大的精神领袖在其家中如此无所事事……真是一桩奇迹……赤金变成了铅块。”

歌德和席勒对人们可能产生的恼怒已有思想准备，及时地演练了骂观众的技术。他们擅于把他们之间的友谊之盟作为抵御攻击的城堡，从这里饶有兴趣地朝着时下的文学生活发动闪电般的打击。

歌德和席勒在成为朋友前是竞争的对手。歌德感

*原书无脚注，现书中脚注均为译注。

[1] 格拉贝 (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 1801-1836)，毕希纳称他为德国“三月前”时期最重要的戏剧家。

[2] 伯尔纳 (Ludwig Börne, 1786-1837)， “三月前”时期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政治家，主张文学必须干预现实。

觉到来自这位年轻人的威胁。对歌德来说，席勒首先让他不情愿地回忆起，自己那已经克服了的狂飙突进精神。而席勒认为歌德是一个既骄傲而又古板的女人，得跟她弄出个孩子来，让她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才解气。还要经过一些事情，席勒才能在后来给歌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面对卓越没有自由，只有爱；而歌德则对席勒说：您使我青春复得，让我再次挥动几乎已搁置的笔，又成为一个诗人了。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是这本书要讲述的内容。年轻的席勒如何在卡尔高等学堂颁奖典礼上，初次看到作为公爵客人受到大家仰慕的歌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又是如何地相似：都经历了逃离和转变。席勒离开了斯图加特，逃出了公爵的管辖范围。歌德逃离到了意大利。对两个人来说逃离都意味着一种解放，意味着进入新的艺术创作阶段。两个人也都喜结良缘，席勒和莎洛特，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歌德的目光向下，通过爱情与社会下层结盟，席勒则向上。然后是两位大师的艰难接近。席勒试探着靠近歌德，歌德则与席勒保持着距离。1794年夏天在耶拿两人终于聚首一处，成为德国文坛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从那时起两人开始书信来往，可以说这是两人最重要的共同成就的作品，也是本书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这场友谊自 1794 13

年起一直持续到 1805 年 5 月席勒辞世。两个人迥然不同的气质和性格的相互作用，大大提高了各自的创造力，对于歌德尤其是在最初几年，而席勒从中受益突出地体现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

蒙田^[1]认为真正的友谊是两个心灵相互融和的过程。但是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友谊却并非如此。他们俩的关系不是那种一心一意，所幸的是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两个秉性如此迥异的人如果去追求这样的友谊，必然会大失所望。歌德坚持他自己的交友原则，他在 1798 年 12 月致奥古斯特·赫尔德的信中说：

假如我们总是小心翼翼，总是只看到朋友完全与自己和谐一致的一面，而不注重其他方面，总是认为这样友谊才会更加牢固和持久。通常这是年轻时容易犯的错误，即使到了老年也很难摆脱，我们总是要求朋友应该就是另一个自我，应该同我们构成一个整体，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还以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友谊，然而这种友谊是不能持久的。

[1] 蒙田 (Michel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主要作品《随笔集》。其中的真知灼见让广大读者把这位随笔巨匠视为良师益友。

在开始时，歌德的确只在一个方面与席勒联系，席勒也谨小慎微，注意不要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联系添加太多的麻烦。但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归根到底是他们各自所从事的事业，即创造性的写作，这对他们两人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是极为重要的，友谊使他们各自的工作成为他们共同的工作。两人之间的关系竟然能达到这样的境地，成功的体验让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远远超出只限于部分的接触。但是，文学创作仍然是朋友之间交流的中心和基础：相互帮助和促进，加强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这是友谊开宗明义的目的，好感甚至于喜爱都于友谊无补，歌德写道，真正的、富有成效的友谊在于，我们在生活里并肩携手，他赞同我的目标，我支持他的追求，我们就这样坚定 14 不移地共同向前。席勒称这样的友谊是建立在相互促进事业日臻完善上的关系。如果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友谊的收益的话，歌德说友谊推动了他的事业。这是一个在工作上相互帮助的结合，是共同努力提高自我的结合。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友谊作为实际范例证明了德国古典时代文化教育的理念。

歌德有一次坦言，他总觉得“去认识你自己”这句听起来十分重要的经典性的教导颇值得怀疑，因为一个人在观看自己时从来不能区分什么是发现的，什么是

发明的。他建议通过外部世界间接地认识自己，因为人要认识自己，只有通过认识世界以及被世界所认识才有可能。因此，歌德解释说，在他比较成熟以后，就不再迷失于内在的自我观照，而是去关注别人想要怎样看自己，以便我能更清楚地他们在他们心中，如同在许多面镜子前面，看到自己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这方面，席勒对于歌德是一面难得的镜子，如此一面清醒的思想之镜在其他那里几乎无法得到，只有在席勒这位反馈天才这里才能照出他自己。歌德需要席勒，为了让一些光亮照进他那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为什么说极其丰富？很简单：因为他吸纳了如此多的外部世界。每一个新的事物，经过仔细的观察，就在我们心中开启一个新的器官。

席勒与此相反。他苦于自己缺乏生活阅历。1795年他在致歌德的信中写道：我常常觉得很奇怪，我想象着您如何被抛进广阔的生活中去，而我却只是坐在纸糊窗户的房间里，面前除了纸别无他物。坐在纸糊窗户的房间里，拥有巨大的反馈能力。他的生活经历只耗费他很少的精神潜能。因此他能够将此提供给他15的朋友，为他作镜子使用，同时也让自己的阅历得以丰富。与歌德在一起，他面前展开了一片大陆，虽然不是让他去占领，但他可以去勘探。此外，歌德这位凭直觉感受世界的天才，让他相信自身的潜意识力

量，只有从与歌德的友谊中，席勒才明白，创造的推动力植根于其中的那个领域，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谜。两个人的互补作用堪称完美：这一位关注的是明晰和意识，另一位则是如何与模糊和无意识创造性地结合，将这两个方面——思想和经验、自由和自然、概念和多意性——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他们自己，更主要的是后世，将这种结合称作经典。

因此，这两位朋友享受着友谊带来的愉快，他们相互需要和相互帮助。歌德写道：请您继续让我理解自己的作品。席勒回答道：您那丰富的幻想让我惊奇和愉悦，纵然我无法将其学到手，但跟在后面看着您，对于我也是享受和收获。

当席勒去世时，歌德明白，随着席勒的与世长辞，他生活中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已如此之深，以至于歌德对他后来的朋友策尔特承认：我原本以为失去的是我自己，现在发现我失去的是一位朋友，在他那里有我半辈子人生。

席勒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来得及对这场友谊做总结和概述。他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在共同的创作中突然驾鹤西去。他那时正在审读歌德对狄德罗作品的注释。他在致歌德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正在读这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篇……文章，同您交流着某些不同看法。

这场友谊，其中有许多经历和故事，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这种自始至终的不同见解的争论和交流。正因为如此，这个话题才有如此丰富的、可以讲述的内容。

目 录

开篇词 1

第一章 1

1779年席勒邂逅歌德。卡尔高等学堂颁奖典礼。
大学生和前来做客的著名诗人。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歌德和席勒两人的自然观。

这一位发现了颞间骨，那一位发现了自由。

《强盗》夸张人物，《伊菲格妮》让人物平静。

适度地和不加节制地追求作品的效果。

第二章 31

两个人都经历了逃离和变化。席勒逃脱公爵的统治，
辗转各处，终于到达魏玛。歌德逃离到意大利。

席勒在魏玛诸神以及偶像崇拜者中间。

歌德暂时缺席。大家都在等待他，包括席勒。

第三章 57

席勒和莎洛特·冯·伦格费尔德。恋爱的夏天。

发现古典艺术。在伦格费尔德家与歌德相逢。

歌德的拘谨和冷淡。席勒的爱与恨。

两个爱情故事。克里斯蒂安娜和莎洛特：通过婚姻歌德与社会下层结缘，席勒则步入上流社会。

第四章 85

歌德和席勒遭遇法国大革命的挑战。

席勒在榛子壳里的激情。眺望民众的海洋。

歌德圈定了他的范围。

蓄意不予理睬的伟大艺术。反对被煽动的政治狂热。

歌德将艺术作为避难所。席勒的革命天地。

秀美与尊严。受到伤害的自然宠儿。

第五章 112

席勒到施瓦本旅行。与出版商科塔建立联系。

创办《季节女神》杂志。文学经营的市场化倾向。

应邀访问歌德。歌德生活的转折。令人欣喜的事件：

1794年夏天的会晤。席勒祝贺生日的长信。

首次思想交流，席勒初次造访

弗劳恩普兰歌德家居。

第六章 139

共同商讨《威廉·迈斯特》的写作。

感伤的席勒在素朴的天才歌德的工作室。游戏冲动。

读者的反应。席勒：……面对卓越没有自由，

只有爱。席勒的启发和批评。

威廉·迈斯特——仅仅也只是幸运儿？

第七章 168

《季节女神》。雄心壮志。两种政治上的反政治。

歌德的社交修养和席勒的审美教育。

席勒与费希特发生矛盾。哲学需要多少文体？

《季节女神》出现危机。《罗马哀歌》作为救命稻草。

与施莱格尔兄弟不睦。《季节女神》停刊。

第八章 199

歌德在耶拿。日常生活中的友谊场景。

莎洛特和克里斯蒂安娜。与不正常的爱情生活保持距离。

席勒和克里斯蒂安娜在明月皎洁的夜晚。

文学大师的高端谈话。《赠辞》。

席勒、《哀格蒙特》和残酷。1797年叙事歌谣之夏。

第九章 229

《赫尔曼与窦绿苔》。歌德计划第三次意大利之行。

席勒欲劝其放弃。荷尔德林在大师之间。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歌德旅行前焚燒書信。關於感知象徵性的通信交流。

歌德在施瓦本沿着席勒的足跡。

創作史詩《威廉·退爾》的想法。

第十章 254

歌德處於創作凋零期。

席勒害怕文學創作和創作上的過度興奮。

關閉哲學店鋪。審美的精神情境。

《華倫斯坦》。席勒戲劇的凱旋。歌德的幫助和欣賞。

龐大世界整體。席勒在花園房新居。

第十一章 275

關於史詩和戲劇的特徵。在席勒的《季節女神》之後，

歌德創辦《神殿柱廊門》。說不盡的古典文學。

《收藏者及其家人》。一部家庭小說。席勒與眾生相。

藝術能承受多少真實？兩位對共同策劃的興趣。

反對半瓶子醋藝術。費希特被驅逐出耶拿。席勒遷居魏瑪。

第十二章 295

魏瑪的戲劇藝術：反對不自然和太自然。

公爵在審美趣味上的專制。

翻譯練習：歌德譯伏爾泰，席勒譯莎士比亞。

歌德作為朋友和上司。《瑪麗亞·斯圖亞特》。

多少宗教，哪一個？《浮士德》和用拳頭捍衛浮士德權益。

第十三章 325

歌德的社会应酬太多，席勒的社会阅历太少。
施莱格尔兄弟家中的纠纷。歌德、谢林和席勒这个三角。
席勒的《奥尔良姑娘》和歌德的《私生女》。
令人气恼的科策布。歌德与席勒之间的不和谐。

第十四章 353

席勒的戏剧成就。禁止高呼万岁。
歌德把“退尔”割让给席勒。保守的革命者。
德·史达尔夫人在魏玛。柏林向席勒提供高薪酬职位。
歌德不要席勒离开魏玛。最后的作品。表现骗子的题材。
《德梅特里乌斯》和《拉摩的侄儿》。席勒逝世。

尾 声 383

或曰：歌德心目中席勒的第二次攀升。

参考文献	401
引文出处	408
作者致谢	427
人名索引	428
译名对照	435
译后记	438

第一章

17

1779年席勒邂逅歌德。卡尔高等学堂颁奖典礼。

大学生和前来做客的著名诗人。

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歌德和席勒两人的自然观。

这一位发现了颞间骨，那一位发现了自由。

《强盗》夸张人物，《伊菲格妮》让人物平静。

适度地和不加节制地追求作品的效果。

1779年12月11日，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和枢密顾问歌德，从伯尔尼返回魏玛途中，应符腾堡公爵的邀请在斯图加特作短暂逗留。卡尔·欧根公爵亲自陪同客人参观卡尔高等学堂，骄傲地称其为他的“苗圃”。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关注来访嘉宾，希望能见到创作了《葛兹·冯·伯利欣根》（以下简称《葛兹》）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两书的著名作家，也

许还能亲自感受到他的目光。这样的机会出现了。12月14日卡尔学堂创立纪念庆典在新城堡里举行，乐曲演奏、演讲和合唱渲染出浓浓的节日气氛。宾主来到了装点着鲜花的礼堂里：卡尔·欧根居中，右面是魏玛公爵，左面是歌德，高贵而又拘谨。他只比席勒年长十岁，但是他在那儿站在他面前，高高在上，宛如来自上天的权威长辈。伊夫兰德^[1]当时也是初次见到歌德，他这样写道：“歌德的目光犹如苍鹰，让人难以忍受。每逢他双眉上扬，仿佛脑骨也跟着向上运动。”学年颁奖
18 开始。受表彰者走上前跪下，吻着公爵的礼服下摆表示感激。席勒获得三枚银质奖章和医科结业证书。他也得下跪去吻礼服下摆。他不能显露自己，不敢拿眼睛朝斜上方看，歌德就站在那里，目光越过他的头上朝前看着，他感到十分遗憾。

虽然歌德在当时仍然被称为一名“狂飙突进”作家，但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在此次出访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时代不同了，关心的事情也变了。静静地回顾着过去的生活，回顾着那混乱的年代，那些忙碌、勤奋的时光……如何尤其在那些充满奥秘、含混不清

[1] 伊夫兰德 (August Wilhelm Iffland, 1759-1814)，德国作家、戏剧家。

和虛幻的事物中感到狂喜……如何不加深入思考地在對待人和神的事情上發生着轉變……現在如何已經沒有返回的路，更像一個從水里逃生出來的人，站在那裏，太陽開始樂善好施地把他晒干……近來他竭力端着高貴的架勢，使他身邊的人感到陌生，他們一向認識和尊重的那個歌德不是這樣。維蘭德^[1]寫道：“歌德一改以往的感人熱情，現在，官場的冷漠包裹着他。他仍然與人為善，待人溫和，但是不再敞開心扉了。”身上的這種變化，他自己也感覺到了。1780年9月13日在寫給夏洛特·馮·施泰因^[2]的信中，他將自己比作一只懷抱着良好願望沖進水中的鳥，眼看就要溺水身亡，這時，天神將它的翅膀逐漸變成了鰭。那些圍繞着它的、幫助它的魚兒不明白，為什麼它在它們的環境中不立刻感到愜意。如果說他自己失去了快樂，如何讓其他人在他身邊感到快樂呢？既然他對自己及所擔任的角色都感到隔膜，如何讓他們不感到陌生呢？

[1] 維蘭德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德國啟蒙時期重要作家，他的小說《阿迦通》開啟教育小說的先河。同時，他還是教授、翻譯家，他譯的莎士比亞在德國影響很大。

[2] 夏洛特·馮·施泰因 (Charlotte von Stein)，魏瑪宮廷嬖尹施泰因男爵的夫人，比歌德大七歲。歌德到魏瑪後，宮廷的環境，加之受她的影響，逐漸由一個狂飆突進派的青年，轉變成一位穩重的、成熟的男子。她是歌德可以對其傾訴內心並願意聽從其指教的親密朋友。

现在这位“冷漠”的歌德就站在斯图加特新城堡的廊台上，不苟言笑，令人敬畏，很可能他自己也深感无聊。他两周后写信给夏洛特·冯·施泰因说：我们就这样走在庭院里，寒气袭人，索然寡味，吃得不好，喝得更糟。这里的人让人觉得可怜，他们感到他们的境况，陌生人的到来让他们诚惶诚恐。他们在
19 这里的遭际颇为不幸，周围的人大多是无赖和笨蛋。

在斯图加特，这些无赖和笨蛋警告歌德，不要对符腾堡公爵谈舒巴特事件。当时外界都在议论纷纷。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舒巴特是位时事评论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他从德意志帝国直辖市乌尔姆抨击欧根公爵，揭露他将符腾堡州青年贩卖给英国殖民者充当炮灰，讽刺卡尔·欧根的情妇弗兰齐丝卡·冯·霍恩海姆是“熄灭了的蜡烛，闪烁着，发着臭气”。舒巴特的行为惹怒了专制君王，当局以虚假的允诺把他骗到符腾堡后，将其逮捕。1777年2月他被关进位于阿斯派克的监狱，公爵和他的弗兰齐丝卡亲自到场观看这一幕——这两个受舒巴特批判感到委屈的人，不愿意错过这一让他们心满意足的机会。

这些情况人们仍记忆犹新，舒巴特仍然作为公爵亲自批准逮捕的要犯坐在潮湿的塔楼地牢里，不允许读书和写字，不准接受任何人的探视；但是在整个德

国，他作为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斗士名声在提升。人们起草请愿书，并且撰写诗歌赞颂被囚禁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朋友。远在魏玛的赫尔德也全力声援舒巴特，他在《促进人性健全发展的书信》中，称舒巴特在为自由和人道而奋斗的英雄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

舒巴特的妻子期望歌德能为拯救其丈夫助一臂之力。“上帝啊，我想，也许此人也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朋友。”通过别人的介绍，她得以接近歌德，歌德表示愿意与这位女士见面，但是没有成功。卡尔·欧根让歌德不要介入。舒巴特的妻子海伦妮陷入了绝望，“我的心大声地与他交谈，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冒昧去向他求助……”。几乎全部热心支持舒巴特的大学生们都对歌德站出来援助寄予很大希望。事实上此后不久，舒巴特的监禁条件有所改善。但这肯定与歌德无关，他的崇拜者想必过高地估计了他的政治影响力。

席勒的同学，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沙芬施泰因回忆说：“当时简直可以说歌德就是我们的上帝。”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痴迷文学的青年人来说，1773年和1774年相继发表剧本《葛兹》和小说《维特》的歌德，不久就成为“天才”的化身。他的书里清晰地显露出他本人的身影。人们像在读让-雅克·卢梭的

书一样，猜测着作品里自传性的成分。歌德声誉的形成就是文学生活中这一变化的征兆。写作、阅读和生活越来越接近。人们想要在文学中辨识出自己的生活。看到它较之在现实中有了提升，人们想在文学中发现自己也发现作者，假如作者尚未试图让自己受读者关注的话，他会突然因为书中的自传性内容而变得惹人注意。这种对个体行为关注度的增强，无论在读者方面还是在作者方面，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天才崇拜。比如歌德在访问斯图加特的几周前，曾经在埃特斯堡的公园里，把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雅各比的小说《沃尔德玛尔》钉在一棵橡树上，然后从树顶上朝下面朗诵着讽刺诗句。这是歌德又一次倒退回狂飙突进的那个时代。在斯图加特，人们也听说了这件事，席勒很喜欢歌德的这一举动。

揭露隐私、追求轰动效应是天才时代个人崇拜的内容之一。一位艺术家推出其作品，很好。但这还不够。更好的是让自己的生活成为艺术作品，这会引起公众的好奇和阐释兴趣。在这方面歌德做出了榜样。当年人们就议论他的生活，谈论他在法兰克福的岁月、他的情人，谈论他在《维特》这本小说里把多少自身的经历写了进去，谈论他在来到魏玛的最初几年里，
21 与年轻的公爵一起做出的那些放纵的行为。歌德的声

譽自他发表《葛兹》开始。这个剧本的成功在于它颠覆了关于等级和荣誉的传统观念，一些源远流长的家族成员询问这位著名作家，是否也愿意通过他的写作让他们的家族名垂千古。由于歌德拒绝这样做，一位埃森纳赫的冯·里德泽尔男爵，黑森州世袭宫廷臣僚，以二十枚杜卡特金币悬赏一出能使他的家庭像伯利欣根一样闻名于世的戏剧。后来这悬赏在1777年莱比锡博览会上发布，这位男爵可谓胆量不小，竟然想让莱辛^[1]担任评奖人。然而没有人来理睬里德泽尔家族的事情。《葛兹》这部戏，让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人们的兴趣都集中在这部作品上，甚至于讨论起来：主人公骑士的右手抑或是左手，是否果真如歌德所写是铁制的？哥廷根一位评论家判断是右手，理由是右手“实际上对一位骑士来说如同对于某些出版人、编纂者和评论者一样不可或缺，区别只在于，骑士使用他的铁制假手更得多动脑筋”。

如果说《葛兹》在德国国内一炮打响，那么《维特》则轰动欧洲。维特的服装——黄色马甲和裤子、蓝色外套，以及棕色翻口靴子——立刻成为时尚。在

[1] 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德国文学启蒙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作家、戏剧家。他的美学作品《拉奥孔》、文学评论《汉堡剧评》对后世影响很大。

德国，一种时装的流行源自文学，而不是像寻常那样，受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就是直到今天也属罕见。据说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仿照书中主人公去自杀的现象。《维特》一书受到整整一代人的追捧，被他们视为反映其情感和愿望的一面镜子。年轻的波拿巴把这本书读了七遍。他觉得书中叙述的不幸爱情十分感人，但是对社会环境的描写很差，在 1808 年那次闻名遐迩的埃尔富特会晤中，他当面把这一观点告诉了歌德。波拿巴也由对书的激赏导致对作者的为人感兴趣。曾经批评过《葛兹》的莱辛，也没有轻易放过《维特》，这位 22 从不轻信的、审慎的文学评论家没有逃脱当时流行的做法，即关注作者的自身经历对作品的影响，他发表了那个作为维特原型的 K.W. 耶路撒冷写的哲学文章，以此证明，这位耶路撒冷与“维特”及其作者相比，完全是另一样的人。

当歌德 1775 年底应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来到魏玛宫廷，人们急切关注的是这位狂飙突进的“愤青”将如何发展。这位尖锐批评宫廷社会的文学青年将对公侯施加影响，还是反过来公侯将改变他呢？这位文学青年适应宫廷变得循规蹈矩，还是公侯受才华横溢的年轻歌德影响变得富有创造精神？最初的情形似乎是年轻的公爵在仿效他的这位导师。人们在议论，歌

德带着年轻的公爵变着花样尽情消遣，打猎、欢宴、到乡下与那些漂亮的村姑一同旅行等等，简直糟透了。人们说歌德把魏玛那座原本让人感到安适、愉悦的剧场，变成了所谓天才们恣意妄为的场所。的确如此，歌德就像一颗扫帚星一样，身后跟着一批狂飙突进的青年作者，比如伦茨、克林格尔、考夫曼，以及施托尔贝格兄弟，当时他们俩还没有成为虔诚的教徒。这些人在有些节庆活动上的表现，几十年后让魏玛的普通市民说起来仍感气恼。伯蒂格写道：“比如当年曾举行过所谓天才盛宴，一开始就把所有的酒杯从窗户扔了出去，然后把从邻近一个什么地方的坟丘里挖出来的一些脏兮兮的瓦罐子当作酒杯用。”他们互相攀比着看谁的举止更不得体。伦茨扮演傻瓜，克林格尔把一块生马肉塞到嘴里大嚼特嚼，考夫曼参加公爵举办的宴会，披头散发，袒胸露肚，拄着一根又长又粗带节的手杖。对这一切冯·施泰因夫人十分反感，在一封给她的朋友齐默尔曼的信中，她抱怨歌德的“行为有失检点，语言粗俗，还常常骂骂咧咧”，说“他甚至把公爵都给带坏了，他也跟他们一样的‘德行’，最近他竟然说什么‘一切规规矩矩的人……可能都没有诚实正直的名声’”。

23

魏玛这伙人的放肆举动也传到了远在汉堡的克洛

卜施托克^[1]耳中。他觉得必须卫护“文人学士风范”，于是便写信规劝那位比他小二十五岁的、他视之为最有天分的学生：“假如公爵并非如他所说以饮酒强身壮骨，而是由于贪杯健康受损，甚至危及生命……”

歌德随即回复道：饶了我们吧，今后别再写这样的信了，亲爱的克洛卜施托克！这些信没有什么用处，总是数小时之久地败坏我们的心情。

70年代后半叶，关于魏玛才子们放荡不羁的消息变得稀少了，但是歌德所体现出来的天才这个概念，对于像席勒以及卡尔学堂他的朋友们来说，其光芒丝毫未减。在他们看来，天才关乎心灵，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呼唤，呼唤他们投入现实中的思想观点之斗争，他们事实上已参与进去，虽然暂时还没有进入中心。歌德的天才令所有其他人相形见绌，比如克洛卜施托克。席勒最初对其十分钦佩，歌德也是如此，后来才摆脱了他的影响。而席勒则还处在其影响之下。席勒在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和《救世主》中，发现自己虽然有兴趣并且热爱在无边无际的天宇里漫游，然而不

[1] 克洛卜施托克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被誉为德国近代民族文学的鼻祖，他、莱辛和维兰德分别以在诗歌、戏剧和小说方面的成就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他们之后，德国文坛人才辈出，出现了德国文学史上的高峰。

是迷失在其中，而是能把巨大与微小的事物联系起来。对于席勒这一代青年，克洛卜施托克代表着父辈们崇高的心声：“我不想 / 投身进入那 / 浩瀚繁星的汪洋！ / …… / 只愿意围绕着桶边的水滴， / 围绕小小的地球漂游……”席勒也对愤世者、叛逆天使阿巴杜纳的姿态感同身受，对这位坠落的天使来说，天穹成了一片荒漠，世界在变成虚无。

在席勒，曾经也在歌德眼中，克洛卜施托克是青年的偶像。这样年龄的人喜欢那种宏伟的事物，因为 24 他们还不了解生活。不同的是，席勒在歌德那里学习到的崇高，不是像在克洛卜施托克那里那样的想入非非，而是体现在丰富的生活现实中。当他在思想上还是克洛卜施托克的奴隶时，他的头脑里尽是脱离现实的想法，与实际生活不沾边，可是在歌德那里，他发现尘世的事物都带有超凡的光彩。歌德在几年前所学的，他现在正在学习：假如崇高不是在生活的他乡形成，那它就是空洞的。

关于克洛卜施托克，歌德后来在《诗与真》中写道：描写对象的高贵提升着文学家对个性自我的感觉。席勒通过歌德的创作活动懂得，作家的个性自我感觉一定是来自于个性自我本身，来自于其富有创造性的内心，并不依赖描写对象的高贵。天才要创作出伟大

的作品不必非选择宏大叙事题材不可。天才文学家被看作拥有再创造能力的普罗米修斯，歌德的颂歌《普罗米修斯》这样写道：我坐在这里造人……/按照我的形象……

在70年代，谈到天才，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莎士比亚。三十年前他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现在他被认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塑造人物的大师。歌德在他关于莎士比亚的讲话中说：莎士比亚竞相与普罗米修斯塑造人，一步一步地模仿他，只是他所塑造的人都无比巨大。莎士比亚不像克洛卜施托克那样超出自然，他也不像阿纳克里翁派诗人那样模仿它，抒发田园牧歌之情，他从其内在自然出发去创造它，而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自然才真实地反映外在自然和芸芸众生。

“自然”是除了“天才”之外，那个时代的又一个语汇。这两个概念息息相关，它们的对立面是做作和强迫。天才不遵循规则，而是出自于自己那富有创造精神的内在自然，自己建立某些规则。康德后来对此简练概括为：天才是那种“为艺术提供规则”的天赋才能。

25 席勒认识和了解莎士比亚，是通过他的老师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阿贝尔先生在进卡尔学堂之初，做过一次引人入胜的关于天才的演讲。阿贝尔在1776年12月14日，正好是歌德来访三年前的那次

亮相演讲中指出：“天才驾驭大胆的、深邃的思想，犹如赫尔库勒斯^[1]征服那雄狮。莎士比亚什么逆境没有遭受过？那些人匍匐在他身旁叫嚷和聒噪，但是他仍挺拔屹立，头顶直插云端。”在以后几年的课堂里，阿贝尔给年轻的席勒阐释了这位“赫尔库勒斯”^[2]。为了把一些心理学术语讲得更清楚，他常引述莎士比亚作品。比如有一回他以《奥赛罗》为例讲解妒忌，便诵读维兰德译本中的一些段落。阿贝尔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席勒听得全神贯注，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当时他的激动心情，刚下课他就跑过来请我把书借给他，从此他就研读起这本书，高昂的热情有增无减。”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一本书，他甚至放弃午餐，以此与同学交换莎士比亚的书。莎士比亚的书征服了他。然而歌德与席勒早期对莎士比亚的热情分属于不同的性质。席勒后来在他的文章《论素朴的和感伤的文学》中对此作了解答。素朴的作家——歌德即这样——可以毫无顾忌地与自然打交道，不必惊恐不安，为它所

[1] 又译成“赫拉克勒斯”、“赫刺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巨人和大力士。按神谕必须完成欧律斯透斯国王交付的十项任务，才能成为完全的神。第一项便是与涅墨亚狮子搏斗，剥下它的皮。

[2] 原文这里出现了笔误，写成 mit diesem “Löwen”，意思是阐释了这头狮子。应该是 mit diesem “Herkules”，作者这里是要把莎士比亚比作巨人，而非比作被巨人战胜的狮子。

承载，他表现它。感伤的作家就不一样，席勒认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作者——他思考，他在让事物来到他面前之前把它们安排好。他不愿遭遇直面自然的冲击。但是莎士比亚，席勒写道，给他的感觉就是与自然亲密无间，他钦佩莎士比亚，同时也害怕他。我尚不能直截了当地理解自然，席勒后来在回忆他最初的
26 莎士比亚印象时写道，只有经过理性思考的和按照规矩整理过的自然的形态我才能承受。对年轻的席勒来说，莎士比亚还过于“纯自然”。年轻的歌德则相反，他对莎士比亚的“纯自然”如饥似渴，初次接触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就高呼：自然！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更自然了。

对于狂飙突进运动，对于那些视歌德为其偶像的人，到底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自然的”？自然是从内里生长发育出来的。凡是自然产生的，会受到来自外部的阻挠、排挤和肢解。比如说硬性规定的秩序、机械思维方式，以及那些不是促进而是限制繁荣发展的规则。是卢梭深刻简明地道出了那个世纪人们对文化感到不快的原因。自卢梭以来人们一直在问，人本来是富于同情心的，难道不是社会机制迫使人变得自私自利吗？本来是富有创造性的人，不是不得不将其精力耗费在有限的、扼杀精神的任务中吗？居于社会

统治地位的教育和培养方式不是在破坏原来和谐统一的情感和理智吗？追求和占有财富不是导致人滋长统治的意愿，或者战战兢兢地把自己隔离起来吗？社会规章不是把人自然拥有的权利夺走了吗？

这些问题产生于对现存社会状态的极大怀疑。然而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抽象的要求，不仅仅是应该要怎么样，而且人们感受到与以“自然”这个名称命名的真正的存在之间的紧密关联，遵循卢梭的足迹，人们在自然中寻找隐藏着的真理，借以自觉地、顽强地对抗那虚伪的社会状况。青年歌德的朋友伦茨，在他的戏剧作品《家庭教师》中，毫不含糊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戏中一位家庭教师为了能够进入贵族家庭里教书，做了阉割手术。让自己的身躯失去了自然状态是最严重的自残和自毁。虽然像这样极端的情况，其他作家没有描写，但是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类似的，比如歌德在《维特》一书中让他的维特十分感叹地说道：对于常规、准则的好处，人们尽可以讲许多道理，如对市民社会也可以称赞有加……与此相反，所有的常规、准则，不管怎么讲，都会毁坏对自然的真实感受和真实表达……啊，朋友们！为什么天才之激流难得迸发出来，难得汹涌澎湃，震撼你们的心灵，让你们惊叹不已？

自然是强大的，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但是它永远

是有益的吗？在那些幸福的时刻里可能是这样。每逢我用心贴近这繁密的小世界，去感受那数不尽的、千姿百态的草茎，以及各种各样的昆虫和蝇蛾的纷繁的生态……那么，维特说，他就感觉到，仿佛他心灵的这面镜子，变成了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但是在其他境况下，几乎是同一个场景，无穷无尽的生命生息的地方却变成了永远敞开着墓穴那无底深渊。死与变变成了吞噬和被吞噬，自然成为一个永远在咀嚼在反刍的奇形怪兽。如果说外在的自然呈现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图景，那内在的、主观的自然不也会出现矛盾，不也会深不可测吗？维特生命的结束大家知道的是自我毁灭，是否只是社会的狭隘和限制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仍然值得怀疑。

正是歌德的自然概念存在着的这种悖论，吸引着年轻的席勒，观察他怎样认识和消化这个观点是很有意思的。

歌德访问卡尔学堂仅仅几周后，席勒的第一篇题为《生理哲学》的医学论文被拒绝了，而且是公爵亲自所为，想当初是他力劝席勒学习医学，因为他需要医务人员，现在他无法安排他的这位学子从事医务工作，根据是依附于他的那些评审教授的评语：“我以为
28 让其在学堂再读一年，在此期间他的‘火气’得以有

所压抑，对该生将颇为有益……”席勒的“火气”是激情，以此他想要在心理学中，探讨他在他钦佩的歌德那里发现的“自然”的矛盾的双重性。席勒要考验自己是否是敏锐的精神探讨者，与莎士比亚或者歌德不同，他要做的是，作为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医学研究者，如他在1781年《强盗》第一版前言中所写的那样，要在心灵所谓最隐秘的活动中当场聚焦它、研究它。很可能——这一判断是席勒不由自主做出的——这最隐秘的活动深入到人体的冥府，这对于骄傲的心灵来说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心灵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把自然只作为自然感觉，而不想亲身去经历它。认为自然是一切，我们应该尽情享受它，在其中找到我们的真相，这是狂飙突进的信条，席勒相信，这个观点现在还必须先的精神与自然、躯体和灵魂的关系中具体探讨加以检验。本身的自然，即我们的躯体，允许我们有多少自由，与其相比我们拥有多少创造力？这是一个歌德从未提出过的问题。对于歌德，“自然”就是在包围着、支撑着和影响着人们。可是对于席勒，自然则是对抗者，是自由的对手。大约在歌德造访斯图加特时，席勒正在撰写一份解剖尸体的记录，其中有这样的叙述：当胸部被打开时，大量的黄黄的血水倾泻出来……包围着小肠的腹膜里也有明黄

的液体在缓慢流淌……左肺靠上的部分已经有些化脓。记录以头颅没有解剖这句话结束。在他的结业论文中（他要写三篇论文才能通过考试，皆以探讨躯体和灵魂为29 题），席勒试图以分解性器械来解剖头颅，为了探究是否在那里的确存在着最高统治权。这里，在他谨小慎微的遣词造句的背后，人们感到是歌德那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自然图像在起作用——亲切生动的千姿百态和吞噬一切意义的黑暗深渊。

第一篇论文只保存下来的第一章阐述的问题是：意识，这奇特的现象，是如何从身体感受到的刺激中，也就是说从“自然”中产生的？席勒力求达到的，是后来在第三篇论文中探讨的，深入分析从生理到心理的转变过程。然而与当代神经心理学连接的专门研究，正在通过一场大的理论策划做着准备。席勒大胆地意气风发地阐释着完整的爱的哲学，视其为自然的、宇宙的原则，它构成生活的全面关联，是生命的巨大链条——这一思想符合歌德的那承载和庇护我们的博爱上帝的情感，让我们在永恒的欢乐中遨游。在席勒的心目中，心理研究伊始提出的爱的哲学，如同召唤出一位指引他的缪斯，以免被所有善良的神灵所抛弃，陷入物质主义的诱惑：物质主义者的大胆攻击将使我们的创造坍塌。假如物质主义胜利了，那么只能让弗

朗茨·莫尔^[1]如此发表关于人的评论：人产生自烂泥潭，堕落，制造着烂泥潭，在泥潭里腐烂，直至在其多少后代子孙的鞋跟上还沾着烂泥。这一观点与歌德对自然感到惊恐相符，视自然为永远张着大口的死亡深渊。

席勒希望看到爱的原则引进到自然当中，这一原则对于席勒是一种抵御诱惑的花招，防止一不小心非把自然视为深渊或者泥潭不可。的确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尚没有确定的、还只是推测的存在。歌德的博爱上帝的情感是一种感觉，席勒的爱出自于宏伟的 30 设计，但是还仅仅是想象的产物。它应该在人体这架机器里引进激活精神情感灵魂的原则，它将消除灵魂与躯体、精神与自然之间的隔阂，克服认识与实际之间的二元论。自然中必须有精神存在，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自然：同类才能相识。席勒多次并且作为主导思想在他的爱的哲学中运用力量的巨大链条这一形象，这个比喻是令人敬畏的传统对他的恩赐，歌德也喜欢运用它。自柏拉图以来它就主宰着西方的思想。巨大的链条自上而下滑落下来，作为最高神的溢

[1] 弗朗茨·莫尔，以及下文出现的他的哥哥卡尔·莫尔，皆为席勒剧本《强盗》的主人公。

散，然后从下向上升起——总是朝着精神。首先这条巨大的链条的环节不是单纯地以因果关系相连。席勒从中极其大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理机能，比如说，脑中的神经网络只是单方面地影响精神活动，这是不可能的，肯定也存在着逆向的因果关系，即从精神到躯体。那巨大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应该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运用在神经系统上，这意味着：存在着不根据我们的意愿，或者甚至违反我们意愿的生理行为，也存在着由我们的意愿支配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们的起因完全是自由产生的。心灵对思想器官实施着积极的影响，席勒写道。但是心理行为如何转化为生理行为呢？席勒对此无法解释，他推测有一种所谓中间力量（Mittelkraft）。至于具体情况他也不得而知，因为首先他无法证实，其次他也根本不知道，他究竟要去求证什么——去寻找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这个不详的所谓中间力量的确只是一个想法。这些对自然的研究，歌德大约在同一时间里也在做，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更实在一些，也更着重沉思默想，通过打量、观看和发现来获得灵感，完全与席勒不同，席勒雄心勃勃地要在自然的最隐秘的活动中聚焦和研究它。与席勒一样，对于歌德来说，巨大链条的这个想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更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人是如何从动物界发

展出来的？为了得到这个完整的链条，他尚缺少“os intermaxillare”，即颞间骨，猴子身体上有，显然人身上没有。歌德预感到，也许在人分娩前那个阶段它消失了。后来他在某天得到了一个胚胎头骨，在上面他发现了那细微的连接处——几乎无法看清的颞间骨的痕迹。1784年3月27日他写信给施泰因夫人，同时还有赫尔德：我找到了——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但是它给了我多大的快乐呀——那个 os intermaxillare……你一定也会由衷地高兴，因为这是完成从猿到人转变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业界之内反响平平，自然歌德颇感不悦：我敢说，专业学者对此不理不睬那就是闭目塞听。他们总是这样，很少去关注活生生的事实本身，而总是愿意听人们对此怎么说。无论如何，耶拿大学教授尤斯图斯·克里斯蒂安·洛德将这项发现收进了他的《解剖手册》。歌德不为业界的冷漠所惑，骨骼学让他大感兴趣。接下来他还关注犀牛角，甚至于让人寄给他一个大象的头骷髅，把它藏在他的房间，以免叫人看见了说他疯癫。席勒反复思索着那种不详的中间力量，歌德拥有他的“os intermaxillare”，生命形成系列中的一个环节。颞间骨、犀牛角和大象的骷髅头，这些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找到的，可是席勒绞尽脑汁要在大脑中找到自由，如何办得到呢？他试图

运用一种注意力的理论。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如同一束光线一样使其转移，这岂不让人惊讶吗？以此岂不证明，我们不仅仅依赖于刺激，而且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想要对什么做出反应？受意愿引导的注意力不是让人看清了自由决断的本质了吗？作为发现者他无比欣喜，虽然手中并没有握着什么骨头一类的发现物——席勒以后肯定会责备歌德过多地“触及”了他的研究领域——就这样席勒欣喜而又自豪地展示他有关自由的发现：

这就是注意力，通过它我们幻想，通过它我们思忖，通过它我们进行区分和挑选，通过它我们虚构和创作，通过它实施我们的意愿。这是心灵对思想器官的有力影响，这影响成就了这一切。

从此“自由”就是席勒的重要课题。他寻求在生理机制里为自由建立一席之地。人们在注意力的意向性活动中感觉到它，就是说它肯定存在，或者如他在论文中所写的：经验证实了它。理论岂能推翻它。如同狂飙突进派，如同年轻的歌德，席勒也是以视自然为神圣起步的，但是他现在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以自由将自己挣脱出来，超越了自然，甚至于与其对立起

来。这样做并不那么安全。自由，卡尔·莫尔说，会孵化出暴力和极端。

在歌德做客斯图加特期间，席勒不仅完成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同时也差不多写成了《强盗》这部使他一夜成名的话剧，以此他重复了歌德在十年前以其《葛兹》所取得的成功。《强盗》这部戏塑造了处于敌对状态的两兄弟，两个追求自由的极端主义者。

卡尔发自内心热切地相信存在着一个慈父般的社会制度，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就此而言，他是一位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一个误会就够了，再加上父亲的软弱和弟弟的恶意，足以促使他与强盗为伍，然后同他们一起，作为绿林好汉，全力以赴地、狂怒地向那已遭破坏的社会制度进行报复。

而弗朗茨则是一个极端的物质主义者，自然大大地亏待了他：他作为第二个儿子从母体中爬了出来，上天让他没有继承权。这还不算，自然还让他生就一副丑陋相貌，成了他一辈子的精神苦恼：“为什么偏要我长着拉普人那种鼻子？偏要我鼻子下面长着黑人那种嘴？还有霍屯督族人的那种眼睛？”

自然是残酷的，它是不公正的，为什么它应该是公正的呢？弗朗茨受到了它的打击，于是他在还击。

这又是自然的自相矛盾的形象：博爱和深渊。

对卡尔来说它是博爱，是美好的秩序；对弗朗茨它就是深渊。两个人的行为都与他们如何感受和解释自然有关。这一位作为复仇者出现，与暂时被毁坏的社会秩序对抗，另一位则是怨天尤人的恶棍。我要铲除掉周围一切让我不能做主人的羁绊。两个人都自由行动，这对于席勒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其行为出自于他们对自然的不同感受。《强盗》这部戏不仅要表现人怎样发展受自然决定，而且要表现自由会把人变成怎样的人。弗朗茨争取到作恶的自由，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卡尔准备好为其行为接受惩罚，主动投案听凭法庭的审判。

1782年，在该剧首演之后不久，席勒自己撰写了一篇评论，批评剧中人物与现实不够贴近。席勒写道，这些人物不是根据自然来塑造的，作者是在夸张人物。远在魏玛，人们也是这种感觉，无论如何，歌德和维兰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位施瓦本年轻人的确在塑造人物时做得过分了。

实际上就是这样，本来是普通平常的人被夸张了，这是为了做一种实验。这个剧本就是这样的实验，把人物推向极端，他们都不正常但又都是合乎逻辑地展现着他们的生存原则——自由，直至灾难发生。席勒将继续探讨“自由”这个主题，但他知道，他必须更

着重表现自然。作为医学界人，他主张在自然中有更多的自由，可是作为文学家，他还必须学习让更多的自然在自由中起作用。

一方面席勒并不情愿这样做，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充满行动意识的人，不喜欢听任事情发生而无所作为。他觉得自然不会仁慈地支撑着他，让他成熟发展。另一方面他受自我完善这一思想的推动，使他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现在他也要学习如何让他的作品变得自然。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要对自己的作品发表评论。在后来的作品问世后，特别是《唐·卡洛斯》，席勒仍然如法炮制，公开评论自己的作品。他不怕公然指出自己的错误，他对自己的批评比评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作者，他要把自己的发展过程放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这样做他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因为他认为，文学创作不是一种私下里表现情感的行为，最好在暗处进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制作和实验。席勒一贯重视公开的场合，这是他创作的场所。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如此。他的同学们说，席勒喜欢朗诵他自己写的诗歌，不怕别人批评。他那声情并茂的风格十分引人注目，毫不掩饰追求效果的意愿。当年这个还被称为“弗里茨”的小家伙，在做游戏时就喜欢围着挂在厨房里的黑围裙，站在椅子上朝着他的伙伴滔滔不

绝地演讲。长大后的席勒更乐此不疲。流传很广的是他在斯图加特森林中的那一场景，在一块很隐蔽的林中空地上，席勒俨然一位愤怒者，慷慨激昂地向他的朋友们朗诵他正在创作的话剧《强盗》。据说他曾对沙芬施泰因这样说过：“我们想做一本书，可是那暴君得知非把它烧掉不可。”后来这句话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强盗》中一个强盗的台词。席勒就是要向只知道舞文弄墨、总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毫无作为的那个时代挑战，他很得意地想象着，他的那些绿林天才们如何
35 闯进时下流行的、浅薄的、只顾赚取眼泪的戏剧舞台，让那些狭隘的小市民大惊失色。开始席勒并不敢有这种奢望，但是这一切后来真的出现了，如同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强盗》问世两年后，席勒在《菲耶斯科》一次演出后，第一次谈到关于鞭策着他的权力意志，只有掌控着观众的戏剧作者知道它。

在剧院里经历的那寂静的伟大的时刻总是神圣而又庄严，数百名观众的心，仿佛跟随着一根万能的魔棍的指引，按照剧作家的幻想在跳动……在那里我引领着观众的心灵，好似一个球一样随我的意愿，可以将它抛向天堂或者地

獄——錯過這樣幸福的時刻，這個关系到心靈巨大盈虧的時刻，就是背叛天才，背叛人類。

席勒屬於新的一代，比如說對文學的作用的想法就與歌德不一樣，歌德創作他的作品，仿佛只是為了對此有興趣的人，他將其公之於眾，平靜地等待着會有什么反響。當他最初的两部作品《葛茲》和《維特》在廣大讀者那里反應強烈，大獲成功之後，他仍然還以原來的調門寫作，目光對着數量有限的他的那些朋友。歌德絕對不視自己為專業作家。雖然他後來與席勒一起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一些人，說他們的作品太業餘，但是他仍然將他的寫作看成更高意義上的業餘愛好。他表現出的樣子，好像他對他作品的影響反倒感到吃驚。席勒正好相反。在逃離斯圖加特之後，他不得不認為自己是專業作家。這也符合他那追求效果的意願。他始終在考慮如何尽可能使其作品具有更大的影響。從這點出發，可以說作品的影響制約着他的寫作。席勒不是那種只抒發內心感受的作家，表現個人的私下情感不是他要做的事情。戲劇對於他就是一門周密考慮和設計的激發情感的艺术，是一部製造巨大情感波瀾的機器。

自從來到魏瑪，歌德更喜欢創作一些不那么锋芒

- 36 毕露的、表现克制和适度的作品。比如 1779 年完成的第一稿《伊菲格妮》，^[1] 是为魏玛的戏剧之友舞台创作的。这出戏的演出效果不错，主要是服装设计颇受观众欢迎，歌德扮演的俄瑞斯特也获好评。但是这出戏不是制造巨大情感波澜的机器，也不应该是这样。公爵夫人刚刚经过难产的磨难，还没有恢复过来。这期间需要的是缓和的中板。伊菲格妮刚好合适，她心灵纯洁，当然除此之外，当时也没有别的剧目。这出戏里没有高喊大叫，没有强烈的对立，所有的人都品德高尚，次要角色也是如此，甚至于那个蛮族国王也能做到谅解和宽恕，圣洁的林苑里吹着和煦的风。1779 年 5 月 23 日歌德写给冯·施泰因夫人的信中说：这就如同爱情一样，爱也是单调的。当席勒后来出于友情，想要对此剧加以修改以便正式搬上舞台时，他感到爱莫能助。对他来说，歌德这个剧是这样一个机体，其内容非常丰富，但无法向外表现，是一个紧紧封闭着的牡蛎。

歌德本人，每当他表演或者朗读，总是比较拘谨，避免激昂慷慨、哗众取宠和声嘶力竭。他的声音洪亮、

[1] 全称《陶里斯岛上的伊菲格妮》，“伊菲格妮”又译成“伊菲革涅亚”、“伊菲姬妮”等。

浑厚、音域宽，他的面部表情稀少。年轻的席勒则相反。他狂热地追求效果，尚不懂得克制。

歌德访问斯图加特之后没过几周，便是公爵的生日。为参加隆重的祝寿活动，大学生们获准演出一部话剧。席勒受委托为学生们选择剧目和指导他们排练。他选定歌德的《克拉维戈》，自己扮演主角。这肯定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演出。一位目击者报道说：“他演得如何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糟透了。本应感动人的或者庄严的地方，却在大喊大叫，铆足了劲儿地表演；内在的情感，激动的情绪，他通过咆哮、不断气喘吁吁的手舞足蹈来表现，一句话，他的整个表演完全不加约束，一会儿叫人反感，一会儿让人觉得可笑。”剧情中有一个地方，供导演参考的文字说明是：37
克拉维戈在扶手椅上极其迷惘地活动着，“席勒在椅子上不停地、剧烈地抽搐着，以至于观众大笑起来，等待着他摔到地上”。

这次失败的表演最初还没有让他引以为戒。他仍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位好演员。在逃离斯图加特之后，他在曼海姆为演员们朗读他的剧本《菲耶斯科》。再一次以失败告终。演员们纷纷逃走。虽然经过这次一败涂地的朗读，但是席勒从未想到，这糟糕的效果可能与他的朗读风格有关。相反，他还抱怨这些

演员愚昧无知，并且威胁说，假如他的戏剧创作搞不出名堂，他就一定要登台演出，因为说到底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朗诵。

在这方面，这位狂热追求效果的年轻人，也将学会控制自己，不要动辄怒气冲冲。

第二章

39

两个人都经历了逃离和变化。席勒逃脱公爵的统治，辗转各处，终于到达魏玛。歌德逃离到意大利。席勒在魏玛诸神以及偶像崇拜者中间。歌德暂时缺席。大家都在等待他，包括席勒。

在访问斯图加特期间，歌德是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刻板的宫廷高级官员；另一方面，在这层防护的后边，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艺术家。为了维持这种状态，他得不断提高保险系数，否则我的心灵，他在1778年5月17日给冯·施泰因夫人的信中写道，就像只有矮矮的城墙围绕着的城，它后边的山上坐落着城堡。我守卫着城堡，那座城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我都让它不设防，现在我也开始加强它的防御。

当时歌德在卡尔高等学堂颁奖仪式上，可能给席

勒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把自己关在城堡里，远远地，让人难以接近。实际上对歌德来说正需要一场突围，逃离到意大利，以免长时间身居高官要职，熄灭了他的文学创作精神。席勒也必须冲破欧根公爵的禁锢；他也需要逃离，以便摆脱束缚。两个人都在准备出逃，改变自己当前的境况。

首先来看席勒。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大获成功给他带来了机会。1781年完成了《强盗》之后，他在寻找出版社和上演他剧本的舞台，期望得到像样的报酬。他在团部担任军医，月薪只有十八古尔登^[1]，歌德40的收入是他的十倍。席勒还没有把自己视为专业作家。他的作品发表和上演前，原本都得请示公爵，要得到他的批准。手里拿着一个剧本去请求公爵，里边到处是大段大段地对专制统治的抨击，如果不是胆大妄为也是过于冒险。为什么世上有专制暴君？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应该屈从于他们的颐指气使，仰承他们的鼻息？席勒设法绕过公爵把书秘密地投入市场。

但是寻找出版商并不那么容易，几经努力都没有成功，因此他决心自费出书，拿出一百四十古尔登（他年薪的三分之二）让人印刷发行。为此他借了债，

[1] 德国古代金币。

直到后来他到魏玛仍然背负着这笔债务。1781年夏天这本书问世后引起轰动。魏玛的人也在读这本书。《埃尔富特学者报》评论该剧说：“我们不是一直期待德国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家吗？这一位就是。”曼海姆剧院也对此剧表示有兴趣，只是希望，为避免出现影射政治时局带来的麻烦，需要把剧情发生的时间移到16世纪，也就是与仍在流行的《葛兹》主人公生活的时代相同。席勒反对这样做：剧中人物的思想太解放，太现代，如果把剧情发生的时间改变，整个剧也就毁掉了。然而，席勒当时的名气还不足以坚持贯彻他的主张。

1782年1月13日，曼海姆首演《强盗》，观众热烈的反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剧场，一位目击者写道，就像“疯人院”，互不相识的观众竟然“哭泣着拥抱起来”。席勒感觉到了，这是他文学创作的突破。他写信给剧院经理：我想，如果德国有一天认为我是一位划时代的戏剧家，那么这个时代得从上周算起。但是，他仍然不敢将他的全部精力完全投入戏剧创作之中。

为了这次演出，席勒两次秘密前往相邻的曼海姆。他本来事先得请求公爵的准许。他受到了警告和惩罚。41
1782年他与公爵的冲突加剧：有人不满《强盗》一剧中有关瑞士的剧情，此事公爵听说后，担心会因此影

响公国与瑞士之间的关系。据称在《强盗》中瑞士的格劳宾登遭到诬蔑。这指的是剧中人物强盗施皮格尔贝格的一番话：但是要成为一个无赖汉那得有灵气，还要有一种特别的民族的才智，像我所说的某种无赖汉的氛围，所以我劝你，到格劳宾登州去吧，那里是当今无赖和骗子的大本营。公爵禁止他的这名团部医生，在撤职处罚或者监禁期间，继续从事任何非医疗方面的写作。这就使席勒不可能继续留在斯图加特。他决定出逃。

但是，他还是犹豫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父亲的工作要依靠公爵，他不愿意让父亲受到伤害。当他终于决心逃走时，他没有告诉父亲，以便让父亲以后能心安理得地解释说，他对儿子的这项计划一无所知。逃离的决定让席勒感到很振奋。他夜以继日地写作下一个剧本《菲耶斯科》。出逃的日子定在1782年9月22日。这一天公爵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正在斯图加特逗留的俄国大侯爵夫人。这天晚上，所有的客人，还有半个斯图加特城的人，都会出来观看索利图德宫殿上流光溢彩的灯饰，以及使欢乐气氛达到高潮的、多姿多彩的烟火。为了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席勒认为，这一天可谓天赐良机。他的逃离成功了。

在通往曼海姆的公路上，席勒看到燃放烟火发出

的红光照亮了夜空。在烟火的辉映下他开始了献身艺术的新生活。但是转瞬之间他又怀疑自己这大胆的决定是否正确，他甚至有点儿害怕。他是否应该回去，接受公爵的管辖，哪怕仅仅出于对父亲的爱？然而席勒知道，他现在已成为一名公众人物，他若返回势必前功尽弃。席勒逃离斯图加特的消息火速传播开来，斯图加特以外的人也陆续得知了这个消息。没过多久，整个德国文学界都知道了这个情况。席勒感到自己作为公众人物身负的责任。逃离是为了求得解放，但是现在面对着这场追求自由的行动，他不再能自由选择了。行动的分量比只有某种想法要大得多，想法如果不当还可以收回，行动则不然，只能背叛它。席勒不愿意这样做。他不回去，即使到了曼海姆他并非事事如意：一个剧作者在这里的境况并不比家庭里的佣人好多少。如果说在曼海姆的生活艰难使得他不堪重负，那么当他想到与公爵抗争，便能直起腰板，决不能屈服于抗争路上任何一种艰难困苦。他想到卡尔·莫尔那句话：让苦恼在我的自豪面前瘫软吧！席勒得坚持他对自己的行动的那种自豪，他必须把逃离进行到底。实际上他的逃离并没有结束，外边有传言说公爵将会要求曼海姆交出席勒。就是说他在曼海姆并不安全，必须再次流亡。1782年末席勒躲藏到图林

根的鲍尔巴赫，安全地住在亨丽艾特·冯·沃尔措根的庄园里，她是席勒一位同学的母亲，这位同学后来成为席勒的连襟。

席勒于1782年12月7日到达白雪覆盖的鲍尔巴赫。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在这里席勒感觉到自己就像翻船落水的人，吃力地战胜了波浪上了岸。主人对他照料得很周到。房舍打理得干净整齐，壁炉里生了火，床上换上了洗过的床单被罩，贮藏室装满了各种食品。不久，这里的安适让他很享受。他给朋友安德雷阿斯的信中写道：没有对生计的担忧，没有来自外界的干扰，我可以在这里做着—个作家的梦，任凭理想主义的幻觉驰骋。他开始创作《唐·卡洛斯》。1783年4月14日，他写信给后来成为他姐夫的威廉·弗里德里希·赫尔曼·赖因瓦尔德谈论他的主人公，那位波沙亲王：我得向您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
43 让他取代了我的女性人物。

一年以后，席勒才敢于返回曼海姆，在那里待了两年，在剧院里做—项普通工作。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名叫夏洛特·冯·卡尔布的女人，与她的恋爱几经周折，使席勒常常感到困惑。夏洛特是一位奇特之人，多愁善感，脾气古怪。父母将她嫁给了一位叫冯·卡尔布的先生，此人的兄长曾在魏玛公国财政委员会工

作，是歌德的前任。歌德与这个经常陷入梦幻的女人
有书信往来。歌德让她十分着迷。她现在也为席勒所
倾倒，她向席勒允诺，有机会一定把他介绍给歌德。
虽然这事情很诱人，但席勒却谢绝这样做。他觉得自己
还不是那个被爱的人，说得确切些，他与爱他的那
个人心目中的他还有距离。如果他有一天是那个人了，
席勒在信中对她说，我也将不会忘记，要建立那种美
好的、纯粹的关系我还远不够格。他虽然获得了作为
作家的自由，但他还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这种感觉
总是在折磨着席勒。他创作的作品，他觉得还没有完
全达到他似乎可能达到的标准。这是对他精神的难以
消除的拷问，他说，除此之外，他还得容忍与剧院经
理层面打交道遭受的屈辱。

就是在这种心绪笼罩下，席勒收到了来自莱比锡
的未署名的信函。四位素不相识的朋友，两位女士和两
位先生，联合起来给他寄来了他们的肖像，在同一封信
中向席勒表示他们的崇拜。席勒后来知道了他们的名
字：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克尔纳，德累斯顿教会
监事会理事，他的朋友路德维希·费迪南德·胡贝尔，
以及他们两个人的未婚妻明娜·施托克和多拉·施托克
姊妹俩，她们的父亲就是那位铜版画家施托克，还是大
学生的歌德曾经在莱比锡上过这位艺术家的绘画课。在

44 四个人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当今时代艺术日趋堕落，她已经成为拥有财富和权势的纵欲之徒所收买的奴隶，如果有位伟大的人物出现并向人们展示，即使现在，人仍然能够成就什么，那才大快人心呐。”席勒暂时把信放在一边。信中所表达的赞赏，他觉得在当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不久他便恢复了自信和创造力。

1784年圣诞节，席勒应邀来到达姆施塔特宫廷，恰好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也在那里做客。席勒朗诵了《唐·卡洛斯》片段。次日他与魏玛公爵会面，公爵应他的请求愉快地授予他魏玛顾问的头衔。席勒高兴得有点儿头晕目眩；一时心中升腾起种种奢望。他干脆去魏玛会怎样呢？也许他在那里能重新开始，当作家和创作戏剧；也许在那里能在宫廷管理部门得到一份薪酬很好的工作，因为他也曾做过律师方面的事务；也许他这个刚刚获得名誉顾问头衔的人，会变成真正的顾问，与枢密顾问歌德成为同事。

这时的席勒情绪发生了变化，有心思往莱比锡写信了。他有种预感，席勒写道：自然打算对他实施一项自己的方案。他对那些莱比锡的朋友了解仍然甚少，但是他愉快地投入到与他们的友谊中去，尽管这友谊暂时还只存在于幻想之中。这种无端的突如其来的友谊相当不寻常。但是席勒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不同寻常

的人。他写道：自然拆除了时尚对某些人设置的枯燥的围栏……这句话的含义后来更准确地回荡在《欢乐颂》里：时尚的利剑分开的人们，/ 通过你的魔力重新会聚……这时的席勒心中激情洋溢，他再也不能不奔向他的朋友们。1785年4月9日他离开了曼海姆，再次独自上路，仿佛又一次逃亡。

面对远方，如同面对着未来，他在致胡贝尔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心感受到了前方酝酿着无限光明的熹微晨光。席勒满怀期望地前往莱比锡。他越来越接近了他后来的（也是最后的）生活的地方，耶拿和魏玛。他也越来越接近了歌德的天地。在莱比锡、戈利斯、45德累斯顿和洛施维茨生活的两年，席勒的文学创作成果丰硕：他完成了《哲学通信》、话剧《唐·卡洛斯》，创作了著名的诗歌《欢乐颂》，开始写小说《能看见鬼神的人》。同时他主编杂志《塔莉亚》^[1]，撰写《尼德兰独立史》，这部作品使席勒一夜之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席勒的名声在不断增长。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席勒在朋友身边度过了平静、多产的两年之后，于1787年8月再度启程上路。这一回不是流亡，而是

[1] 塔莉亚 (Thalia)，希腊喜剧缪斯，后来被视为一切戏剧场所的保护女神。席勒以她命名自己主办的杂志。

一次小心翼翼的探索行动。目的地就是魏玛。当时歌德还在意大利。

现在要说歌德的逃离和变化。

自70年代后期以来，歌德全力以赴从事他的行政事务，冷静客观，兢兢业业，奉公守法，仿佛他从未打算做点儿别的什么。公爵十分信任他，逐渐地几乎把所有的政务部门都交给他管理。他要考虑军事事务——他把步兵从500人减到136人，完全解散了炮兵队伍，只保留了榴弹炮用作礼炮发射。他要坐在财政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筹措信贷业务。为此他要长途跋涉到瑞士，在斯图加特不过是路过歇息。歌德还要监管公国的规模不大的工业，尤其是阿波尔达的纺织厂。1779年，当他在相邻的多恩堡写他的《伊菲格妮》时，写信给冯·施泰因夫人：在这里写作没有进展，真是糟透了，要陶里斯国王讲话，仿佛在阿波尔达这里没有织袜工挨饿。^[1]同时，他扶持伊尔梅瑙银矿，让其重新兴旺起来，他雄心勃勃要把这个项目做好，但是在几次严重的井下渗水事故后，最终不得不停止开采。歌德还领导道路建设委员会，这方面的事务尤其繁忙，

[1] 陶里斯国王是《伊菲格妮》中的人物，这里表现的是，歌德因诗意的作品和鄙陋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而产生的牢骚。

这个德国的秘密文化首府在交通方面处于死角，公国 46
内部的道路交通也很糟糕。利希滕贝格^[1]曾讽刺道，
德国没有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小说，比方说在
英国和法国发生的拐骗故事，在这里就没有成功的希
望，因为或迟或早，无论是作案者还是牺牲者，都将
在路上陷入泥潭，动弹不得。

在外交方面，为了建立起针对普鲁士和哈布斯堡
这种超级大国的诸侯联盟，歌德代表公爵与中小国家
谈判。在此过程中他了解到，大人物如何戏弄普通人，
而神灵又如何戏弄着大人物，并且可以沾沾自喜地认
为，自己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大人物了。处理外交事
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怀疑，他很快就学会了这样做。
他在给他的朋友默尔克讲述他在柏林谈判的情况时说，
他出言谨慎，在普鲁士没有哪句话他们不能印在纸上
发表。因此有时人们说我高傲。他给莱恩多夫伯爵的
印象就是这样：“宴席上这位歌德先生坐在我身边。我
竭力争取与他交谈，但是他惜言如金，难得启齿。看
样子他自以为是大贵族了，不再把自己当作诗人了。”

歌德尽量避免不分场合地一味以文学家的姿态出

[1] 利希滕贝格 (G. Ch. Lichtenberg, 1742-1799)，哥廷根大学教
授、作家，主要著作《格言警句》。

现。在公务活动中讲究的是处理事务的技巧。有些人并不认可他的办事能力。魏玛地方银行经理的儿子，林克男爵，在回忆录中写道：“的确人们有这样的看法，委托枢密顾问歌德管理伊尔梅瑙矿山，以及公路交通和水域与河岸的治理，耗费了过多的经费，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歌德办理上述事务骑的那匹宫廷老马在马厩里被称作‘诗情画意’，人们说，不管这匹驮着那才智敏捷的主人的马在哪里出现，都能有不俗的表现。”歌德本人或许也这么看，无论如何在给夏洛特·冯·施泰因夫人的信中他写道：每当我想要骑着我的这匹老马，去办理我经管的事务，我胯下的这匹马忽然一反常态，它变得英姿勃发，情趣盎然，仿佛生出了翅膀，载着我轻松离去。

这封信写于1780年9月，六年之后他确实离开了，悄然离开魏玛去了意大利。骑着伯伽索斯^[1]办理行政事务的双重生活实在让他备感疲劳。假如我能摆脱充满纷争的政务的纠缠……将我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天生就适合我的科学和艺术中去，那该多好。他感到他的文学创作才华在萎缩。他要继续写《塔索》和

[1] 伯伽索斯 (Pegasus)，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飞马，马蹄踩过之处便有泉水涌出。“骑上此马”比喻作诗，这里泛指文学创作。

《哀格蒙特》，但终究停滞不前。他决心修改《维特》。书商格申要出一套新的歌德文集，并且以《维特》作为开篇之作，时间很紧迫，但歌德在1786年9月出发旅行之前还是及时地结束了这项工作。席勒写完《强盗》后，在上演前一定要再次修改。像席勒一样，歌德也认为，他的这部锋芒毕露的早期作品必须经过修订才能再拿出去。当他写《维特》时，他把现实变成了文学，并且不得不看到，某些人以为文学必须变成现实，于是就在生活中学着小说里的描写去做，万不得已时也拿起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避免发生此种情况，要从更高的、理智的角度来看维特。就是说从一位编者的虚构来看，他了解维特的某些情况（第一版），一位无所不知的、必要时能梳理处于狂恋状态的那个梦幻者的心路历程。维特的对手阿尔伯特，不仅仅作为维特眼中一个思想狭隘的人在书中出现，而且他获得了自己的权力和尊严。歌德致函他在韦茨拉尔那两个月所处的朋友约翰·克里斯蒂安·凯斯特纳，《维特》书中阿尔伯特的原型，谈及该书的修改：在修改时……我的想法，阿尔伯特应该写成这样，虽然他是富于激情的青年，但是不要让读者对他产生误读。

在这次匆忙完成的修订《维特》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让人感觉到，歌德在努力让市民的价值标准更好地得 48

到表现。而歌德自己在此时，正强烈地要求摆脱魏玛价值标准的羁绊。在离开魏玛的两个月前，歌德写信给夏洛特·冯·施泰因夫人（歌德出行计划既瞒着公爵也没有对她公开）：供职于行政部门的人，如果自己不同时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主宰者，那么就一定是个市侩，或者是无赖，或者是傻瓜。夏洛特没有从这种表达中推论出她的朋友正要整装待发，公爵也是如此，他收到了歌德一封莫名其妙的辞行便笺：我要去改正我的种种错误，弥补种种缺欠，但愿世间健康的精神能帮助我。这番话也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关注。

歌德的出走令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一些人深感受到伤害，另一些人视他的逃离为他承认自己的失败。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逃跑：九月三日凌晨三点，我从卡尔斯巴德不辞而别，否则我就无法脱身，这是歌德旅行日记里的第一句话。

意大利之行具体对歌德有哪些影响，已经众所周知。他本人对此也说得清楚了。这里只讲那些将对他与席勒之间的友谊起作用的事情。

性爱。意大利女性的容易接近先是让歌德吃惊，进而也让他着迷。至少他的印象如此。他极其婉转地向冯·施泰因夫人暗示，他身上近来觉醒了的对生活的感觉。他想不到他竟然荒疏如此之多，他接着写道：

不仅仅是艺术感觉，还有道德意识，都太陈旧，需要大力更新。对公爵他说得比较明确。1787年2月他在罗马致函公爵：画家的模特表现出的殷勤、讨人喜欢，令他感到很惬意，即使法国的影响（他指的是梅毒病）也没能动摇这个天堂。在画家蒂施拜因^[1]的一幅速写画上可以看到，歌德正怏怏不乐地在一张双人床上推走一个枕头，画的标题是《可恶的第二个枕头》。不久，他的意大利情人福斯蒂娜就会使用这个枕头。体现歌德这些新的感受的诗歌集《罗马哀歌》，席勒不顾公爵的反对，将其首次发表在《季节女神》上。 49

这里的公众生活丰富多彩。歌德从维琴察写道：我总是很喜欢维琴察人；他们那植根于博爱的、无拘无束的情感表达，源自一种总是开放的生活状态……我深切感到，我们这些生活在独立小国的人，得是多么可怜和孤独，尤其在我所处的境况里，几乎只能与那些有所诉求的人说话。我从未感到人与人之间愉快的交际如此有价值。歌德认为这种博爱的、无拘无束的公众生活，就是他与席勒策划的《赠辞》项目所要达到的境界，一种洋溢着争论精神的、公开的文学生

[1] 蒂施拜因（Johann Heinrich Wilhelm Tischbein, 1751-1829），德国画家。

活，人们围成一大圈坐在一起，不必过于讲究修辞地直率交谈、尖锐地对话，甚至于激动地争吵，但是不久人们便重新达到了和解，一起喝起咖啡来。

看看这里城市公开空间的设计，建筑师帕拉迪奥^[1]的作品，它不雄伟，不罗列古典技艺，而是给予每个人以更高的自信。这里不言而喻，艺术属于生活。真正的、融会贯通了的古典，自然而然地耸立在现实之中。总之，在这里现实无所不在，没有对失去了的和未来的天堂的渴望，如同那些基督教艺术作品，歌德谈起它们总是生气，甚至恼火，因为它们会让人失去生活的乐趣，比如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惩罚、那些被利箭穿透心脏的圣徒、那些彼世和今世地狱中悲惨的人。但是不幸的艺术家们，他们都得做些什么呀！他在维罗纳谈到保罗·菲尔纳托的一幅画时写道：为了表现这样一些悲惨的情景，那艺术家们的心该承受怎样的折磨啊。歌德比较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异教艺术。甚至于墓碑上的雕塑也表现出生命的意志和力量：这里没有身穿铠甲的男人跪在地上，等待着欢快的复活，这里的艺术家……总是展现人们的简朴的现实……他们没有双手合十，不抬双目望着

[1] 帕拉迪奥 (Andrea Palladio, 150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建筑师。

天空；而是一如既往，过去怎样现在就怎样，他们团结一处，互相关心，互相亲爱。在意大利，歌德沉溺于梦想一种更好的古典艺术，在同一时刻，席勒也在《希腊诸神》中哀叹亲近艺术和形象的多神教的没落。

自由的公众、性爱、生活的艺术和艺术，是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德在意大利感觉到它们那促使事物改变的力量。对艺术的激情也许是最强势的力量。里边汇聚了一切。歌德在罗马遇到了卡尔·菲利普·莫里茨，此人曾因发表自传体小说《安东·赖泽》而颇有名气，一个情绪低落的、但并非不会热情奔放的人，不幸地爱上了一位已为人妇的女子，只好放弃了在柏林的教书工作，到意大利来寻找心灵的安适。歌德赏识他，待他如同亲兄弟，只不过他那里非但没有命运的眷顾，反遭其伤害，而我则被呵护、被厚待。莫里茨这方面非常尊敬歌德，视其为偶像，通过与歌德交谈，他受到启发，写了《论模仿和学习古典艺术》，一篇很精彩的捍卫艺术独立自主地位的文章。这是德国理想主义艺术的纲领性文稿，对席勒也很有影响。艺术美，莫里茨阐述说，不从属于任何其他目的，因为它自成一完整体系；形成自己的国度，其中一切组成部分恰当地互相联系在一起；艺术美中饱含着目的和意义，不必去涉及在它之外的什么目的，要它为

其服务。只有不好的艺术才覬覦其影响和作用，将其重点转移到外部，好的艺术重点总是存在于自身，因此就像一块磁铁。这样的艺术是骄傲的：对它冷漠和不在乎它都无所谓。这样，艺术才能继承年迈上帝的遗产，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切目的的化身，不屈从于任何其他目的。

莫里茨的观点让艺术之友感到听到了解放的钟声，
51 在罗马的歌德第一个感受到这个作用。如果再有执拗的现实主义者向艺术家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到底目的的何在？莫里茨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现在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就不对。艺术没有“目的的何在”，正是这一点将艺术同那些可以利用的精神活动区别开来。真正的艺术要的是它自己，它邀请我们在它那里逗留，它就是那心灵最活跃、最充实的时刻。

歌德一直寻求将他的艺术生命保存在他那内心的城堡里，但是通过他在意大利的经历，以及与此相应的莫里茨的理论，他找到了精神和情感手段，让艺术的地位和价值超越他的公务职责和宫廷生活。在他动身返回德国之前不久，他在给公爵的信中写道：我也许可以说：在这独自一人离乡背井的一年半时间里，我重新找到了自己；是怎样的自己呢？——艺术家！除此之外我还做什么，将由您来判断和驱使。就是说，

逃离到意大利，他自己看到，使他得以作为艺术家而获得新生。

1787年7月，当席勒首次来到魏玛时，他当然知道，歌德还在意大利逗留。但是在这里还有其他“魏玛诸神和那些偶像崇拜者”，他也要拜访。尤其是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几年前他曾授予席勒顾问头衔，席勒期望能得到某种就业机会，不一定像歌德或者赫尔德那样，担任重要职务，一种低等的闲职，比如克内贝尔做的那种就够了。席勒希望不再仅靠写作来维持生活。然而席勒此行对公爵的期望在动身旅行伊始就消失了。在瑙姆堡他得知公爵刚刚在同一邮站换了马匹前往波茨坦去了。席勒暂时在魏玛尚无法见到公爵。

面对魏玛诸神，席勒首先拜见的是维兰德，来自 52
比贝拉赫的施瓦本同乡。席勒登门造访，首先得穿过一群一个比一个小的可爱的孩子。维兰德曾经把《强盗》批得一无是处，这时却很友好地接待了席勒，并且几周后就提出，要和席勒一道出版德国最有名气的杂志《德意志水星》。这个提议显示出维兰德很高看席勒，但是席勒当时无法接受，因为他自己已经办了一本杂志叫《塔莉亚》，负担很重。维兰德还把席勒引见到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的社交圈子，维兰德事后

说，席勒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维兰德本人可以说是安娜·阿玛利亚的宠儿。他在那里无拘无束，甚至于就在地身旁的沙发上睡觉。维兰德很关心席勒，他恳切地对席勒说，他从不怀疑席勒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段时间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了龃龉。也许是出于妒忌，因为席勒这期间也与赫尔德^[1]建立了联系。赫尔德毫不留情地谈论维兰德，指责他平庸和轻浮。但是谈起歌德，溢美之词不绝于口。赫尔德喜爱歌德，席勒在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充满着强烈的情感，对歌德可以说是一种偶像崇拜。克尔纳想知道，赫尔德关于歌德具体谈了些什么，于是在接下来的信中席勒写得很详细：

赫尔德说歌德有着清澈的、认知一切的理智，有着最诚挚的、最热忱的情感，最为纯洁的心地！不论他做什么都全力以赴，他像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按照赫尔德的说法，歌德决不要花招玩阴谋，他从没有蓄意

[1]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德国作家、思想家，狂飙突进文学的理论奠基者，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开拓者。对青年歌德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

跟任何人过不去，没有破坏任何人的幸福。对待一切事情，包括那些十分琐碎的公务，他都喜欢光明磊落，同样，他憎恨故弄玄虚、矫揉造作和含糊不清。赫尔德钦佩作为诗人的歌德，同样，或者更加钦佩作为公务官员的歌德。他认为歌德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令席勒失望的是，他不情愿地发现，赫尔德还从未读过他写的东西。席勒在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总体上看，他跟我交往，对我只不过大概有个看法，并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席勒和赫尔德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谈话，如此真诚和活跃的交流，在歌德回来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53

虽然歌德那时不在魏玛，但到处都可感觉到他的身影。席勒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

歌德的精神改变了他周围所有的人。带着对自然强烈的、甚至于成为病态的依赖，还有那遍及全部五种知觉的顺从，他自豪地蔑视一切抽象推理和探究；总而言之，某种孩子般的单纯理智，彰显出他和他在这一部分的全部信徒的特征。人们宁可去寻找药草，或者矿石，也不纠缠在空洞的演

示和说明里。这种观点可能相当健康和妥当，但也可能非常夸张。

然而魏玛还是把席勒留下来了。开始是因为，他写信给克尔纳说，近距离地了解魏玛这些大人物——我向你承认……改善了我对自己的看法。他发现，他可以参与到魏玛这个社会中来。我原先自己认为自己太渺小，而我周围的人都特别伟大。他也被邀请到花园屋去参加歌德的生日聚会，他觉得很愉快，虽然歌德本人并不在场。如此这般给他过生日，也许他已经被人们视为如同总督一类的人物了？我们大快朵颐，我喝着莱茵葡萄酒，为歌德的健康祝福。他在意大利怎么也想不到，我也在他家请来的客人中间。

席勒逐渐习惯了在魏玛的生活。现在我的生活很平静，但很充实，有许多事情要做，1787年12月19日席勒写信给克尔纳，我的时间不多，好朋友不少，这种状况让我感到特别兴奋。他留下来了，像其他魏玛人一样，等待着歌德的归来。但是这个冬天里流传着这样的消息，说歌德也许根本就不再回来了，无论如何他将不再承担他以前那些公务了。席勒在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可怜的魏玛！歌德的归期不定，许多人断定他将永远脱离公国的政务。歌德在意大利悠闲

地画画，他不知道与此同时福格特们和施密特们，却因为他像牛马一样流汗。他在意大利悠哉游哉要耗费一千八百塔勒的薪金，而这些人只拿到这些钱的一半，却承担双倍的公务负担。

歌德的确在1787年5月29日从那不勒斯致公爵的一封信中，请求免除他在政府部门的职务，让枢密顾问施密特接替他担任类似于国务总理的职位，减轻已经为他承担一些公务的他的同事福格特的负担。歌德请求公爵今后只委托他承担那些只有他才能承担的事务，其他事务统统交给别人去做，这样各尽其能对各方面都大有益处，对公爵、对政府，以及对他个人。他希望看到，他在魏玛的生活和工作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我与我所从事的公务之间的关系产生于我与您的个人关系，请您现在让我与您之间，从迄今为止的公务关系中……产生一种新的关系。这新的关系具体可能是什么，尚不清楚。无论如何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这期间已经坚定不移地视自己为艺术家，作为艺术家他恳请公爵予以支持：还要请您多加关照，您这样做之于我，比我自己所能做的更为有益。在这封信中，他还扼要地讲述了他旅行的几站：罗马、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他写道，对于未来几年里将要做的、更深入的旅行，这不过是初次品尝，或

者初步印象而已，只不过从巅峰到巅峰那样的走马观花，现在才知道，还有太多需要去发现的地方。比如说，荷马笔下描写过的西西里岛的风光，对他一生来说这都是不可毁坏的瑰宝。我这个漫游者，尽我所能来搜集，他在1787年1月13日给赫尔德的信中写道。从字面上可以这样理解：他搜集石头、干枯的植物、
55 雕塑和刻有花纹的宝石。这些物件都将装箱运回魏玛。他也搜集印象和感受，在信里记载下来，以便回到魏玛传递给大家看。

1787年6月，歌德结束了为期四个月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之行回到罗马，在这里还要待上一年。他上绘画课，画裸体人像，学习解剖学，尝试画风景画。弗里德里希·布里、雅各布·菲利普·哈克特和约翰·海因里希·迈尔给他授课，后者在随后的年月里是他的艺术顾问。歌德以极大的热情做这件事情，最终认识到：对于学画我毕竟年龄太大，除了涂鸦，很难有所建树。如果说他对公爵自豪地称自己为艺术家，那么显而易见，他指的不是造型艺术。对绘画他毕竟只达到了业余爱好的水平。但是他是罗马德国画家的中心人物。他把他在这个圈子里的活动，称作他的“威廉时代”，他供养这些漫游艺术家，如同威廉带领那个剧团。

歌德在罗马继续写《威廉·迈斯特》。《伊菲格妮》的写作进展很快，他在1786年第一次访问罗马时，就把它改写成了诗剧，他第二次逗留罗马期间，完成了剧本《哀格蒙特》。他把他在罗马那种完全立足于享受现实的生活感受，给了这个剧本的主人公：难道活着只是为了思考生活？难道要我为了确保今后而不享受此时此刻？再次以忧虑和操劳打发时光？

每当歌德想到将来，他眼前就出现了一个雾蒙蒙的国度，那里的人呆板、胆怯、心情阴郁。他愿意把回归的时刻尽量往后推。1788年春天，公爵来函，答应了歌德的请求，准许歌德从广泛的日常公务中解脱出来。公爵同意让施密特接替歌德。尽管歌德的工作量大减，但是不仅薪酬不降，甚至还有提高。公爵只有一个请求：希望歌德不久即能返回魏玛。

收到了这样一封充满了妥协、迁就和殷切希望的信函，歌德不能不改变原来的打算。他于1788年3月17日回复公爵：收到您这封亲切友好的信函，欣喜之情难以描述，我的回信很简单：立即返回！

他向罗马告别。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最后一次漫步在他所熟悉的那些街道，科尔索林荫大道，像耸立在荒漠里的一座仙宫似的古罗马城堡，罗马皇帝马尔卡·奥雷利奥塑像，斗兽场。当我踏进那残缺的

宏伟的斗兽场，走上前，通过铁栅栏向关闭着的内场看去，恕我直言，突然感到浑身一阵战栗，它加速了我回归的步伐。

在乘马车返乡的途中，已经到了德国境内，他提纲挈领地写下了自己将来的行为准则：掩盖——现在的状况……谈话时不要拿意大利的情况作比较……认识任何一种生存方式……讲话要温和、简明扼要。

1788年6月18日晚十点，歌德回到魏玛。这是一个月圆之夜，如同在罗马那最后一个夜晚。

第三章

57

席勒和莎洛特·冯·伦格费尔德。恋爱的夏天。

发现古典艺术。在伦格费尔德家与歌德相逢。

歌德的拘谨和冷淡。席勒的爱与恨。

两个爱情故事。克里斯蒂安娜和莎洛特：通过婚姻歌

德与社会下层结缘，席勒则步入上流社会。

当歌德回到魏玛时，席勒不在市内。一个月以来他一直待在福尔克斯特，这是鲁道尔施塔特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住在主管教堂唱诗班的管风琴师翁贝豪恩家里。1787年11月他与同学威廉·沃尔措根一起旅行时认识了伦格费尔德一家，这家人邀请席勒到这里做客。“那是十一月一个阴冷的日子”，两个女儿中年纪大一点的卡罗莉妮描述那难以忘记的相逢时这样说，“两个人骑着马一路走来，身穿棉大衣；我们认出了表兄威廉·沃尔措根，他开玩笑地用衣领遮住了半张

脸；另一位我们不认识，引起了我们的的好奇心”。两姐妹为客人在附近的福尔克斯特安排了住处，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应该的。席勒对两姐妹很有好感。卡罗莉妮嫁给了博伊维茨，婚姻正在解体。莎洛特还没有谈婚论嫁，但是母亲准备为她寻找门当户对的人家。

58 伦格费尔德一家祖上是帝国贵族。父亲担任主任林务官，1775年去世。姐妹俩中卡罗莉妮比较活泼，富于激情。她羡慕柏林沙龙中那些充满自信的、乐于参加文化活动的女士，视她们为榜样，与那里的亨丽埃特·赫茨的“道德联盟”沙龙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她的女友中有一位叫卡罗莉妮·冯·达赫勒登，后来成为威廉·冯·洪堡^[1]的夫人。席勒后来通过两姐妹中的姐姐卡罗莉妮与洪堡相识，由妹妹莎洛特的介绍开启了通向歌德的道路。

莎洛特是冯·施泰因夫人的教女，冯·施泰因夫人有一次写信给莎洛特说：“假如我有一天痴呆了，动弹不了了，我心中属于我亲爱的洛洛（莎洛特的昵称）的火花也永远不会熄灭。”歌德在冯·施泰因夫人家里经常碰见莎洛特，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他还同她一起玩

[1]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国作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哲学家。曾担任普鲁士教育大臣，腓特烈·威廉大学（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

耍。据说她甚至还在歌德怀里坐过。由于这期间歌德与冯·施泰因夫人之间的关系冷淡起来，心生妒忌的冯·施泰因夫人自然也给她们的莎洛特讲了不少有关歌德家的负面消息，但这些并没有减弱莎洛特对歌德的崇敬。是她促成了席勒 1788 年 9 月 7 日在鲁道尔施塔特与歌德的第一次会面。这年夏天开始了席勒与伦格费尔德家两姐妹的浪漫故事，这里只做简要的叙述。

卡罗莉妮是位感情容易冲动、直率和勇敢的女人，有时就不把通常的社交规矩放在眼里。卡罗莉妮希望像她的柏林女友那样，开办一个既富有才智又有情趣的文化沙龙，后来她与博伊维茨分手后，与她的表兄威廉·沃尔措根结了婚，她的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曾被歌德誉为非凡女性的卡罗莉妮，不甘心生活里没有浪漫的色彩，她的确出人意料地写了一本小说，当然用的是笔名，席勒将它发表在《季节女神》上，那位在文学评论方面一向格外严格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竟把这部小说当成了歌德的作品。

在这个浪漫故事里，一开始人们不知道席勒到底看上了两姐妹中的哪一位。有时他那情真意切的信是给两个人的，两姐妹能够分辨出，实际上那信是给她们中的哪一个。席勒的朋友克尔纳心存狐疑，他不愿意他的朋友因为一个女人而离开自己，1788 年 11 月 59

14日，席勒向他解釋他對待兩姐妹模稜兩可的原因：我通過分散給兩人來削弱我的情感，從此把我與她們兩人的關係限制在親切的、理智的友誼之內。

兩姐妹間沒有產生不悅，即便席勒的模稜兩可引起她們相互競爭，她們也沒有互相怨恨。卡羅莉妮很可能就是因為喜歡席勒而離開了博伊維茨。但是她讓她的妹妹先行選擇，直到席勒結婚後她才與她的丈夫分手。

現在我們來講講妹妹莎洛特。她是一個腼腆、內向的姑娘，不像卡羅莉妮那樣能說會道。她喜歡讀書，認真地把心得記到一個筆記本里，後來她讓席勒拿去看。母親希望這個女兒將來能在宮廷里做事，但是莎洛特畏懼社會活動，對於那些拋頭露面的舉動總是敬而遠之。1788年11月26日她寫信給席勒：“遠距離地一旁看着，比在人們中間活動心裡會產生更多的博愛；如果把人們的狹隘和市儈習氣也都看在眼裡，那會窒息對人和社会的熱情。我喜歡靜靜地待在我的小房間裡，一個人很充實地做點什麼，一點也不感到無聊。”對她來說最好的當然是兩個人安靜地在一起，不張揚地做事，暗地里起作用。她認為好的家庭很重要，後來她促使席勒升為貴族。她注重社交禮儀，永遠也不會向克里斯蒂安娜發出邀請。

莎洛特肯定不是一個有錢的姑娘。她的家境雖然

良好，但伦格费尔德家并不富有，这使得莎洛特的母亲感到，把姑娘嫁给门当户对之家更为重要。席勒知道，就是算经济账他在这场婚姻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然而他若与伦格费尔德家联系在一起，能够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往上走，这他也知道。但是，他自然不仅仅用脑子考虑这件事，而且他也在做梦：我将要在您那美丽的地方……重新找到我自己的心，他于1788年60
5月2日，在启程去鲁道尔施塔特之前，在给莎洛特的信里写道。

这个初夏席勒情绪很好，不仅因为爱情。他于1788年7月5日给克尔纳的信中说，他又感到了他那旺盛的创作精力。在过去的冬天里，他曾一度丧失了作为艺术家的自信，现在他重新找回了它。

小说《能看见鬼神的人》写不下去了，但是《尼德兰独立史》这部大型历史著作却进展很快，这使席勒考虑，是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中去。这里不需要杜撰，可以依靠已经存在的史料。至于说到感悟，其实能吸纳他人的观点就够了。不必动用自己的储备。总之，他觉得自己作为诗人、文学家写得好辛苦，他开始怀疑艺术对生活的用处。美是丰盈的，不也是多余的吗？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充其量它能当作首饰来用，或者作为舒适的座椅，干

正经事情累了可以坐在上面休息，它是次要的、从属的，不应该将它作为主要的事情来对待。克尔纳看了信，对席勒突然产生的沮丧情绪颇为吃惊。“你是一个负有掌管精灵使命的人，难道你要把自己降低成一个帮工，去为普通人的平庸的要求忙碌吗？”

席勒太了解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何遭受平淡市民生活的诱惑。如果他埋头于工作之中，他创作的热情和氛围会保护他。但是假如他陷入困境，比方说经济拮据，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写作停滞不前，那么他心中就会对他的生活状态产生怀疑。为什么他不去从事某种稳定的世俗的工作呢？一个人只要在艺术中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对他来说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旦他感到沮丧了，艺术就陷入了危机，就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了。席勒所以能克服危机，在61 艺术的道路上走下去，皆因为他发现了古典艺术。他读荷马和古典悲剧。春天里他写了《希腊诸神》。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伟大的影响深远的诗，将是他在接近歌德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席勒对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怀疑时，与正在意大利的歌德一样，开始梦想像古希腊那样的古典时代，在那里审美意识好像轻而易举地就能享有自己的地位。《希腊诸神》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当你们还统治着这美丽的

世界，/用那轻便的、让人欢快的绢带/引领着一代代
幸运的人，/你们这些神话世界中美丽的天神！与歌
德一样，席勒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观点，温克尔曼的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关于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
(1755)，强调了古典艺术的典范作用。在希腊艺术中，
完美地实现了塑造美好的自由的人这一艺术思想。因
此席勒作品里这样说：由于诸神更加人性化，/人也更
加富有神性。

被美化了的古典艺术拥有鼓舞和推动的力量。也
许艺术真的又会成为文化的基本元素。席勒认为，现
在它还不是。在现代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的科
学，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世界成为劳作的场所，
艺术只不过是装饰。席勒将此解释为单一基督教信仰
的后果，伴随而来的是世界开始急剧地单调化，失去
原来的魅力。诸神从这个世界撤离，只剩下一个。精
神世界变得贫乏。原本有太阳神和众神女照耀的天体
里，现在空空如也，只有一个火球毫无灵性地独自转
动。其上方开初有一位上帝正襟危坐，后来只有科学
理性了。无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现代的科学上帝，
结果都是：北方刮来凛冽寒风，/那些花朵纷纷飘零，/
为了让一个得到尊崇，/多神的天地只好消逝。

为了艺术，席勒亲近了新异教信仰，由此在精神 62

方面走到了歌德身旁。基督教上帝对于席勒，如同对于歌德，都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幻觉，让人觉得害怕，并产生负罪感。人世间尊崇的上帝都不像希腊诸神：造物主亲近 / 造物胸中的乐趣。假如人们要尊敬那看不见的上帝，就必须离开感官世界：我到哪里去？这令人悲伤的寂静 / 它在向我宣告我的上帝的到来？ / 黑暗是它的装束，如它本身一样 / 我的断念——可能就是它的赞颂。这一切很适合歌德的口味。莎洛特有此预感，当歌德来伦格费尔德家做客时，她有意识地把载有这首诗的《德意志水星》三月号放在明显的地方，而且让书在登载这首诗的地方翻开。果然歌德的目光触及了这本书，他读着这首诗，不断赞许地点着头，他很喜欢这首诗，在返回魏玛的路上对其赞不绝口，为同行的女士即兴作了一个关于信仰与友善的希腊诸神的报告。

1788年夏天，对席勒来说不但有爱情，而且也是他兴趣盎然地研读和欣赏古典艺术的季节。每逢他下午晚些时候，从邻近的福尔克斯特沿着萨拉河畔的路往回走时，要经过花园、庄稼地和一些参天古树，还没有等到鲁道尔施塔特伦格费尔德家，有时半路上两姐妹就迎面朝他走来。她们身穿白色连衣裙在一座桥旁等着他，待他到来便一边一个陪伴着席勒往回走。

她们称此为“河流女神的迎接”。每逢天气不好，或者席勒因为别的什么事情无法从福尔克斯特回来，双方就有书信往来，由一位女士来往返传递，模仿着福斯翻译荷马的那种语言风格。1788年8月底，席勒给莎洛特的信中写道：您今夜在您那柔软的小床睡得怎样？甜美的梦光顾了您那可爱的、俏丽的眼帘？请您用几句生花的妙语告诉我。莎洛特1788年9月致席勒：“我希望，当晨姑娘伸开她那玫瑰花般的手指醒来时，您仍然还在安睡。”有时莎洛特一个人独自走过草地，坐到河岸上，回忆着诗歌《希腊诸神》。夜里她梦见他们，并写信告诉席勒，这位正躺在床上，受牙疼的折磨。 63

1788年5月26日他回信说，他现在就像歌德作品《伊菲格妮》中的俄瑞斯特……您将在我这里代替那些行善的女神，保护我免遭地下恶魔的攻击。在席勒发现古典艺术的这一年，他在读歌德的《伊菲格妮》。他在给魏玛的科内利乌斯·里德尔的信中说：《伊菲格妮》又让我度过了相当美好的一天，尽管读这本书带给我的乐趣敌不过心中的烦闷，我感觉永远也写不出与此类似的作品。

与此同时，席勒在写一篇这出戏的评论。不过文章中并没有流露出，关于他自己不能创作出这样作品的遗憾情绪。相反，他以一位专业戏剧作者的目光，

指出这出戏的语言中，存在一些不利于舞台演出的缺欠，比如抽象的格言式的话语、过分修饰的对话、词序排列不够上口等。总体来说，评论还是赞誉有加的，可以看出席勒在寻求接近歌德，尽量缓和批评的口吻。但同时，席勒也力求与歌德平等对话，比方说当他指出，民众总是根据使一个作者崭露头角的作品，来评判他是否是一位天才作家，对于歌德，仍然总以《葛兹》来评判，对他本人的评价，如果可以在这里补充的话，则总是根据《强盗》。评论家也好，一般受众也好，他们都不想理解：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不遵循什么规则，而是创造新的规则，对他来说，强迫本身会成为新的美的源泉。

64 在撰写评论《伊菲格妮》这个剧本的几周前，席勒还为耶拿《文学汇报》评论歌德的作品《哀格蒙特》。在这个评论中他也对剧本大加赞赏——主要是对群众场面的戏和克拉蕾的塑造——同时也有批评。这期间席勒已经对哀格蒙特这个历史人物比较了解，他一眼就看出，歌德笔下的哀格蒙特与历史上的这个人物相去甚远，假如这个人作为戏剧中的形象栩栩如生，那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席勒指出，情况并非如此。歌德剧本中的哀格蒙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反复无常由着性子行事，无论如何与一个争取自由的英雄和一个

悲劇形象不相配。尤其是劇本的莊嚴結局——關在監牢里的哀格蒙特夢中見到了克拉蕾——席勒稱之為突如其來的戲劇情節。雖然說這也是允許的——在天才的筆下一切都是允許的！——但是席勒寫道，筆者卻認為，要是他來寫，則不會這樣結束這個戲，這干擾了觀眾心中那怜悯情感的抒發，指的是由絕望的克拉蕾所引起的情感波瀾。在這出戲里，克拉蕾的痛苦表現得難以設想的既美又真實，毋庸置疑，作者的表現手法獨出心裁，無與倫比。

歌德在與席勒初次會面前不久讀到了這篇評論，1788年10月1日他在致公爵的信中寫道：在《文學匯報》上有一篇文章，評論我的《哀格蒙特》，關於劇的思想內容它分析得不錯。至於藝術方面，評論文章的作者似乎沒有暢所欲言。

席勒獲悉歌德於6月18日從意大利回到魏瑪，是通過一封克內貝爾給莎洛特的信：“歌德回到這裡並沒有感到多麼不高興。他經歷了很多事情並且明白，得把過往的事情當作一場夢。如果這是一場好夢，那現在就還有回憶存在，這些回憶能讓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時刻變得豐富和幸福。”然而沒過多久，歌德不得不看到，他找不到誰，可以與其分享這些回憶，或者至少可以向其述說他的回憶。在返回魏瑪途中，雖然

决心说到意大利不要拿它与别的什么比较。但是他其实做不到，人们对此的反应让他感到失望。

65 这次返乡旅行，把我从千姿百态的意大利，送回到平淡、单调的德国，原本晴朗的天空，陡然阴郁起来；我的朋友们，没有人来安慰我，欢迎我，而是让我几乎绝望。我对那遥远的、几乎还没有完全了解的他乡的痴迷，对于失去的一切感到的痛苦和哀怨，似乎伤害了他们，没有人同情我，谁也听不懂我说的话。

夏洛特·冯·施泰因夫人很不理解，她匆忙从鲁道尔施塔特附近的科赫贝格庄园回来与歌德见面。她仍然深感委屈。对她来说，歌德秘密逃离到意大利就是背信弃义，她感觉自己就是被抛弃的情人。歌德曾向她宣布，把一切都好好谈谈，也许还能重归于好。他们见面了，但总是在集体场合。他于七月中给她的信中写道：你要跟我说的一切，我都愿意听，我只是要求你对我现在的样子不要太认真，现在我的情形，我不想说心痛欲裂，也是精神涣散，无法静下心来做事。几次会面都令人失望。夏洛特·冯·施泰因于8月15日给索菲·冯·莎尔特的信中说，“对我们两个

人来说，见面彼此都只是感到无聊”，歌德说：她的情绪不好，看起来恢复到从前那样的关系是不可能了。

对歌德的这种不满，以及懒得与其打交道的情绪，蔓延到其他朋友和熟人身上。赫尔德在歌德回来不久，便动身开始了他的意大利之行，从他夫人卡罗莉妮那里了解了魏玛的情形。关于歌德，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总之他也让我感到不悦。”她相信她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现在活着，而不给自己的心灵添加养分。施泰因夫人认为，他变得贪图感官享受了，她的话不无道理。”在这件事情上，两位女士都弄错了。歌德所以变得“贪图感官享受了”，恰恰因为他为自己的心灵添加了养分。只不过魏玛的人尚不知道具体情况。事情一开始，一切都还在暗中进行。

7月11日，一位二十三岁的漂亮的黑卷发姑娘，她叫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在伊尔姆河畔的花园里来到歌德面前，递给他一封请求信函，信中她的哥哥奥古斯特·武尔皮乌斯，魏玛档案馆馆长的儿子，向歌德请求支持。奥古斯特·武尔皮乌斯一直从事写作，但毫无建树，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歌德答应给打听一下，与克里斯蒂安娜约定再次在他的花园屋见面。大约还是七月的某一天，克里斯蒂安娜夜里悄悄地走进了花园屋。歌德也立刻张罗为她的哥哥找工作，推荐给他的朋

66

友雅各比当秘书，联系出版商格申，询问是否可以到他的出版社当编辑，都没有成功。奥古斯特·武尔皮乌斯到莱比锡去闯荡，做翻译、校对等工作。歌德曾寄钱给他。这期间，克里斯蒂安娜定期地在夜里到歌德家。白天她在雇主贝尔图赫那里做纸花，以此来养活自己、她的妹妹和她的姑姑——父母去世后，家里生活很困难。克里斯蒂安娜和歌德之间，头几个月里的书信往来没有保存下来。人们猜测，歌德后来将其销毁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肯定和歌德与夏洛特·冯·施泰因之间的关系不同，很可能是那种充满了激情的，同时也是肉体的。歌德后来当着公爵的面称克里斯蒂安娜是他的性感美人。歌德与克里斯蒂安娜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他尝试继续他在罗马的情爱经历，一开始还是暗中进行的。在头几个月里产生了组诗《罗马哀歌》，在手写的书稿里有这样的诗句：

夜里我喜欢把手放在别的什么地方，/ 虽然还没有教给我全部，我已经感到双倍的快活。/ 当我偷看那可爱的酥胸，让手顺着胯部 / 往下滑落，并不认为这是不成体统 / ……我经常在她的拥抱中作诗 / 手放在她的背上，轻轻地用手指触动着，/ 数着六音步诗行的节拍。

在欢度蜜月的日子里，歌德曾经拜访过夏洛特·冯·施泰因夫人，陪同有：夏洛特的儿子弗里茨，冯·莎尔特夫人、她的弟妹，以及卡罗莉妮·赫尔德。莎洛特·冯·伦格费尔德已事先来到她教母家里，代替主人迎接客人的到来。然后，冯·施泰因夫人也出来见客，她与每个人热情地打招呼，到了歌德面前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歌德也深感郁闷，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变得活跃起来，莎洛特·冯·伦格费尔德乘机建议，在邻近的鲁道尔施塔特小镇伦格费尔德家再搞一次这样的聚会。她一定要促成她的两位诗人的相聚，她知道，席勒多么盼望有这么一天。他在1788年6月7日给魏玛公爵的家庭教师里德尔的信中说：我急不可耐地要见到他，世上的人很少能像他那样使我如此感兴趣……如果您碰到他，请您尽可能替我多多美言。

9月7日星期日，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在莎洛特巧妙的安排下，席勒和歌德在伦格费尔德家终于相见了。歌德当时的情绪相当好，因为他终于可以谈谈他的意大利之行了。人们饶有兴味地听他讲述，很多客人把他围在中间，要走上前与他讲话很不容易。席勒在9月12日给克尔纳的信中描述了会面的情形：当时来的人很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和他交谈，以至于我无法长时间单独和他在一起，除了一般话题无法进行深谈。

然而并非不利的客观条件妨碍了他们，让他们不能单独长谈。事实上，歌德在此初次聚会之际，有意避免和席勒真正的相识。后来歌德关于这次见面曾讲到，他对席勒在公众中享有的崇高声望感到吃惊。他始终还无法接受《强盗》这样的作品。而当时的席勒对于歌德恰恰仅仅就是这个剧本的作者，一位强有力的、但仍不成熟的有才华的青年，正在将我竭力要摆脱的、在伦理道德和戏剧艺术方面似是而非的东西，几乎可以说一股脑儿地向祖国倾泻。这使歌德回忆起他在狂飙突进时期的胡乱折腾，他并不了解席勒后来的发展变化。他很生气，到处在谈论的都是关于席勒。即使克内贝尔谈起席勒来也眉飞色舞，冯·施泰因夫人也是如此，这个女人在这期间即使不这样也够让歌德心烦的了。总之，歌德听到了太多称颂一位作者的话，而他并不看好这个人。

歌德外表上的客气和矜持，席勒当然也有感觉，但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认识到歌德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后来，当他发现歌德完全有意识地与他保持着距离，心里颇为不悦，这在他描述歌德的外表时就表现了出来：人们一再告诉我，歌德的身材相貌如何英俊、吸引人，可是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几乎完全推翻了这样的赞誉。他中等身材，衣着很呆板，走路也是如此；面

部没有表情。

关于这第一次相逢，席勒做出以下的概括：

我怀疑我们两个人是否真的能走到一起。许多我现在仍然感兴趣的、我现在仍然希望和要求得到的，在他那里已经事过境迁；他超出我那么多（论年纪倒相差不算多，主要是在生活经验和自我发展上），我们很难在前进的道路上相逢；他整个人从一开始就与我的条件不同，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们的观念显然有着根本的区别。当然从这样一次相逢尚不能准确和深刻地做出什么判断。时间将告诉我们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展。

他强迫自己冷静，但很难做得到，更不要说在魏玛，他是11月12日回到这里的。维兰德要求和席勒一起出版《德意志水星》，席勒建议争取歌德来三人一起做。维兰德不同意，他认为歌德不会参加进来的。席勒心生狐疑，难道这是因为他的缘故？这期间人们都在谈论歌德，说的并不都是好话。席勒有几次去看望冯·施泰因夫人，她毫不掩饰对歌德的失望和生气。后来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在从意大利返回德国的路上来到魏玛，是歌德的座上客，他对歌德是真正的顶

69 礼膜拜。关于席勒，莫里茨曾评论《阴谋与爱情》，说这出戏没有闪耀出任何艺术火花，这让席勒感到可气，同时也很可笑。席勒讽刺那些歌德的狂热追随者，同时对莫里茨竟然与歌德有如此深的交往感到恼火，他自己尚只能满足于从远处观察歌德。说到底他也想从歌德那里为自己得到些什么。每当谈起歌德，席勒都感到很受刺激。

12 月间，席勒意外地获得耶拿大学执教的邀请。枢密顾问福格特曾为此事询问过席勒，没过几天就传来消息，席勒要准备在下学期去耶拿任教。就席勒所知，歌德也为此事的促成出了力。他本来是要感谢歌德的，但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了愚弄。因为他现在才知道，他所得到的教授职位是没有薪酬的。他看到一大批没有薪酬的工作找上门来，而歌德从意大利归来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但仍然拿着高薪，相比之下他未免有些愤懑。他不知道，他应该引以为荣呢，还是感到受到伤害？席勒征求克尔纳的意见，这位回答说：“我得告诉你，耶拿聘用你不是平常那种为某一岗位找一位教授，而是看中了你的学识。”歌德的确向邀请方秘密会商小组发出了信函，表示既然这次招聘与薪酬无关，尽可以请席勒到耶拿讲学。

除了节约开支这个考虑外，还有什么促使歌德举

荐席勒呢？歌德现在对席勒的评价比较有利于席勒。原因之一是《希腊诸神》这首诗，上面已提到，很合歌德口味。他又拿起了《唐·卡洛斯》，并且读了《尼德兰独立史》。歌德认为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文笔上都堪称历史著作的楷模。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歌德帮助席勒取得了到耶拿任教的机会，并非因为他本人想把席勒留在身边——他对席勒的好感还没有达到如此地步；毋宁说他希望通过聘任席勒，来提高这期间已有所下降的耶拿大学的声望。新近聘任康德派哲学教授赖因霍尔德就开了个好头。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可以期望席勒能吸引更多的学生。预期实现了。席勒的确证明了自己是一块金字招牌。随着赖因霍尔德和席勒的到来，耶拿大学的学术地位日益上升。到了世纪之交前后，耶拿一度成为浪漫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中心。

席勒暂时还没有认识到有如此光明的前景。恰恰相反，他认为接受了这份工作便失去了自由——又没有能得到足够的补偿——也许因此声望高了一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收益，比如金钱。难道给他像样的酬劳他就不再受到尊重了吗？1788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莎洛特，处于这种新的情况，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可笑。另外，使他感到不舒服的还有，他觉得自己

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歌德以一副恩赐者的姿态让人告诉他，“docendo discitur”（边教边学），这句短语毋宁说更增加了他心中的不快。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这些先生们都不知道，我哪里有那么大的学问，随便往讲坛上一站就滔滔不绝地讲课？在伦格费尔德姐妹面前他用嘲讽来描述他的处境，他说他得像桑丘·潘沙^[1]那样，面临执掌总督大权如此这般考虑：“上帝交给谁一项职权，也会给他以智慧，就算我只治理一个小岛，那我也要像一个出类拔萃的总督！”1789年1月，作为取得耶拿大学任职的前提条件，人们要求席勒花钱买一个硕士文凭，这时，整个这件事情让席勒哭笑不得。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让这份工作见鬼去吧；不但分文薪酬没有，还不断地掏我的腰包。

席勒对这件事的恼火让他心中对歌德更加不悦。大家待在魏玛这么个小地方，离得这么近，竟然还没有收到一次邀请。歌德仍然退避三舍。在给克尔纳的
71 一封信里席勒对歌德的满腹牢骚终于爆发了：

经常处在歌德周围，会让我感到很难过：就

[1] 桑丘·潘沙 (Sancho Pansa)，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仆从。

是對待他最要好的朋友，他也从不敞開心扉，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我真的認為他這個人異乎尋常的自私。他擁有吸引你的才華，將你牢牢地罩在他的影響之下。……但是他卻善於為自己永遠保持着自由的空间。他樂善好施地宣布他的存在，但他只不过像一位天神，並不公開自身……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身边。我因此对他感到憎恨，尽管我同时衷心地热爱他的精神，认为他很伟大。我把他视为一个骄傲、古板的大家闺秀，得跟她生出个孩子来，让她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那才令人痛快。

这是一种爱与恨的奇特混合，席勒纵然恨歌德，但又不能离开他。这中间的角色分配值得注意。席勒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求爱的男子，而歌德则是有待于被制服的女人。刚刚在给克尔纳的信中写了这些话，席勒就感到颇为难堪。此后不久他又写信给克尔纳：一想到关于歌德我可能写的那些话，就不禁觉得好笑。你一定看到了我这个人的弱点，在心里嘲笑我了吧。但是这个我不在乎。我心甘情愿让你深刻了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怎样的呢？他感觉自己是被上天亏待的人，他学会了去抗争，学会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

最好。难道他没有做到吗？他的朋友一定是知道的，对此席勒已经做了暗示。另外，席勒觉得自己身手不凡，他对这些日子写的《艺术家》那首力作感到十分满意。他想象着，歌德读起这首诗来一定会兴趣盎然的。席勒可以为他的创作成就感到自豪，他也这样做了，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公平，与歌德相比，他获得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呀。再看歌德呢，完全相反，他总是受到命运的眷顾。席勒只要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嫉妒。这个人，这个歌德是我前面道路上难以逾越的人，他经常让我想起命运的冷酷。造化偏偏让歌德那么容易地成为才俊，而我自己直至今时此刻还在奋力拼搏！……不过我并不气馁，相信未来会有一场值得庆幸的变革。

席勒像他剧中的人物弗朗茨·莫尔一样抱怨“自然”对他不公平。这个可恶的家伙认为，与那个一切都优越于他的卡尔相比，他受到了亏待。席勒知道这种愤愤不平会酿成什么后果，他在《强盗》这个剧本里表现了这场悲剧。所幸的是席勒对歌德并非只是憎恨，还有热爱，这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席勒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歌德抱有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情感束缚着他，让他感到不自由。但是自由之于席勒又是最重要的。没有自由他觉得他的创造力

就会枯竭。还要过一段时间，席勒才找到使他与歌德之间的友谊成为可能的新的认识，那句言简意赅的精辟的表达：他强烈地感受到，面对卓越，没有自由，只有爱。1796年夏天，他在致歌德的信中如是说。

但是这时，席勒还没有这样的认识。他能够做的就是寄希望于未来。对待耶拿大学那份讨厌的教学工作，他心里盘算着：也许这事情将来能变得对自己有利。开始薪酬少一点，随着工作成效的显现会有所提高。也许他课讲得好，赢得了新的、关注他的受众。研究和了解的新的史料，说不定可以用于文学创作。也许这第一份工作可以当作跳板，将来获取待遇丰厚而又相对轻松的教职。也许宫廷能为他提供一个名誉职务，或者别的什么既轻闲、薪酬又高的工作，让他在经济上做到独立。无论如何，他不会放弃艺术创作，这一点他坚定不移。他不会因为学术而牺牲艺术。我要做就做一个百分之百的艺术家，要么就不再是艺术家，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作为艺术家他要继续以歌德为榜样，与歌德做比较，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导致气馁，而是受到鞭策，这是非常重要的。如何能办得到呢？一方面要时刻想到，73 歌德也有沮丧的时刻，莎洛特和卡罗莉妮写信跟他这样讲，鼓励他不要泄气。另一方面，这是关键性的，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要总是去看竞争者如何。在移居耶

拿之前不久，他对今后几年的处世方案有如下的表述：

假如我是与歌德单独生活在一座荒岛上，或者在一艘船上，那么我将不会吝惜时间和精力，去解开他性格的那团乱麻。但是由于我并非只与这唯一的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如哈姆雷特所说，有自己的营生，那么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人生苦短，哪有时间和精力专门去辨识那些难以辨识的人……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懂，那就是运用你自己的力量。如果每人都全力以赴地去做事，那么他就不会总让人看不到。这就是我的计划。如果有一天我做到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事业中去了，那么他，还有其他人就会认识我，如同我现在对他精神的认识。

席勒将试图把他对歌德的自相矛盾的情感放在一边。当然他不会否认歌德的存在，只是好似从远处看着他，与此同时把目光集中到自己的目标。他将坚定不移地勤奋工作，以此来达到他能够达到的目的。那时也许就能做到实现自我。切记不要刻意去追求！

歌德与席勒现在的住处相距不远，但他们是鸡犬相闻，没有往来，没有相互探望，几乎没有相互问候。

两个人其时都身陷爱河，他们将找到各自的生活伴侣，建立一生一世的结合。歌德通过即将到来的结合与社会下层结缘，席勒则相反，婚姻使他步入上层。

每逢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接受公国粮仓提供的三舍菲尔^[1]粮食补助时，都很自信地大大方方地签收。克里斯蒂安娜在生下她和歌德共同的儿子与歌德同居后，按照规定得到了这项补助。那时他们住的地方不是歌德一直租住的弗劳恩普兰那处房舍。在与克里斯蒂安娜合住之前不久，歌德搬到位于城郊的猎人居。魏玛上层社会对歌德这种私通野合的行为颇为愤慨，以至于公爵认为，让这两个人离开歌德在弗劳恩普兰的府邸比较妥当。其实公爵本人似乎并不怎么反感这件事，但是宫廷的女士们则不然，她们不想就这么忍受歌德的所作所为。她们的议论在歌德迁出弗劳恩普兰的房舍后仍然没有停止。比如说，歌德的儿子于1789年12月25日出生后，公爵夫人路易丝让人告诉歌德，她觉得“歌德让人天天抱着他的孩子在她眼皮底下晃来晃去”有点怪异。

74

歌德对这一切听之任之，不露声色，但是搬家毕竟让他感到有些屈辱。不过歌德更加努力地为公爵效

[1] 旧时粮食容量计算单位。

力。1790年他接受任务到威尼斯去接公爵的岳母大人，并陪她返回魏玛——这一回我很不愿意离开家，他于3月12日给赫尔德的信中说。他还按照公爵的吩咐三次奔赴兵营：1790年秋天去西里西亚，1792年亲历抗击法国的战场，1793年去美因兹。作为酬劳，公爵撤销了迁居令。歌德可以于1792年夏天搬回弗劳恩普兰的住所，两年后，在1794年6月17日这一天，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将这处房产赠送给了歌德。但是，歌德这期间业已习惯住在城郊的猎人居。在这里，他远离那些观察他的目光，这里是他的简陋但温馨的爱巢，歌德感谢公爵允许他自行安排。在给公爵的信中，歌德可以坦率地谈论他的性爱幸福，比如歌德在1790年4月3日从威尼斯给公爵的信中说，这一次到这里来不像以前那么热爱意大利了，因为家里的娇妻更让他激情洋溢。他把一首歌颂公爵的诗歌收进《威尼斯机智风趣的讽刺短诗》里。他应该感谢公爵，是公爵的友好和体贴——还有同事福格特的热心，帮助歌德

75 摆脱了不少困难，因为一个私生儿的诞生可能给做父亲的——一旦他承认这个事实——带来严重后果，通常是要被罚款的。福格特做了必要的协调，使事情没有走到这一步，歌德对福格特感激不已。

猎人居里有两个隔开的居室，歌德与克里斯蒂安

娜各住一处。歌德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同时“床上宝贝儿”就近在咫尺。歌德没有任何想要把克里斯蒂安娜引见到上流社会甚至带到宫廷中去的想法。这样做之于他无异于是在挑衅，他不允许自己去做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情。他只想安静地与克里斯蒂安娜共享他们的幸福，克里斯蒂安娜当然也不会提出那种要求。歌德只要承认她，将来承认他们共同的儿子，他觉得就够了。歌德在公开场合，甚至在规格很高的聚会上，告诉每一位愿意倾听的人，他实际上已经结婚了，只不过没有举行仪式。当他1806年公开与克里斯蒂安娜举行婚礼时，对于魏玛，他的婚事早已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了。

歌德与克里斯蒂安娜的结合，险些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而席勒却因1790年2月22日与莎洛特成婚，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伦格费尔德家虽然不怎么富有——她母亲对女儿新建的家庭也只能提供几件家具和一笔资助（每年一百五十塔勒）——但是这个家庭社会上关系多，不乏有头有脸的亲朋好友，比如洪堡一家、卡尔·冯·达尔贝格等等。尤其是莎洛特的教母冯·施泰因夫人愿为这个小家庭的未来助一臂之力。她在公爵那里为席勒的教职争取到基本薪酬二百塔勒，原本按规定是没有的。她还施加影响，使席勒

于 1790 年 1 月获得迈宁根侯爵颁发的内廷参事证书。与冯·施泰因的关系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席勒现在处在歌德和其昔日情人之间，这是一处危险四伏的地带，他听到了许多人对歌德恶语相加。比如说冯·施泰因夫人曾讲，据说公爵对歌德的“尊重已然丧失殆尽”，歌德把伊尔梅瑙矿山给毁了，他被克里斯蒂安娜给带坏了，沾染了贪杯的恶习等等。

歌德和席勒之间一段时间内那种不相往来的局面，可能与此有关。席勒正在让自己在风俗、礼仪和持家方面，习惯上流社会的生活。歌德则刚好相反。他在冷落上流社会。无拘无束的爱情在另一方面让他得到补偿。

第四章

77

歌德和席勒遭遇法国大革命的挑战。

席勒在榛子壳里的激情。眺望民众的海洋。

歌德圈定了他的范围。蓄意不予理睬的伟大艺术。

反对被煽动的政治狂热。歌德将艺术作为避难所。

席勒的革命天地。秀美与尊严。

受到伤害的自然宠儿。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个夏天，席勒在耶拿大学作为历史学科的教授，圆满地完成了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他开题首讲“什么是世界史，为什么要学世界史”。还没有上课，便不得不将地点改在最大的一座教室，就是这样也无法容纳如潮水般涌来的大批学生。耶拿大学还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他开课引起的轰动，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为自由而奋斗的作家，而且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显得有些紧张。当席

勒开始教授世界史时，在耶拿人们也关注在法国相继发生的政治事件：三级会议选举，向首都如潮水般袭来的不满和改革要求，农村由于饥饿引起的暴动，追击收税的官员，一些地方的宫殿在燃烧。听说巴黎市内到处都在激烈辩论。人们预感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了。

席勒的开课第一讲流露出一种不寻常的激昂情绪。他阐释说，历史是人类研究这个世界的重要领域。拥有世界历史这种意识，就能把人从自私的狭隘判断中解放出来，避免只关注从降生到死亡这个短暂的生活阶段。只有世界史观才能把个体不知不觉地引向同类。78 席勒以激昂慷慨的转折结束了他的第一堂课：我们的中心必须产生强烈要求，燃起高尚的追求，去拥有前世对我们的丰富遗赠：真理、道德和自由，并一定要让其在我们手中增加和完善后，再传给后世；同时，也要用我们的财富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将我们短暂的生存，牢牢地固定在那永不消逝的、世世代代蜿蜒迂回的、人类发展的链条上。

席勒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开始时还只是局限于历史哲学方面，至少他在讲台上是这样。他擅于把历史上激动人心的时刻拿过来作为他讲课的内容，但是他注意避免直接介入这些事件。与赫尔德、福斯特、

维兰德、克洛卜施托克以及其他不同，他没有在公开场合对法国大革命击掌欢呼，也没有像他那些蒂宾根同乡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那样为法国大革命所陶醉，去栽种自由之树。他当然对大革命的最初步伐怀有好感。他高兴的是，他的剧中人物波沙侯爵的一些梦想在那里似乎得以实现。这一切也正好符合处在订婚期间的那种喜悦的心态。爱情的春天与国家民众的春天相逢一处，有什么能比这更为美好。

然而席勒对大革命仍然持谨慎态度，他还要观察革命取得的自由是否会被很好地利用，是否在铲除了障碍之后，新的暴政会取而代之，还是真正的共和精神和卫护公共利益的纪律能够占据上风。如果说席勒在公开场合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沉默，那么这并不等于关注的缺失，而是他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判断，他觉得理性和自由的命运还在接受着考验。人们还得等待，做出判断尚需时间。

席勒在考虑，作为同时代的人，作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不让它们来改变自己，那就不配去谈论，因为不和它们在一个水平上。人们必须把自己从一个平常人的状态里剥
79

离出来。为什么现在有如此多的荒谬的评判，他解释道，就是因为人们身穿家里的便服来到高雅的人物面

前，无法正确区分什么是公共和私密。对于公众事物得有相应的意识和鉴赏能力，这需要学习。在德国，目前还不存在有利的客观条件，席勒知道，而且就他自己而言，也缺少这样的经历，需要进一步学习。他在1788年11月27日，还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写信给他在巴黎的一位朋友：

对伟大的群众运动能理解并感兴趣，那就得喜欢这种剧烈强大的动荡状态；与此相反，我们的市民的政治状况是何等渺小可怜！……人一旦联合起来行动，就强大无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过着安静生活的小人物来说，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于我，好比我是待在榛子壳里，从那里往外看，大约像人和在其身上往上爬的毛虫。我对那一望无际的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人的海洋怀有无限的敬佩，但是我待在我那榛子壳里也颇感惬意。

席勒的榛子壳当时位于施拉姆店，是施拉姆姐妹开的一家客栈。他在耶拿这家店里租了一个房间，远离着人的海洋，那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他没有忘记，他只能想象联合起来行动的人们拥有多么伟大的能量，但他无法直接去经历。因

此他一直很小心謹慎，直到他考慮成熟做出最終的判斷。然後，按照他一貫行事的原則，才面對公眾，聲情并茂地宣布他深信不疑的觀點。他後來解釋說，在一場大的變革中，往往人們的內心還沒有自由得能夠愉快地去運用外部的自由：帶來自由的那個時刻遭遇的是沒有接受能力的民眾。

對於席勒，法國革命是一次原本讓人抱有許多期望的巨大事件。而歌德呢，與席勒類似，對法國革命也持觀望態度。誠然他也將其視為巨大的事件，不過 80 與席勒的看法相反，他認為這場革命不但不讓人抱有許多期望，而且從一開始他就覺得其中孕育着不祥和災禍。1790年3月3日他寫信給雅各比：您可以想象，法國革命對於我也是一場革命。在後來回憶這個時期時，他寫道，他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才以文學的形式，克服了這場無論從起因還是後果都是最可怕的事件。親近這個無法觀其全貌的對象，幾乎白白地耗費了我的文學資源。在他九十年代創作的幾乎所有作品中，這場革命的確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時明確地作為主題，如《被煽動的人們》、《市民將軍》，或者在《私生女》中，有時則作為背景、作為作品情節的依據，如《赫爾曼與竊綠苔》，或者《德國逃難者閑聊記》。

对歌德来说，这场革命里究竟有什么使他感到如此“可怕”？

说他以贵族的狭隘眼光看这场革命是不大对的，他的确从中看到了社会上存在的令人愤慨的不公平和剥削。在大革命爆发的几年前他就在给克内贝尔的信中写道：你是知道的，每当蚜虫在玫瑰花枝上吸食得肚鼓肠满，于是蚂蚁就来了，从它们身上吸走业已经过加工的浆汁。就是这样连续不断地进行着，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上层社会一天里消耗的远比底层能够收获的要多得多。对革命的否定没有让他变成法国旧政权的支持者。关于1792年法国的政治变动，他在给雅各比的信中说，那些造孽的罪人，不管是贵族派还是民主派，他们的死，他都无动于衷。在他的《被煽动的人们》这出革命喜剧里，他让一个有头脑的伯爵夫人登场，在他后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他将这位伯爵夫人称为贵族的代表人物，让人从她身上看到贵族应该是怎样的：她相信，对民众虽然可以适当压制，但不可以压迫，下层阶级革命暴动是上层大人物多行不义的结果。

81 革命的可怕之处是社会受到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的震撼。他也不喜欢大自然中的火山爆发，而是信仰“水成论”，即通过海洋的活动使地球表面逐渐改变。他憎恨一切突发的、灾难性的现象，无论是自然中还

是社会中。他喜欢缓慢的、逐渐的变化。他寻求过渡，避免断裂。他希望看到的是进化，而非革命。他当然希望社会应该更合理和公正，但是，他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类似于他在《威廉·迈斯特》第八部里所描写的，让贵族罗塔里奥把农民从世代相传的卑躬屈膝状态中解放出来，他经营庄园的宗旨是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使歌德感到可怕的不仅仅是革命的强行推进，他预感到，从现在起民众将会一劳永逸地登上历史舞台。歌德不属于那些对此感到高兴的人之列。用康德的话可能将这一事件解释为“从自己所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歌德并不这样看。他怀疑，随着民众走上政治舞台，政治会走进成熟时期。他看到的净是蛊惑人心的煽动者、空谈家、教条主义者的胡作非为，还有他轻蔑地称之为“革命先生们”的那些人。与其说他们引导，还不如说误导民众，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民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怪胎。如果是一件涉及全社会的大事情，那么就需要有思考全局的头脑，需要有能承担起责任的人。歌德认为，一个普通人无法提升到这样的境界，相反很容易受宣传和鼓动的影响，成为被人随意利用的工具。普通的政治动员会使个体进入一种亢奋状态，误以为能控制全局，殊不知连自己也控

制不住，奢谈什么要改造世界，可是他们却拒绝首先从改变自己做起。政治鼓惑造成的亢奋，使民众丧失了对自己低级本能的克制。推波助澜的还有国家机器实施的恐怖行动，1793年的法国就是这样：成批的人被处决、大屠杀、占领区里的四处抢劫。民众必须动手，/那样才受尊重，/评判不是他们能做的事。革命所到之处，即使没有砍掉人们的头颅，革命的权势也足以使它们变得混乱。让公众都来关心政治，歌德对此一向反感，他认为，说得客气点，这是咖啡馆里聊大天，他尤其对那些革命的朋友不能正确认识德国的政治现实感到不悦。他说，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多半都是庸俗的市侩行为。

歌德不赞成革命，因为与革命相关的社会政治化，把人们卷入一些显然他们无法驾驭的形势和无法胜任的活动里去。这有利于从根本上造成价值标准的混乱，它本身就是这种混乱的标志。什么是近，什么是远，也无法正确加以区别了。在人们熟悉的、并对其能负责任的生活范围内，到处泛滥着欲从思想到行动参与革命活动的诱惑。总而言之，人们的精神情感出现了变化，对此，很久以后产生的一种哲学，找到了恰当、简练的表述：没有人是他自己，每个人都如同另一个人。结果便是大人物的迷惘和小人物的堕落。歌

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书中写道：人与生俱来，就是生活在有限的环境中，能够认识简单的、近前的、某些明确的意图，习惯于使用放在手边的工具；只要他离开这里到远处，他就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是否由于事务繁多而精神涣散，还是面对事物的高大和尊严而失去自制，这都无所谓。如果他被动所追求的，纵然自己如何坚持主动实践，仍不能与其结合在一起，这才始终是他的悲剧。歌德反对“被煽动者”的政治激情，推崇在有限条件的制约下培养和造就具有个性的人。既然我们无法纵观全面，遥远的事情又使我们精力分散，那么个体就应该把自己培养成某种程度上完整的人——这就是歌德的原则，83

几年后在《西东合集》里做了如下表述：尘世凡人的最大幸福 / 只是拥有那富于个性的自我。歌德对这一个性理想的追求近于固执，把别的任何什么都排除在外，这里包含着一种有利于人生的、光彩夺目的漠视，这一点肯定会受到尼采的赞誉。没有人会怀疑歌德生性兴趣广泛，但是深谙生活智慧的他，把注意力只限制在他能吸纳的范围。他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像他通常所说的，对他不能有所促进的一切拒之门外，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位大师。他在一篇题为《机智风趣的只言片语的重要启迪作用》的文章中写道：对那些干

扰和破坏者，绝不理睬，因为他们憎恨我的生活，他们会推翻我所追求的目标……我拒绝他们，无视其存在，因为他们不能促进我。尽管如此这般地拒绝和限制，歌德的世界仍然足够广袤。

歌德的拒绝有时可能十分强烈和极端。关于画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歌德在谈话中很生气地说：上面画的都是生活的负面，用我自己的话说，它们否认“此在的那些令人喜悦的日常事物”。首先是那死寂的自然，冬天的景物，对冬天我漠然置之；然后是僧侣，逃避现实生活的人，被活活地埋掉，对僧侣我漠然置之；然后是修道院，而且是败落坍塌的，即使不是败落坍塌的我也漠然置之；最后，还有一个死人，一具尸体，对死亡我漠然置之。就是说他要漠视死亡，这意思也就是无视它的存在，不能让死亡掌控他的思想。比方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1]对死亡的崇拜，歌德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他不参加任何一个葬礼，垂危病人的床前看不到他的身影。冯·施泰因夫人的灵车绕开弗劳恩普兰歌德家的房舍走，夫人生前这样嘱咐过，她了解歌德，她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谦恭。妻子克里斯蒂安娜去世时，歌德

[1] 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所谓“魔幻唯心主义”诗学使他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重要先驱者之一。

感到身体有些不适，躲到他的房间里，闭门不出。席勒逝世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周足不出户。至于席勒的头骷髅，他曾把它存放在他的书房里，几乎有一年时间，是个例外，这个故事后面还要谈到。用“排斥”无论如何不能解释这种坚决的不予承认的态度。这里缺少局促不安的困境和无法控制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发作。

歌德独立自主地圈定他的范围。凡是触及他的一切，他都要求拥有发言权。他自己来决定什么与他有关。他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去做。知识渊博的歌德有资格来讽刺那些号称博览群书的人，那些喜欢评判但又缺少评判能力的人，无非是些肤浅观点的制造者。对付浅尝辄止的所谓饱学的办法只有聚精会神地钻研。不是哪一种好奇都值得称赞，他尤其喜爱那样一种好奇心，即通过绕道世界这种方式来最终认识自己。歌德追求真理，不仅仅作为自然科学研究者，他致力于得到的，是那种不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的真理，我们一生一世都铭刻在心的真理。但这不等于说歌德主张收心内视，专注于沉思默想，他曾写道，他总是很怀疑那句听起来意义十分深刻的话：要认识你自己！一个只寻找自己的人，无法找到自己。对待外部世界，行动固然很必要，但冷静地仔细地观察也不可少：

人只有当他认识了世界，才能认识自己……每个新的事物，只要我们好好去观察，都会在心中开启一个新的感觉器官。这里强调的是好好观察，要求去联系实际，这样得出来的认识，与那些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取得的观点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歌德不能完全摆脱那种政治化时代精神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吧，他也曾经买过一个玩具断头台。但是，他坚定地转向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离开动荡不定的时势，专心、平静地观察自然。他在给雅各比的信中谈到他在光学和色彩学方面的研究：现在我每天都在研究自然科学，我发现这项工作今后也许将占用我全部的精力。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不想完全
85 脱离文学艺术，除了观察自然，这是他的第二座堡垒，用以抵御骚动的时代精神。他在给约翰·弗里德里希·赖希哈尔特的信中说，当几乎所有人都被政治弄得苦不堪言时，审美的乐趣让我挺起胸膛。

写这番话之前，歌德在1792年秋天陪同公爵，参与了盟军对革命法国的首次军事行动，经历了次年围攻美因兹的战役。不仅仅政治观点上的激烈争论让他反感。他本人亲历了令人惊骇的现实。他觉得似乎是在地狱里行走。瓦尔密重型火炮的轰鸣，的确开启了重武器大规模杀戮的时代。在歌德被指派去的那

段战线上，几天之内四万二千士兵就阵亡了一半。在泥泞中撤退，大雨滂沱，饥饿和瘟疫造成大批人员死亡；军队打散了，到处是恐慌和绝望的面孔。人们艰难地跨过横七竖八躺在路边的死人。关于瓦尔密的重型火炮连续轰击，歌德写过著名的话：今天从这里开始了世界历史一个新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亲自经历了这个时刻！这是他后来，事过境迁，回首那时的经历写下的。在极其恐怖的当时无法采取有一定距离的旁观姿态，而是心里充满了恐惧，歌德不得不亲身经历，人们如何只能通过毫无理智可言的所谓勇敢来克服恐惧。他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形真是古怪，为了抑制心中的恐惧，人们鲁莽地暴露在枪林弹雨中。歌德有一次离开了掩体，骑马在一道山梁上行进，成了敌军的活靶子，引来大炮的轰击，落在周围的炮弹震得大地不停地颤抖。幸好他不知什么时候陷进了泥坑中。他在1792年底给克里斯蒂安娜的信中说：我们在前线遭受的艰险和困苦难以描述。我为自己向上帝祈祷，诵读着《圣经》里大卫的那段最有趣的诗篇，他把我从简直要触及到心灵的泥泞中拯救了出来。军事行动遭到惨败，歌德逃到他的故乡法兰克福寻求庇护，如他给赫尔德的信中所写，为了在那里让自己从像噩梦一样的环境中醒来，这噩梦太可怕了：我处

在一个既肮脏又困苦的状况中，到处是瓦砾、粪便、尸体和嗜血的野兽。饥寒交迫，忧心忡忡，充满了危险和痛苦。经过这样的体验，他觉得那些激烈的争论，总而言之，任何政治空谈都是可笑的了。

去年歌德还常常在晚上，和福斯特及其朋友们一道愉快地交谈。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雅各宾派，此后不久在法国的保护下参与建立美因兹共和国，这并不妨碍歌德与他们来往，只要大家相互尊重，还有共同的题目进行思想交流。后来盟军夺回了美因兹，共和党人受到了追击和逮捕，歌德支持这样做，至少他没有什么顾虑，因为福斯特这期间已经到了巴黎，为了谈判美因兹加入法兰西共和国事宜。歌德愤怒反对的是暴民的干预。在关于《包围美因兹》的报导中他写道，他甚至保护了一位共和党人，使其免受暴徒的严刑拷打。

1793年底，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感觉开始松动了，陷入历史旋涡里的歌德望见了岸边。公爵允许他返回魏玛，途中他在给雅各比的信中写道：漂泊的生活终于结束，可以摆脱纷乱嘈杂的政治喧嚣返回家乡了，在这里我可以圈定自己的活动范围，除了爱情和友谊、艺术、科学，什么都不能进入。

歌德拒绝给他亲身经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

时期以更高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他如同避难一样转向艺术。

席勒的情形不同。这些年他是在耶拿度过的，完好无损地待在他那榛子壳里读着报纸，从上面获取关于这场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浪潮的信息。让自己从远处去观察和感受，启迪自己去进行历史哲学上的思考和文学创作。 87

在哲学历史方面，1789年以来，“三十年战争”就是他的课题，是他继《尼德兰独立史》之后又一部史书力作。他要用这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当代时势的基本走向。假如一段历史……能这样来运用，1789年10月13日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就能与历史这门科学相连，因此它的一切附属物在哲学家的手中都会变得有价值。

当席勒结束关于威斯特法伦的和平这最后一章时，欧洲——他在书中写道，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集团——开始了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开始还限于一定的范围，现在人们担心可能成为势不可当的燎原大火。席勒立刻意识到，“三十年战争”那种灾难性的宗教狂热又以现代的形式重演了。当时是宗教煽动军队与民族对抗。现在是狂热的政治给予政治这架机器以无限的能量。当年宗教变成政治，如今

政治有成为宗教的危险。如果革命民众像 1792 年的情形一样匆忙拿起武器，席勒不指望会有什么好的结局。他怀疑这种武装起来的热情，因为他从中看到那解放的冲动只是向外作用，而不是对内。缺乏个人通过自制的内在解放，换句话说：以文明教养克服自然本性。

从“三十年战争”的黑夜里，席勒看到伟大人物的诞生，华伦斯坦·曼斯菲尔伯爵、古斯塔夫·阿道夫。历史的黑夜产生了庞然大物，制度的危机给一步登天的平步青云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对席勒来说，88 革命的法兰西又在上演这一幕，新的英雄登上了舞台。当他写关于华伦斯坦那一段时，他曾表示，他预感到法国也将经历自己的华伦斯坦。当他五年后开始写《华伦斯坦》这部戏时，波拿巴开始攀升。在他完成这个剧本时，拿破仑掌握了政权。

席勒虽然小心地与法国的政治事件保持着距离，但是，还是为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所感染。作为历史研究者，他梦想成为德国的普卢塔克^[1]。我不明白，他在 1790 年 11 月 26 日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认

[1] 普卢塔克 (Plutarch, 约 46-119) 欧洲最有影响的古典作家之一。主要作品《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法国的蒙田，英国的莎士比亚、培根深受其作品影响。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直接取材于他的作品英译本。

真努力去做的话，为什么我不能成为德国第一位历史学家。不少人认为他已经在了。维兰德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约翰内斯·米勒，他本人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就是普通读者也争相购买席勒的《三十年战争史》。怀着对自己智力的自信，席勒欢欣鼓舞地于这年年底，到埃尔富特拜访助理神甫，美因兹选帝侯的指定继承人，卡尔·冯·达尔贝格。在那里召开的隆重会议上，席勒作为历史学家被选为“选侯国实用科学院”成员，被封为骑士。然而接着不幸发生了。

1791年1月3日，在为庆祝选帝侯诞辰而举行的音乐会上，席勒突发起高烧，伴以剧烈的咳嗽，一度失去了知觉。这是他身患疾病的第一次发作。人们称此病为“伴有干性肋膜炎的哮喘性肺炎”。十四年后席勒就是被这种疾病夺去了生命。病体稍为恢复些后，他返回了魏玛。然而不久身体又高烧起来，烧得更厉害。呼吸困难、胃部痉挛难忍，甚至昏厥。

席勒挣扎在死亡线上。歌德也听说了，让人通过冯·施泰因的儿子弗里茨转达他的关心和祝早日康复的问候。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歌德总是畏惧那些为疼痛所折磨的人，他要尽可能回避他们。在魏玛，人们说歌德无法忍受这位活死人，此人就是没有如此病重之时，也让他总是想到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有一段时间他

连提及他的名字也无法忍受。然而席勒患病已是全城的话题，无论在耶拿还是魏玛。大学生为他守夜。其中就有当时年仅十九岁的诺瓦利斯，他听席勒的课，深受这位教授的喜爱。他有几天夜里坐在席勒病榻旁，为他擦拭汗津津的额头。几个月后，诺瓦利斯写信给赖因霍尔德讲他青年时代的偶像席勒：“啊！每逢我说起席勒这个名字，心中便涌动着无限的情感……想到这样一个人濒临毁灭……我就无法平静，我的心在痛，席勒，他的价值胜过数百万平常的人……我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我忍不住一声叹息，我的口中曾说过对上天的那只手的无限信赖，相信它掌握着人的命运，怀有对人类的爱和怜悯……假如他从未与我谈过话，从未关心过我，没有注意到我，我这颗心对他也照样如此，因为我认识到他是一位天才，其影响将持续数百年之久……我白天的写作和我的思考，以及我带着进入梦乡的那最后的思绪，都是为了让他满意，为他效劳，为了在他心中激起哪怕一点点兴趣。”

1791年上半年他的病又有三次严重发作。席勒是学医的出身，很清楚他从此要从这个病魔手中夺取生命，他的文学创作要和疾病争时间。1791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克尔纳说：我觉得，仿佛我非得与我的病生活在一起不可……我的情绪是快乐的，我不应该丧失

勇气，尽管等着我的还有更糟糕的情况。

当席勒的身体慢慢地恢复过来时，国内却在到处流传他已病逝的消息。六月底甚至传到了哥本哈根，在那里，延斯·巴格森周围有一批席勒的崇拜者。当他们听说席勒还活着，认为这是这位诗人的复活，90这个朋友圈子的成员，恩斯特·冯·席梅尔曼部长和冯·奥古斯腾堡公爵，向席勒提供为期三年、每年一千塔勒的生活补助金。这使席勒在这段时间里不必为生计奔忙。利用这个机会他深入地研究康德哲学，继续构思他的美学理论。法国这场革命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现在他正在着手从中得出美学上的结论。

这就是他和歌德的区别。歌德把艺术当作避难所来对付历史，也来对付他厌恶的革命。席勒则不然，虽然革命的过程也令他反感，但同时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挑战。他要将革命的原本的自由冲动保存在艺术中。在这里，自由受到演练，变得完美，以便有朝一日更好地在政治领域造福社会。对于歌德，艺术是躲避革命的庇护所；对于席勒，艺术是革命的演习场，有了这样的演习，革命才真正名副其实。

1792年底，席勒忙着办两件事。他在撰写一封致法兰西共和国的公开信，几周前刚成为法兰西共和国荣誉

公民的席勒，要求国民公会不要判处国王死刑。此外，他在撰写新的美学理论，想以《卡利阿斯——书简》^[1]

- [1] 席勒原题为“Kallias, 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卡利阿斯，或者论关于美》）。卡利阿斯（Kallias，约公元前450—前371），雅典人，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和艺术的赞助者，著名学者常在其家中聚会研讨和交谈。席勒在与朋友克尔纳的通信中阐述美学思想，原本想以《卡利阿斯，或者论关于美》为题结集，后来放弃了这个项目，这些美学思想体现在《论秀美与尊严》和《审美教育书简》等著作中。标题中的“卡利阿斯”有的中译本译成“卡利雅”。“卡利阿斯”究竟什么意思？有两种说法：1）席勒在这里用这个词指的可能就是他的朋友克尔纳，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克尔纳与席勒之间的关系可同卡利阿斯与苏格拉底等相提并论。或者包括其他慷慨赞助者。在刘小枫等翻译的《会饮》（柏拉图）中一条注释有这样的叙述：柏拉图的《会饮》中阿迦通宣告一场智慧比赛，而色诺芬的《会饮》中卡力（利）阿斯（Kallias）宣告智慧比赛，即诗人与哲人比智慧（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2）第二种说法见于德国2005年出版的《席勒手册》（*Schiller Handbuch*），该书在相关叙述中提到：“……在给朋友克尔纳的六封信中，席勒阐述了他的那个关于美（希腊语：Kallias）的理论，他曾充满信心地宣告：……我将整理我这些思想，以一种谈话的形式：《卡利阿斯，或者论关于美》，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付梓。”[in sechs Briefen an seinen Freund Chr. Gott. Körner entwickelte Schiller ... jene Theorie der Schönheit (griechisch: Kallias), die er ... voll Zuversicht angekündigt hatte; ... Ich werde meine Gedanken darüber ordnen, und in einem Gespräch: Kallias, 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 auf die kommenden Ostern herausgeben.] (Hrsg. Matthias Luserke Jaqui, JB. Metzler, S. 382) 其中，在 Schönheit（美）这个字后边的括弧里注释道：“希腊语：Kallias”，即希腊语卡利阿斯的意思为“美”。但是，德国古希腊语—德语词典（Langenscheidt Taschenwörterbuch, Berlin 1986, S. 236—237）的解释是：καλλιαιας: Kallias（按德语发音这样写），reicher Athener, Gönner der Sophisten zur Zeit des Sokrates（Kallias, 卡利阿斯，富有的雅典人，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和艺术的赞助者）。另外一个字 καλλος: Kallos, die Schönheit（Kallos 的意思是“美”），可见第二种说法不当。

为题发表。其核心论点为：美是现象中的自由。他做的这两件事，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美学上的，两者在时间上的相邻揭示了一种实质性的关联。艺术和政治，如果不要成为专横的牺牲品，都必须受规律的约束，无论这专横表现为政治方面多数人的决定，还是审美方面受众的宠爱。

在政治方面，对席勒来说，国民公会的行径就是多数实施专制的一个恶劣的例证。他是孟德斯鸠所认为的那种共和主义者，其观点是：以卫护人权为基础的法制代替个人的独裁，无论这独裁代表的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法治国家优于民主国家。没有法治的民主，席勒认为是暴民专政。为保护公正，君主立宪的政体应该保留。出自于这样的考虑席勒想要劝说法兰西。当歌德正在从充斥着肮脏和困苦、横尸遍地和垃圾成山的经历中慢慢恢复时，席勒为他的法兰西使命做着准备。但是他行动得太迟了。1793年初，判决执行了，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太迟了的还有那荣誉公民证书的邮递。直到1798年才送到他的名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原因是把收件人的名字写错了，将席勒（Schiller）写成吉勒（Giller）。当席勒终于把证书拿到手中，发现当时签发证书的那些革命好汉，这期间已经人头落地。歌德简要地对这

件事做了评论：对您收到从阴间寄来的荣誉公民证书，我能向您祝福的只是，它还能在活人中间找到了您。

涉及到艺术和美学理论，正在撰写这方面著作的席勒，试图做类似于政治方面的思考：他认为这里涉及的问题也是通过规律调控的自由。美不应该只是一件以个人口味来决定事情。席勒在寻找它的客观基础。康德的美学观点，他觉得还不足以解答他遇到的问题：康德的美学只分析了对艺术的享受，而不是艺术本身。关于美的本质我想明白了不少问题，他在1792年12月21日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我相信我找到了美的客观概念，它因此也有资格成为感受美的客观准则，对此康德无法给以解释，这个能为艺术定义的客观概念叫作美即现象中的自由。

92 只有在人身上才有自由；自然中没有。但在自然中有时有一种与自由类似的东西，可以作为美来感受。从某些自然现象中，我们看到自主（Selbstbestimmung）这一伟大观念的反映，我们称此为美。

这就是自然美；席勒以奔跑着的马为例，它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地活动，没有任何拘束；驾车的马则另是一样，负担、劳作和强迫已经渗透进了它的躯体，形成了一种习惯。这是两种不同的自然物体，席勒写道，其中一个呈现出完整的形式，它那生气勃勃

的力量完全掌握了它的身体物质，但是另一个则被它的身体物质所奴役。能发挥它的天性，不被压抑，不被扭曲，在它那充满活力的、生动的形式中实现着自己——这是与自由相类似的现象，因此就是自然中的美。这就是一种像幼芽发展到花朵开放一样的自主行为。被迫使、被阻碍、被压抑，席勒说，永远也不可能是美的。这里有暴力的痕迹，内在的形式欲求不能得到真正实现。

运用类比这个魔杖，席勒到处都发现了自由的作用，也就是美的可能性，比方说穿衣服。什么时候一个人觉得自己穿得美呢？那就是身体既没有因为衣服、衣服也没有因为身体对自己的自由有某种伤害。美是衣服与身体之间成功的相互配合。在相互配合中，每一方都显示出其最佳形式，于是就可能给人以美的印象。席勒用这样一个可以说不经意而举出的穿衣服的例子，大胆地来展示他那审美社会化的模式：

在这个审美的世界里……我身上穿的外套要求尊重它的自由，它要求我，如同一位腼腆的被 93
服侍者，不要让人看出它在为我服务。为此它也反过来答应我，它尽量避免过分地使用它的自由，以使我的自由不受损害；如果双方都实践其诺言，

那么全世界都将说，我衣服穿得很美。

基本思想在于，美与各种条件——物体、原料、思想、语言——如此配合，以至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它的固执和它的内在价值，就这方面而言，它仍然是“自由的”，但是它要适合于所在的整体。席勒写道，在审美世界中每一个成分皆有权保持其个性，不可强迫从属于某个整体，一个国家也如是，它也可能是美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尽其所能做得最好，并以此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席勒称此为审美共和国，它应该让其中的每个自然人都是自由公民，与最高贵者具有同样的权利，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以卫护整体的利益为由来压迫他，而是让他对一切绝对要拥有发言权。可以看到，甚至于在考虑美这个客观概念时，席勒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政治。

随后，1793年春天他撰写的论文《论秀美与尊严》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里论述的是人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各种情形，他如何能够利用自由，他如何使自然完美，或者让自然来完善自己。康德没有脱离感官要求和道德自由之间的二元论，与其相反，席勒将秀美阐释为欲望和自由的和解、自然和道德理性的和解。如果真正实现了这样的和解——席勒认为和解是可以

实现的——那么人的心灵就是美好的，他进行了如下阐述：

什么是美好的心灵？在人的各种情感中，道德感觉终于具有如此把握；它可以坦然地把意志的引领交给情绪，并且不会发生与其决断产生矛盾的危险……美好的心灵轻松地履行那些最令人为难的职责，仿佛只不过出自于本能，她让自然欲求做出最英勇的牺牲，好似自然欲求心甘情愿，令人瞩目。 94

康德那无情的“应该”应该被取缔。席勒想要另一种情形：“应该”不应该统治着“想要”，而是“想要”应该通过艺术培养把“应该”纳入其意志中。当然，可以想到有些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要“应该”，在这些场合，我得迫使自己去做——对席勒来说，这是那种所谓两难境地，这里虽然没有美和秀美的状态出现，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尊严。

席勒又像在《卡利阿斯——书简》中那样，把秀美和尊严的区别，用政治性关系来解释：

在尊严那里，躯体里的精神是统治者，因为

它要对抗本能欲求的专横，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本能欲求企图抛开它自行其是，最好是彻底摆脱其奴役。秀美则相反，在这里精神以自由思想作为纲领来执政，因为在这里是它让自然行动，不存在要去战胜的对抗。

这就是说，美好的心灵好似一个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审美的共和国。前提是没有普遍存在的敌对，没有贪婪的饿狼，而是人们彼此信任，在他们尽管固执甚至于自私的追求中，最终还是产生出一个和谐的整体。

席勒关于“秀美”，也就是关于自然和自由之间的和谐所写的一切，原本也能让歌德感到满意的，假如在这篇文章里没有其他让他生气的地方。歌德后来在回首往事时写道：某些话说得挺不客气的地方，我甚至可以理解为是直接对着我的，没有正确地阐述我的观点。

所谓某些地方，指的是席勒关于所谓自然天才写
95 的一些批评性的话语。什么更让人钦佩呢，席勒问道，是那总是要与执拗的、不合作的自然进行搏斗的精神力量呢，抑或是与生俱来的天才？前者得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后者常常轻而易举便取得成就。对于席勒，更值得钦佩的是那为自己构建其载体的精神。如平常

在社会中那样，功绩应该比生来就享有的特权，以及自然的恩宠更重要。众所周知，歌德的确是自然的宠儿，如果再考虑到席勒以前在信里讲过的话——歌德的天才多么容易受到命运的承载——那么歌德可能就把上面席勒那番话与自己联系起来，并且他这样做显然不会有错。尤其使歌德生气的是席勒的那个观点，席勒认为自然天才常常到了中年便出现颓势，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才华横溢。然后，还有那个对体态趋于肥胖的影射，也会让歌德认为这话就是在说他。席勒写道，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几何时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只有听任那发福的物质的摆布了。这番话是否的确是针对歌德的，无法确定。无论如何歌德是这样理解的。因此《论秀美与尊严》这篇论文成了歌德与席勒相互靠近的障碍。不过只妨碍了一年。

97 第五章

席勒到施瓦本旅行。与出版商科塔建立联系。

创办《季节女神》杂志。文学经营的市场化倾向。

应邀访问歌德。歌德生活的转折。令人欣喜的事件：

1794年夏天的会晤。席勒祝贺生日的长信。

首次思想交流，席勒初次造访弗劳恩普兰歌德家居。

席勒写完《论秀美与尊严》之后，于1793年7月1日写信给克尔纳：我本人目前的状况不错，长时间以来没有能这样了。这指的不是他的健康状况，这方面仍然很糟，虽然去年那种危机多发的情形暂时消失了；然而仍然三天里有两天无法工作，只好抓紧有限的时间，在写作方面去做最迫切要做的事。他觉得目前的情况尚好，是因为他相信，已经学会了如何与那注定多病的身体抗争。这是潜藏在他赞颂崇高中的意识。他认为，如果精神能从病体的巨大自然力压迫下

赢得其自由，那么它就是崇高。他感觉到了这种自由，心情很愉快。为了集中精力写与奥古斯腾堡公爵（就是那位三年膳宿费的资助者）《关于美的哲学》的通信，席勒这期间放弃了《卡利阿斯》项目。这些确定要发表的书信，席勒想作为对其慷慨捐赠的回报。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在1794年2月26日发生火灾，席勒寄去的信也毁于一旦。所幸席勒都让人做了副本，于是在1794年夏天，受到与歌德之间建立起友谊的98激励，席勒得以继续撰写和整理那些书信，并终于以《审美教育书简》为题出版。伴随着这部作品的问世，德国文学古典时期拥有了审美的自我意识，歌德后来十分赞扬这部作品，他说，他还从未在哪里看到，将我经历过的，或者期望经历的，如此系统地完美地表达出来。

席勒在到施瓦本访问故乡期间，一直在编写这部作品。1793年8月起程旅行。他的妻子莎洛特怀孕了，席勒希望他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他祖先生活的土地上。同时他也想再次探望父母，他担心他们可能不久于人世。

施瓦本之行持续到1794年春天，这期间席勒开始建立与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之间的联系。这位年轻有为的科塔，在大学里学过法律和数学，其周围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和出版人，1787年继承了父

亲的出版社后，怀着雄心壮志，要把这家诞生于1659年的家族企业（包括一家印刷厂，席勒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那里印刷的），办成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由于找到了一位财力雄厚的合伙人，加之他本人在社会交际中的亲和力、他的管理有方，以及他在书业经营方面的学识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后来他的确实实现了这一目标。与他的出版社签约的作家、学者，除了歌德和席勒，还有让·保尔^[1]、荷尔德林、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路德维希·蒂克^[2]，以及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和洪堡。科塔还要进入期刊杂志市场，并且计划出一份日报，为此他想请席勒担任主编或者出版人。在考虑再三之后，席勒没有答应。在政治如此动荡的时代，席勒不想介入日常新闻报道。然而他很愿意参与创办一份新的文学杂志。他在这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一回，如果要办，那应该是一份大型刊物。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席勒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一切有地位、有名气的人，都要争取他们来参与。1794年3月，当席勒向科塔陈述他

[1] 让·保尔 (Jean Paul, 1763-1825)，介于德国古典时期文学和浪漫派文学之间的重要作家。

[2] 路德维希·蒂克 (Ludwig Tieck, 1773-1853)，德国早期浪漫派 (耶拿) 代表作家。

的计划时，科塔凭借灵敏的嗅觉立刻意识到，这是争取知名作者的好机会，不但让他们写文章，而且也让他们将其作品交由他的出版社出版。科塔的谋划结出了硕果。比方说，歌德就是通过给《季节女神》——这将是新杂志的名称——写文章，成为他的出版社签约作家。

口袋里揣着关于创办《季节女神》的协议，席勒返回耶拿。他肯定也对做这个项目经济上的收益颇感兴趣。因为他与享有宫廷大臣薪酬的歌德不同，靠的是写作获得的稿酬。在1790年结婚时，他估算必要的最低收入为八百塔勒，担任教授那可怜的所得只有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两年之后他发现，与他那贵族出身的妻子一起，维持与此身份地位相符的生活，实际上需要一千四百塔勒。他每年要通过写作再挣得一千二百塔勒。丹麦方面的捐赠将于1795年底结束。他必须为那之后的生活找到可靠的、定期的资金来源。主办《季节女神》应该是重要的渠道：作为出版人他每年可以有四百塔勒的进项，再加上自己写的文章，这里的稿酬明显高于其他杂志。

席勒有经济头脑，但是他还有更高的追求。他欲以《季节女神》为活动场所，聚集德国人文界的精英。在《季节女神》于1794年6月13日向作者发出的邀

100 请合作的信函中，席勒写道，现在的报刊太多，得集中精力。如果要能争取到那些高水平的读者，那么对《季节女神》较高的资金投入也值得。科塔愿意做好他应该负责的工作——装帧漂亮、印刷精良、发行量大（一千五百册），尤其是提供高稿酬，以吸引优秀作家前来合作。在魏玛，人们嘲笑这本新杂志的“高雅的品味”。《德意志水星》出版人维兰德想必感觉到竞争的威胁，当《季节女神》后来办得并不顺利时，他幸灾乐祸的情绪溢于言表。他说，《季节女神》简直就像保存刻有摩西十诫两块石板的木柜，“谁要动它，里边就会冒出火来，吞噬那亵渎神明的人。现在人们可以稍微放心地来对待它了”。席勒知道，一本新的期刊，尤其在开办伊始，必定引起人们的关注，褒贬之声在所难免，有科塔的资金作后盾他信心十足。他在1794年6月24日给克尔纳的信中说：我们的期刊要成为划时代的作品，一切想要有品位的人，都得购买和阅读它。

邀请信函中说，这本新期刊，将传播一切富有审美价值和哲学思考的作品，既发表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登载文学方面的佳作。总而言之，它构想建立的是高雅的文学天地，这里将克服人文领域里常见的那种专业分工和部门分割。但是这份期刊要远离政治动荡中那种非纯正的党派精神。在政治方面的

这种节制的规定，只限于那些与现实紧密相连的观点论争，并不妨碍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研究。通过禁止与当前的世界形势，以及人们最迫切要实现的期望发生关联，这本杂志要从历史学那里了解过去的世界，与哲学探讨未来，要为了崇高的人类理想……表现具有鲜明特色的个案，聚精会神地尽其所能去构建更好的概念、更纯粹的原则和更高尚的道德，归根到底社会状况的一切真正改善，都取决于这一构建。《季节女神》的头几期就体现了这一宗旨，刊载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歌德的《德国逃难者闲聊记》，虽然说绝对都与政治有关，因为这两部作品实际上都在回答法国大革命提出来的问题，但是它们不涉及具体事件，而是探讨有关社会发展的原则性问题。

开宗明义提出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也是要应对官方的检查。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至少席勒不这样认为。他，还有歌德，对普遍的政治化倾向感到忧虑。他担心这样会使思想狭隘，会破坏审美趣味。政治观点的争论，他写道，会赶走艺术和科学女神，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谁想要保持深思熟虑的判断力，就要小心“批评国家”这个什么都不放过的妖魔。在这政治动荡时期，更加需要，通过对超出一切时代影响的、纯粹人性的事物普遍的、更高的兴趣，

让你的判断力重新释放，将政治上分裂的世界在真与美的旗帜下重新联合起来。

席勒争取到他的朋友克尔纳和威廉·冯·洪堡，以及两位新近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的费希特和历史学家沃尔特曼，作为杂志的内部同事，负责评价和选择投来的稿件。表示愿意参加工作的还有赫尔德、雅各比、亚历山大·冯·洪堡、弗里德里希·根茨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席勒也向康德和克洛卜施托克发出了邀请，但是他们没有反应。

要想把精英们都会聚到杂志社来，首先必须赢得歌德的支持。席勒向出版商科塔做了承诺。像歌德这样的人，几个世纪难得出现一个，为了将他争取到杂志方面来，花费多大代价都应在所不惜。科塔本来就提高了稿酬，对歌德的报酬还要增加。

102 1794年6月13日，席勒撰写了带有外交辞令的、不乏恭维词语的邀请函。这是席勒第二次致信歌德：

附在信中的邀请函（指向参与者发出的正式邀请），表达了杂志社同人对您的无限敬重，期望您拨冗赐予我们您的大作，有机会拜读并让广大读者大饱眼福将使我们备感荣幸。如蒙阁下慨允，杂志的成功则指日可待，本社将不遗余力地满足

您为此提出的所有条件。

这封邀请函到达歌德手里，正值歌德处于人生转折之际。陪同公爵出征疆场已成往事，魏玛社会对他那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的议论也逐渐减弱，他离开了城边的猎人居又回到市中心原来位于弗劳恩普兰的住所。又到了他蜕皮的时节。他有好长时间创作不出朗朗上口的作品了：似乎我的艺术血管逐渐干枯了。因为他看到，在文学天地里人们开始把他忘记了。在意大利旅行之前与格申签约的、于1790年完成的八卷作品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出版后没有发生任何一次盗版——这是读者缺乏兴趣的可靠标志。的确，人们仍然尊敬他，但是像对待一位已故的作家，没有现实意义了。他的声誉仍然归功于他年轻时的作品《葛兹》和《维特》。后来的作品早就没有那样大的反响了。施托尔贝格们称《拖夸多·塔索》为“彻头彻尾的荒谬”。《哀格蒙特》只上演过一次。当歌德有一次朗读《伊菲格妮》时，那些善意的听众都睡着了。《浮士德片断》，格申出版社1790年出版，人们普遍认为

103

作品不过就是反映当下的急就篇，人们不会为其大做文章。他所以要写它们，仿佛要证明，他仍然掌握着写作这门手艺。他在1791年接管魏玛剧院时就曾声明，从现在起他要为剧院每个演出季提供一到两部戏。他的承诺兑现了，但是这些作品在魏玛的影响很一般，那些独立思考的同时代人对歌德笔下的作品如此平淡感到大惑不解。人们认为，歌德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已过。只有在柏林，在亨丽埃特·赫茨和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周围，聚集着一批歌德的崇拜者，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即使在那里，对歌德的高度评价也只限于少数人，普通受众并不买账。由赖夏德担纲作曲的歌德的音乐剧《克劳迪娅·冯·维拉-贝拉》，在1789年至1800年期间只演出六场，尽管这出戏显而易见是在迎合观众的口味。歌德后来回忆这段时间时写道：没有人想象得到我当时是多么孤独，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对于出版商格申的一次抱怨，歌德回答道：如您所说，我写的东西不如其他人写的那样时尚和流行，所以绝大多数读者就没有兴趣，既然如此，要改变这种情况，那我的写作就得追随客观需求了，我现在就遗憾地预见到这样做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出版社对我如此这般写出的文章作品将完全不会感兴趣。

歌德明白，这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市场。纯文学膨胀起来，正在成为商品成批地生产。文学的这种商业化，使其传统的价值构成发生动摇。之前，人们写作几乎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仅仅为得到公众的承认。在《拖夸多·塔索》中，歌德让这位诗人主人公登场，他就是为了荣誉而写作的，没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因为他由一位艺术赞助者供养。荣誉就是对诗人最好的酬报。现在的情形变了，人们看重的是销售成果，作家面临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承认这样的价值衡量标准，并且以此来指导其写作。

104

席勒，没有财产的职业专家，比歌德更早地陷入了这种令人窘迫的境地，靠受众来养活，率先投入了受众的怀抱。刚刚带着《强盗》这本书稿从公爵的家长制奴役下逃脱出来时，当即（1784年）就在他的新杂志《塔莉亚》的预告中宣布：

现在受众就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学校、我的主人、我的知心朋友。现在我只属于他们。我面对的就是他们的审判，而非别的什么法庭。我只敬畏他们主持的法庭。当我想象到，除了民众的口碑不受任何别的什么束缚——除了企盼人的心灵，不去呼吁任何什么皇冠王权，我的心就会突

然充滿了高尚的情感。

但是席勒也不免感到失望。隨着文學市場的擴展，文學的審美品位並沒有得到改善。席勒不得不忍受，為了迎合觀眾，他的劇本被肢解。他的小說《能看見鬼神的人》是一部旨在追求暢銷的、講述盟邦黑幕的作品，這類作品是當時書市的搶手貨。席勒寫這部作品讓他逐漸對創作失去了興趣。席勒十分關注作品的影響和作用，對經濟利益也格外感興趣，這樣一個人當然知道爭取受眾的重要。但是他不想讓自己去適應受眾，而是要把他們提高到自己面前。他要衛護他的自尊。比如他責備敘事歌謠詩人比爾格過於巴結市場。市場是誘惑人的，對於那些自恃清高的人也如是。在《威廉·邁斯特》中，歌德讓一位次要人物說，假如藝術家發現：

105 這個世界很容易滿足，甚至於在追求哪怕是一點點令人舒服和歡快的假象；那麼，如果貪圖安逸和虛榮不把他牢牢地拴在平庸之輩那里，就是奇怪的了；如果他不願意用時尚貨色去換取金錢和贊頌，卻選取正確的道路去走，那也就稀奇了，這條路遲早會把他變成一個可憐的殉道者。

歌德决心走那条正确的道路，而同时不成为殉道者。他坚持自己固执的艺术信念，但也想利用市场。他向他的出版商索求高稿酬，使他的同事对他羡慕不已。比如他的《威廉·迈斯特》就让他从出版商翁格尔那里获得二千塔勒，和几年前出版八卷的格申版文集的稿酬一样多。关于这方面，威廉·冯·洪堡致信席勒说：“关于他与出版商交际的表现，这里人们的谈论对他十分不利，话说得也非常难听，我听到了不少。这期间柏林的学者们讲起此事也很激动，认为这分明有悖于知识界鄙视铜臭的传统。赫茨最近就非常严肃地问我，歌德究竟拿了钱没有。”

当1794年6月13日席勒的邀请函寄来时，歌德正在写《威廉·迈斯特》。他看过信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六月初洪堡已经向他吹了风。歌德没有立即回答，延宕了一个星期。他正为另一件事高兴呢：公爵于6月18日将弗劳恩普兰这处房产，赠送给了一直租住在这里的歌德。他很长时间里总是考虑着要离开这个地方。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他曾有几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还要返回魏玛。在随军出征到法兰克福时，当地官方曾提议请他担任顾问，他没有接受。现在，随着接受公爵的馈赠，歌德下决心留下来。可以说，现在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魏玛人。

106 这封邀请函也让歌德必须做出决定：将来他要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参与当下的文学活动吗？这对他有何益处呢？他反复深入地考虑着。如何回应《季节女神》的邀请，他拟有几种草稿。起先是这样写的：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答谢对我的信任。随后又改为：以诚挚谢意接受邀请。以诚挚谢意又改为欣然地。最后一稿写于6月24日，是这样措辞：我将欣然地全心全意地参与这项工作。歌德避免使用恩赐者的语调，要让人看出他参与此事对他也有裨益：与这样一些正直、勇敢、精明强干的先生们进一步交往，必定会对我产生积极影响，使我停滞不前的某些工作重新启动并顺畅进行。

在歌德应允之后，席勒愉快地写信给克尔纳：开办伊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英才荟萃的集体，这在全德国也无先例，这样优秀人物的共同努力无疑会结出丰硕成果。歌德方面在一封给夏洛特·冯·卡尔布的信中这样评论他与席勒这一次新建立的联系：我还要说，新时期开始以来，席勒对我们魏玛人也更友好了，更信任了。

这样的评论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与席勒两人至今没有走到一起是因为席勒对此态度消极。他在1817年写的回顾那令人欣喜的事件中，描写之前两人艰难的接近却是另一种情形。这里他坦承，是他首先与席勒保持距离，首先因为《强盗》在伦理和戏剧表现方

法上的自相矛盾，让他想到他自己在狂飙突进时期的情形，他正打算涤清自己身上这些激进的、不成熟的东西。他写道，他回避着席勒。一切站在他和我中间的人试图进行的种种斡旋，都让他拒绝了。他们的思维方式相差太悬殊了，歌德说，席勒生活在自由和自决的感觉中，视自然为敌人，忘恩负义地对待伟大的母亲，她可并没有像后娘一样对待他。对歌德来说，自然是神圣的，他尊敬自然，视其为人所拥有的创造力的源泉，生动地按着内在的规律创造着具有深度和高度的作品。歌德首先强调两个人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以便更有效地运用对立两极之间紧张关系这一比喻。如果两极对立的力场迸发出火花，那么这一时刻便会出现两人聚首的令人欣喜的场面。

107

1794年7月20日是个星期日，歌德在这一天来到耶拿，与席勒、费希特和洪堡几位杂志筹办者商讨有关事宜。在此之前，他还要去听一个关于植物学的报告，地址在不久前他参与建立的自然研究学会。席勒自从完成医学专业学习之后，很少接触自然科学，甚至很少离开家门，此时也来听这个讲座，当然目的是在这里碰见歌德。这天外面很热，举办讲座的那座古老的宫殿里却凉爽宜人。在报告和简短的座谈之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谈着话来到了外边。在暖和的夏天晚

上，人们又站着聊了一会儿，现在我们还是让歌德亲自讲接下来发生的事吧，二十年后他这样描述这次会见，以及第一次与席勒的长谈：

我们不约而同地同时到了外边，谈话开始了。他似乎很关注报告的内容，并且明智地、很有眼光地发现，以如此割裂开来的方式阐释自然，如何能让一个愿意参与进来的外行有感觉有信心呢？绝对不会。他的见解很合我的口味。我回答道：……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不肢解自然、零散地做研究，而是从整体到部分，既生动又容易让人理解地阐释。他希望已听明白了这个道理，但他不掩饰他的怀疑，他无法承认我所讲的来自于经验。这时我们走到了他的房前，谈话吸引我走了进去；我向他饶有兴趣地讲述植物的蜕变，并且在一张纸上点到为止地勾画了几笔，于是一棵象征性的植物便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注意听着、看着这一切，并且专注地思考着；当我讲完了，他摇摇头说：这不是经验，这是观念。我愣怔了一下，有一些不悦；因为他的这句话十分清楚地把将我们两个人分离开来的观点彰显出来。我立刻想起他在《论秀美与尊严》中的一些论述，昔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日的恼怒又不由得在心头躁动，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回答道：我有观念，而自己并不知道，却能用眼睛看到，这会多令人高兴啊。席勒比我更有礼貌和处世经验，也由于创办《季节女神》的缘故……他现在意欲吸引我而非排斥我，于是他，作为一位有学问的康德哲学的信仰者，侃侃作答。当我那固执的现实主义引起我们之间某些观点的强烈对立时，发生了很多争论，话锋也尖锐起来，然后复又归于平静……第一步总算迈开了，席勒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凡走近他的人，都让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夫人，我很熟悉，自她孩童时我就喜欢她，觉得她非等闲之辈，对于我与席勒之间的相互理解她功不可没，双方面所有的朋友也都感到高兴。就这样，我们，通过主客体之间一直很激烈、也许永远不会完全消除的竞赛，建立起一种联盟，并且持续了下来，对我们以及其他他人，产生了某些积极的作用。

这第一次关于自然的谈话，对于歌德有特别的意义，席勒感到颇为重要的则是他两天之后与歌德在洪堡家里关于艺术和艺术理论的一席谈话。1794年9月1日在给克尔纳的信中席勒说：

六周前，我們關於藝術和藝術理論談了很長時間，涉及的范围很廣，交換了彼此經過各不相同的途徑取得的主要觀點。在這些觀點中間存在着出人意料的一致，而且的確是從那些最大的分歧中得出來的，尤其令人感到欣喜。每個人都能夠给对方他所缺少的，為此得到所需要的。從這時起，這些觀點如同播出的種子，在歌德那里生根發芽了，他現在感到与我結交的需要，与我一起共同在他迄今為止孤單一人、得不到任何鼓勵所走的道路上繼續前行。我高兴地期盼能再有这样对我如此富有成果的观点交流。

在此期間，这样的思想交流的確在兩人中間開始了。在洪堡家里的談話中，席勒談了他在《卡利阿
109 斯——書簡》中的一個觀點，即將美定義為現象中的自由。這個定義席勒不僅運用於人，而且運用於整個自然。根據這個定義，關於自然美，我們應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無拘無束的發展形式。一匹自由發展和活動的馬是美的；一匹正在田地里負重勞作的馬就談不上美了。

歌德覺得這樣一種自然美的概念與他的觀點很合拍，1794年7月30日他以一篇文章作回答，題目為

《美是通过自由达到的完美，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运用到有机的自然物体上》。如果说席勒把不受约束的活动称之为美，歌德说：那么还不是有了这活动才美，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蓄势待发的形体，比如这样一头狮子，看起来已经就是美的，因为人们看到，只要它愿意，随时可以自由地用其全部肢体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因此最高的对美的感觉是与信任和期望联系在一起的。席勒对这样的认识是可以认同的，对他来说，美拥有某种对其非常值得的期待。美是人们从目前的形象上就能看出来的、对未来各种各样发展的承诺。

首次成功的观点交流，让席勒对两人合作的未来前景充满了希望。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我们两个进一步的接触将会对我们两人都产生重大影响，我衷心地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歌德也充满了期望。回到魏玛之后他写信给席勒：我从心里感到我们的相会值得纪念，请您相信，我非常盼望经常与您进行思想交流。

席勒知道，在随后几周里，歌德与公爵一起外出办理外交事务，他等待了几周，然后于8月23日给歌德写了那封详细的、著名的信，歌德以动情的话语回答道，这封信之于他，比任何一件祝贺生日的礼物都更让他高兴，在信中，您伸出友谊之手，总结了我的生存状况，您的关心是对我的鼓励，让我更勤奋地、

更富有創造性地運用我的潛力。

總結了我的生存狀況——這句話有點言重了，對席勒顯然有奉承之意。事實上，席勒在信中只不過簡明扼要地勾勒了一幅歌德的精神肖像，並暗示了兩個人的差別。席勒寫道，歌德是從感官印象出發，以直覺來引導自己，很少遠離經驗。推測和空想都不能讓他走入歧途。沒有誰的目光像他那樣，沉穩而純淨地投入客觀事物，豐富多彩的表象世界就呈現在他面前。簡而言之：歌德的路是從特殊到一般，而他，席勒，則相反——從一般，從觀念和概念，下降到特殊。雖然乍看起來，彷彿沒有什麼比這兩者之間的对立更大了：一位是從統一性出發的思索推論型，另一位則從紛繁的具體事物出發的直覺型。前一位以純潔和忠誠的意識尋求經驗，後一位則以主動、自由的思考力尋求規律，於是，這樣兩個人半路上相遇就是不可避免的。要補充說明的是，每個人必須把他的事情做得出類拔萃，富有創造性，這一位作為情感人，那一位作為概念人。如果他們中途相遇，就會相互學習。席勒將幫助歌德通過規律去糾正情感；歌德將幫助席勒克服抽象帶來的危險。如果說席勒可以作為歌德的一面意識鏡子，反過來席勒將向歌德學會相信無意識。兩個一半就構成一個圓。無論如何歌德是這樣理解他

们俩的相互关系的：罕见的是，歌德逝世后，人们在他遗留下的材料中找到关于与席勒之间友谊的记载，两个人好似相互作为半个组合在一起，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结，相互补充。

歌德证实了席勒为他勾勒出来的形象——这形象可是够奉承的了。当然歌德有点反讽的意思。关于席勒倍加赞誉他的无意识，歌德说：如果您进一步了解我，在我这里发现一种昏暗和犹疑，那么您不久就会看到，您对我的关心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呀。歌德对席勒那里的光明将有保留地运用，在必要之处保留他的昏暗；他需要它，好比植物把自己的根深入到昏暗的土壤中。

111

现在歌德也要更好地理解席勒。但与席勒不同，歌德自己不试图去解释。他请席勒，分析型的肖像艺术家，什么时候也为他自己画个像。他现在冒昧提出要求，歌德写道，通过您自己……了解您的精神历程。席勒肯定宁愿在歌德的评判中看到自己的面目，但他还需要等待。因此在1794年8月31日的回信中，他勾画了自己的精神轮廓，再次运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言简意赅，能让任何一个批评家读了都要羡慕不已。他写道：

因为我的思考范围狭小些，因此我对其熟悉

得快，考虑的次數多，運用起來也比較自如。對內容所缺乏的豐富和多样性，我可以用豐富和多样的形式來彌補。您致力於使您的博大精深的觀念世界單純化，我則力求讓我那微薄的所有變化多端。您駕馭的是一個王國，而我掌管的只是一個成員較多的概念家庭，我很願意將它擴大成一個小小的世界。

歌德駕馭的是經驗王國，席勒則是他那小小的概念世界。但是，我們措辭要小心，借助概念也可以在廣闊天地里馳騁。概念也是力量，它們賦予感覺以形式，它們制定法規，而歌德相反，他追求讓他的感覺擁有立法權。

讓感覺制定法規，席勒在他的《審美教育書簡》中把這樣的感覺描寫為溶解性的美（die schmelzende Schönheit），它在那裡絕對不算是最高的，這一地位是
112 為振奮性的美（die energische Schönheit）保留的，^[1]在這裡精神為感覺訂立法規。席勒衡量自己依據的是振奮性的美，他追求它，並相信他比歌德更接近它。說

[1] 參見《審美教育書簡》，馮至、范大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第十六封信。

歌德善于给予感觉以立法权，这种说法掩盖了一种未说出来的矛盾心理。席勒归之于歌德的那最高境界，对他来说虽然不是最高，但它的确让人对歌德羡慕有加：能够行使权力，而又不劳累概念。席勒在歌德身上发现那种无意图的、即兴的、超凡的力量，歌德处于直观和感觉中，跟随直觉的指引，是一个不必为此奋斗就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席勒了解自己，他诸事都得自己努力去做，包括他的力量，需要他不遗余力地积蓄。在友谊开始期间他写的一些信里，还流露出心中对此的某种记恨。他在1789年3月9日写给克尔纳的信中说：这个人，这个歌德在妨碍着我，他常常让我想到，命运对我如何冷酷。命运是多么呵护他，让他轻而易举地成为天才，而我直到此时此刻一直都得全力拼搏。席勒这期间将这种拼搏升华为振奋性的美，以此席勒走到了歌德那溶解性的美的对面，或者也许可以说——对立面？

席勒明白，他那振奋的力量中有时缺少“秀美”，用他的话说：他还飘悠在技术头脑和天才之间。技术头脑支持的是力量，而为秀美担保的是天才。技术肯定是可以学习得到的，但是秀美也能吗？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无论如何技术头脑可以学习更好地去听从感觉，不是为了让自己同它站到一起，而是为了利

用它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对其动武。这种平衡还是理论上的，没有实践过。因为一般来说，席勒写道，理应我做哲学思考时，作为诗人的我便匆忙行动起来，而当我进行文学创作时，我的哲学思维便捷足先登。感觉和思维还在打架，然而席勒寄希望于思维力量能够平息它们之间的争执。思维必须限制自己，以此给感觉以空间。思维一方面纠缠在争执中，然而它同时也置身其上。它同时是争执的一方和超派别的。席勒是解决争执的大师。如果他能够将感觉和思维这两股势力掌控起来，以至于通过自由的手段为双方规定其活动范围，那么等待着他的还将是美好的命运。

在席勒致歌德的信中，这一切听起来还说得满怀信心。但是对着他的朋友克尔纳，他表达更多的是自我怀疑。受到有幸与歌德相会的鼓舞，席勒重又继续话剧《华伦斯坦》的创作。1794年9月4日，他给克尔纳的信中写道：面对这项工作确实很害怕，心中忐忑不安，我越来越觉得无法想象自己是个文学家。可是他致歌德的信读起来却不是这样。在那里，他相信他终究能够做到，从文学创作里收获哲学思考，通过哲学思考促进文学创作。目前这一个或那一个竞相与所做的工作对着干，是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这里可以看到：对于席勒，歌德的影响是鼓励和鞭策，不像其

他人那样，面对歌德他们感到气馁和胆怯。歌德和席勒相互靠近的时刻，席勒感觉到的是挑战，促使他提高自己，加强自信。尽管有时还在怀疑自己的能力，最终还是完成了返回文学创作的华丽转身。在歌德的推动下，他先后完成了《华伦斯坦》，以及他的一系列“古典”话剧。文学和哲学的综合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歌德呢？从与席勒幸运的相识伊始，歌德就进入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提高的时期。1798年1月6日，他在给席勒的信中回顾了这段往事：

我们两个天性各异的人，相逢和结识颇为有利，给双方都带来了某些好处，我期望这样的关系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如果说我为您充当了某些客体的代表，那么您则把我从对外在事物及其相互关联的周密观察引回到我的自身，您教会我以更加公正的目光去注视人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您使我青春复得，让我再次挥动已几乎搁置的笔，又成为一个诗人了。 114

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智力是一件事。但是席勒还有另外的忧虑。正在他学着掌控自己的精神力量时，病魔则在摧垮他的身体。席勒在1794年8月31日写的

那封信里勾画了自己的精神肖像，里边有歌德特别赏识的那句话，因为这句话如此精确生动地把他新结交的朋友的英雄主义，那种振奋的美，表达了出来。我很难有时间，他写道，在我心里去完成一场大的、普遍的精神革命了，但我会尽我所能，一旦大厦终于倾塌，也许我已经把其中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抢救了出来。

9月4日歌德邀请席勒到魏玛。歌德说“这是一次良机，共享我们新建立起的友谊，宫廷的人去埃森纳赫待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安静、从容地聊聊”。席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请歌德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他的病患会给主人增添麻烦。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正常地作息，痉挛的折磨让我彻夜难以成眠，只好用整个上午来补偿……我请求您，虽然这很不合乎礼貌，允许我在您府上享有作为病人应有的自由。

9月14日席勒到达魏玛，虽疾患在身，但带来许多要办的事。他要与歌德切磋他的剧本《华伦斯坦》，把他的新美学著作《审美教育书简》的开始几篇给他看，计划安排《季节女神》的前几期。歌德也为此次相聚做了思想准备。他将向他的客人展示他在生物学、光学和解剖学方面的心得，心里盘算的是，借《季节女神》这个平台来发表。他把迄时尚未发表的《罗马哀歌》朗读给席勒听，席勒对他妻子说，这些诗歌虽

然内容有些不靠谱，不大得体，但是属于歌德创作的最佳篇章之列。歌德答应席勒把这些诗给《季节女神》。歌德这期间关心的还有魏玛剧院。是否可以把席勒的早期剧本拿来上演？《菲耶斯科》和《阴谋与爱情》只需稍加修改就能在魏玛的舞台上获得成功。他们商量着可能进行怎样的改动。也许席勒也有兴趣把《哀格蒙特》加工一下，以便能够搬上舞台？他们都沉浸在谈话中，不知不觉几个钟点就过去了。席勒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几天前，我们的谈话曾从十一点半我起床穿完衣服起，直至夜里十一点，一直没有停歇。

歌德位于弗劳恩普兰的房舍，靠大街的一排三间给席勒使用。后面的房间是克里斯蒂安娜操持家务的地方。歌德没有把她向朋友介绍，尽管她为客人在家里的起居忙碌着。社会交际方面，这两周比较平静。席勒希望在这期间歌德的精力全部放在两人的谈话上，歌德也是这样做的。赫尔德夫妇来拜访过，还有维兰德，除此之外很少有外人来了。这也很对歌德的心思，眼前的席勒已经足以让他感到愉快，在与他的交谈中，受到很多的启发。天气好的时候歌德劝说他的客人一起散步。于是人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一位身材修长，另一位较矮，有些发福；一位边讲话边打着手势，另一位两手相握放在背后。有时他们停下来，这一个指

着一棵树或者一株花，另一个很热心地走上前去观看。每逢有人走过来，歌德便客气地打招呼。他的眼睛始终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席勒则专心谈着话不受干扰。歌德后来对爱克曼说，任何什么都不能拘束他，限制他，任何什么都不能将他那高高飞翔的思想拉下来，活跃在他心中的那些真知灼见，总是自由地无所保留和顾忌地倾注出来。

116 两个人日后都很愿意回忆席勒对歌德的首次访问。这次会见为后来两个人交往和谈话的形式奠定了基础。

席勒在返回耶拿后写道：我需要时间，才能理清与您谈话在我心中激起的思想波澜，这些启迪让我欣喜，我希望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丢失。

歌德回答道：

通过我们这十四天的交流，尊敬的朋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原则上是一致的，我们的情感、思想和所从事的工作范围，有些是重合的，有些是有关联的，我们的交往对双方来说必将带来某些成果。

第六章

117

共同商讨《威廉·迈斯特》的写作。

感伤的席勒在素朴的天才歌德的工作室。

游戏冲动。读者的反应。

席勒：……面对卓越没有自由，只有爱。

席勒的启发和批评。

威廉·迈斯特——仅仅也只是幸运儿？

1794年8月23日，席勒在致歌德的生日贺信末尾小心翼翼地问歌德，是否愿意将他那部新小说交给《季节女神》率先发表。席勒盘算着，他的杂志可以用一部大手笔的力作拉开帷幕，文学界人们早就翘首期盼歌德的第二部小说了。距离第一部，即《维特》的问世，业已过去几乎二十年了。在这期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在公众的意识里，其地位大幅度的攀升，成为受到普遍欢迎的文学商品，因此坊间流传歌德为他

的小说从柏林翁格尔出版商那里谈下了巨额稿酬。威廉·冯·洪堡甚至于从柏林散布谣言说，歌德把小说交给了出版商翁格尔，“为的是要使他破产”，因为他索要的稿酬远远超过了出版社的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人们对这部尚未出版的小说议论纷纷，不仅仅是在稿酬方面，而且围绕着其文学特征，不知道《维特》的作者，现在是否还像当年那样意气风发，能否传承第一部小说所体现出的那种激情。《威廉·迈斯特》在出版前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席勒希望，《季节女神》能从中得到

118 好处。然而他的动作太慢了。首批印刷的清样已经在我手中了，歌德在1794年8月27日的回信中写道，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止一次想到，这部小说对杂志来说相当合适；这是我现在仅有的、篇幅较大的一部书稿，同时，它还具有能让德国文化人喜爱的一种复杂的结构。歌德这里暗示虽然出现不久但已颇受欢迎的教育小说，对于这种类型的小说，维兰德以他的小说《阿迦通》树立了标准。《威廉·迈斯特》将是这种文学形式的经典范本。

歌德关于小说写作所讲的话，听起来首先让人感到，他对这项工作持的态度是有所保留，并且没有兴趣：书稿写成很长时间了，现在从根本意义上讲，我只是个出版者了。几周前他曾对赫尔德说，小说还需要某些修饰……不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而是让自己的心里

更踏实。实际上，十七年前歌德就在日记中写道：在花园里口授《威廉·迈斯特》。睡着了。从那时起他就断断续续地在写这个年轻人的故事，他离家出走，发现了戏剧这个奇特的天地，改革它，最后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当时这本书的名称叫《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有一次他写信给夏洛特·冯·施泰因说：写作的时刻使我感到惬意。其实我生来就是当作家的。一年以后，1783年7月3日，他对克内贝尔说，写出来的部分远非他心中所想象的那样，他不再感到写作是享受了。

也许在这个时期他笔下的小说开始超出原来的构想。对戏剧的激情这个主题逐渐减弱。小说主要内容不应该是威廉·迈斯特如何走进剧团，而是他如何走进世界，以及世界让他发生的变化。在意大利，歌德虽然修订了《伊菲格妮》和《塔索》，但他还不敢去动《威廉·迈斯特》。他等待着水到渠成的时机。半年以后他写道：我曾有机会，反复思考我自己和他人，思考世界和历史，对此我将以我的方式讲述……某些美好的事物。最终这一切都将写进《威廉·迈斯特》。

歌德从意大利归来，打定主意修改他的小说，继续往下写，并最终完成。他让人把《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这个旧书稿（一个世纪之后才重新被发现）

再抄写一遍，以便修改。后来陆续发生了许多事情，大革命、与克里斯蒂安娜的爱情，以及法国的政治运动，等等。但他也发现，在这动荡混乱的时期，安心做写小说这件事情未尝不是一个可取的逃避方式：必须强迫自己专注地做点什么。我想，这就是去写我那已拖延良久的小说。

他这时没有预感到，他将面临的是什麼。后来他向出版商翁格尔袒露了心声：在我曾创作的所有作品中，这部小说是最必须要写的，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也都是最难写的，然而要让这本书写得好，写它时必须做到最自由、最放松。为此当然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相应的情绪。

席勒虽然没有如愿让《季节女神》提前发表歌德的小说，但是却获得一个非同寻常的邀请：平时总是严禁外人涉足其工作室的歌德，宣布愿意让席勒成为这部小说写作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席勒告诉克尔纳：

他想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我看；要我每一回都写信告诉他，将来这里得是什麼，如何错综复杂地发展。他想事先听取我的批评意见，然后再把书稿拿去付印。我们共同关于小说结构的商谈使他对小说的框架有了新的想法，如果认真仔细

地将其落实，那么就能很好地彰显出文学作品结构的规律。

歌德是个极端自私的人。他拥有让人为之倾倒的才能……但却如同一位天神，从不公开自己，这是当年席勒在写给克尔纳的信中说的话，距今几乎过去五年了。这期间情况有所改变。歌德应允：一切我的所思所为都愿意与朋友分享。席勒有理由感觉到，他已进入了歌德的王国。 120

他为此深感自豪。然而他不愿意利用歌德的光辉沐浴自己——声望和荣誉他自己并不缺少，他希望，如同歌德那样，在这个新的联盟中学到一些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益的东西。他正着手探讨在所谓素朴的和具有现代思维的感伤的创作之间存在的区别，就有机会把目光投入到一位当代作者的工作室中去，这位作者保持着值得关注的那种古典意义上的素朴。在席勒正在撰写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九章里，他描画了这位新朋友的肖像。他将他放到特为其安排的段落中去，具体是这样写的：

但是艺术家，如果他蔑视那个时代的价值判断，如何防范从各方面包围着他的那个时代的腐败

呢？他要向上仰望他的尊严和法则，而不是向下瞧着幸福和需求……但是他要致力于让理想从可能和必然的联系中产生。他要让这个理想突出地在幻想和真理、在想象力的游戏和行为的严肃中，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中显现出来，并且悄然地把它投入无限的时间中去。

席勒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正在期待着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开头两部。他本人这时候还不敢进入文学创作，因此对歌德作品的等待更是急不可耐。克尔纳问他，《华伦斯坦》进展如何，席勒回答他的话，
121 就是几天前回答歌德用过的话：面对这项工作确实很害怕，心中忐忑不安，我越来越觉得无法想象自己是个文学家，充其量在我作哲学思考时，文学的精神会出人意料地出现罢了。但是哲学思考对他来说没有问题。我不否认，对此我甚感满意，因为在我的头脑中，这样一种作为维系此系统的统一，以前还从未出现过；我得承认，我认为我的这些理由是无可驳斥的。

席勒在理论方面做出一些成绩，然而在他要着手写作《华伦斯坦》时，心里却充满恐惧，害怕每逢需要想象力的时候它都会弃我而去。因此他非常依赖歌德。席勒期待来自歌德的帮助，他视歌德为一座通向

文学创作的桥梁。

1794年9月6日歌德寄出小说的头几章，附有很风趣的说明，威廉·许勒尔的第一部终于出笼了，这个许勒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搞到了迈斯特^[1]这个名字。三天以后，席勒就写了回信：怀着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悦，一口气读完了《威廉·迈斯特》第一部，长久以来读书没有如此这般享受了，我得感谢您这本书，它给了我在别人作品那里从未感受到的愉快。他还预告，在接下来的几封信中，将有一封对所读部分作详细的评价，但是，他现在就称赞那在各种各样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动的、呼之欲出的自然天性。尤其是关于剧院内部经营管理和谈情说爱的描写很恰当。他能够评判，因为对这两方面他比有理由期望的那样更为了解。

一月初，第一卷^[2]付印，歌德给席勒先寄去一本样书，他正在撰写已宣布了的详细评论。评价的文章写得热情洋溢，通篇都是赞美之辞，并且以此对照检讨他自己的艺术创作。他写道，他在阅读时顿觉精神

[1] 许勒尔 (Schüler) 德文意思是小学生，迈斯特 (Meister) 意思是师傅、大师。

[2] 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分为八部，每部分为若干章。全书分几卷陆续出版。

和身体皆处于健康状态，浑身通泰，心里感到甜美和舒适。他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说，通篇作品读起来，让人感到作者在娓娓道来，故事脉络清楚、情节发展
122 顺畅、结构明晰。然后便转向自我批评：

我无法向您说，阅读这样一部作品之后，再进入哲学的思辨中去，我常常感到心里多么不痛快。这里的一切那样的欢快、生动，那样和谐融合，那样合乎情理的真实；而那里的一切如此严格，如此僵硬和抽象，如此极其不自然，因为一切自然都是合题（Synthesis），一切哲学皆为反题（Antithesis）。虽然我可以证明，在我推理思考时，我会尽量保持对自然的忠实，只要它与概念分析尚能协调一致；也许我对自然的忠实超出了我们康德哲学派认为是可能的、可以允许的范围。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十分清楚地感到生活和抽象推理之间无法穷尽的距离——在这样一种很抑郁的时刻，我不能不把在欢快的时光里必定只看作是事情的自然特性的东西，解释为我天性中的缺失。就此而言，文学家是唯一真正的人，而最优秀的哲学家与其相比只不过是一幅漫画而已。

一切都围绕着“自然”这个概念，“自然的”生活，“自然的”创作。真正的人——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作为作家写作时虽然并非不深入思考，但是的确不受那些干扰性思考的影响。他按照直觉和本能行事。他让他的“天性”承载他，完全与其协调一致。这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把握和自信。许多年以后，歌德对他的朋友克内贝尔谈到梦游者的自信和把握。席勒钦佩的就是歌德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梦游者的准确性。这一点被认为是他的天才的，同时也是素朴的自然禀性。

席勒视自己是与此对立的。自然对他来说，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就是敌对者，他必须战胜它，或者想方设法让其受自己支配。自然对他来说无声无息。自然只有人们事先给予它的那些意义。席勒有一回称它为一种类似于银行里那种贵重物品存放处，一种存放感情的地方，如果需要时能再把它取出来。感伤的文学家，他的工作与自然保持着距离，认为他的重点在意识中，而不是在本能里，他必须强迫自己和命令自己。他决心坚持他的理想，试图将其强加于生活。对于他适用的是：艺术分离和割裂他，通过理想他复又成为统一体。

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席勒关于素朴和感伤之间

的区别，也就是歌德和他之间的区别：素朴的作家同时从内心和他所表现的客观事物出发，感伤的理想主义的作家则从外部或者更确切些：从上方，从观念出发，从道德信条出发。不过他在这方面体验到的是一种令他激动不安的自由，在素朴的作家那里，创造性的自由是一个流畅的、没有障碍的运动，毋宁说是发生或让其发生，而僵化、抽象的人把自由作为能够发号施令来经历，不过这样一来，不利之处在于，他就不容易做到让自己听任灵感的安排。他操控着文学，调动意志来策划、起草，同时完全依赖他给自己制定的法规。我总感觉文思不畅、想象力贫乏，他有一回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他推测歌德则相反，在他那里，面对创作的对象是丰富的精神和心灵，是如同曙光一样的思想，召唤出彩霞满天，加之轻松的幽默。这一切他都想学习，理论会帮助他这样做。在理论方面他清楚了解关键是什么。人们必须会游戏，而且轻松地、幽默地游戏。现在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这是席勒在歌德创作《威廉·迈斯特》期间撰写的美学著作），将此作为关于美的真谛来表述：因为，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对于席勒来说，是艺术让这一游戏冲动得到充分的表达。

艺术作为游戏冲动的表达，这一概念很合歌德的口味。他觉得深受这一提法的鼓励和促进，我们要以坦率的信赖享用这种和谐，歌德在读完首次寄来的部分书稿就写下了这一心得，在随后的时间里没有做任何修改。这样赞同的态度持续了下去，有时还要升格，甚至说为其吸引或陶醉。他甚至在《威廉·迈斯特》第八部里插入了对席勒游戏理论的暗示。威廉·迈斯特和他的儿子在一起，他儿子正在摆弄一个玩具：父亲试图给他把玩具弄得整齐些，以便容易成功。但是也就在这时孩子失去了玩的兴趣。你是一个真正的人，威廉大声说，来吧，我的儿子！来吧，我的兄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漫无目的地玩耍吧。 124

威廉·迈斯特在此之前，做的不是别的，正是在游戏进入这个世界，开始玩的是木偶戏，它向这位年轻人介绍了这个世界。然后他爱上了玛丽安娜，一位流动剧团的女演员，在她的帮助下，他得以看到这个小小的戏剧世界的幕后。

在他与玛丽安娜分手后，仍然与戏剧世界保持着联系。原本威廉·迈斯特是要为父亲的商社去讨债的，但他利用这次旅行干了别的事情。一伙流散的演员聚集在他周围。他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发现了莎士比亚。他说，他回忆不起来，在我一生中某一

个人，或者某一件事能像那些精彩的戏剧一样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些戏剧比实际生活更让人能够以极其温和的方式了解自己。在这些戏剧里动荡不安的生活风起云涌。威廉离开戏剧世界，在罗塔里奥的天地里结识了塔社，它显然远远地照料和引导着威廉，塔社的中心人物之一阿贝说，他很愿意表演命运。的确如此，塔社及其所属的组织就是一个戏剧世界，威廉长期在这里一道演戏，而自己并不知道。虽然说他觉得参加演出绝对不无收获，但他仍然对参加塔社感到失望。难道与其相逢，他原感觉是命运安排的那些遭遇都是受人指导，被人编排、策划的吗？就是说那些庄重的表示和话语都是在游戏？他带着这个疑惑去问高层中的一个人，此人立即纠正他的错误看法。你在演戏中发现了自己，怎么反过来倒指责演戏呢？威廉的情况正是这样：他在演员当中学习了这个道理，只会表演自己的人不是演员。他通过表演自己认识了自己。

1795年1月11日至23日，歌德到耶拿待了两星期，为了和席勒切磋小说接下来的情节走向，这期间小说已完成了前三部。歌德对双方的交谈甚为满意，返回魏玛后，很快写完了第四部，他写信给席勒：最近与您一起对小说的探讨增加了我的勇气，受此鼓舞，我已经把第五、第六两部的框架制订了出来。自己看

自己无论如何比不上从他人那里来反观自己。信的结尾用的一句话，成了从此往后他经常使用的结束语：请您继续以您的关爱和信任来鼓励和提升我吧。席勒回信说，《威廉·迈斯特》的前几部的成功让您激情燃烧，歌德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您是在用自己的火温暖自己，言外之意，他不过只是提了点意见而已。两人之间交换的信件，语调越来越亲切。我亲爱的，我尊敬的朋友，席勒写道；歌德回答，他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我和您在一起探讨写作，那种独一无二的、令人非常享受的时光。

1795年春天，小说的前两卷发表了（总共要分成四卷出版），读者的反应非但远没有像对席勒的作品那样火爆，而且可以听出来普遍对小说感到不满。一位批评者写道：“只要在千姿百态的德国读书界稍微走动一下……那响亮的、对《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抱怨声便不绝于耳，冗长平淡的描写、拖沓的结构，以及生硬插进去的一段段故事。”大多数读者把这部 126 小说与《维特》相比，认为《迈斯特》枯燥乏味。即使威廉·冯·洪堡，他在歌德面前称赞说“您的《迈斯特》……写得太成功了”，也在给席勒的一封信中批评《迈斯特》“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和沉闷的文字”和“古代法兰克族的叙述方式”。席勒很推崇的哲学家克

里斯蒂安·加尔弗，在小说第一卷出版不久写的一封信中讽刺道：“我没有发现，有哪个读者看了那个没完没了的木偶戏故事不觉得无聊的。威廉的情人听着他的讲述都睡着了，故事的作者怎么能指望，并不钟情于威廉的读者有更好的反应呢？”

上面说的是对小说枯燥乏味的批评，更厉害的指责针对小说的所谓伤风败俗。夏洛特·冯·施泰因夫人说，让魏玛上流社会怎么想呢。她在给儿子弗里德里希的信中说：“书中他笔下的那些女人们个个举止不雅，一旦他发现人性中的高贵情感，便往上面抹点黑，就是不让人性中的美好显露出来。”赫尔德也批评了这一点，“书中那些玛丽安娜们和菲莉娜们，我憎恨她们那乌七八糟的一切”。

大多数批评歌德并没有直接听到。他的老朋友弗里德里希·雅各比与这些人不一样，他的批评讲在当面，1795年2月18日他写信给歌德说，不容否认小说中存在着“某种精神污染”。也描写美好的情感，但遗憾的是，它的“起因和对象”是不体面和“亵渎神明的”，都是些女戏子以及其他一些行为放荡的平民百姓。歌德把这封信转给了席勒，后者便利用这个机会，以新朋友的身份来排挤老朋友。他在信中谈到这位他几乎还不认识的雅各比：像他这样的人，必须用您那

毫不留情的真实的自然画卷让他感到惭愧……雅各比他们这些人，总是在诗人的作品中，把应该如何看得比实际上如何更高。 127

然而，席勒在读过小说的第五部手稿后，也对过分详细地表现剧院事务性素材给以批评。不过席勒聪明地把批评用称赞进行了包装，《迈斯特》的第五部，我读得如痴如醉……然后他指出了存在的缺欠，过多关注剧院经营，与整本书所要描写的自由、宽广的精神境界不够协调。有时候看起来，仿佛您这本书是为演员写的，其实您只是想写关于演员的事情。歌德立刻回信说，他已经大刀阔斧地砍掉了那些关于剧院经营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废话。

这些删减，歌德一点都不为难，因为当时他正为剧院的事情发愁呢——这个夏天他首次请求公爵免去他剧院总监的职务。至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歌德正准备让其离开剧院，进入更高层次的社团中去。作为中间的过渡，将是经过改编的关于苏珊·卡塔琳娜·冯·克勒腾贝格的记载，她是歌德青年时代的良师益友，一位受虔信主义、神秘主义影响的女性。当他在春天里想到要把这个故事插入小说里时，顿时觉得轻松下来，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他出乎意料地感到他的写作似有神助。这也可以从商业方面去解释，

无论如何冯·施泰因夫人相当尖刻地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读那段一个美丽心灵的自述可要当心”，所以把这个也写进了“他那个剧团故事里，因为增加这些篇幅就是增加钱呐”。

但是读者对插进来的“一个美丽心灵的自述”这一段并不以为然，一些人认为她那虔诚的讲述与小说中有伤风化的大环境不协调。歌德的妹夫施洛瑟生气地说：“我真的无法忍住我的气恼，歌德竟让这样一个纯洁的心灵在那妓院里占上一席之地，那应该是流浪汉和无赖待的地方。”席勒了解的情况是，施托尔贝格郑重其事地把《迈斯特》给烧了，除了第六部，他把这部分……抢救出来，让人精心加以装订。

歌德打算让他书中的人物也与宗教的氛围接触，这一点显然在二月份与席勒那次详细的谈话中没有涉及，因为席勒读到后也颇感意外。宗教和虔诚，这原本不是歌德的题材，与其他任何题材相比，这是最与您个性相悖的。因为我觉得，这似乎是一根在您那里几乎永不发出声响的弦，很难说这是您的不幸。他继续写道，他并不怀疑，歌德能够描写这样一个灵魂——但这只能靠您天赋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主观的努力。对于席勒，天才在这里意味着，从平静的客观角度也能够很好地描写纷乱的内心世界。同样，表现

色情的有伤风化的行为也是如此（比如在《罗马哀歌》里）；一位天才能够很好地去描写它，而自己并不要亲自去体验。

八月初，歌德从卡尔斯巴德回来，带着他几乎就要完成的、有关宗教那一部书的手稿。席勒对歌德不能在耶拿多待一些时间深表遗憾。他很希望与歌德深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席勒觉得这样做，也是对是否能阐述清楚他自己与基督教的关系的一次挑战：倘若依据区别于其他所有一神教的这个特征，来考察基督教，那么它不是别的什么，就是废除法规，或者康德的绝对命令，基督教声称以自由的好感取而代之。它的纯正的形式即表现美好的道德，或者神灵化身为入，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就是唯一的审美的宗教。

在理想的情况下，席勒说，基督教可以通过爱来克服道德和好感之间的道德二元论。但仔细观察起来，129 这其实就是一种爱的戒律。难道可以把爱变成义务吗？想必是不行的。这就必须由一种好的天性来帮助。歌德所描写的“美丽的心灵”就是这样的好的天性，它充满了爱，那么宽广，那么美好。但是席勒也感到歌德这一部的讲述过于琐碎、详尽：如果某些叙述再紧凑一些，某些描写再简短些，以便让一些主要思想更充分地展开，也许效果会更好些。歌德没有缩减篇

幅。也许冯·施泰因夫人说得有道理：这些篇幅都是钱呐！

现在小说的创作停顿下来了。第一稿的储备已用完了。歌德也有其他事务非做不可了。9月底，伊尔梅瑙矿坑塌陷。歌德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个项目有失败的危险。另外，他被委派去办理一件外交事务。法国当时与帝国仍处于交战状态：1795年4月12日签订的《巴塞尔和约》使德国北部，主要是普鲁士中立化。魏玛公国巧妙地周旋，愿意分享和平。歌德陪同公爵到埃森纳赫参加诸侯代表大会。之后的谈判计划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进行。然而歌德的内心却在踌躇不决，1795年10月13日他写信给席勒说：我不愿意放着平静安适的日子不过，参与到那些犹如一团乱麻的纷乱事务中去，我不是没有见识过那种幽雅的情景。席勒一直有恙在身，闭门不出，倒也落得个清静，他回复歌德：想象您如此这般满世界走，常常觉得很怪异，而我却坐在窗户上糊着纸的家里，面前放的也只是纸。席勒常喜欢以此调侃：歌德身在大世界，他自己则蜗居小房舍；歌德统治一个王国，而他只管理一个概念家族，歌德也习惯如法炮制地回答：席勒比那些不停地周游世界的人，更了解世界，他足不出户，却知天下大事。

十月底，歌德没有去法兰克福，他返回了魏玛，等待着他的是一件让他生气的事，赫尔德的太太请他在公爵面前为她请求供养儿子的费用。十一月初，克里斯蒂安娜生下一子。席勒表示祝贺。然而，几天后婴儿夭折。歌德写道：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味听凭情感的驱使痛苦不堪呢，还是凭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帮助让自己振作起来。倘若如我一向所做的那样，决心振作起来，那么也只能暂时有所好转，我发现，自然经过其他一些危机，总是重新保持着自己的权利。 130

文化提供给他的帮助，这一次是他的小说。他又开始继续创作，不过心情有几分压抑，他写信给席勒说，通过小说头几部分的评论变得理直气壮的读者，他们的要求更加难以满足了。

又过去了整整半年，小说终于完成。6月26日歌德寄来了第七部和第八部。现在轮到席勒彻底地与歌德“摊牌”了。在一系列的长信中席勒评论着、阐释着歌德的小说，合在一起都能成为一篇论文了，他现在还试图对小说施加影响，因为书稿尚未付印。席勒为能够参与这部令人十分羡慕的大作成书的过程，心中充满了喜悦的感觉：每逢我想到，我们通常只有在遥远的、备受宠爱的那个古代去寻找，但几乎找不

到的，现在就近在眼前，在您身上，这多么让我感动啊。对歌德的这种感激，鼓励他尽最大努力去评论和分析。

无论怎么说，这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能够亲历这部作品圆满完成，而且恰值我的精神力量旺盛之际，使我能从这纯洁的源泉汲取营养；我们之间保持的美好关系，让我把为您做事视为至高无上，把您的事业当成是我自己的事业，用我心中存在的一切铸造这面竖立在我胸中的精神之明镜，这样，我才配得上更高意义上的、您的朋友这个称号。

131 席勒要把歌德的事情视为他自己的事情。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建立伊始，歌德就谈到他心中有一种无法掌控的昏暗。席勒愿意为他提供一种意识之镜，歌德回答以微妙的反讽：请您继续让我能够了解我自己的作品吧。

在席勒于1796年7月2日写的信中，创作交流和情感交流达到了高潮，信里那句著名的话，歌德在十年后稍作改变放到了小说《亲和力》中，席勒在信中写道，此时此刻我特别体会到，卓越即力量，包括对

那些所謂目空一切的、自戀的人也是如此，面對卓越沒有自由，只有愛。

十年前席勒對克爾納承認了他對歌德的憎恨。想必在上面那句話的背后，還有一點兒這樣的情感在作祟，作為怨恨或者妒忌，否則，上面那句言簡意賅的話就失去了它的意義。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人們會想，面對卓越到底要保存哪一種自由呢？想必就是克服那由妒忌和怨恨造成的情感阻隔。倘若人們要想避免受這樣的情感所束縛，那麼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去熱愛卓越。如此看來對卓越的熱愛造就了在卓越面前的自由。

歌德在《亲和力》中引用的這句話，如上所述，是稍加改動了的。在“奧蒂麗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對付他人的非同尋常的優越，除了熱愛沒有解救手段。在席勒那里說的是沒有自由，在歌德這裡是沒有解救手段。

乍看上去兩種說法區別不是很大。表達的意思都是面對卓越不要情緒低落或者不高興。但是對於席勒，重要的是衛護自己的自由，因此他決定熱愛卓越。這的確是一項決定，其內容是來自於對自由的一種熱愛。將此運用到席勒與歌德的关系上，就意味着：他為了 132
擺脫那難以控制的怨恨情緒，便決心去熱愛歌德以及

他那杰出的作品。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措施。

相反歌德对自由并不那么大动干戈。他不像席勒那样要为之奋斗。自由也不是他必须始终要关注的事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另一种事情，即与其天性保持一致。他得卫护的是这个。但是爱是天性，能化解一切难以控制的情绪。假如人们遇到某种麻烦，比如被他人的卓越弄得不知所措，那么就可以让爱来指引。因此它是一种解救手段。

这一位以爱来捍卫他的自由，另一位通过爱回归与自己保持一致。席勒逝世后，歌德将这一区别作简练的概括：他在宣讲自由的福音，我要确知天性的权利不被压缩。

席勒以爱来保护免受妒忌和怨恨的侵袭。歌德天生少有妒忌之心，也很少感觉到有妒忌的理由，面对席勒的杰出给他带来的是别样的麻烦。席勒那清澈的、富有穿透力的精神，可能让人感到明显的苛求，对此歌德有时更愿意规避。在与席勒最初的通信中，歌德在一封信里提到他身上有某种模糊不清和犹豫不定。他利用席勒的光亮，将他作为一面外在的意识之镜，但仍然要保持必要的模糊。这也属于自然的权利，他不想让它有任何削减。在《威廉·迈斯特》写作过程中，他公开了有关的一切，但是到了《赫尔曼与窦绿

苔》，他改变了做法，短短几周就全部写完，交给席勒看时已是定稿的作品，使席勒吃惊得目瞪口呆。上一次他利用席勒的光亮获得不少好处，这一回他卫护了他那蕴藏着创造力的模糊不清；至于他的犹豫不定，则仍然希望席勒的劝诫和鞭策，但是也有保留，有时耍一点让人感到简直有些狡猾的小花招。

1796年7月两人之间关于《威廉·迈斯特》的 133
书信往来达到高潮。席勒总是变着花样地赞美这部小说：平静水面下的幽深、伴随轻松幽默的严肃和痛苦、真实而又美不胜收、单纯而又丰饶等等。但是，他也指出叙述技巧方面的缺点，故事的发展在时间顺序上有不一致的地方，有的行为缺少足够的动机铺垫，或者说心理描写尚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大多数情况下歌德接受了席勒的意见，做了某些改动。

举个例子来说，威廉·迈斯特最后通过与娜塔丽亚的结合为上层社会所接纳，这个年轻人肯定是让人操心的，如果他放弃了他的家庭门第的平民百姓身份，那么某种自卑的意识不是要揪住他不放吗？威廉·迈斯特要么一定是比本来的他更自信，要么一定是被上层社会认为比本来的他更自信。歌德以反讽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修改后的版本里，伯爵，宫廷的礼仪官，很殷勤地对待威廉·迈斯特，因为伯爵把他当

成另一位贵族了。人们并不去纠正他的这种固定观念。说到底等级的优越感不就是一种固定观念吗？

歌德也着手考虑席勒关于娜塔丽亚的一个想法。难道不正是她实际上与“美丽心灵”这个称号更相称吗？席勒问道，与那位虔诚的她的姨母相比，娜塔丽亚具有女性那种迷人的美，而且能够以最佳的方式将其与道德协调统一于一身。那位姨母就谈不上如此妩媚动人，因此与道德统一起来，相比之下，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歌德明白席勒为什么有此异议，关于娜塔丽亚美丽心灵，他做了相应的补充说明——是的，她不愧为这一光荣称号，许多其他人都难以望其项背，恕我直言不讳，更不要说我们那位高尚的姨母了——令人吃惊的是，歌德如此毫不迟疑地做了这个补充，也不怕他这样做，反过来会削弱第六部《一个美丽心灵的自述》的表现力。

134 批评的一个重点是关于迷娘的描写。歌德如何将迷娘，这个浪漫主义秘密的象征，一路赞不绝口地送出了小说。这个迷人的形象，几乎可以说神出鬼没地贯穿小说的始终，以一种特别的爱与威廉联系在一起，当她死去时，威廉立刻和医生待在一起，看着他准备解剖尸体。席勒认为，这样的处理太匆忙了，这里应该照顾到读者的情绪，要表现人物的悲伤。于是歌德

添加了一个场面：威廉靠在特蕾泽的胸前哭泣。

席勒对这样安排表示满意，可是浪漫派却并不以为然，他们指责歌德把迷娘这样一个神奇的形象降低成怪异的人物。到了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谜底揭开，秘密曝光，舞台被理性清理得干干净净。迷娘和演奏竖琴的老人被描写成病态人物，他们那种神秘莫测的经历充满了乱伦、迷信和疯癫。对于诺瓦利斯来说，这就证明这部小说是对诗的背离。“书中的神奇之处”，诺瓦利斯写道，“是明确地作为诗和梦幻来对待的，而整本书的精神是艺术家的无神论”。他讽刺道，小说写的不是学习时代，而是“朝着贵族证书的进香之行”。诺瓦利斯没有发表他对《威廉·迈斯特》的评论。他让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尽情地赞扬小说去吧，他保留自己的看法。

席勒在他的长篇评论的末尾，试图用一些这方面常用的语汇简练地概括小说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他不由自主地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到底是什么？假如我用干巴巴的话总结威廉经过一系列的迷惘终于达到了目的，那么我会说，他……从怀着空洞的、不确定的理想，到进入明确的、可以身体力行的生活中去，同时又没有丧失那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但是关键性的问题是：他如何达到了

目的？在暗处引領他的塔社這個秘密社團起了什麼作用？威廉的直覺在這其中有哪些功勞？還有他那工作本身？威廉·邁斯特是努力地主動發展，還是被發展？——被外部（通過塔社）以及被內部（通過他的天性）？

席勒願意看到，威廉·邁斯特是一位具有自決能力的主人公，是他自己把自己變成了他自己。不可否認，塔社也施加了影響。席勒自己也曾寫過秘密聯盟之類的小说，知道這種小说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因此他的批評比較緩和：我想我應該指出，對讀者的興趣和偏愛做出的某些讓步，導致了您追求情節的戲劇性……超過了……必要的程度。

超過了必要的程度就是：超過了自由觀念的承受範圍。

威廉·邁斯特的天性是怎樣的呢？它是那麼堅強、善良和樂意為他人做事，以至於它就不需要獨自負責的、自由的自我调控了嗎？席勒寫道，健康、美好的天性不需要用……道德、天賦人權、政治上的形而上學……不需要神性，不需要不朽來支撐和保持。威廉·邁斯特具有這樣一種健康和美好的天性嗎？顯然沒有，否則塔社的存在就沒有必要了。如果只是为了戲劇性效果引進塔社，並且可以時而忽略它，那么就

只剩下相当无助的威廉·迈斯特了，其不够强有力的天性不能引领他，同时，他又畏惧按照一种理想的蓝图来要求自己。一句话：威廉·迈斯特不知道，什么是自由。

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席勒承认，要想改变一下这个形象，就只能把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但是至少应该指出这里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自由、外部引领和天性必然之间的关系。不要回避对这个问题的探究。136 为防止歌德误解，席勒又补充说，歌德不要以为我还是要把他推到哲学方面去，只不过绕了个弯子而已。

席勒的批评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建议探究这个问题，这个建议对一篇论文是有益处的，可是对于一部小说则不然。他是诗人，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为什么威廉·迈斯特这个形象让席勒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呢，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得对某种意外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人们为此进入了布满地雷的区域。让我们回忆一下，席勒在给克尔纳信中那次具有不祥之兆的满腹牢骚大爆发：这个人，这个歌德，是我前进道路上难以逾越的人，他经常让我想起命运对我的冷酷。造化偏偏让歌德那么容易地成为才俊，而我自己直至此时此刻还在奋力拼搏。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威廉·迈斯特也是这样一个

天才，造化也让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不必去为此苦苦拼争！他也是这样一个天神之宠儿。他也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他不必去奋斗，天性和塔社都对他格外眷顾，以至于他轻松愉快地就找到了他的仙境乐土。换句话说：就他一蹴而就的成功道路而言，他就是歌德的翻版。由于这期间席勒已经学会了去热爱卓越的歌德，就得为心中的恼怒另找地方发泄，于是小说主人公威廉·迈斯特就成了倒霉蛋。

歌德感觉到，席勒没完没了指摘威廉·迈斯特这个人物，必有不好言说的隐情。歌德到那时为止，对每一次建议和批评都深表谢意地接受了——请您不要放弃，一如既往……督促我摆脱我自己的局限。现在
137 歌德犯执拗了，利用这个机会他向他的朋友做出了很特别的表白：

您说得很有道理，这个缺点来自于我的天禀，来自于我的某种过分讲求实际的怪癖，喜欢低调，不愿意抽象和拔高。我总觉得，将我的生活、我的行动和我的作品，从人们的视野中移开，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因此我总是愿意隐姓埋名地旅行，宁愿身着便装，与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见面，宁可谈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或者选取一种

不经意的表达方式，举手投足比我本来更漫不经心。我想说的是，我愿意就这样把我放到我自己和我的现象中间。

依据这“过分讲求实际的怪癖”，他解释了他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和他的拘谨，这使他心里的那些重要的话不愿意向外表达。最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请求他的朋友，大胆地提起笔来，补充我因自己那异常的天性——必然性的束缚而不能够表达出来的一切。

席勒迟疑不决，歌德最终没有再提过这项建议。不仅如此，他在小说的结尾又一次尝试他那过分求实的怪癖，他很喜欢借此把事情弄得更小些、更简单些。他让那个轻浮的弗里德里希，玩耍似的，也像顺便说说，用几句话总结了威廉的命运，也是小说的中心思想：我觉得你很像扫罗^[1]……，他出去寻找他父亲丢失的驴子，得到的却是一个王国。

[1] 《旧约·撒母耳记》(9-11)：基士的儿子扫罗，按照父亲吩咐出去寻找丢失的驴子，在耶和华的安排下，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139 第七章

《季节女神》。雄心壮志。两种政治上的反政治。

歌德的社交修养和席勒的审美教育。席勒与费希特发生矛盾。哲学需要多少文体？

《季节女神》出现危机。《罗马哀歌》作为救命稻草。与施莱格尔兄弟不睦。《季节女神》停刊。

我们的杂志要成为划时代的作品，一切想要有品位的人，都得购买和阅读它，1794年6月12日，席勒就是用这句话，向他的朋友克尔纳宣告即将问世的杂志《季节女神》。歌德的那部新小说不能率先在《季节女神》上与读者见面，让席勒大为扫兴。1794年11月底，歌德取而代之寄来的是，为他的短篇集《德国逃难者闲聊记》写的情节框架。席勒大失所望。他原来设想的多好啊，第一期要一炮打响，倘若不能是原来希望的那个长篇，那么至少也要是真正的短篇小说。可是歌德寄来

的是聊天谈话的框架，就是说只是餐前小吃，主餐还没有上。席勒给克尔纳的信中说：这样的开始……与我的期望大相径庭。遗憾的是第一期就遇到了这样的不幸。对歌德他的话就说得比较谨慎了。可惜了，他写道，读者一下子得到的太少，不能概览全貌，因此，希望能同时给我第一篇小说，不知是否可以。

但是暂时还是就给一个情节框架，里边讲述一些逃亡的贵族，为躲避革命军队逃到莱茵河右岸地区，140 为了把情绪镇定下来，便相互讲起故事来。然而他们的谈话一开始便纠缠于支持和反对革命，围绕着法国是否真正为自由而战，或者只是为了法兰西民族自己的利益。常常争论得十分激烈，使人看到，政治上骚动不安的这些人，已经把良好的行为礼仪和客气的谈吐暂时搁在一边了。都不由自主地在伤害他人的过程中寻找刺激，因为每一方都认为，他们个人的观点必然同时代表着全人类的利益。最后枢密顾问，旧秩序的倡导者，宣布他希望看到美因兹的雅各宾派都被推上断头台，紧接着他的争论对手卡尔高喊，他希望断头台在德国也获得丰收，不漏掉任何一个有罪的脑袋。争论的升级几乎将这个虽小但却高贵的团体搅得分崩离析。最终只不过勉强恢复了平静，凑在一起讲故事应该是当前适合做的事情。在开始之前，男爵公主还

从艰难平息下来的争论中吸取了一条教训：在团体中个人的强烈信念最好保持在个人心里。在团体中应该相互体谅和宽容，以便和睦相处。如果应与对立面相处，那么为信仰而肆无忌惮相互攻击是愚蠢的。男爵公主要求克制，而且不是以道德的名义，那样的要求可能过高了，而是以最普通的礼貌和规矩的名义。

当歌德写到这一段时，正在读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书稿，读得很有兴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然而还是带有反讽式的保留：但是既然在现象世界里，根本就不可以对此如此较真，与一些饱经风霜的人懵懵懂懂地在一起，有什么过失，出了点什么错，与其说有害毋宁说是有利……，这总是够令人慰藉的了，因此我们愿意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持续地生活下去。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之于歌德也属于那些人们不必去较真的、令人有好感的错误吗？歌德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是，在《德国逃难者闲聊记》的情节框架
141 中，他让人们看到，在政治动乱中迫切需要的不是审美教育，而首先是基本社交素养教育。席勒提出的是一个要求很高的理论方案，而歌德让人不要忘记礼貌和相互体谅所具有的有益作用。对歌德来说艺术对人生是很重要的，但不像席勒，歌德倾向于不要过高估计艺术对受众的道德作用。在他奉献给《季节女神》

杂志头几期的两篇“文学书信”中，婉转地讽刺了这种过高估计文学作用的观点。尊敬的朋友，你期望人类的福祉……/要我说出我心中的想法吗？我觉得/塑造人的只有生活，话语没有太大的意义。席勒感谢歌德送来文章，没有对其加以评论。

关于《闲聊记》席勒还指出，可惜这个作品有悖于事先提出的杂志不参与政治的约定。在回信中歌德没有正面答复席勒的提示。他只消指出，席勒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中也明确涉及到法国革命就够了，这也违背了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办刊宗旨。

歌德不反对席勒的审美教育冲动，在其为自身建立的游戏和表象的天地里，他把人们的一切束缚拿掉，让他们摆脱身体上和道德上的一切可称作是强迫的东西。然而歌德对于这种游戏文化的道德作用不抱有那么高的期望。不过，他那社交素养教育也是一种游戏，而且是一种团体游戏。人们装作仿佛就是这样。讲究的是礼貌与和谐相处——不一定具有绝对的真实可靠性。没有亲密无间的放肆，没有为信仰而相互肆无忌惮的攻击，没有常有理和一贯正确——而是用适度的表达方式，人们以此可以并行不悖，可以相互引导越过深渊。我们……依赖于团体，必须根据它来培养和调整我们，路易丝在逃难者团体中解释说。社会人带

着他那良好的礼仪作为保护壳来抵御混乱、无政府状态和堕落。社交素养教育，重视将艺术保持在良好的欣赏趣味界限之内。路易丝习惯于这样说：能否请您尽量以优雅的方式来讲述您的故事？

《闲聊记》的作者本打算用这些故事来娱乐读者，然而读者却没有表示出有多大兴趣。那里的故事讲到家神的喧闹、嘎嘎作响的家具，以及一些漂亮的但忠实的女人——这些故事也许过于“优雅”，本来可以讲得更生动一点。

在《闲聊记》的结尾，歌德推出了一篇《童话》，如文中所强调的那样，读这篇《童话》要么要读者什么都不去回忆，要么什么都去回忆。席勒对这篇东西不大感兴趣。他在致歌德的信中只不无敷衍地说：《童话》相当有趣，一定会普遍受到好评。《童话》虽然为后来的语文学者尊崇为一切艺术童话的范本，但是它终究只不过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象征、比喻和符号的堆砌，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弄清楚这些具体指的是什么。一种制造诠释的游戏，一种高级的纵横填写的字谜。如果不是猜谜的爱好者——大多数人毕竟都不是——便会感到无聊。洪堡从柏林报道《童话》的反响：“人们抱怨它没内容，没意义，也没有趣味。”但是愿意接受邀请去玩这种破解的游戏，能体会到一种从事体育

活动产生的乐趣。在某些社交圈子里，解释这个童话成为大家一起玩的游戏，对此歌德暗地里乐不可支。哥达的奥古斯特王子曾向歌德询问什么是准确的阐释，他于1795年12月21日回答说，在他看到九十九篇有关评论之前，是不会公开给出他的解释的。歌德在去世前曾回顾起这篇童话，在给托马斯·卡尔利勒的信中他说：正常的想象力强烈地要求理性，从它那里找到某些规律性的、合乎逻辑的东西，而理性从未能做到。 143

总的来说，《闲聊记》是对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隐晦的回答——这里是“社交养成”，那里是“审美教育”。这一点席勒自然不会不明白，他对《闲聊记》言简意赅的评论就是证明：我尤其觉得争论之点很成功地得到了解决。普通读者估计很难觉察到这篇文章后面的情形。《季节女神》的首次亮相并不理想，席勒的《书简》和歌德的《闲聊记》都没有受到读者的热捧。人们觉得席勒的《书简》太难懂，歌德的《闲聊记》则太无聊。

就当时书籍市场的情况来说，《季节女神》一开始便印二千册，这个印数可谓不同寻常。席勒和他的出版商科塔相信通过《季节女神》杂志，能够把德意志民族的杰出人物联合在一起，期望值过高。不久人们对杂志的冷落让席勒颇为抑郁。歌德安慰他说，在德

国，读者就是没水平。他在信里写道，《威廉·迈斯特》的第一部出版后不是也无声无息的吗？决不可以因此便丧失了信心。

作为富有经验的杂志出版人，席勒知道，必须为杂志造势，做宣传。不久后在《赠辞》中他取笑和批评自己：德国人无论开始做什么都煞有介事，办本杂志，也让鼓乐手吹吹打打走在前面。席勒与耶拿《文学汇报》(ALZ) 出版人商定，让对方发表一篇详细的，当然是肯定和赞扬的评论文章，发表费用由科塔承担。交易实现了，评论文章如期见报，但人们还是猜测其中有某种不正常之处。《帝国时报》发火了：144 “《文学汇报》最近关于第一期《季节女神》发表了长达五张四开纸页的评论……一本总共只不过六个印张的杂志，如此不惜篇幅，与此相反，对某些更重要的作品……整个年度发行的大型优秀期刊，它却从未进行过评论，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名堂呢？”

令人不快的还有，为《季节女神》撰稿的群体几乎没有扩大。歌德倒是供稿颇多，遗憾的是都不算上乘之作。赫尔德还没有动作，等着看杂志的发展情况。不过后来他成为杂志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席勒对其寄予很大希望的克里斯蒂安·加尔弗以身体有恙为由婉拒。向康德也发出了邀请，但没有回音。利希滕贝

格虽然也谢绝了，但毕竟给了一个风趣的回答。他写道，他现在只是阅读。“至于我有时还写点什么，只不过是为了烧饭时免得烫手，用它来垫锅的把手，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其让人从中学习点什么不如干脆用它来点火。”年轻的亚历山大·冯·洪堡本来是要写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但他却寄来了一篇枯燥的短篇小说。他的哥哥威廉·冯·洪堡为杂志撰写了一篇思想丰富的文章《论性别差异及其对有机自然界的影响》，可惜写得并不好，它违反了办刊伊始开宗明义宣布的基本原则，“要试图把科学成果……以生动有趣的，至少是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普通人都能理解”。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开始时属于杂志核心撰稿人之列。创刊号出版前因还有一个印张空着，于是他最后时刻搜肠刮肚地炮制出一篇文章，题目叫《试论振奋和提高对真理的纯正的兴趣》，一篇肤浅的副产品，令人失望。席勒与费希特的合作一开始就不顺利，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办刊之初，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切的，经常在洪堡家里，在耶拿的教授俱乐部，在许茨的耶拿《文学汇报》编辑部见面。席勒甚至还听了他的讲座。在《审美教育书简》里，他指出他的朋友费希特的阐述堪称清晰明了，费希特对此恭维甚感高兴，因为他不仅

145

赏识作为诗人的席勒，而且他亦敬重作为哲学家的席勒。洪堡曾讲过，费希特对他说，席勒“在哲学方面很有建树”，在他身上“简直可以期待一个哲学新时期的到来”。

但是在当时，在耶拿开辟一个新时期的是费希特。他那时是一颗闪耀在天空中的伟大的哲学之星。他首次在耶拿演讲的“知识学”中，详细阐述了威力无穷的“自我”这个概念，“自我”将世界作为惰性的抗体，或者当作它“本原行动”（Tathandlung）的可能运用的材料来经历。当然，这种威力无穷的“自我”并非那蜂拥前来听讲的、普通的和不普通的地球子民的经验的自我。设想的毋宁说是那在每一认识活动和每次道德决断中起作用的自我—能力。整个外在的和内在的现实，只不过都存在于这种自我的反射镜中。倘若把这一点做彻底的思考，那么结果将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不再允许谈论什么固定不变的、完全独立的客体，尤其不再允许如对待客体那样对待主体，视其为物体中的一个，如同自然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通常所做的那样。费希特就是这种所谓赋予客体生命的主体哲学（Belebungsphilosophie）的坚定不移的阐释者。在耶拿，人们在议论他如何在讲堂里要求学生凝视对面的墙。“先生们，请你们思考它，”

费希特说，“然后去思考作为与此完全不同的你们自己。”据说有不少学生无可奈何地盯着墙看，什么异常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我。费希特意欲用他的这个注视墙的实验，让通常的意识注意到将自我与物体混为一谈的罪过。他们应该很容易觉察到他们与墙不一样——他们是活生生的自我，这个自我，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通过思考消除一系列的墙。精神无所不在，费希特意欲帮助聚集在他面前的这些自我，从自我僵化和自我物化中解脱出来，他经常说，让人将自己看作是活生生的自我，比让他们认为自己是月亮的一块熔岩还难。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一筹莫展地面对墙坐在那里，极具演讲天赋的费希特也使许多人欢欣鼓舞。人们还从未听到过如此这般关于自我的演讲。从他在陌生的、然而又是如此近前的世界进行的艰难的探究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魔力。费希特要在他的听众里传播作为一个自我的乐趣。

146

费希特产生的影响是极端化的。一些人狂热地追随他，其他人则愤怒地反对他，还有人对他嘲讽有加。席勒和歌德也取笑他们颇为赏识的这位哲学狂人。当费希特与学生发生争端，学生在夜里掷石块砸他的窗玻璃时，歌德写信给他的同事，阁员福格特：您现在看到了这位绝对自我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当然是那些非自

我干的事情，他们被调教得极其没有礼貌地破窗而入了。席勒在致歌德的信中对费希特讽刺道：对他来说，世界如同自我抛出的一个皮球，在沉思中重又把它接住！！由此可见，他真的如我们新近所期待的，宣告了他的神性。四周之后，席勒称费希特是这个世纪里除了康德之外最伟大的富于思辨精神的哲人。

147 在 1795 年初夏费希特与学生组织发生争吵时，他斥责学生饮啤酒无度，夜里骚扰民众，打架斗殴，鉴于大学生由此越法恣睢，他不得不躲避到附近的奥斯曼斯泰特。席勒致信歌德道：关于此地新闻，已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谈资的了，因为随着费希特的离去，荒谬事端的渊源枯竭了。

这期间，席勒对费希特哲学的怀疑日渐加深。他预感到一种极端的自我—哲学的危险性。席勒在致《季节女神》哲学方面的撰稿者约翰·本雅明·埃哈德的信中说：费希特的道路沿着深渊的边缘，走在上面必须高度警觉，以免坠入深渊。当费希特青年时代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魏斯胡恩，一位颇有才华的、穷困潦倒的个体学者，现身耶拿，指责他昔日的朋友坚持主观的斯宾诺莎主义时，此举得到席勒的赞同，席勒当即向他为《季节女神》约稿。费希特得知颇为不悦。加之，费希特将 1794 年夏天的一篇讲

稿，整理成题为《论哲学中的精神和字母》的文章提供给《季节女神》，遭到了席勒拒绝，这使他与席勒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席勒 1795 年 6 月拟写的致费希特的四篇书信草稿留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显然这件事情当时让席勒很为难。最后一篇草稿很可能与寄出的信函文字相同，其中有这样的话：我原本希望，通过您的文章……来丰富杂志的哲学部分，您所选的分析阐述对象，让我企盼您会提供让人普遍感兴趣的、容易易懂的研究成果。但是我现在得到的是什么？您难道会指望我把这个放到读者面前？材料是旧的，是我还没有使用完的，甚至于形式也是旧的，是已被我选用的书信体。席勒的评判很严厉：文不对题，此外，费希特竟然进入了席勒已确定为自己探讨的领域。

感到受到伤害的费希特转入反击，他一反常态，剥夺了席勒哲学研究方面的资格，称席勒不懂抽象思维，企图以想象力来思考。“想象力怎么会思考！”他让席勒不要在错误的地方浪费他的才华。

1795 年 8 月 3 日席勒对费希特的回答，散见于几份残缺不全的草稿中。语调摇摆不定，时而友好，时而感到委屈，然后便又恢复了攻击的兴趣。最终他以妥协的口吻建议，还是要接受健康的理性原则，它教导人们，对事物如果不能平等看待，也不必将其相互

148

对立起来。在别的地方，他又重新返回第一封信里的尖锐措辞。费希特呼唤歌德来当仲裁。席勒告诉费希特，不要期望从歌德那里得到有利的评判。歌德对哲学领域太陌生，他不会与审美越界和解的，他也一定会指责您的这种做法。这期间席勒与歌德谈论了他与费希特之间的冲突，得到了歌德的支持。

让人惊讶的是，歌德当初对费希特其实颇有好感。1794年春天他帮助费希特谋求在耶拿的教授职位，称他为“奇异的怪才”。费希特首次到弗劳恩普兰拜访歌德时，等不及让人接过他的礼帽和手杖，便立刻深入到谈话中，让衣帽就放到近旁的桌上。这位专注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到了痴迷的程度，把什么习俗和规矩都不放在心上的费希特，给歌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让人把《知识学基础》的第一印张从印刷厂取来，阅读后写信给作者：这里头没有我不懂的，或者我只是以为能理解的，没有什么不愿意与我通常的思维方式衔接的。费希特想必没有将此视为客套和恭维，因为在与歌德再次晤谈后，他能如此向妻子报告了：最近……他如此简要而明确地阐述了我的体系，以至于我自己也不能做得更好了。

歌德偏偏相信费希特，认为他能帮助自己克服对哲学的怀疑。他在给费希特的信中写道，我永远都不觉得

哲学家对我有什么用处，与他们永远走不到一起的，倘若您能改变我这种看法，那么他将对他感激之至。使歌德对费希特的哲学感兴趣的是其大力强调主体活动和创作意志。这期间歌德为他那《格言和感想录》采取了这样的原则，据此始终得考虑：是你表现的对象呢，还是你自己在这里述说？此外，受费希特的启迪，歌德对哲学的接近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应：在这个夏天，在与席勒首次相会之后不久，他感到与席勒之间的距离得以减小。在费希特的影响下，席勒那思辨的哲学精神，对歌德来说现在也不那么令人感到诧异了。

然而，这期间情况有所变化，歌德对费希特不再如之前那样有好感了。他认为此人的主观主义理论太过分了，另外，费希特一再与其同事磨擦不断，这让负责大学管理的歌德十分生气。无论如何，当1795年夏天席勒因为费希特提供给《季节女神》的文章与其发生冲突时，歌德站在了席勒一边。歌德致信席勒，他希望，奥斯曼斯泰特那位自我将控制自己，学会忍受分歧和矛盾。

在答复中，费希特不仅呼吁歌德，还有公众以及后世来做评判者。对此席勒解释说，那些仅仅阐述理智成果的论著，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多余，因为理智或者对这些成果无动于衷，或者能以比较容易

的方式得到它；与此相反，能够不依赖逻辑内涵产生效果的、其中生动地反映出个体的论著，则是永远有用的，本身含有无法剔除的生命原则，就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因此也是不可替代的。

150 席勒以这一观点，为真实与艺术意义和效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出乎意料地增添了一种新的特征。艺术家突出的是个人的形式，科学家则赋予材料以普遍的形式。他以结果取胜，获得成功之时亦即其消失在其中之际。而艺术家的光彩恰恰通过他的个性风格来呈现，即使他处理的是科学理论材料，也由于其风格，仍然可参与那凸显个性意义的世界。他在普遍和特殊这两个领域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虽然他的认识也许会过时，或者在普遍的知识洪流中沉没，但是对于后世，他的作品将会作为个性化的、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的表现形式留存下去。如果关于美的理论的正确性变得值得怀疑，或者已经不言而喻，那么它仍然能存在——作为美好的理论。

与费希特的争论关乎的问题是：科学理论和思考需要多少美，多少风格？

在拒绝了费希特的文章后，席勒亲自为《季节女神》第九期撰文，题目为《试谈美的必要界限，尤其在阐述哲学理论中》（后来发表时改为《试论运用美的

形式的必要界限》)，这里对艺术思维的优越性他给出了另一种阐释：费希特在哲学上意欲将其置入被监护状态的想象力，席勒将其作为思考器官予以恢复名誉。他在上述文章中写道，虽然要求一部作品“既能促使思考者努力地思考，同时还要让文艺爱好者轻松地欣赏”，有点苛求。科学和哲学不仅仅可以让人满意，听人驱使，它们也不能放弃想象力的游戏，一种审美的领域。席勒写道，想象力可以迅速达及的思想，理智概念纵然千辛万苦也不能企及。哲学清理着概念，更多的事情它无法做到。半年之后，在与歌德共同撰写的《赠辞》里，以“服务者的义务”为题，相当居高临下地“打发”了哲学：首先要把女王要入住的房子，整理得窗明几净，/然后再把一个个房间打扫干净！先生们，你们就是干这个的。毫不奇怪，席勒这时把艺术置于哲学和科学之上，因为他自己正在将他那“哲学店铺”关闭，从理论重新返回文学。 151

关于费希特，席勒对他们之间出现的无话可说状态感到遗憾。第一封信稿中的一句评论，听起来如同对于失去的事物唱的哀歌：我们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后世会把作为同时代人的我们当作近邻，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不过，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完全破裂，不管怎么样，席勒还在经济上接

济过费希特，在住房问题上为他出谋划策。当费希特四年之后，由于参与有关无神论的争论被迫离开耶拿时，那情景表明，这期间，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多么遥远。席勒，包括歌德在内，愿意看到让他们大伤脑筋的这个伟大自我悄然离去。

《季节女神》第五期发表的文章有鸿篇巨制，也有信手拈来的急就篇章，作者有魏斯胡恩、福斯、克尔纳和沃尔特曼（当然还有歌德的文章，关于“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创刊半年以来杂志就跌入低谷。得想点办法了。席勒经常询问歌德，能否从《浮士德》中选取点什么提前在杂志上发表，皆为歌德所拒，理由是他不敢解开捆着这些草稿的绳索，草稿也将他捆绑着了。我不能不经过修改加工就照抄送去，我没有这个勇气。席勒只好作罢，但他还抱有希望，歌德还有一部作品放在抽屉里，即《罗马哀歌》，诚望他能奉献出来帮助《季节女神》。

歌德在1794年9月席勒首次来访时曾将这组诗歌读给席勒听过，并表示愿意提供给《季节女神》。席勒听得很着迷，尽管当着莎洛特的面他称这些诗过于表现情色，不太得体。可正因为如此，他担保这些诗的发表立刻会引人注目，这对于《季节女神》大有好处。歌德这期间也有意将这些诗公之于众，这是他从意大

利返回魏玛不久与克里斯蒂安娜欢度蜜月时写就的。在他收入作品集之前，应该在杂志上试验一下其反响。直到那时，无论是朋友还是熟人，凡听过歌德朗诵这些诗之后，都劝他不要发表。赫尔德，以及素常在情爱方面绝不拘谨的公爵也持这种态度。后者劝说歌德，先不要公开，再等一等。关于他和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之间的关系在魏玛人心中引起的反感，排解起来还须时日。时间如梭，又过去了五年，歌德在魏玛的地位重又巩固了。他想，可以让这组诗与读者见面了。另外他也想满足朋友的愿望。1794年10月28日他终于把这组哀歌草稿寄给席勒，那情形仿佛是秘密组织成员之间传递情报：我希望您把它保存好，不要让别人看到……用完请您立刻还给我，也许一些地方还要改动。席勒立即复信表示感谢，并称赞作品体现出纯真的诗人精神本色，但是席勒补充说明：其中一些细节的描写，我也不愿意失去，然而我明白必须做出牺牲。也许席勒听说了歌德最先封存了的那些涉及性行为的诗行：如果有人走近，眯缝着眼睛瞧着那娇嫩的蜗居，/对纯洁自然的果实心生厌恶，^{〔1〕}你就

〔1〕 指女人体。这首诗歌肯定并赞颂了自然赋予女性躯体的美，对那些对其蔑视和厌恶者，甚至要以违反自然的方式严惩不贷。

从背后惩罚他 / 用你那从胯裆下勃发出的红红的肉柱。

席勒意欲不久就将这组哀歌刊出。然而歌德这时却似乎丧失了勇气。他犹豫不决，最后席勒也受歌德影响举棋不定了。就这样又过去了半年。席勒建议将哀歌的第二和第十六首诗中的某些诗行删掉。涉及第二首诗的，很可能是以下诗行：随着男友将衣扣儿解开 / 你的真丝内裙跌落地上…… / 亲密无间的爱的结合让我们神魂颠倒 / 摇晃的床榻发出动听的咯吱吱的响声。从第十六首诗里，即那因担心感染性病的一声叹息里，删掉的是那些将婚姻视为危险之源的诗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心地把脑袋放进女人的怀里。 / 夫妻的双人床也不再安全，外遇更是险象环生。

最后歌德决定，完全拿掉这两首诗。残缺不全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没有兴趣重新用“比较连贯的”诗行把它补全，席勒却坚持己见，他颇有计谋地解释道，出自于一本严肃杂志应该持有的羞耻感对稿件的删改，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急切盼望在下一期看到哀歌的完全版本。然而歌德没有松动的意思。于是，经过删掉有可能产生麻烦的一些诗篇，《罗马哀歌》在《季节女神》第六期上，与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的结尾部分同时发表了，后者的标题在这里很合适：“溶解性的美”。歌德把 1795 年秋天出的这期异

乎寻常的《季节女神》，诙谐地称为希腊神话中那个人头马身怪兽：头是席勒的理论；躯体是歌德的哀歌。

这期《季节女神》是该杂志第一回真正受到读者的欢迎。科塔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他在收到手稿时就写道，“这一期定会受到普遍的青睐”。事实果然如此，这期杂志销售量空前，成为地道的抢手货，到处都在谈论它。包括那些按照事先预料一定会称赞这一期的人，比如维兰德、克内贝尔、施莱格尔兄弟等。尤其那些比较年轻的读者，都对这一期十分赞赏。但是也有些情况值得忧虑。席勒致信歌德：这期间我所了解的关于人头马身怪的情况，听起来还不错……不过原本担心的那些法官们还没有开口。然而，他们对这些诗歌的排斥并没有让人久等。席勒事先就采取行动为他的朋友辩护。他的那位赞助者，冯·奥古斯腾堡公爵，对此期杂志颇感不快，席勒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组哀歌……也许写得太放肆……但是整个诗歌高超的艺术性让我陶醉，我承认，我也认为它伤及了传统的习俗，但是并没有损害真正的、自然的礼仪常规。

魏玛公爵致信给席勒：虽然他还是喜欢这组哀歌的，但是里边毕竟还是有“一些思想过于生猛”，因此最好还是放一放再说。否则就会有少数不成熟的作家受其影响纷纷仿效，这样就会延缓德国文学的发展，

154

原本终于可能出现的、具有高度人文价值的文学鼎盛时期不知又要推迟多久。冯·施泰因夫人的评判在意料之中：“我对这类诗歌不感兴趣。”洪堡描述，在柏林人们如何激动地议论着歌德，说他在卡尔斯巴德疗养时，与两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女人”（指的是拉黑尔·莱温及其闺蜜玛丽安娜·迈尔）交往，向她们讲述了他在罗马的那些际遇的具体情况，这些际遇使他写下了《罗马哀歌》，尤其是那个诗句“北方蛮人主宰了罗马女人的酥胸和丰臀”。^{〔1〕}

赫尔德关于《罗马哀歌》的观点极其直言不讳。伯蒂格，当地廉价图书及小道消息兜售者，从魏玛报告说：“所有正派的女士都对这种妓院般的赤裸裸感到愤慨。赫尔德说得好，他（指歌德）为无耻加盖了高贵的图章，让其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季节女神》得换个字了，应把‘神’改成‘妓’了。”^{〔2〕}这一俏皮的讽刺火速传播开来。在北方，人们议论着所谓《妓女杂

〔1〕 这是组诗《罗马哀歌》第二首最后一行，原文为“Und der Barbar beherrscht römischen Busen und Leib”，诗人绿原译成“野蛮人主宰了罗马女郎的心身”（《歌德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似没有忠实原文。“Busen”意思为“乳房”，“Leib”在这里意思为“Unterleib”，即女人的下身。歌德在这组诗中大胆地表现了性爱情感，因此才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2〕 原文说《季节女神》得用字母“u”印刷了。《季节女神》的原文“Horen”与妓女“Huren”只差一个字母。

货铺》。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勒的反应比较晚，是在与席勒产生不睦之后，他写了一首讽刺打油诗：“女神不久变成娼妓 / 起身离开神仙宝座 / 为了那不干不净的酬金 / 奔赴莱比锡书籍展会。”

在文学活动的场合，对《季节女神》尖刻的评论广为流传。《季节女神》聚集了那么多响当当的名字、金钱的注入、出版人的豪迈登场，给人的印象仿佛要给整个文学界树立学习榜样，在仅仅出版几期即显颓势之后，这一切皆引起不满和幸灾乐祸。基尔的哲学教授马肯森确信他的观点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写道：“恰恰在这份原本要奉献给德国人民的杂志里，一小撮具有特异反应的作家，在外人难以进入的小圈子里搞名堂，他们做的事情与人民很少有共同之处，以至于人民更像面对巫术团体一样，在他们面前颤抖地后退。” 155

在欲挤进这个“巫术团体”的人中间就有才华横溢的施莱格勒兄弟俩。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在席勒邀请他参与《季节女神》工作之前，已经是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席勒的《塔莉亚》和《艺术家》的积极评价引起了席勒的注意。之前就与施莱格勒兄弟相处甚笃的克尔纳，觉得奥古斯特-威廉对席勒过于谦卑，他在1790年给席勒的信中说，“他（指奥古斯

特－威廉）的评论体现他对你的仰视”。后来席勒发表了对比尔格^[1]的毁灭性的批评，一直想要靠近席勒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心里十分不悦，因为他在哥廷根，属于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尔格的朋友圈内的人。他后来的妻子卡罗莉妮·伯默尔，从来就不赏识席勒的作品，对席勒的做法十分恼火，鼓动施莱格尔写一首挖苦席勒的诗，匿名发表在《哥廷根缪斯年鉴》上：“说什么才华、能力与生俱来，/你写得不是比谁都艰辛和苦恼？”席勒当时不知道，谁是这一攻击的发动者。半年之后，在1792年5月17日席勒在克尔纳家认识了他的弟弟，二十岁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在克尔纳面前称弗里德里希为“傲慢的冷嘲者”。弗里德里希得知后，仍然认为席勒是一位他非常钦佩的“伟人”。席勒不喜欢这位年轻才俊那种反讽和傲慢的态度，此人似乎博览群书、胸有成竹，
156 评判事物张口就来。弗里德里希钦佩席勒的为人，而非其作品，他认为其作品过于讲究修辞，只能委屈自己“逼迫自己产生兴趣”。席勒当时已然大名鼎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为此目的他

[1] 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尔格 (Gottfried August Bürger, 1747—1794)，狂飙突进时期作家、诗人，德国叙事歌谣创始人之一。

选择了挑战者的方式。

施莱格尔兄弟俩属于要求革新的一代，是其代言人。作为革命之友，他们殷切地期望，文学中也能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说，富有创造性的混乱对文学是有好处的，因为“无政府状态……是一场有益的革命之母。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审美的无政府状态，不可以期望迎来一场类似的、带来福音的灾难吗”？比他哥哥更有创新勇气的弗里德里希，愿意充当制造混乱的角色。他觉得在哲学方面席勒尚不够极端。不过随着席勒的论文《论素朴的和感伤的文学》的发表，情况发生了变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他自己的文章《论希腊文学研究》中也在探讨古典和现代的分，当他完成这篇论文之后，读到了席勒的那篇论文，他感到异常兴奋，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席勒的确给了我很大启发……当即下定决心，在这个冬天就要把自己的论文修订完成，送出去发表”。

席勒的文章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如同席勒，把古典与现代用“客观”和“主观”这样的概念加以区分，但还是明显地偏爱“客观的”古典。他还不敢像席勒对待“感伤的文学”那样，积极评价现代文学对个性和趣味的极端重视，

他看到席勒的“感伤”符合他那个“趣味”的概念。通过阅读席勒这篇论文，他受到鼓舞，才感到对现代
157 性充满自信。在后来为他的论文撰写的前言中，他为此向弗里德里希·席勒表示由衷的感谢。

历史的反讽在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从古典主义者（他虽然热爱无政府状态，但仍然还是古典主义者）到主观—反讽的浪漫主义的率性的思想家这样的转变，偏偏在对此不能容忍的席勒的影响下完成。1798年7月23日席勒在读完《雅典娜神殿》后给歌德的信中关于这位思想家写道：这种唐突的、自以为是的、尖刻的和片面的表现方式让我感到浑身不快。对席勒来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就是一幅诠释“感伤”的漫画，对席勒来说他就体现了“非自然”，在这里文学被“思考”消灭。由于席勒非常明白，他自己就存在这样的危险，因此对他来说，施莱格尔几乎就是自己的一个难以教养的、不争气的小弟弟，从其身上扭曲地呈现出自己存在的毛病。这也说明为什么席勒面对弗里德里希那么异乎寻常地易于被激怒。在读完《露琴德》，施莱格尔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后，席勒对歌德说：几小时前，读《露琴德》读得头脑晕眩，现在里边仍然不清醒……由于作者感到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毫无建树，于是他以爱和风趣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自

我……这本书里现代文学的奇形怪状和胡编乱造达到了顶点。这期间也是为了让席勒生气，施莱格尔兄弟简直要把歌德作为偶像崇拜，所以歌德听到席勒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批评，态度十分冷静。他试图劝慰席勒压抑心头的火气。在回答席勒时，他称那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奇异的作品，然后不经意地说：倘若什么时候这本书落到了我手里，倒也想看上一看。

席勒与年纪较大的施莱格尔，即奥古斯特-威廉的关系，开始时是比较好的，他为《季节女神》还有席勒新近创立的《缪斯年鉴》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席勒甚至曾经要让他担任《季节女神》的副主编。由于他弟弟写了一篇不友好的评论，指责杂志半数以上的篇幅都是译文，席勒读了评论很气愤，也是因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抨击的那些大量的翻译作品恰恰是其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奉献给杂志的。1797年5月31日席勒致信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我曾很高兴，通过在《季节女神》上刊登您翻译的莎士比亚和但丁，让您有机会得到一笔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获得的稿酬，由于我不得不猜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先生正是在我为您提供如此有利机会时，公然为此斥责我……因此请您原

谅我为未来做出的决定。鉴于目前情况，我们之间的关系势必对坦诚的思考方式和敏感的思想观点造成伤害，为了让您一劳永逸摆脱这一关系，请允许我将彻底切断这一联系，因为它在如此这般的状况下显得颇为怪异，也常常使我这个一味信任别人的人没有颜面。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担心会失去如此重要的一项收入——《季节女神》支付的稿酬在当时是最高的，因此他信誓旦旦保证他没有过错。卡罗莉妮请求歌德从中调解，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歌德也试图平息这场风波，只成功了一半。奥古斯特-威廉不可能再保持与席勒的私下往来，但是可以继续参与《缪斯年鉴》的工作。席勒对弗里德里希的批评反应如此激烈，因为他觉得批评得或许不无道理。席勒这期间对《季节女神》几乎失去了兴趣，为了填满版面，他乐于接受奥·威·施莱格尔的译稿，再说他认为译文质量不俗。

就这样，席勒与聚集在施莱格尔兄弟周围的第一代浪漫派作家之间产生了隔阂。但不是与所有的浪漫派，比方说诺瓦利士和蒂克就一直热爱和尊敬席勒。

施莱格尔兄弟相约，暂时不再发表批评席勒的文

章，以免最终失去歌德的好感，这对他们是头等重要的。对他们来说，歌德就是“德国文学的复兴者”，与其相比，他们觉得席勒不过就是修辞学家。他们尊敬席勒，因为他是文学大家，必然为人们所敬重；然而歌德则是天才，是上帝的启示。当施莱尔马赫 1799 年意欲反对席勒时，奥·威·施莱格尔致信说：“倘若我们与席勒不和，这样就会殃及我们与歌德的关系。”这一策略达到了目的。歌德非但没有因此气恼，甚至不听席勒的劝告，于 1802 年让兄弟俩的两部戏在魏玛剧院上演。关于这件事情后面还要提到。1837 年，已经白发苍苍的奥·威·施莱格尔在回忆与席勒的这段不愉快的往事时满意地指出：“总体上看，歌德很亲切、和善地从中做了调解。他对席勒的呵护，如同一位温柔的丈夫对待他那神经脆弱的妻子，并没有影响他继续与我们友好相处。”

在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冲突中，歌德的确从中斡旋，起着缓冲的作用。席勒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雅典娜神殿——片断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此歌德大约做了如下回答：施莱格尔的作品就其突出的个性，我觉得……不可轻视。诸如《片断集》这样一个马蜂窝，里边是普遍的意义缺失、派系纷争……讨巧逢迎，以及空洞和枯燥等，现在遇到了一位厉害的对手。

歌德本人没有理由与施莱格尔兄弟不和。他们俩为宣传歌德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写道：“谁能恰当地阐释歌德的《迈斯特》，那么他实际上就说出了当今时代文学的特征。在文学批评方面，他就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

160 被如此这般捧到了天上的歌德，认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一位天才青年，假如他学会约束自己，那么可以期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就说对歌德的颂扬吧，也表现出他做事把握不好程度，对于歌德来说，他的称颂难免有故意抬高之嫌，并不完全契合歌德的口味。尽管如此，歌德还是很喜欢读弗里德里希的文章，但私下里却不愿意看见他出现在自己身边。歌德不喜欢煽动和蛊惑行为，他称弗里德里希为接触会使皮肤感到刺痛的荨麻。与此相反，歌德喜欢谈吐优雅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也愿意同其私下交往，他是弗劳恩普兰受欢迎的客人，甚至于在其与席勒发生不睦时也如此。歌德赏识这位莎士比亚的译者、文学史家、古典诗歌韵律专家，愿意在创作六音步诗行诗歌以及五、六音步诗行联合的诗歌时向他请教。许多年后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1825年）他坦言，施莱格尔兄弟曾对他十分重要，与其交往使我受益匪浅。歌德于1828/1829年间出版了他与席勒之间往来

的书简，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读后十分恼火，因为他觉得书信中将他说得很糟糕。歌德获悉后，修正了他原来对施莱格尔兄弟的评价。1831年10月20日歌德致信策尔特：施莱格尔兄弟纵然很有才华，但他们过去是，现在是，一辈子都是不幸的人；他们对自己才干的想象超出了他们的天赋，他们要做的事情超出他们能力，由此他们给艺术与文学方面带来了不少祸害。

随着1797年5月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离开《季节女神》同人圈子，这项文化事业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他很勤奋，席勒要想有足够的稿件，全指望他来供给，鉴于他自己，还有歌德对为杂志写文章已丧失兴趣，奥·威·施莱格尔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歌德翻译的《策利尼自传》在杂志上连载，直到1796年秋天。之后，他也没有再提供稿件。席勒为杂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论审美习俗的道德效益》拟刊登在1796年第三期上。虽然杂志还持续出版了一年半，但往昔的雄心壮志已不复存在。现在是女士们登台表演的时候了。席勒的大姨子卡罗莉妮·冯·沃尔措根、路易丝·布拉赫曼、弗里德里克·布伦、阿玛莉·冯·伊姆霍夫、索菲·梅雷奥、艾丽莎·冯·雷克等等纷纷登场亮相。在1797年12月16日致席勒的

一封信中，歌德稍许带有讽刺意味地谈到《季节女神》的“女性时代”。

1798年1月26日席勒告知他的朋友，标志他们之间友谊开始的这本杂志不久即将走完自己的历程：我们将悄然停刊。但是这位资深的戏剧家、新闻记者一时间心有不甘，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关门大吉吗？弄出点动静来的诱惑挥之不去。他半严肃半反讽地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能否在最后一期发一篇言辞放肆的有关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文章，激怒有关方面，让他们来把《季节女神》禁掉呢？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还有版面可用。

歌德对此是否有了什么奇思妙想不得而知，没有有关资料留传下来。

第八章

163

歌德在耶拿。日常生活中的友谊场景。

莎洛特和克里斯蒂安娜。

与不正常的爱情生活保持距离。

席勒和克里斯蒂安娜在明月皎洁的夜晚。

文学大师的高端谈话。《赠辞》。

席勒、《哀格蒙特》和残酷。1797年叙事歌谣之夏。

自与席勒建立起友谊以来，歌德抓住每一次机会，从魏玛到耶拿这里来。除了因为席勒在这里，他频繁地来访还有别的原因。他到这里来有公务要办理。按照规定他还分管大学；比如他要关心大学图书馆状况，还有解剖学博物馆和植物学科等设施等。他在耶拿仍然是权力的代表，但同时也远离权力，有时他是公爵的代表，有时他也是从魏玛宫廷溜出来的市民，想在耶拿这座大学城继续学习，寻求与学者、大学生和文学界人士聚

会。他通常习惯说，这里有艺术和科学精英，没有那么多献殷勤者。的确，歌德在这里给人的普遍印象是，他不重视“与显贵者交往”，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心情都好……非常愿意就这样无拘无束地生活”。他在古老的宫殿里住的几间房，就在大学对面，距离格里斯巴赫大楼不远，席勒一家于1795年春天搬进这里居住。这里较之魏玛的弗劳恩普兰要清静，不像那里总是听到织布机发出的响声，这里很安静，只间或有几声狗吠。

164 歌德过着单身汉那种不规律的生活，自己做早点，经常吃的是香肠、熏青鱼，喝点啤酒和热可可，可可粉是让克里斯蒂安娜从魏玛寄过来的。中午花钱在私人家用餐。晚上，如果不是在席勒家，或者其他熟人那里吃，便订餐，让人送过来，或者自己做点什么吃。克里斯蒂安娜为他供应自家园子里种的菜，还有葡萄酒、山鹑肉、鹅肝酱馅饼、碎肉冻。她抱怨他长时间在外边，家里的事情全靠她一个人。她让他知道魏玛那里人们风言风语的背后议论，经常问歌德，她什么时候能带着小奥古斯特过来。每当她得到歌德的允许或者按照歌德的请求——我又多么想见到你，紧紧地拥抱你，对你说，我多么爱你——到耶拿来，都住在“黑熊旅店”。奥古斯特，小卡尔的游戏伙伴，有时可以住在席勒家里。

在耶拿，歌德可以安靜地工作。《威廉·邁斯特》的大部分是他在这里写的，还有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几乎全部都是在古老宫殿里完成的，同样还有1797年夏天的叙事歌谣。他很高兴回到大学那安适温暖的怀抱，坐在受他庇护的格特林教授的实验室里观看化学试验。1795年1月，在他与席勒就《威廉·迈斯特》的前几部切磋期间，每天上午，都在阿德拉图斯·迈尔、威廉·冯·洪堡和马克斯·雅各比的陪同下，坐在阴冷的、几乎是空荡荡的教室里，听尤斯图斯·克里斯蒂安·洛德教授讲解解剖学有关结缔组织部分。由于这个冬天格外寒冷，动物内脏保存得特别好，洛德教授格外关照歌德及其陪同，为他们开这样和那样的小型指导课。马克斯·雅各比是朋友弗里德里希·雅各比的儿子，每逢有课便早晨7点钟就来到古宫殿接歌德。此时还躺在床上的歌德便口述《通俗比较解剖学引论》的初稿。到晚上，再与中午时分才起床的席勒谈论 165 这些材料。席勒则讲述他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获得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关于自然目的论的那些思想。艺术越远离做作，越接近自然那有机的和谐，就会变得越完美。换句话说，适当、合理而又没有目的的自然似乎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对这一观点两个人可以达成共识。开始，歌德还试图争取几乎病病歪歪的席勒，跟他一起

到已结冰的萨拉河上去溜冰，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打算。于是他就单独一人在冰上转着圈儿滑着，戴着三角帽，头发梳成辫子，穿着褐色长大衣，缓慢地在冰上滑动，双手反剪着放在背后。

夏天，他有时能够劝说席勒跟自己一起去散步。于是人们就看到两个人挎着胳膊行走在萨拉河岸上，或者在人们称之为“天堂”的河谷公园的林荫小径上。席勒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通常”，一位目击者讲述说，“穿一件灰色大衣，里边很讲究的白衬衫领子敞开着，稍微发红的金发细心地向后梳着——总之穿着打扮上比较认真，但是很明显又不过分刻板”。毫不奇怪，歌德与他人讲话时，说到席勒总是带着“宫廷顾问”这个头衔。甚至于在他的《岁月记事本册》里，以及后来与爱克曼谈话中，始终以这个头衔称呼他的朋友。他说，席勒不管在哪里都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甚至于在宫廷会议上也是如此。

当初，从外表上说，他对席勒绝无好感，这位身材颀长、瘦削的男子，脸上长着粉刺，身体虚弱，动作很用力，但不灵活。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妥帖。经常熬夜，眼圈有些发黑。轮廓鲜明的高鼻梁下有烟草的黄斑。举止上显现出有所保留的样子，与其说优雅不如说是庄重。生活作息与歌德完全不同。夜间工作，

上午睡觉直至中午，很少与人交往。不断地服用刺激性饮品，咖啡、葡萄酒、烧酒，或者在抽屉里放着那些著名的烂苹果。一天歌德突然闻到了那气味，不得不迅即冲到窗前去换新鲜空气。席勒的周围总是散发着疾病的气味。因此在他初次造访弗劳恩普兰歌德家居之前，曾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我得请求您，虽然这很不礼貌，允许我在您府上，享有作为病人应有的自由。于是歌德不仅尊重席勒的请求，而且可以说给以亲切的关照。席勒几乎不能忍受人太多的聚会，每逢遇到晚上有这种活动，他便被安排到较小的房间里，只有五、六人的座位。来访者会陆续过来接近他。席勒在歌德家里享有这种被“朝觐”的特权。在魏玛剧院，歌德为席勒布置了一处特别的包厢，让他在那里看戏，同时又不被别人看到。

歌德在耶拿期间，经常到席勒家做客。通常下午晚些时候来，坐到晚上，有时甚至待到深夜。常常带着一点小礼品，都是厨房里用的吃食：一条梭子鱼、草莓、蔬菜，或者一只兔子；有时送给孩子们玩具。有一回竟然送的是玩具断头台。歌德与人打交道总需要一点启动时间，或者叫慢热。一开始总沉默寡言，拿起一本书看，或者写写画画。如果孩子们在他周围吵闹着，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便与他们一起玩。慢慢地他就

活跃起来了。往往也就喝起茶来，随后还有葡萄酒。然后就开始交谈了。席勒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歌德也不总是坐在那里。席勒迈的步子很大，歌德更喜欢站着不动。每当说话声大起来，莎洛特就关上窗户。谈到激动处席勒的精气神也上来了。这时看不出他是一个受病痛折磨的人。只有谈得过于激烈时，他才短时间离开房间，让自己平静下来，也许服用点什么。晚饭在席勒家吃，一般来说他们俩单独用餐。

167 歌德对待家庭主妇莎洛特很殷勤，几乎很温柔体贴。早年在冯·施泰因夫人那里，歌德常常碰见莎洛特，冯·施泰因夫人是她的教母，这段经历很起作用。他给席勒的每封信都带有对莎洛特的问候。但是，席勒对歌德的妻子则不然，很长时间仿佛克里斯蒂安娜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没有问候，没有关心，没有邀请，每逢他到歌德家做客，受到她的款待，也没有一声感谢的话。在这样的场合，也没有真正的接触。歌德十分谨慎地在公众面前把妻子藏起来，在席勒面前也不例外。席勒也没有表示希望改变这种情况的意愿。他与歌德的友谊将克里斯蒂安娜排除在外，尽管她在莎洛特怀孕期间，以及生病时，悉心照看着席勒的孩子。

从致克尔纳和洪堡的信函中，我们了解到，席勒在最初几年，也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认为歌德的爱

情生活有点不合常规。比如，1800年10月21日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歌德目前少有建树，皆因他的情绪不够稳定，他的那种不伦不类的家庭状况让他平添许多烦恼，欲改变这种状况，他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克尔纳回答道：“我能理解，歌德受其家庭目前状况烦扰……破坏习俗礼仪没有不遭受惩罚的。”席勒在克里斯蒂安娜面前总是感到不自然，也因为他的妻子与冯·施泰因夫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莎洛特·冯·伦格费尔德始终钦佩和仿效她的教母。她也想成为宫廷贵妇。人们都称她“仪态端庄”，她的确竭力模仿她的教母那种沉稳的做派和完美的礼道。

冯·施泰因夫人与歌德分手后，心态有些失衡。她愤懑地称她的继任为“情妇”。“您想想看，”有一次冯·施泰因夫人气愤地在给莎洛特的信中写道，“这位小姐竟然在我生日时送来了蛋糕！”克里斯蒂安娜让她生气，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她对昔日的情人也毫不留情，经常使用尖刻的话语。一次在信中对她儿子说：“他现在变得臃肿了，我看到他那样子不禁自问，是否自己现在也像他那样‘掉价了’。”莎洛特总是力图安慰她的教母，说她对待克里斯蒂安娜，也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可以想象，她与冯·施泰因夫人之间谈起那位“武尔皮乌斯小姐”是多么居高临下。席

168

勒肯定受此影响，同时他也不会不注意到，歌德喜爱克里斯蒂安娜。他感到自己夹在两个阵营之间，因此可以说他对待克里斯蒂安娜那种拘谨态度，超出了通常的偏见。直到最近几年，这种紧张状况才有所缓和。1803年夏天席勒来到劳赫施泰特做客，这里在上演他的剧本《墨西拿的新娘》，克里斯蒂安娜从这里向歌德报告一则好消息：“我和席勒坐在一张桌子上，都觉得很开心。”第二天晚上又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气氛很热烈。军官们激情洋溢，折腾得很厉害，克里斯蒂安娜和席勒便躲避出去。在明月皎洁的晚上他们泛舟河上。“我感到很高兴，”克里斯蒂安娜在信里说。席勒在给莎洛特的信中自然没有谈及这些情况：从魏玛来的有高级林务官施泰因的夫人及其母亲……除此之外，不算剧团，就没有别的女士从魏玛到这里来了。歌德听说“宫廷顾问席勒”关心克里斯蒂安娜，当然高兴，要是其他先生或许就让他伤脑筋了：眉来眼去的，我发现有点过头，一定要当心不要弄成谈情说爱来。

席勒在友谊建立的最初几年与克里斯蒂安娜一直保持着距离，这并没有妨碍两位朋友日益增长的相互关心。歌德了解朋友的身体状况，他在交往中很注意不要让席勒过分劳累，但他也知道，脑力劳动、饶有兴趣的关于艺术的谈话是朋友的最爱，因此他就放心

地去这样做，并且让席勒参与到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中来。他的每一个新的想法都跟席勒讲。交流与合作不仅限于文学与艺术。他们还一起探讨颜色理论、解剖学和矿物学。在这些方面，席勒能够向歌德学习很多东西，在哲学方面席勒可以回报歌德。康德，歌德后来说，他是通过席勒才弄懂的。

观察谈话中的席勒，一定是一场不寻常的经历。威廉·冯·洪堡对此有过描写。“他从不刻意寻找谈话的重要素材，宁可让话题偶然出现，但无论是什么话题，他都会将谈话引向普遍关注的观点，可以看到，很少几次插话之后，就被他带到一场思想活跃的讨论中去。他总是将思考所得作为共同获得的成果，他似乎总是需要谈话伙伴，哪怕这个伙伴，总是有意识地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现成的观点，他也从不让其不劳而获……其实席勒的口才并不很好。但是他总是坚定地锐意进取，追求新的精神成果，他能很好把握这一追求，游刃有余地驾驭着他的话题。他会轻松愉快地利用每个随时出现的次要关联，他的谈话词语非常丰富，虽然明显是即兴产生的，但是运用得恰如其分。驾驭谈话的这种完全的自由并没有破坏探讨的进程。席勒始终牢牢掌握着一定要达到探讨终点的那根主线，假如谈话没有受到意外干扰，那么它就不会轻易地在

达到目的前中断。”

歌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喜欢对话的人。他乐意独白。听他独自言说可以让人着迷，令人感到愉快。他自己不是一位耐心的倾听者。170 他会因自己明显对谈话不感兴趣而使其停顿，假如他突然更换话题，经常是从一个极其深刻的改到一个普通的，那么其中总是有点别有用心。他随时随地对异想天开的观点给以反讽，只不过人们不确切知道，在那一刻，他认为什么是异想天开。在宫廷之外，他一直意欲主宰谈话。席勒则完全不同。与席勒谈话那是真正的交流，共同发展、完善着思想观点，并且让人很享受这个过程。当歌德再次在与席勒的谈话中获得这令人欣喜的经验时，他致信席勒：如果人们……没有怀着衷心地参与，没有以某种同志式的热情来谈话，那么就很少在乎所谈是否根本就不足挂齿。对事情感到的兴趣、欢乐以及关注，是唯一诚实可靠的，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其他一切都是不中用的，只能起到阻挠和破灭的作用。

两人坐在桌旁看着手稿，或者面对面舒适地坐在扶手椅里。席勒放弃他吸鼻烟和抽烟斗的习惯，因为歌德无法忍受。有时候这一个或那一个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两个人都在房间里踱步。楼上的人看

到并描述道：“他们又开始漫步了。”当他们在1796年头几个月里共同写作《赠辞》(Xenien)^[1]时，有时突然大笑起来，把卧室里熟睡的莎洛特吓醒。

是歌德想到要以赠辞这种形式来回敬那些对《季节女神》的攻击，赠辞是一种类似格言警句式的讽刺短诗，由六步韵和五步韵诗行组成双行诗。1795年12月23日歌德寄给席勒几首作为尝试，并对此写道：这些天我突发奇想，在所有杂志上发表格言诗，都采取包含五步韵和六步韵诗行的双行诗形式(Disticho)，如同马提雅尔的Xenien，我们要创作加工，集结起来刊登在明年您的《缪斯年鉴》里。这样做的背景是，他们俩对文学界的普遍状况，尤其是对《威廉·迈斯特》前几部，以及对《季节女神》遭到的不利评论感到气愤。比方说，席勒对莱比锡和哈勒出现的拙劣文章就很恼火，指的是约翰·弗里德里希·曼佐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迪克两位别有用心的评论家，他们称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为“装腔作势”之作，让人“无法阅读”。让歌德生气的是，他的《威廉·迈斯特》被认为“冗长无聊”，他的《罗马哀歌》被指

171

[1] 产生于古希腊的一种诗体，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 约38-104)是写这种铭辞短诗的大师，他将他写的这样的常常带有讽刺性的短诗以“赠辞”为名，含有反讽的意思。

责“伤风败俗”。在歌德与席勒的通信中，他们常常抱怨读者的欣赏水平之低下和评论家的偏执。他们感到被人纠缠、被人误解，比如像尼古拉这样一些人，这期间业已陈旧了的理性主义启蒙的代言人，还有那些假虔诚派以及自封为道德卫士的人们，歌德不得不把他的老朋友施托尔贝格、拉瓦特尔，甚至于弗里德里希-海因利希·雅各比算在其中，还有那些原以为是些通俗文学代言人，即拉方丹和科策布^[1]为其规定标准的批评家们。

1795年春天，歌德就准备以他的文章《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对那些批评者进行首次反击，这篇文章刊登在《季节女神》上。文章作为对柏林一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的回答。这篇评论里没有批评当代文学目标太高，而是指出还不够高。抱怨“可怜的德国人缺乏堪称杰出的经典文学作品”。歌德认为这肯定是在影射自己，他回答这篇评论，质疑其中作为攻击基础的、为经典规定的标准。他问道，一个民族的经典作家在什么地方产生，他回答道，只有在一个统一的、具有不寻常的历史

[1] 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 1761-1819），德国作家、戏剧家。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流行于魏玛戏剧舞台上的不是歌德和席勒的戏剧，而是科策布和伊夫兰德的作品。创作了二百多部舞台剧的科策布，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

和现实的伟大国度里，这里有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题材，这些题材能激励人的精神和激发幻想力，有利于让人焕发出充沛的精力去创作；这里有众多的、令人愉快的社交中心，在这里，形式变得完美，人们到处、直至在日常细枝末节里都能发现高度的文化。这一切，政治上分崩离析的德国没有，也不可能。必须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德国才能也拥有产生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经典文学的有利土壤。但是对歌德来说这样的代价太高了。我们不想要这样的变革，来培育和发展德国的经典作品。然而也不能放弃经典。只是必须另作定义。它不是来自现实的激发和推动，而是过去的。人们要以古代经典堪称榜样的形式和题材作为标准，向它们学习。席勒因此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充满激情地宣告：

艺术家虽然是他那个时代之子，但如果他同时也是它的养子，或者甚至于它的宠儿，那对他就太糟糕了。乐善好施的神要及时地将哺乳的婴儿从其母亲的怀抱里抱走，用更健康的时代乳汁来喂养他，让他在遥远的希腊天空下长大成人。

应该向古典学习什么？首先就是风格。在意大利旅行期间歌德写了一篇题为《对自然的简单模仿，个

性化的表现方式，风格》的文章，^[1]在这篇文章中，歌德概要地阐释了他对风格的理解。风格远离单纯的模仿，也就是远离通常说的自然主义，同时也远离过分张扬个性的表现方式，即与自身相关的主观表

-
- [1] 歌德这篇论文题目的原文是“Einfache Nachahmung der Natur, Manier, Stil”，中译本有几种译法，主要是对“Manier”这个词的理解。我读了歌德的论文，结合这里的上下文，觉得这个标题的三个部分的含义分别是：对自然纯粹客观的表现、体现观察和表现事物的个性化视角和表现事物的本质。(natürliche Erfassung der Natur, Ausdruck des individuellen Sicht der Dinge und Erfassung des Wesens der Dinge)“Manier”这个字的基本意思是“方式”，尤指艺术家表现事物的个性化方式。格林兄弟编撰的《德语大词典》(莱比锡，1854，卷6/2，1552页)对“Manier”一词的解释是“方式，一位艺术家表现其艺术作品的个性化方式”(art und weise, die individuelle Art eines Künstlers, seinen Schöpfungen Form zu geben)。德语词典《马肯森》(Mackensen)的解释是“个性化的独特方式”(persönliche Eigenart)。歌德在论文中对这三者作了概括：“如果说简单模仿是基于静止的存在和亲切的现实，个性化的表现方式是以心灵的感觉能力积极主动地、轻盈地把握表现对象，那么风格则以深刻、坚实的认识为基础表现事物的本质。”(Wie die einfache Nachahmung auf dem ruhigen Dasein und einer liebvollen Gegenwart beruht, die Manier eine Erscheinung mit einem leichten, fähigen Gemüt ergreift, so ruht der Stil auf den tiefsten Grundfesten der Erkenntnis, auf dem Wesen der Dinge ...)“Gemüt”的意思是“心灵的感觉能力”(geistig-seelisches Empfindungsvermögen，参见《杜登德语词典》，曼海姆，1989)。关于“个性化的表现方式”(Manier)，歌德在文章快要结束时，再次指出它与其他两者之间的关系：“……它(Manier)越是通过纯正、活跃和积极主动的独特个性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je mehr sie beides durch eine reine, lebhaft, tätige Individualität verbindet ...)。这里歌德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表现方式。“Stil”，即风格，歌德强调的是表现事物的本质，既不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主观主义的表现。

现。既不是客观主义，也不是主观主义，而是塑造 (Formung)，借助主体的易感性和熟练的技艺作为媒介，去把握和表现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达到的效果即具有风格。当席勒把玩着形式和素材这样的概念，他的论述与上述歌德的论述相似。假如过于注重形式，那就是一味追求个性的发挥；假如原始的素材坚持实现了自己，那就是单纯的模仿，就是自然主义。风格成功地综合了形式和素材。两者都要以这个标准来调整自己。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这些年出现的浪漫主义就是追求个性的过分张扬，就是主观主义；平庸的民众趣味就是粗俗的自然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古典的严格的形式应培养联系现实的风格意志 (Stilwille)。

在德国由于政治原因，似乎不可能出现民族的经 173
典文学，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带有风格意识去与古典衔接的一种文化——这是两位朋友设想的愿景。歌德还在意大利旅行时就有这样的期望，上面引用的文章就是证明，还有对《伊菲格妮》的修改，尝试古典的形式如哀歌、颂歌和史诗。与歌德的情况类似，几乎在同一时间，席勒也发现了他的古典，想想看，他的诗歌《希腊诸神》，他翻译索福克勒斯，还有他在《季节女神》上发表的精彩的哀歌《散步》，以一种文化史

的方式描述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在同一个蓝天下，同样的绿地上 / 近邻的和遥远的人类家族结伴在漫步， / 荷马的太阳，看啊！它也在向我们微笑。对于歌德和席勒来说，古典精神必须与现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是不言而喻的；在席勒的概念里：素朴的，即古典的，要以感伤的，即现代的手段来更新，或者现代的内容要以古典的形式来浓缩和提高。一如既往，想到的总是综合，一种新的典范，我们不仅这样要求和主张，而且要把它体现在作品中。

普通读者，包括评论家在内，都还没有明显地认识到这一切，尤其是人们不愿意就这样接受提得很高的这种要求，加之《季节女神》，两位莫逆之交的朋友的重要喉舌，根本就没有兑现这一要求。由此便引来了一场批评，对于歌德和席勒这无疑是平庸之辈的一场暴动，必须给以还击。一旦涉及“公众”这个题目，席勒就会破口大骂。在1795年8月4日致费希特的一封信中说，现在德国公众的趣味无比粗俗，平庸之辈普遍怀有的造反的快感令人憎恶，他始终无法忍受所谓公众之批判。对遭遇这一场批评，歌德心中同样无比的气恼，他有一句特别著名的、像谚语一样的表述：打死他，这狗东西！他是评论家。

要对那些评论家、杂志和公众的低俗趣味予以反

击。既然歌德和席勒主张学习古典风格，于是他们就运用一种古典武器：适于论战的、兼有五音步和六音步诗行的双行体讽刺短诗，它曾经使马提雅尔蜚声诗坛。歌德的这个主意深受席勒的赞同。他写信说，他很高兴，歌德日内（1796年1月）将再次来到耶拿，那就让我们所谓 *nulla dies sine epigrammate*（无日不作讽刺短诗吧）。他们商定，共同进行创作，不在个别作品上具名。一个人提供要写的内容，另一个人执笔，你一句，我一句。就这样你来我往地创作，在通信中，主要是在对话中。歌德来耶拿越来越频繁了，以至于克里斯蒂安娜真的不高兴了。然而这时的歌德停不下来了。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坐在一起，不时为他们的主意开怀大笑起来，以至于楼上和大街上都听得见。两个人不仅对这一工作感到特别有趣，而且他们的确很重视他们的突发奇想。明年我要让你大吃一惊，席勒致信克尔纳，歌德和我几周以来就忙于我们一项共同的作品……这将是一次文学上的胆大妄为。在一封致洪堡的信中写道，《赠辞》的个性将是读起来让人感到很赏心悦目的一种厚颜无耻和大逆不道，有时写得异常精彩和富有创造性。

成功使两个人都有些兴高采烈。席勒还生出另外一种感觉。当他对歌德的热爱明显地与憎恨混合在一

175 起时，他曾想象，得跟歌德这个骄傲、古板的女人生个孩子。现在，他可以满意地向他的克尔纳讲述两个人合作创作《赠辞》的情形，并且为此再次运用那个很难说恰当的、粗俗的“生孩子”的形象说法。我与歌德共同生的孩子，他流露着恶作剧般的欢乐写道，将会不太有教养。歌德的兴致不亚于席勒，而且带有纠缠不休的欲望。后来回顾这件事时，歌德解释说，席勒帮助他恢复了艺术青春，《赠辞》就是证明，已近知天命之年了，还跟席勒一起搞这种年轻人玩的把戏。

到 1796 年初夏，已经创作了几百首兼容五、六音步诗行的双行体诗。席勒着手对它们进行选择、排序。第一次编排，论战性的诗与格言式的诗混淆在一起，这样做歌德觉得好，但不对席勒的口味，他觉得这样做整个这些诗歌就显得平淡无味了。他将论战性的诗与其他格言类的诗分开，让后者在另一个栏目里发表，他称它们为纯洁的赠辞。它们不要去干扰那论战诗的判罚，所以将它们安置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歌德虽然在最后时刻，仍然想让自己对席勒的做法保持宽容的态度，但还是对通过这样的编排凸显出的锋芒毕露表示不悦。然而他的异议来得太晚了，席勒主编的 1797 年《缪斯年鉴》，已经将《赠辞》的论战性部分付印了。九月初年鉴出版，短时间就销售一空。到 1797

年初已加印两次。对于当时来说，出版发行的这个成绩立刻引起了轰动。斯图加特的科塔对《赠辞》没有在他出版的《季节女神》上发表感到不满。席勒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不想让杂志由于这些论战性的、与现实的关联太密切的文字受到妨碍。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赠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很难想象这两位据说在创作时常常开怀大笑。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关于尼古拉他们写道：你喜欢干扰我们的队列，然而我们将信马由缰，/ 蠢笨的家伙！你就蹒跚着继续跟在后边吧。针对科策布：诗人和情侣一样奉献自己，然而作品会让人恶心 / 假如那卑劣的家伙硬要把它强加于你！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施托尔贝格是虔诚的教徒，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抨击席勒的《希腊诸神》，赞美上帝创造世界的功利性，《赠辞》对他讽刺道：上帝创造了软木树，同时又发明了瓶塞子，/ 仁慈的创世者，多么值得我们敬仰！关于痛斥歌德不笃信基督教的拉瓦特尔，诗中对这位歌德的老朋友言道：可惜呀自然只将你造就成了一个人，/ 因为你这块料既可以弄成尊贵者也可以变为无赖汉。威廉·海因泽^[1]的小说

176

[1] 威廉·海因泽 (Wilhelm Heinse, 1746-1803)，德国小说家、文艺评论人。

《阿尔丁哲洛》表现了意大利突出感性享受的生活，小说的成功让他十分得意，同时把《罗马哀歌》的作者当作讨厌的竞争者，《赠辞》献给他的是韵脚别扭的诗行：在你笔下 / 那些被你称为人的身上，精灵与猪猡轮番登场。作曲家和时事评论人赖希哈尔特认为歌德的《罗马哀歌》是“刻意表现感官享受的作品”，他想看到《季节女神》把这样的作品清除出去，《赠辞》针对他有如下的诗行：如果你遵守十诫还只是勉强凑合， / 那么我们就不指望你道德上会有高尚品位。正在着手组织年轻一代起来拥戴歌德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鉴于他那古怪的理论和傲慢的判断，也没有幸免讽刺的锋芒：我盼望，盼望看到那些只对缺欠敏感的朋友 / 也能及时发现优点和长处！歌德的愤怒也发泄在他那些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对手，他称之为牛顿弟子的那些人：他的弟子已经停止观察和思考， / 只是按部就班地重复和介绍师傅的观察和证明。那些革命之友亦都受到了抨击，凡属政治性的癫狂行为统统是讽刺的目标。原本作为正面人物在《赠辞》里予以褒扬的让·保尔，不久也被牵扯进讽刺的诗行，以为自己成了谴责的对象。误解败坏了他在魏玛逗留期间的兴致。受到讽刺的还有那些过分迎合公众趣味的杂志和文学报刊。《赠辞》中也不乏自我表扬的篇章，采取婉转的方式，比如，隐藏在对魏玛的

小河伊尔姆的暗示中：我的河岸贫瘠，可是那河流泛起的 / 轻柔的浪花，却听到了某些不朽的歌声。

文学界的平静被《赠辞》打破了。可这些短诗没有署名，大多数的讽刺也没有指名道姓，于是开始了对作者和被讽刺者的猜测。很快作者的名字就水落石出，肯定是歌德和席勒，但具体到某首诗，人们仍然不知道是他们中哪一个写的。按照事先的约定也就这样不做改动了。不过后来两个人都违反了约定，把各自写的选入了自己的作品集，这就亮明了诗作者的身份。一些在《赠辞》中受到攻击者做出反击。最有名的是约翰·弗里德里希·曼佐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迪克，他们编写反《赠辞》诗集，题目为《回赠耶拿和魏玛的蹩脚厨师》。这些回击的诗歌有时丑陋不堪，比方那些暗示歌德爱情生活的文字。另外一些人的回应着重于对《赠辞》的戏拟和批评其风格，比较有意思。对席勒的关于诗体的说教（在六音步诗行喷泉的小柱上扬， / 五音步诗行里它紧接着优美地下落），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在下边的诗行里用夸张的手法嘲讽：“在六音步诗行审美的风笛将风吸进， / 五音步诗行里它紧接着将风复又排出。”《赠辞》中多处出现的韵律错误招致菲希特戈特·克里斯蒂安·富尔达的讽刺：“在魏玛和耶拿人们又在写六音步诗行， / 但是

五音步诗行岂不更加出色。”^[1]

178 不过写《赠辞》这件事情毕竟产生了令作者满意的效果。席勒和歌德从此再没有公开尝试类似的创作了。歌德虽然在愤怒和反击之后又有兴趣继续把《赠辞》做下去。他仍想继续刺激对手一段时间，以便让他们显露原形：如果要我实话实说，那么众生的行为完全符合我事先的愿望，因为这是一个尚未被人足够了解和运用的策略：每一个对身后的荣誉有某种需求的人，都要迫使其同时代人把他们心里对他的不满和敌意讲出来，然后趁着他还在这个世上的这一有利条件，通过他的生活和工作随时再把由此产生的不良印象消除。这个时候，提出要谨慎行事的是席勒。作为职业作家，他更依赖受众，现在他却和歌德一起凌驾于他们之上。虽然说歌德愿意让那些对我们不怀好意的家伙再继续表演一番，但他也知道，论战本身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拿出自己可作为典范的作品来。当他看到席勒新近多么坚决地重又投入他那关于华伦斯坦的创作，他致信席勒：在大胆放肆地写下了

[1] 这两行诗原文 (In Weimar und in Jena macht man Hexameter wie der:/Aber die Pentameter sind doch noch exzellenter.) 的韵律完全不符合六音步和五音步双行诗，个别地方符合韵律，但是词语不是硬拆就是不恰当，以此进行戏拟和讽刺。

诸多讽刺短诗之后，我们得静下心来，专心创作有价值的伟大作品，用我们多才多艺的天赋塑造出高尚和善良的形象，让我们所有的对手感到羞愧。

席勒还在孵化他那《华伦斯坦》，暂时没有多大进展。他最后一部戏剧是《唐·卡洛斯》(1787)，自那以后再没有染指戏剧，他觉得仿佛他得重新学习这门手艺。为此他与歌德在工作室里谈论了叙事和戏剧技巧，共同撰写出《论叙事和戏剧文学》的短篇论文，本来计划发表在《季节女神》，后来搁置下来，直到歌德 1826 年才以他和席勒的名义发表。另外，他还应歌德请求于 1796 年 3 月对《哀格蒙特》进行舞台化处理，为了在伊夫兰德来魏玛巡回演出时上演。席勒在此期间觉察到他对戏剧的悟性没有丧失。他对剧本的加工，使主要情节紧凑起来，加快了剧情的发展，删掉了哀格蒙特身上那些过于软弱和犹豫不决的表现，将这位主人公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公众心目中的人物。同时，缩减克拉蕾的戏，以及抒情的铺垫。除此之外，还突出地安排了一些新的细节，比如为了增强戏剧效果，在监牢那场戏里安排阿尔法秘密地上场，要他作为施虐狂暗中欣赏其对手面对死亡如何的恐惧。后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提到这个情况，歌德说席勒是一位奇怪而又伟大的人，自创作《强盗》以来，他一直

179

丢不掉特有的一种表现残酷的意识。歌德在席勒面前对其加工《哀格蒙特》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但对其他人他则承认，席勒虽然把《哀格蒙特》改得可以搬上舞台了，但是他的改动和删减让歌德感到惊讶。在看完演出之后，他心情如此不悦，不愿意与任何人接触，以至于伊夫兰德决定谢绝在魏玛长期工作，因为他感到受到了歌德的怠慢。席勒到魏玛来观看演出，歌德家举办的晚间聚会气氛比较冷淡，好在像往常一样，席勒在离大多数人较远的地方用餐。歌德后来回忆时写道，席勒在编审稿件时下手很残酷，无论如何他都不改初衷，坚持到底，以至于人们不能不正视他的修改。想恢复到原来的文本已没有可能。席勒改稿时非常用心，付出大量的劳动，这对于他是热身，是为即将到来的伟大创作做准备，在《赠辞》之战后，他就要投入到这一工作中。

对席勒来说，即将开始的创作是写《华伦斯坦》，对歌德来说，他接下来要从事的高品位的艺术创作，是诗歌体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在两个人潜心创作伟大作品的同时——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很快已接近尾声——他们也分出一点时间来给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小型作品。1797年初夏，他们俩开始在诚挚的相互切磋的气氛中，竞相创作叙事歌谣（Ballade）。他

们在讨论叙事歌谣的形式时，遇到了叙事和戏剧形式的区别。叙事歌谣作为叙事诗，兼有叙事的语调和戏剧的效果，无论意想不到的结尾转折，还是对话式的比照，都是它的特点。它来自于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赫尔德、比尔格以及年轻的歌德把它重新带回到高雅的文学中来。席勒正在为下一期《缪斯年鉴》寻找文章，并且希望能复制去年《赠辞》年鉴的那种成功，这时流行的叙事歌谣形式出现了。 180

席勒新近在耶拿地势较高处购置了一处带花园的房产，入住的第一天，1797年5月2日，他致信歌德：“我周围的风景很美，西下的太阳让天边披上晚霞，夜莺在歌唱……我有个想法，写一首……叙事歌谣。”他想到一个唐璜故事，请歌德帮他在藏书中找有关的资料。歌德从5月19日到6月16日在耶拿较长时间的逗留期间，两人约定，每个人都要拿出自己写的叙事歌谣，来相互交流，探讨这一艺术形式的素材选择及其加工处理的技巧。歌德开篇之作是《掘宝者》。诗歌轻松地讲述一个掘宝者的故事，这个人实施了寻宝的魔法，但是没有见到宝，却出现了一个男童，端着一碗酒浆，眨巴着眼睛对他劝导：喝下这纯真生活的勇气 / 你便懂得对你的劝导 / 不要再回到这个地方 / 怯生生做那找宝的魔法。 / 不要再徒劳地挖掘 / 白天劳作，晚上请

客，/ 平日辛苦，假日快乐 / 记住，这才是你召唤幸福的咒语。席勒读了这首语调明快、开朗的诗很兴奋，也懂得其中那对自身经历的暗示。诗歌结尾那劝导性的诗行，也是歌德在要求自己不要丧失明智，因为不久前他也混入了现代掘宝者的行列：1797年5月20日，他买了汉堡彩票，希望赢得大奖——西里西亚一处庄园，自然是徒劳一场。他设的彩票号码，如米夏埃尔·冯·恩格哈特的解释，是根据他和席勒两人的诞生之年的数字（1749和1759）按某种顺序编排的。

181 在歌德逗留耶拿期间，席勒也很快创作了从《潜水者》到《伊俾库斯的鹤》等一系列叙事歌谣。叙事歌谣一发表，便在读者中流传起来，它有具体、生动的情节，结尾有道德教诲意义上的点拨，一切都很容易让人背诵，比如《潜水者》：谁敢下去，骑士还是年轻侍从，/ 潜进海底深渊？一位贵族出身的侍童勇敢地潜入大海，并成功地返回地面；国王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如果他再潜一次，然而这一回他永远留在了海里。诗中描写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海水翻滚、沸腾、轰鸣和呼啸……仿佛这大海还要分娩出一个大海，这诗句给歌德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几周以后，歌德在一次旅行中来到瑞士的沙夫豪森，站在莱茵瀑布前不由得想起席勒的这段描写。席勒告诉歌德，他为这段描

写仅仅研究了水力磨坊，另外他借鉴了荷马对海怪兴风作浪的描写，这或许让他贴近了自然。再比如《手套》：库尼贡德小姐把手套扔进狮、虎、豹对峙的场地，让热恋她的骑士去取。骑士取回了手套，但他认识到，这样一位拿他性命开玩笑的女人不值得他去爱，他把手套朝她脸上掷去。歌德觉得情节的这个转折有点突兀。冯·施泰因夫人更进一步提出了异议。她说这样写不合适。席勒改为：骑士俯身施礼说道。不过，后来收入选集时他又恢复了原样。或者那首《波吕克拉忒斯的戒指》：他站在屋顶平台上——这是一位颇受幸运眷顾的统治者，然而渔夫把他为祈福天神作为祭品扔进大海的戒指给带了回来，这时客人惊恐地转过身去。最后要提到的是《伊俾库斯的鹤》，也许它是最美的一首叙事歌谣。歌德把这个主题和素材让给了他，这是关于年轻歌手伊俾库斯的一个奇特故事，在去科林斯参加大型比赛的路上歌手被杀害，见证者只有在其上方盘旋的鹤群。它们随后出现在如同节日般人头攒动的比赛场上空，谋害者中的一位，瞥见鹤群大为惊慌，不由自主地承认了罪行。歌德习惯于看到一切都完全顺其自然，宁可逐渐地揭露犯罪者，但是席勒总是喜欢表现出其不意的效果。歌德最终还是很满意，他承认，他本人不会像席勒写得那么好。

182

从席勒的这些诗歌里，歌德看到，席勒的创作完全实现了关于歌谣的叙事性这个理念。而他自己在叙事歌谣之夏所写的，特别是《科林斯的新娘》和《神与歌舞伎》，他倒觉得有问题。具体说他太在乎母题和图像，不像席勒那样在此基础上自由地、完整地讲述。在后来与爱克曼谈话时他讲到了这些叙事歌谣的写作：

这些诗篇已经多年就在我的脑海里了，它们作为优美的图像、作为美好的梦幻始终让我浮想联翩，它们到来又远去，轻松地幻想着这一切很容易使我感到愉悦。我决定与这些许久以来已与我结下友情的非常美妙的现象说再见，是很不情愿的，怎么能用一些干瘪的、难以与其匹配的词语赋予它们以形体呢？当它们落实到纸上，我看它们感到心情很复杂，感到失落，仿佛我从此要与一位亲密的朋友永远分离似的。

在《科林斯的新娘》中也是叙述的语调，但是它转入了抒情，于是脉络就不那么清晰了。来自雅典的一位青年，在科林斯拜访已与其结为亲家的一个家庭。这家的父母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但是他此番来到这里，却好似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人在

这期间已成为基督教徒，不再履行昔日的承诺：每逢一种信仰萌芽生长，/ 爱情和忠诚往往 / 就会像欺生的杂草一样被拔掉。这家女儿被送进了修道院，由于失恋的痛苦她不久便离开了人间。雅典青年哪里会知道情况发生了如此变化，更没有料到姑娘已不在人世，因为她在昏暗的房间里出现了，整整一夜充满了火热的爱情。次日凌晨，当母亲冲进房间，一切都明白了：她是死人，但她不把雅典青年带走她不能死，她要与他一起为爱情献身。她要与他一起在火中化为灰烬：当火星飞溅，/ 灰烬炽热，/ 我们便奔向古代的神灵。 183

这首诗是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古代诸神的感人至深的哀叹，那些善待美与爱的诸神，也是对丧失了魅力的一神世界的哀叹。熙来攘往的古代诸神业已离去 / 落得个空空荡荡寂静冷清，/ 只有一位远在上天难以寻觅，/ 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之主受人顶礼膜拜。这些诗行让人想起席勒的哀歌《希腊诸神》：一切花朵纷纷凋零 / 从北方刮来凛冽的寒风。/ 为在众多中抬举一位，/ 这诸神的世界就得消逝。

歌德反讽式地称《科林斯的新娘》为他的“吸血鬼之诗歌”。当这个夏天创作的叙事歌谣在1798年《缪斯年鉴》上发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赞扬，尤其是席勒写的那些，但是《科林斯的新娘》却引起

激烈的爭議。消息靈通人士卡爾·奧古斯特·伯蒂格報導說：“關於對歌德的《科林斯的新娘》的評價，分歧之大為前所未有。一派觀點認為詩中表現的是最令人惡心的妓院場景，是對基督教無以復加的褻瀆，而另一派則認為這首詩歌是歌德短詩作品中最完美的一部。”

詩歌引起了一些人的氣憤，歌德並不感到多么懊惱，他非常明白，這個敘事歌謠之夏給他帶來多么大的收益。為此他很感激席勒。他在日記里寫道，研習敘事歌謠的寫作又使他重新返回那條幽暗的朦朧之路。

此外，歌德毫不妒忌地認識到，席勒在這一藝術形式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1797年7月20日給克爾納的信中寫道：您從席勒那里得知，我們現在在胡亂折騰敘事歌謠這一詩歌種類，或者說不倫不類。如您所知，他寫的那些非常成功；我希望，我的那些可以湊合着放在他那些的旁邊：在這一詩歌門類，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比我更有才華。

第九章

185

《赫尔曼与窦绿苔》。歌德计划第三次意大利之行。

席勒欲劝其放弃。荷尔德林在大师之间。

歌德旅行前焚烧书信。关于感知象征性的通信交流。

歌德在施瓦本沿着席勒的足迹。创作史诗《威廉·退尔》的想法。

当歌德正值《赠辞》之战高潮致信席勒，说现在应该全力以赴创作有价值的伟大作品时，已经完成《赫尔曼与窦绿苔》前三章。席勒在1796年10月终于决定去写《华伦斯坦》，但是直到目前仍然还在研究原始材料、设计作品框架和草拟的情节。就是说他还在做前期准备工作，歌德已飞也似的前进了。1796年9月和1797年2、3月在耶拿的两次逗留期间，歌德顺利地完成了这部史诗。席勒觉得不可思议。他于1797年7月21日在写给迈尔的信里说：

我們得花大力氣去搜集、查閱和審視，才能緩慢地寫成一點看得過去的東西，而他只要輕輕地搖動一下樹，就會有最漂亮的果實落下來。他現在多么輕而易舉地從他那運用得頗為妥帖的一生中、從他那持續的創造中收穫着果實，他現在的每一步又是多么穩健而又有意義，對自己及客觀事物的清晰了解，讓他避免了多少虛榮的追求和昏暗中的摸索，真是難以置信。

186 席勒因此再次懷疑自己的文學才能。儘管如此，他仍然鼓動歌德進行新的合作。若干時間以來他們的談話和書信往來就圍繞着這樣一個問題：荷馬樣式的史詩能否革新；當代世界的狀況——無詩意的現實——是否可能允許這樣做。約翰·海因里希·福斯，荷馬史詩的譯者，以六音步詩行寫的田園詩《路易絲》是表現市民生活的成功嘗試，深受讀者的歡迎。

席勒 1795 年寫的哀歌《散步》最後一行：荷馬的太陽，看啊！它也朝我們微笑。荷馬的太陽的確還在照耀，歌德想用《赫爾曼與竊綠苔》作證。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的研究成果使他的這個願望易於實現，沃爾夫指出《荷馬史詩》並非出自唯一的一個作者，而是多個作者的大量詩章的集結。不存在荷馬這樣

一个人，而只有荷马一族。读到这个论点，歌德首先感到怅然，他一向钦佩的这部作品的完美形象被毁坏了，然后他又因此受到鼓舞。他想，他不可能在史诗创作上成为荷马，但是也许可以是荷马一族的成员？他致信沃尔夫：许久以来，我就有兴趣尝试史诗的写作，但每逢想到荷马那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诗篇所体现的史诗的高度完美的形式便退缩不前，现在您指出这些优美的诗篇出自于一个家族，那么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挺身进入这个群体，就无需非得多么勇敢了。

歌德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他在《岁月记事本册》里写道：这诗我写得轻松而又愉快，它传达出了我的这种感受。这个题材和对它的表现如此牵动着我的心，以至于我每次读它不能不深受感动。歌德每写完一章都朗读给席勒听，席勒非常喜欢。他在给克尔纳的信中说，这是歌德迄今创作的最好作品。他对歌德说，这部作品甚至超过了《威廉·迈斯特》，这是完美的文学作品，而小说却停留在日常生活的白话中。

歌德在许多场合讲述了整个这部作品的主导思想。187
他在致迈尔的信中说，我试图把德国一座小城的人道生存状况放进坩埚提炼，除去杂质，同时力求，用一面小镜子折射出世界舞台的巨大运动和变革。

远处影响到小城的世界舞台，就是法国大革命。人们为躲避法国军队，逃离莱茵河左岸地区，来到一座乡村小镇，乐于助人的小镇居民好奇地赶过来看，其中就有金狮客栈老板的儿子赫尔曼，人很精明强干，但性格不大开朗，他发现人群中有一位姑娘，名叫窦绿苔，自己有难，还不忘热心地帮助其他的逃难者。赫尔曼很受感动，便把母亲交给他的、里边装有食品和衣物的一个袋子送给了她。他爱上了窦绿苔。回到家里，他看到父母亲与朋友神甫和药剂师在谈话，谈论这动荡的年月，以及赫尔曼如何笨拙，不会与女人打交道。父亲听到他为自己选了一位逃难的姑娘颇为生气。他请神甫和药剂师去探访一下这位年轻女士的名声。他们听到的都是好的方面，比如说，她受人委托照管孩子，一次遇袭，她拿起武器保护了孩子们的安全。赫尔曼得到父母的允许向窦绿苔求婚。但是他笨嘴拙舌没有表达清楚，以至于窦绿苔以为他是要她为他家做帮工。事情弄得复杂起来。当姑娘看到她被当作新娘对待，还以为是讽刺她。最终这些恼人的误会消除了，父亲欣然同意了他们的结合。窦绿苔的第一个未婚夫是位为自由而战的斗士，牺牲在巴黎的断头台上，她现在逃避进赫尔曼的怀抱，仍感觉到大地在震动：终于到达岸边的船夫觉得，/ 似乎最牢固的土

地还在晃动。但是赫尔曼在短短的几小时里，由于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而变成了一位成熟的男人，在史诗的结尾他说道：窈绿苔，但愿我们的结合，纵然举世动荡不安，/更加牢固！我们要长期坚守，/我们要相互支撑，守护我们拥有的美好家园。

故事最终以宁静的田园生活结束，这是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市民构建的一个岛屿。一切都按照荷马的语调来叙述，确切地说是按照经过福斯翻译的荷马语调，比如召唤缪斯，或者诗中人物有时被讲述者用“你”来称呼。那种饶有兴趣的、娓娓道来的细节描写：母亲激动不安地在花园里寻找儿子，尽管如此她还有时间把生菜头上的甲壳虫除掉。父亲稍微有些与容易激动的宙斯相似，神甫像一位变得和蔼了的双目失明的先知忒瑞阿斯^[1]，窈绿苔是陆地上的小海伦娜，而腼腆的赫尔曼，最后怀着男子汉的情感兼有女性的英雄气概，已经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故事中的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有时很接近经典的性格刻画，他们都聪明、清醒，但不沉思默想。他们体现出席勒所谓的素朴。整个作品的荷马样式是可以觉

[1] 忒瑞阿斯 (Teiresias)，希腊神话中忒拜的先知，预言了俄狄浦斯的命运。

察得到的。熟諳荷馬作品的讀者如同在一本羊皮紙書^[1]里，可以看到依稀可辨的荷馬的世界，可以理解其中許多暗示。看到赫爾曼把馬牽過來往車上套，應該想起阿喀琉斯^[2]給他的坐騎套籠頭。對赫爾曼來說不存在這種比較，但是講述者和讀者卻知道比較的存在。赫爾曼就是赫爾曼，而我們在他身上還看到別的什麼，看到古典的東西。換句話說，素朴以感傷的手段為感傷的讀者展示出來。席勒曾表述過這樣的思想，即在現代文學中，素朴能夠以感傷的手段呈現出來。歌德將這一思想付諸實施，席勒能夠在歌德的作品里

189 重新找到它，對歌德十分欽佩：在您的作品中看到這種感傷現象，我絲毫不感到詫異。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歌德是在耶拿創作了這部作品，在一種最為精良的、高度思辨的精神文化的氛圍中完成了這一著作。1796年秋天和1797年春天，在精神方面確實不主張素朴的基本傾向的所有人物都在；為首的是席勒，還有洪堡兄弟、施萊格爾兄弟及其追隨者，還有費希特、尼特哈默爾，謝林也把觸角伸到

[1] Palimpsest, 古代羊皮紙書，可以把上面的字跡擦掉再次使用，但往往不能徹底清除，原來的字跡尚可辨認。

[2] 阿喀琉斯 (Achilles), 珀琉斯和海神女忒提斯之子，特洛伊戰爭中的偉大英雄。

了那里。在他们中间，在好奇的旁观者的包围下，歌德从容挥笔写就他那荷马史诗式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他在给克内贝尔的信中说，在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具有思辨倾向的圈子里，我至少得从整体上对其表示关注，你很容易看到，有时候会让人不知所措。

那些复杂者赏识那巧妙成就的单纯，感伤者渴望那种表面上的素朴，如同渴望对其自然而然的补充。因此席勒期望这部史诗在普通读者那里也大获成功。他致信歌德：这部作品一定会大为畅销，对待这样的书，出版商理该不去追求利润，而是满足于以此为他带来的荣誉。歌德对这本书的销售前景也满有信心。他为该书提出稿酬要求的方式，让他的柏林出版商维韦克感到意外。歌德把他的要求装在密封的信件里。假设出版商给的稿酬少，他便终止谈判。出版商若给的多了，他也只收他要求的那么多。不过，他提出的数目为一千塔勒，这是一笔巨款；与此同时，荷尔德林从科塔那里为他的小说《许佩里翁》所得的稿酬，仅为此数的二十分之一。

出版商如数提供了这一千塔勒，对作者来说，签订了最为有利的一项出版合同。出版商也做成了一笔好买卖，这本书一上市便成为抢手货。自《维特》问世以来，这是歌德卖得最好的一本书。《赫尔曼与窦绿

苔》直至 20 世纪在德国都是知识阶层家庭必备之书。1798 年 1 月 3 日歌德致信给席勒：谈及选材，我这回在《赫尔曼与窦绿苔》里迎合了德国人的心愿，现在他们感到极其满意了。

1797 年 5、6 月间的几周里，当歌德对手稿做最后的修饰、叙事歌谣也已完成时，他便着手制订旅行计划。歌德又想去意大利了。他本来打算在上年夏天就起程，然而战乱（波拿巴在上意大利发动的多次战役）阻碍了计划的实施。1797 年出现了和平的前景，于是他又准备旅行事宜了。已经派遣迈尔前去考察要参观的地点和艺术作品。此次造访意大利，计划系统地考察意大利艺术，准备在旅行之后，作为此次意大利之行的成果，推出一部大型的艺术史。但是由于政治形势不稳定，再次使旅行计划延宕，直到夏季到来是否能成行也难以确定。他抱怨道，我的决心和计划还从未有如此一周又一周地变动。席勒于 1797 年 6 月 23 日写道：现在正值高产之际，为什么要让它中断呢？对歌德来说去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情结，尽管 1790 年，他的第二次意大利之行在威尼斯的逗留，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是在告别他心中怀有的意大利神话。席勒既然无法阻止歌德去意大利旅行，他便试图至少对迈尔施加影响，让他设法使歌德不要在那里

停留太久。在歌德动身前不久，他写信给迈尔：

请您向我保证，他现在正处于创作的巅峰，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想到如何进一步表现他业已拥有的美好的形式，而不是出去寻找新的素材，总之，他现在应该全力以赴进行文学创作实践……我承认，比较长时间地在意大利逗留能让他达到某些目的，但是我认为，一切这种收获，对于他那最高的和最近的目标来说却皆意味着丧失，家里已经有的，他不必去外边寻觅。

191

急不可耐等待起程的歌德，忽然把《浮士德》手稿翻了出来，让席勒甚感意外。描写掘宝者、魔术师弟子、吸血鬼和诸神的叙事歌谣所经过的那些朦胧之路，让他这样做，他在给感到吃惊的席勒的信中如是说，并请席勒拿出他的一个不眠之夜，把整个作品通盘考虑一下，给他提出建议和要求，像真正的预言家那样，给我讲述并解释我自己的这些梦。席勒读完这封信当夜就无法成眠，于是第二天就把他思考的结果告诉了歌德，他说，浮士德是一象征，体现出人身上那不祥的双重性，即处于争斗之中的神性和物性。对这一冲突的表现，向文学家提出很高的要求——对哲

学家也是如此：无论您打算怎样做，这个题材的性质将迫使您运用哲学的思考，而想象力只好为表现理性观念服务。

席勒从中看到了希望。也许《浮士德》能够让歌德留在魏玛？也许还是不行，因为歌德在回信中说，他只不过用《浮士德》来克服他因旅行受阻而产生的不快。关于浮士德，席勒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要把这个人物带入生活实践中去，这对《浮士德Ⅱ》影响很大。歌德在等待旅行期间，想到《浮士德》便文思如泉涌，这让他自己颇感意外。他致信席勒说，差不多了，这部作品将会如同一个大大的蘑菇家族破土而出，让人人都感到奇怪和震惊。然而没有等到这种情况出现，就传来对旅行有利的消息，歌德于1797年7月5日致信席勒：忙于《浮士德》的时间过去了，北方的幻想受到排挤，对南方的回忆在一段时间里占据了舞台。

在两个人关于《浮士德》讨论和交流的这些日子里，席勒收到了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一封来信，他向《缪斯年鉴》寄来了两首诗，颂歌《致苍穹》和哀歌《漫游者》。信中荷尔德林写道：“我难以克制地依赖于您。因为我感觉到您的一句话对我是何等重要，有时我就尝试着将您忘记，以便在我写作时不变得胆怯和缩手缩脚。我深知，正是这种胆怯和拘谨导致艺

术的死亡，因此我很理解，为什么说与艺术家几乎单独面对生动的世界这样一个状况相比，在一个其周围已经杰作比比皆是的时期，要想让自然恰当地得以表现更为艰难。”

席勒接到这封信函，心情很复杂，因为他与这位年轻的同乡之间，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这里简述如下。

三年前，他在施瓦本旅行期间结识了荷尔德林，把这位漂亮的小伙子介绍给瓦尔特蒙森的莎洛特·冯·卡尔布做家庭教师。荷尔德林在1794/1795年冬天经常到耶拿这里来，一方面因为他与他教的学生相处有困难，另一方面他想接近他所崇拜的席勒。在席勒家发生了那后来经常谈起的令人难堪的一幕，荷尔德林每逢回想起来便惴惴不安。事情是这样的，在席勒家客厅，他曾因为情绪激动，对另一位客人不理不睬，很不礼貌。后来得知这位陌生客人不是别人，而是歌德，吓得他目瞪口呆。之后荷尔德林写信给他的朋友诺伊弗：“上天帮助我这不幸的人吧，弥补我那愚蠢的过失吧。”不久之后，歌德仍然还是友好、亲切地接待了他。1795年荷尔德林仍然常常来席勒家走动。席勒帮助年轻的同乡，为了他正在写的小说《许佩里翁》，介绍他与出版商科塔建立联系，席勒致信科塔介绍荷尔德林：此人相当有才华，我也希望对他能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荷尔德林写得很吃力。在同一时期，歌德通过《赫尔曼与窦绿苔》将小市民世界变成荷马那样的世界，实现了他的古典梦想；但是在荷尔德林那里，却只停留在对消失了的古代希腊的渴望，他把持不住所写的东西，因此人变得顾虑重重，反复述说着对现实状况的不快，素材的处理为他带来的烦恼，以及因辜负了席勒对他的期望而产生的悔恨和苦恼。席勒为帮助他，同时也是需要他为自己做点事情，委托他翻译一些东西。荷尔德林又没有完成。1795年5月22日他郁闷地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常常发现，在某些事情上我是多么幼稚。”1795年5月荷尔德林离开耶拿，出现在他的家乡尼尔廷根，心中迷惘，一副颓唐潦倒的样子，随后又振作起来，尝试在给席勒的信中为自己的逃离做解释：“很奇怪，在一位英才的影响下能够感到很幸福……如果不是这种接近从另一方面看常常让我十分不安，我也难以用我所有可能找到的理由说服自己离去。我总是无法摆脱要见到您的这个想法对我的诱惑，可是见到了您又立刻感到我对您不会有任何用处……因为我原本想要为您多做一些事情，因此不得不对自己说，对于您我真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

席勒没有回答这封信。也许荷尔德林的拘谨和对

他的过分敬重，也让席勒感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沉默了一年半之久。

这期间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德家里找到了做家教的工作，在这里他爱上了这家主妇苏塞特。194
他鼓足勇气再次致信席勒，席勒终于给他写了回信：

我请求您，全力以赴、聚精会神地选择一个恰当的文学素材，在心里亲切地、细心地呵护它，让它在生活那最美好的时刻平静地成熟完善。尽可能避开那些哲理性的题目，它们最让您耗费心血而又不知回报，徒劳地与其博弈会吞噬您的青春年华，请您更靠近感性世界，这样您将不会有在激情中丧失清醒的危险。

他的这番话，不仅仅带有一位恩人对受其恩泽的人劝导的意思，因为席勒非常明白，他责备的、荷尔德林在文学创作上的抽象化倾向，也是他自己的癖好。在致歌德与克尔纳的信中，他总是用类似的这些话语劝诫自己。当然荷尔德林不知道这一切。席勒对那些如潮水般恣情挥洒的、没完没了的诗歌的批评，着实伤害了荷尔德林。

到了1797年6月底，歌德外出旅行之前不久，荷

尔德林寄来了前面提到的那两首诗，在带有自谦语气的附信中写道：“我对您的依赖难以克制。”席勒一反常态不知该怎么对待寄来的诗歌。他将它们转寄给了歌德，没有告知作者的名字，想看看歌德如何评价。席勒在信中写道：对于这种样式的诗作我做不出准确的判断，而恰恰这一回我想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的建议以及某种暗示都将会影响作者。他无法做出准确的、客观的判断，因为荷尔德林诗歌的样式，也是他自己的。尤其是荷尔德林的《漫游者》哀歌，十分明显与席勒的《散步》有相似之处。比如席勒的诗中写道：草地用向四外展开的广阔地毯无拘无束地将我迎接 / 乡间小路蜿蜒经过那赏心悦目的碧绿。荷尔德林的诗是这样写的：“溪水从山上奔流而下没有发出悦耳的声响， / 形成银色河流蜿蜒通过植物繁盛的山谷。”

歌德的回答，称赞中有所保留：我觉得他的诗歌
195 中不乏一位诗人应有的良好元素，但仅凭这些个别的元素还不能成为一位诗人。然后，他推荐刊登这两首诗，同时建议：也许他最好还是从单纯的田园生活选取素材来表现，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他在人物刻画方面的能力，说到底，这是维系一切的关键。席勒在回信中说出了作者的名字并且承认：说实话，我在这两首诗中发现许多我自己的影像，这位作者让我想起我

自己，已非第一次了。他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与此相连的还有某种哲学精神，喜欢冥思苦想。他的状况是危险的。歌德立即回信作答：我也愿意向您承认，读这两首诗让我感受到的是某些您的那种表达方式和方法，可以说很明显同属一个方向。但是歌德在席勒那里所赏识的，比如激情和叙事的详尽，在他认为是席勒的模仿者荷尔德林那里，他就不愿意见到了。因此不久之后，他在法兰克福会见来访的荷尔德林时，重复了他的建议，让这位诗人把创作局限于单纯的田园生活题材。

歌德仍然在魏玛。他让席勒参与旅行的准备，但是这些准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与席勒的通信中没有谈到：歌德这期间已经身为人父了。他即将要做的旅行由于战乱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得为妻子和孩子的未来着想，现在就立下遗嘱。假如他遭遇不幸，房产将由儿子奥古斯特继承，但对他的克里斯蒂安娜也考虑得很周到，她将有终生在此居住的权利，并获得一大部分其他财产和版税的收入。席勒将与福格特一起被定为文学方面遗产的执行人。这也意味着，席勒可以了解私人信件往来。在1797年7月的前两个礼拜日，歌德烧掉了几乎所有直至1792年的书信。一场很大规模的焚毁。但在致席勒的信中只字未提。在日记中他写道：“烧掉

了信件。每逢纸张在铁丝栏网旁燃烧，便升腾起漂亮的绿色火焰。”过于私密的，以及某些政务方面的材料也不能让人看到，包括这位朋友在内。

在歌德外出旅行前的两周里，即7月11日至18日之间，席勒曾来到弗劳恩普兰歌德家中做客，两个人再次讨论叙事歌谣，在这一周，歌德将“伊俾库斯的鹤”这个素材让给了席勒。席勒完成的《华伦斯坦兵营》也是讨论的话题。告别又是两位朋友以感激来回忆他们之间珍贵友谊的时刻。歌德写道，他可以很满意地踏上旅途，因为他已经期待返回这里又能看到席勒的积极参与。席勒回答道：

没有一次离开您不是内心颇有所得的。如果我在得到许多您的给予的同时，也能对您和您丰富的内心有所启发的话，会感到十分愉快。这样一种建立在相互完善基础之上的关系必然永远生机勃勃……我斗胆希望，我们将逐渐在一切可以阐释清楚的问题上达到相互理解，而对那些因其性质无法理解的问题，我们将通过感悟保持紧密的接触。

在即将起程的最后时刻，歌德突然对出行感到厌

恶。1797年7月29日，旅行的前夜他致信席勒：我此时对博大的经验世界感到恐惧。

席勒甚感意外。对他来说，歌德与自己不同，是一位好奇而又兴致勃勃地探索世界的人，能同时从事大量的活动，仿佛生活和经验永远不会足够的“博大”。如今，突然对经验世界产生恐惧，这对歌德自己也的确不同寻常，以至于他试图借助方法和系统来对付，尤其因为他想试着面对现实的冲击干脆躲避到他内心的幻象中去。但他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他意欲开放自己，去接受新的经验，为此他对旅行制定了可以说过于详细的一个方案，并通知了席勒。仔细地挑选了对象、人物、地点。同样仔细地将其他一些排除掉。他的考察不仅限于上述这些具体的项目，还包括那些不能直接看到的，比如背景材料、观点和故事等等。还要把这一切都细致地记录下来，首先不要着眼于将来创作的需求，就是说，不要求自己马上去做最精确的观察和最成熟的判断，或者马上就设想将来如何运用这些材料。他想让席勒做他这些记述的收件人和读者，这些记述不要求别的，就是要保护好它，别让经验王国的众多九头蛇^[1]给吞没了。于是，席勒就陆续

[1] 九头蛇 (Hydra)，希腊神话中长有九个头的水蛇。

收到了长长的，有时也有些无聊的书信。好在歌德充分考虑到，不要让自己在旅行中记录和搜集的一切麻烦席勒。有一些材料是凑在一起寄来的。因此我做了文档，他写道，里边集中了我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公开的文件、报纸、周刊、布道辞节选、法规、戏单、价目表等，同时也不仅把我看到的和觉察到的，还有我当时的评判都装订进去，然后我在某种聚会上谈这些事情，讲自己的看法，很快就能看到，我了解的情况够不够，在多大程度上我的判断与那些熟悉情况的人的判断相吻合。然后我把新的经验和获得的心得也放进文档，这样就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它们作为我外在和内在的经历在将来一定很有意思。

由开始对博大世界的恐惧，瞬间就变成对其进行精细的认识和考察。比如在四林州湖畔面对雄伟的高山他记述道：在我的旅行章节里一定要有一定的篇幅来记录这些高山峻岭。我已经积累了几大卷宗了……

198 如果人们感觉到能把这样一些材料分门别类，那最终一定是很享受的。经过一番精细的考察，歌德重又对世界发生了兴趣，他现在轻松地汲取和掌握着这些观察对象，他感到很滋润。1797年10月14日他写信给席勒，这让他变得很富有，素材没有使我觉得麻烦，因为我懂得怎样立即整理和消化它们，我比任

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去选择那多种多样的形式。借助于实际操作他又找回了他的自由，能够随意掌控经验。歌德让他在耶拿的朋友详尽地参与他的实践，通常的——但也有敏感的——经验实践。

比如在法兰克福，歌德站立在已成一片废墟的、祖父当年的房子前，房子是在法国人最后一次炮击中毁坏的。他仔细地观察着，他的所见和他的感触，虽然眼前一片残垣断壁，但仍能觉察出这里曾经是一处相当有名的庭院。现在在这里看到的，是革命造成的后果，就是所谓伟大历史的足迹，是民族之间和生活风格之间冲突的结果。革命部队蹂躏了这古老城市的市民文化，它现在毁灭了。到处是瓦砾和废墟，但人们预感到，也已经看到：这里不久将产生新的建筑，投机商已经蠢蠢欲动了。然后是个人的回忆：儿时的歌德在这房子里玩耍过，当年这里行进过皇帝加冕的豪迈队列。歌德自问：这是感伤的情绪吗？可能不是，无论如何以此不能确切地把握这种类型的经验。广场附近那幢被毁坏了的楼房成为具有象征性的物体。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象征呢？不是超感觉的、精神上的。这象征不带有纵向的关联，是水平的；是历史瞬间的象征，包含着其个人和历史相互交织。总的来看，这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浓缩体，展示在这里，让人聚精会神地感知。不仅是感知，而且是

诗意地塑造。这样的物体似乎在自我表现，在半路上与诗意的吸纳相逢。他致信给席勒说，这是不同寻常的情况，它们……代表着许多其他事物出现在那里，包含有某种程度的整体性，要求某种排列，唤起我头脑中类似的和陌生的东西，就这样从外部和内部对某种统一和整体提出要求。它们对于作家来说，就是难得的题材。

席勒的回答极其富有个性。歌德把象征的意义放置到客观方面，而席勒强调的是主观方面。他回答道，另有一点我要提请您注意。从您的表述看到，仿佛这里重要的是客观物体，对此我难以苟同。当然它必定具有某种意义，如同文学的题材必定具有某种意义一样；但是一件物体是否会有什么意义，归根结底要看情感，我觉得……内涵丰富与否，更重要的取决于主体，而非客体。如果情感空洞，那么最富内涵的物体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它将持续空乏，或者沉默，如同那愚钝的主体。席勒提起歌德曾经对没有诗意的法兰克福人做的描写。歌德写道，他们始终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除了做工吃饭就沉迷于娱乐当中，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歌德写道，这里不可能有诗意的情绪。席勒解释说，缺乏这样的情绪，人就不能经历到物体的象征性。客体的丰富内涵是主体丰富内涵的作用使然。席勒写道，如果人拥有这种丰富的内涵，那么每一条大街、每一座桥梁、每一

只船、每一張犁都要向他述說。

最后两个人达成共识，物体不是自动地，而是通过一个发达的主体来显示其富有，就是说，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共鸣现象。客体必须被打开，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那已经打开了自己的主体。主体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不仅仅与自身有关，还同世界有关。就是说，开启这个行为是一个相互作用。人们通过世界了解自己，通过自己来了解世界。但有一点没有变：歌德更倾向于让这种相互作用的行为在客体那里开始，也就是在世界那里，而席勒则认为在主体那里。 200

旅途中，在法兰克福做短暂停留之后——歌德把同他一起来的克里斯蒂安娜和奥古斯特留在法兰克福，把他们介绍给母亲——来到斯图加特，进入席勒的天地。歌德拜访席勒的熟人和朋友，首先是商人和艺术赞助者拉普，这位随后成了他的导游，还有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尔，当时就已闻名遐迩的席勒半身塑像的作者。歌德写道，人们回忆起您是那样的愉快，怀着那样深的爱，可以说是激情洋溢。席勒得知这一切非常感动。一时间对故乡的感怀之情涌上心头。想象着歌德如何在那里寻访着他的青年时代，以及狂飙突进时期的那些地方和人物，令他进入了梦幻：假如十六年前在这块土地上邂逅您我会怎样对待呢；如果我把这个地方让我

回忆起的情况与气氛，同我们现在的关系放在一起去想象，那又是多么不可思议呀。歌德的心情与此不同。他在那里遇到的他的朋友当年的形象，可能使他想起那种他觉得陌生的、曾几何时他已厌恶的东西，叛逆、追求修辞、非自然和暴力，总而言之，是《强盗》里体现出来的那种东西。当歌德又一次讲到席勒在其家乡的良好声誉时，他补充道：我以为，对于我们两个人，在后来，在各自更有修养了之后才相逢，是大有益处的。

歌德从斯图加特和蒂宾根继续前行，经过沙夫豪森来到苏黎世，在那里与从意大利返回的海因里希·迈尔会合。歌德在日记中写道，他不喜欢这里。瑞士人某种呆滞的目光，尤其是苏黎世人。在一条小巷里他遇到了一个干瘦的驼背男人，是他曾敬重的拉瓦特尔^[1]，如今这个瑞士人曾三番五次地抨击歌德的异教信仰。幸好拉瓦特尔没有认出身体已经发福的歌德，他便悄然地从其身旁走过。在给席勒的信中他只字未提这件事，在日记里他写道：在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那只鹤。歌德的情绪一直很不好，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对他的旅行大为不利。由于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到那里自由旅行已不可能。对歌德来说这真是祸不单行：

[1] 拉瓦特尔 (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瑞士作家。

大革命已给他带来那么多烦恼，现在又阻碍他前去他热爱的意大利，让他无法去参观那里的艺术作品。听说波拿巴已经准备让人把意大利的艺术珍品运往巴黎，歌德决定返回德国。但他还想再次登上哥塔德山口，1775年他首次到瑞士旅行曾到过那里。现在他觉得，那是他青年时代的结束。从那上面虽然不能真的、但可以凭着感觉向意大利望过去，望着那个迦南^[1]。他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令我这样做的本能有多种因素，是模糊不清的……我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要去重复和修正当年那些经验的要求。我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些当年看到的物体对我来说肯定是另一样了。也许已经变老的那个我得向那个年轻的我证明，我还能够征服这样一些高峰。在哥塔德山脚下，在乌里，他写了一首诗，附在他10月17日给席勒的信中：

昨天你头发还是棕色，如爱人的卷发 / 她的美好身影静静地从远方向我示意； / 夜里大雪纷纷扬扬飘洒在你头顶， / 今晨积雪已将你的高峰染成银灰。 / 青春，啊！与老年如此靠近；生活使它们， / 犹如飘忽不定的梦把昨天和今日连在一起。

[1] 希望之乡，Das gelobte land，《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之地。

202 10月1日写出这首诗。10月3日歌德与迈尔登上山顶：我们越来越接近山顶。泥沼，闪烁的沙丘、雪，一切都出现在周围。湖泊。洛伦佐神甫仍然在这里，像二十年前一样，管理山上这里的旅店。他款待远道来的漫游者。然后他们与他告别，返回山下。还走来时走的路，沿着自己在雪中留下的脚印，这样走比较容易。几天之后又来到起程的地方，苏黎世湖畔的施泰法。在这里歌德做简短休整，并书写一些信件。在一个多雨的早晨，亲爱的朋友，我躺在床上不起来，和您谈话，向您报告我们的情况，以便您如迄今为止那样，用您的才智伴随着我们。

刚刚经过的是威廉·退尔生活的那一带地方，走过了吕特利草地，应该是当年他们为盟誓反抗奴役统治聚集的地方，在小教堂驻足观看，它让人想起退尔那奔向自由的一跳^[1]。参观了乌里，根据关于退尔的传说，这里是退尔出生的地方。在这次旅行中，歌德有

[1] 根据传说，退尔一次经过广场，因为不知情，没有给挂在空中的皇帝的礼帽敬礼，帝国总督为惩罚他，令他用弓箭射儿子头顶上放的苹果，退尔射中了苹果，总督发现他拿出来两支箭，退尔称，如果第一支射中了儿子，那么这一支就要总督的命。总督大怒，让人将退尔捆绑押上了船，行至阿克森山前，遇到风暴，总督命退尔撑船，退尔趁机拿起旁边的弓箭，奋力一跳，跃向一块突出平整的山岩，同时用力将船蹬开，使其陷入滚滚的波涛之中，从而逃脱了总督的迫害。

了创作退尔史诗的想法。他在信中告诉席勒，这是一个颇具诗意的素材，它让他充满信心。这封信里还有很奉承席勒的话：期望与您分享我的收获，达到理论上和实践上日益深广的结合，是吸引我回家的最美好的愿望之一。 203

席勒得知歌德关于退尔这个素材的想法，如同触了电一样兴奋。仿佛他已经在加工和改编它了，心中文思如泉涌，多么好的材料，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从已有的这个相当狭窄的素材里，将产生出各式各样鲜活、机智的生命，他写道，并且又说：原因在于，借助诗人的力量，虽然很有限，但在这局限之中，能使人内心受到强烈的触动并积极思考起来。同时，从这一难得的素材中，又张开一双观察人类世界某些方面的眼睛，如同让目光越过高山之间投向辽阔的远方。

歌德又把他的“退尔”放在手中四年，才让给了席勒。在此期间，席勒盼望与歌德一起为其处理这个素材出谋划策。我衷心希望，也为了这部诗作，不久又与您会合。

十月底，歌德离开瑞士，一个月后，在风雨交加的1797年11月20日到达魏玛。两天后已经如往常一样去看戏，坐到他专门为席勒建的包厢里。他有多少话要马上就对朋友说啊。

205 第十章

歌德处于创作凋零期。席勒害怕文学创作和创作上的过度兴奋。关闭哲学店铺。

审美的精神情境。《华伦斯坦》。席勒戏剧的凯旋。

歌德的帮助和欣赏。庞大世界整体。

席勒在花园房新居。

1798年初歌德席勒两人的关系开始有所变化。先是歌德文学创作处于多产丰收时期，席勒陪伴着他；尔后自1798年始，情况正好相反。

1794年至1797年，是歌德文学创作的异常兴盛时期，完成了两部重要作品：《威廉·迈斯特》和《赫尔曼与窦绿苔》。席勒的创作暂时处于低潮。他甚至忧心忡忡，怀疑自己是否真有文学才华。一次他写信给克尔纳，说与歌德相比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文学流浪汉”。但在美学理论方面他觉得自己很强势。他不

仅满脑子抽象的概念，而且也能利用敏锐的艺术理智深入地阐释具体的作品。这些年来，他对歌德的创作所做的分析和评论就是证明。他就是这样理解着、分析着伴随朋友完成一部又一部作品。而他自己暂时还拿不出多少有分量的文学著作。不过，他仍然因为能向歌德承诺以意识观照为其服务，而感到自豪：

把您的事情……当成我的，把我内心的一切现实存在造就成真正的精神明镜为您服务，我们之间的美好关系，使我感到这样做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这样我才配得上在更高意义上的您的朋友这个称号。

然而 1797 年初夏，在争相创作叙事歌谣的过程中，席勒重又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1796 年 10 月他就决定写《华伦斯坦》，但他只能慢慢地恢复昔日所拥有的精力。他问自己，他的想象力又可以为他服务了吗？回答他的是 1797 年出现的他在这方面的成功。1797 年与 1798 年交替期间，他一口气读完了已经写下的文字，发现还不错。他致信歌德道：

我明显觉得，我已经超出了我自己，这是我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们之间交往结出的果实；因为只有与一位如此客观地面对我的人多次地、持续不断地来往……才能使我有能力远远地抛开主观的局限。

席勒感谢他的朋友帮助他重新获得了文学创作的活力，歌德反过来感谢席勒，他把他的创作旺盛时期的出现归结为他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两个禀性迥异的人幸会，已经为我们带来某些益处，我希望这种关系会这样继续保持下去……是您让我青春复得，让我再次挥动几乎已搁置了的笔，又成为一个诗人了。

当1798年1月初歌德写下这段话时，对他来说一个灵感衰退的时期开始了。他抱怨自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旺盛精力。事实上在随后的几年里，除了《私生女》，没有更有意义的作品。就算是有也都没有完成。他为《神殿柱廊门》杂志撰写一些文章以及连载的短篇小说，写他的“颜色学”，有时继续写《浮士德》。但对这一切他都不满意。与席勒的情况刚好相反。现在席勒以惊人的速度推出一部又一部作品，一系列的剧本相继问世，并立刻就被认为是“经典作品”，从

《玛丽亚·斯图亚特》到《威廉·退尔》。现在轮到歌德来担当评论、启发和钦佩的角色了。

席勒冲破障碍使创造力重新活跃起来，始于他创作《华伦斯坦》。之前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关闭了他的哲学店铺。但是具有思考天赋的席勒，对于暂时告别哲学也能从哲学上找到理由。他在1796年7月9日致歌德的信中说，只有哲学能使推究哲理变得没有害处。必须认识清楚，创造性的根基承受不了太多的透明。生命的萌芽必然能生成发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尝试只会对其有妨碍作用。席勒是从歌德那里学会这个道理的，歌德一贯捍卫创造力的无意识，反对过早地澄清一切。席勒，一如既往总是乐意追求彻底的结论，使捍卫模糊的创造力立刻变成一个原则问题，它关乎由理性引导的实践—道德方面的精神状态，与完全是另—样的、审美的精神情境（die ästhetische Geistesstimmung）之间的关系。

席勒先前在歌德面前始终要求最高的清晰，现在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他在检讨自己的观点。他决定质疑要求清晰的意愿。到底为什么要求清晰？为什么我们想要含蓄变成明确？1796年7月11日席勒致信歌德说，那是因为需要慰藉的理由，它让我们寻求明确和单义性。我们在认识和道德中追求单义性，

208 因为实践和理论中的多义性使我们惶惑和不安。对日常生活中难以捉摸的朦胧感到忐忑的我们，乞灵于清晰，视其为救命稻草。因此，那些明确的概念便迎合了我们对辨识方向和寻求慰藉理由的需求。审美的精神情境则不需要这种理性地辨识方向和这种明晰带来的慰藉。它享受着模糊：情绪、气氛、象征和含糊不清的嘟哝。健康的、美好的天性……不需要道德、天赋人权、政治的形而上学……不需要神性、不朽来支撑和维持。审美的人不必回答抽象推论的理性提出的那些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审美的人本身拥有如此多的独立性和无限性，以至于在寻求支撑和方向辨识时不会陷入种种抽象的荒漠。现在席勒明白，为什么威廉·迈斯特以几乎是梦游人那样的准确性走过了他的人生道路，为什么他每时每刻是自然的同时又是理性的，为什么他受到塔社——人们不确切知道这是个怎样的团体——不明朗的、但确定无疑的引导，为什么这里偶然和必然模糊一团。这是审美的精神情境，是它导致产生了一切，并且回答了为什么这部小说各个局部都清楚和确切，而整体上看却是漫无边际的缥缈。

歌德在最初几封信中的一封里（1794年8月27日），曾提到在自己身上的那种幽暗，席勒就是通过上

述的这些考虑想要探究它，试探着更清楚地理解这种“朦胧”的意义。追求明确和概念精准的哲学，会毁灭那些依赖幽暗和无意识的生命胚胎。认识到这种危险的哲学，将是哲学的二次幂，就是说一种哲学，它把自己的危险——即受到自身的诱惑——作为题目。为了把它自身造成的损失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内，哲学是必要的，或者就用席勒的话说：只有哲学能够使哲理推究没有害处。

在他反思幽暗和审美精神情境的生命意义时，席勒遇到了佯谬的哲理推论形态：是哲学式的考虑能够妨碍哲理推论受其自身、受其追求清晰和透明的意志的诱惑。思考发现生命体的倔强，为了保护这种倔强，思考进行自我限制。这就是，如上所述，那种二次幂哲学，为了释放创造性的时机，它反顾自身，检讨和审视自己。席勒问歌德，在他那里是怎样开始的，最初的灵感是怎样产生的，并讲述了自己的情形：我的情况是，开始的感觉没有一定的、明确的对象；这是后来才形成的。在此之前是某种音乐般的情绪，接踵而来的才是文学的主题。这第二次思索将他从内在的计划安排，从过度强化的方案中解放出来；让其进入自由的、下意识的过程中去。他认识到，在他那里经常过早地开始自我控制，他必须阻碍这种阻碍行为。 209

这方面可以向歌德学习。

这种第二次哲学思考，捍卫生命的执拗，反对思考的执拗，是席勒正准备从哲学重新转向宏大的戏剧舞台的那个时刻发现的，从理性推论的世界转向艺术表述的世界。

1796年10月22日，根据年历手册里的记载，席勒在这一天开始了《华伦斯坦》的写作。这是一个伟大时刻，因为距离他的最后一个剧本，即《唐·卡洛斯》，已经几乎过去了十年。席勒非常激动，甚至有点胆怯。在这期间他关于戏剧有很多思考，与歌德无休无止地进行着这方面的谈话。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很高。他能实现这些要求吗？10月23日他致信歌德：虽然我决定着手写《华伦斯坦》，但我一直围着它打转转，就等着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把我推入其中。几天后他的确动笔了，不过又停顿下来，复又沉入那些史料中。两周后他告诉歌德：我越是不断修改我关于这部戏的形式方面的想法，越是由于要掌握的资料十分纷繁而感到害怕，的确，如果缺乏对自己比较大胆的信任，很难继续做下去。

210 在1796年11月28日致克尔纳的信中，关于他要克服的阻力，比对歌德说的更清楚。要把十分纷繁的资料置入一种戏剧形式中去。这些材料进行戏剧化处

理难度很大，只要想想那些错综复杂的国务活动、那些阴谋诡计、那些支离破碎的情节、那些外交方面的枯燥材料。他觉得这一切仿佛一个没有尽头的领域，我无法看清楚它们，只能借助于无法言说的艺术将其交给幻想。然后还有华伦斯坦这个形象本身。他的性格从来不是高贵的，他写道，但他是强大的。也许就其本身而言他会是令人难忘的舞台形象，但是他缺少一个与其匹敌的对手。

席勒所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如果说他已经明明知道，从这些材料的内容来说，他几乎不能有任何期待，为什么他偏要去接受这个挑战呢？

推动席勒这样做的是一种艺术的权力意志。他立志要返回戏剧，到一个直接实施艺术权力的地方，他要证明，他在十年后非但没有丧失艺术创作的能力，而且甚至于使其更加完善了，因此面前的困难算不了什么，他有能力驾驭这浩如烟海的、极其缺乏戏剧性的材料。

为了能够开始把戏剧作为实施艺术权力的地方，席勒返回到那个千百颗心如同随着万能魔杖的挥舞，按着剧作家的幻想震颤的地方。只有在剧场里可以直接经历这样的效应。在这里诗人对观众行使着权力意

志。歌德这期间很了解他的朋友席勒，懂得如何评价他那与生俱来的对戏剧的激情。他曾请席勒为他加工
211 剧本《哀格蒙特》，以便提高其舞台效果。现在歌德又为席勒提供机会，让其再次大显身手，他这样做并非没有私心。1798年10月魏玛剧院在改造和修缮后重张。歌德建议，届时从《华伦斯坦》这出大戏里分割出相对独立完整的部分，在魏玛剧院上演。歌德其实早有这个想法，还在席勒尚未决定将这出戏分成三个部分时他就有此打算。是歌德在看了席勒当初称为“序幕”的《华伦斯坦兵营》中的开始部分之后，率先提出一戏三分的想法。席勒以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作为榜样，原本不想把这些“群众场面戏”作为独立部分来理解。这些场戏只作为烘托气氛的背景，作为华伦斯坦这个人物行动的社会基础来表现。歌德立刻就看出，这些群众场面非同一般，这里的戏显示出宏大的气象，一种自成一体的情景系列，反映出推动整个时代的力量。他阐释说，这些场景在演出时可以保持独立，它们同时会加强对整个这出大戏主要部分的紧张期待。在后来的《华伦斯坦兵营》中有这样的话：“他的兵营只是在解释他的罪行。”席勒接受了歌德的建议，这样歌德就争取到了席勒的戏，安排在剧院于10月举行的开幕式上演出。歌德使席勒感到时间

的緊迫，便前來助一臂之力，參與修改，並且也寫台詞，比如說在“士兵之歌”和“告誡說教”兩場戲里。在上演前的最後兩星期里，《華倫斯坦兵營》的台詞又增加了三分之一。1798年10月12日《華倫斯坦兵營》首演。在歌德的督促和鼓勵下，席勒勝利地返回了戲劇舞台，現在坐在包廂里享受着他的成功。雖然在魏瑪的首演尚無後來的演出那麼轟動，但不久就看得很清楚，《華倫斯坦》三部曲為德國的戲劇藝術創造出了 212 樣板，後來幾代人都要拿它作為標準。這一點，席勒預感到，而歌德則把它說了出來。

關於席勒的權力意志的第二個方面，即藝術上如何把握那浩如烟海的素材，席勒也圓滿地達到了目的。在歌德的幫助下，席勒發明了一些藝術手段，借助這些手段他可以把複雜的事件濃縮到幾個情節線索中，讓環境的、社會的背景和隱蔽的部分變得清晰鮮明。為此，頭幾場戲情節中運用的引子就不夠了。一部自成體系的完整戲《華倫斯坦兵營》承擔了這引子的作用，對此上面已經談到。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世界的全部，中心是華倫斯坦的騰達、出類拔萃和垮台這出大戲。假使席勒把《兵營》的各個場景分別放到全劇中去，那麼注意力就分散得支離破碎了。華倫斯坦說，是精神為其自己締造了軀體。“兵營”正是華倫斯坦為自己創造的那個軀體，

这个躯体最终离弃了他，听凭自身动力的驱使，成为其“缔造者”的不可逃脱的厄运。

属于席勒创造的艺术手段还有，他没有运用传统戏剧表现方式，即从开始到升至顶峰或达到高潮，以及接踵而至的坠落或降至低谷这样的模式，而是把情节放置到一个斜面上，从一开始情节就进入下滑的趋势，先是缓慢，然后越来越快。他这样做获得了成功。席勒写信给歌德说，情节从一开始就被置入这样一种沉降和倾斜的状态中，以至于它持续不断地、加速地走向结局。在表现华伦斯坦时也运用了残酷的讽刺。华伦斯坦乞灵于星象，同时并没有察觉他已经处在坠落的境地。华伦斯坦以为自己在行动，没有察觉他做的一切都是被动产生。席勒将放缓和加速这样的戏剧技巧联系在一起。从华伦斯坦的漫长和错综复杂的故事中剪裁出几天，即他快要被谋害的那个时段。这是灾难行将到来之前那些浓缩着丰富内涵的时刻。这是“放缓”这一技巧产生的效果，同时，“加速”的迹象也出现了，因为在一个斜面上一切都滑动起来，急速朝毁灭驰去。华伦斯坦在这一时刻还相信，通过背叛皇帝投向瑞典人，掀开他军旅生涯一个崭新的、可能还是辉煌的篇章。华伦斯坦已经看到自己站在迎接权力意志胜利的门槛上，实际上他正在为自己准备着灭

亡的下场。

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自己，命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歌德和席勒两人在书信往来和交谈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代希腊悲剧的特征。与其相比，“现代”戏剧强调的是个性，这里各种性格的人及其相互碰撞起着关键性作用。席勒有意在华伦斯坦身上表现命运和性格这一主题。性格应该坚强，可惜拥有自由和自主观念的他缺少这一点。人之间的纠结也应该，作为一种现代命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换句话说：这里表现的是一個伟大的个体，最终他自己，虽然并非蓄意地，葬送了自己；还应该出现一种由许多人物活动编织的网，这是无名的势力，它最终会成为个体的无法抗拒的命运。1796年11月28日席勒写信给歌德说，悲剧的营造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命运起的作用还太少，主人公自己的缺点在造成不幸方面占的比重太大。必须给命运以更多的力量。但是超验的力量应该完全排除。然而史料上证实了华伦斯坦对星象的迷信。是否要让这种迷信在戏里起作用呢？席勒举棋不定。他曾经把字母预言术写进了戏剧情节，但对加强戏剧性并无太大用处。他向歌德请教。是否要他把迷信天象作为一个实质性母题纳入这出戏里？歌德对这件事情的

214

著名回答本身就是一種信仰。他寫道：

天象迷信是建立在對龐大世界整體（das ungeheure Weltganze）的朦朧感覺上。按照經驗的說法，距離我們最近的那些天體對氣候、植物等等具有決定性影響，人們只能逐級地向上攀登，說不清楚，這種影響在什麼地方停止。

對於席勒來說，這一回答真正幫助他下了決心：他感激地接過歌德“龐大世界整體”這個說法，天象迷信觸及到了它，並有權利這樣做。不過席勒讓天象迷信適應他自己的世俗的構想。華倫斯坦的天象迷信在戲裡得到深刻的表現，它絕非可有可無的素材，而是刻畫主人公所需要的，但也不是決定性的。華倫斯坦所做的那些決斷皆因其性格使然，沒有對天象的迷信他同樣會這樣做。然而他根據歌德的建議運用了這個素材，作為象徵，將人的行為與龐大世界整體銜接在一起。只是——這是決定性的——對席勒來說，這個龐大世界整體沒有出現在與宇宙的關聯中。行為從行為者那裡脫離，糾纏進人們所編織的網中，產生無法控制的影響，這樣，經過龐大世界整體又返回來作用到行為者身上，並最終將其毀滅——對席勒來說，

这是现代版的悲剧母题。华伦斯坦意欲铤而走险涉足背叛，当这个意图多半藏在心里，尚未完全付诸实施时，复杂的现实就将他如此纠缠其中，以至于他无法主宰自己的行为了。

可能华伦斯坦预感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愿意正 215
视。如果说他在犹豫，那是因为他要保持对他的行动可能达到的目的抱有的幻想。这里，席勒对主人公犹豫、踌躇的成功表现，甚为歌德所欣赏。华伦斯坦这个强有力的行动者（Tatmensch）变成了哈姆雷特，因为他也像那位一样注重机遇，生怕失去任何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他犹豫不决时，他掌握着的权力还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供他抉择。但是，现实是严酷的，难道可能性不是在逐渐减少吗？现实迫使他将丰富的可能性穿过决断的针孔——要蒙受无法想象的损失。就是这样的现实把一个人束缚住，陷入事实的独立逻辑之中，让人们对其无能为力。谁想如华伦斯坦那样保持其选择权，谁就惧怕行为的不可逆转性，在可能性的世界里存在着向前和后退，这里人们还没有听命于不可倒转的时间。但是在行动和决断中，人们却只能听凭时间的摆布，剥夺了自己的诸多可能性，即剥夺了在时间上享有自由的可能性。然而华伦斯坦想要在时间里做事又要控制时间，换句话说：他两者

同时都要，既是追求权势的实力派（Machtmensch），
又是不想放弃丰富的可能性的、瞻前顾后的人（Mö-
glichkeitsmensch）。他既要实施的权力，又要那种明晰
如何选择的权力。让强有力的行动者华伦斯坦在模仿
哈姆雷特著名独白的那段长篇台词中，说出了妨碍他
行动的秘密，堪称席勒的神来之笔。权力意志龟缩起
来，变得思来想去莫衷一是：

216 这怎么可能呢？我不能再按自己愿望行事？/
不能再随自己的心意退回？非得去实施这一行动
不可，因为我把它想出……/我不过是想入非非，在
心里过把瘾而已；/自由让我心动，还有财富。/
以当皇帝的梦想来愉悦/一下自己就大错特错了
吗？/难道我胸中的意志不是自由的，/我不是看见
了身旁那条安全的路，/它始终为我保留着，让
我顺畅返回？/可是现在突然我被引向了何方？/
没有了后退的道路，我的所作所为/在我身后筑起
了一道大墙，/牢牢地堵死了回头的路途！——/……
我的行动在我的心中还是我的：/一旦让它离开了内
心那可靠的角落/离开了那孕育它的心底，/进入了
生命的异域，/它就属于那些险恶的势力/人再有本
事也无法去熟悉和驾驭。

每一次決定都是一支射出去的時間之箭。想收回來是不可能的。華倫斯坦說，諸多決定築起了由我的所作所為組成的牆。它們把自己那條線引進現實那茫無頭緒的編織物中，由此便被糾纏進生命的異域。誰行動，誰必然自我異化。永遠無法在自己的行動中完全認識自己，更不用說在由此產生的尚難以料到的後果中了。

還有一個成果，肯定也是得益於與歌德之間的友誼，那就是席勒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女性形象。苔克拉，華倫斯坦的女兒，具有克萊爾琴和格蕾琴^[1]身上那種可愛和溫柔的力量。華倫斯坦欲將女兒的婚姻為其政治利益服務，在他的世界圖景中熾熱的愛情沒有地位。苔克拉較之她的戀人馬克斯·皮科洛米尼對事物的看法更沒有幻想：她看穿了這套把戲，注意到人們想利用馬克斯對她的愛，把他更緊密地與華倫斯坦連在一起，她預感到，她與馬克斯之間的真正結合將遭到破壞。在獨白中她表達了她的看法：這裡不是希望之鄉，/只有沉悶的戰爭喧囂，/即使愛情也仿佛披上了鐵甲，/挺身而出，準備垂死掙扎。愛情也將在這殊死的鬥爭中敗下陣來，苔克拉也像馬克斯一

[1] 克萊爾琴和格蕾琴分別是歌德《哀格蒙特》和《浮士德》中生動的女性形象。

样死去。她以前的预感应验了：心已死去，世界空荡荡，/ 她已不怀有任何希望。

217 权力游戏掏空了世界。一位强势者毁灭了，带走了所有追随他的人。没有更高的秩序和更高的目的能够是胜利者。某些人对这个剧本中悲观的虚无主义深渊感到惊讶，歌德也不例外，他在一封写给席勒的信中坦言：我能想象您工作的状况。没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我也永远不能成功地表现一种悲伤的情景，这样的情景我宁可回避，绝不会去寻找。虽然我还不甚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写一部真正的悲剧，但是我想到要这样做就觉得可怕，并且几乎相信，仅仅去尝试也会毁掉了我自己。他表达了他的推测：古代经典已经懂得，面对庞大的世界整体，只有通过审美游戏才能忍受住恐惧，因此，越是强烈地感到生活的荒谬和可怖，艺术越是要表现出更加高超的艺术性。反之亦然，对文化来说，它的艺术上的形式意识越发达和完善，越是能更多地吸纳和处理反面的经验素材。审美游戏的吸纳力，这个思想是歌德对席勒的游戏理论的即兴运用。歌德对这里的表述简练概括为：风格使原本无法忍受的变得可以接受。尼采这样说：我们有艺术，以此我们则不会因不堪生活而灭亡。

如果形式和风格能像让人克服艰险而继续生存下

去的一种手段那样有意义，那么，歌德，当席勒为他朗读《华伦斯坦》时，赞誉形式的性能使他得以忍受素材的煽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当歌德受席勒《华伦斯坦》的启迪，重又从事《浮士德》的创作时，把几段以散文体写的文字拿了过来：我目前尝试……把它们改成诗体，他在信里对席勒说，因为如此这般，思想如同透过一层面纱显现出来，这个哪怕是庞然大物般的素材，它的直接作用也就减弱了。

席勒通过《华伦斯坦》把一个丧失了理智的世界 218
极其生动地搬上了舞台。在写作过程中，他有时情绪突然低落，素材让他感到压抑，但是只要艺术形式对头了，审美的精神情境出现了，那么他就很快振作起来了。假如成功的塑造和表达都不能使自己心情轻松，那么他就太沮丧了。无论如何，席勒对他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极为满意。在我一生中还没有如此成功过，他写信对科塔说，他为能够保持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又有成熟年华的宁静和清明而十分欣慰。

《华伦斯坦》还未上演，这出戏就流传开来。各地剧院经理和总监纷纷询问，请求获得上演权。尤其是柏林的伊夫兰德，国家剧院的经理。他表示多高的费用都不在话下。“观众，”他写道，“非常渴望看到这个戏的演出。”最后伊夫兰德支付了一笔很高的稿酬，拿到了演出

权，在魏玛首演结束后，他便可以在柏林上演《华伦斯坦》。但是在最后一刻《华伦斯坦兵营》一剧被撤下，据说这个戏可能被理解为对普鲁士军事国家的诽谤。

在魏玛开始了盛况空前的演出。《华伦斯坦》三部曲的演出分别安排在1799年4月15、16和20日这三个晚上。整个一周《华伦斯坦》都是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魏玛公爵在宫廷包厢里向席勒祝贺，表示希望席勒携全家迁居魏玛。歌德为祝贺创作了《华伦斯坦》的诗人举办隆重的聚会。女士们总是询问席勒，那位褐发姑娘苔克拉到底最后怎样了，她在马克斯·皮科洛米尼死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来告别：这是他的精神在召唤我。当这个问题让席勒感到烦扰时，他写了一首虽然不无风趣、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严肃的诗：《苔克拉，幽灵的声音》。

219 为了让魏玛这些女士们彻底感到满意，他让苔克拉从天堂向人间讲述，说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马克斯与她结合在一起，华伦斯坦也别来无恙。感谢大家的惦记。

歌德大力支持演出，全心全意地关心演出的每个细节；指导演员们练习他们有时感到困难的按抑扬格韵律写的台词^[1]。为了给他们讲解这出戏的高雅格调的意

[1] 抑扬格，也可以叫轻重格，大体相当于汉语诗歌的平仄。席勒戏剧标志性的诗行韵律是五音步抑扬格。

义，他引用了席勒来信中的一段话，席勒说他相信能够发现，观众对通俗娱乐戏剧的兴趣已经在减弱，最后他说，他的《华伦斯坦》将会遇到有利的时机。观众自己不愿意看那些通俗的戏剧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们感觉剧院里的一切让人无聊……总是盯着一张普通的、日常的面貌，最终当然一定会使人倦怠。因此戏的格调要高，演员们要练习抑扬格，哪怕要花点力气。歌德在这些天里，扮演着一个严厉教练的角色。

魏玛首演《华伦斯坦》的几天里热闹非凡、掌声不断，席勒从魏玛回来之后精神如此振奋，立刻就着手下一个创作项目。他在给歌德的信中说：这期间我已经开始研究……玛丽亚·斯图亚特的审判资料。一些悲剧性的母题立刻就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他之所以如此急于开始写下一部戏，因为他目前身体状况不错。他始终注意，绝不让任何他不觉得身体疼痛和软弱无力的一天白白过去。《华伦斯坦》所以拖延了那么长时间才完成，就是因为总被疾病发作所中断：胃痉挛、厉害头痛、关节炎等。他有一回对歌德说，他总是好一天，就得病四天。这诚然有点夸张，但他的健康状况是够糟糕的了。有时他得请求歌德放弃访问他的打算。我得提防着，他有一回这样写道，文学创作的事情连想也不要去想。于是歌德便不去看望他，取而

代之是給他寄去一塊烤肉。

疾病頻繁發作讓席勒不得不深居簡出。歌德很体谅他的處境，但還總是試圖把朋友從他那籬笆牆里拉出來。否則的話，席勒可能連續數周待在家里。當歌德購置了一輛新馬車后，他便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邀朋友一起駕車出遊。席勒不無顧慮，但有時還是樂於讓歌德突然襲擊。這位發現，只要干脆把馬車停在朋友家門口，不要繁瑣地邀請、約會和事先打招呼，就能如願以償。

總在屋里待着，席勒有時也覺得這樣的日子難以為繼。1797年2月13日他致信克爾納：始終這麼待在四面牆里，幾乎與坐監獄並無二致，讓人難以忍受，長此以往我真的要憋悶死了。他尋找坐落在綠色環境中的房子，問過歌德，他那花園屋是否出租。歌德立刻答應，但又有顧慮，這屋子冬天比較寒冷，再說對這期間已經有四口之家的席勒來說可能面積也太小了。席勒終於在耶拿地勢較高的地方找到了一處花園房產，他讓人改建了一番。在那里他度過了1797年和1798年兩個夏天，人們在那里可以看到，他經常雙手握着放在背后，快步地圍着房子轉着。這樣多的活動是必需的。只有每逢歌德來訪，散步的路才變得比較長些。

第十一章

221

关于史诗和戏剧的特征。

在席勒的《季节女神》之后，歌德创办《神殿柱廊门》。

说不尽的古典文学。《收藏者及其家人》。

一部家庭小说。席勒与众生相。

艺术能承受多少真实？两位对共同策划的兴趣。

反对半瓶子醋艺术。

费希特被驱逐出耶拿。席勒迁居魏玛。

歌德在帮助席勒创作《华伦斯坦》期间，同时也需要席勒的理性思维来一起探讨文学分类问题，歌德当时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史诗与戏剧区别何在呢？各自的重要特征是什么？在题材的选择上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这方面歌德一向凭直觉，如他自责所说，他的决定不总是正确的。比如说《哀格蒙特》，他就不愿意

将其视为一部真正的戏剧。他说，这部作品具有史诗的气质。他想与席勒一起在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他与席勒一样，感兴趣的不是学院式的研究，而是文学创作实践。1797年10月30日他致信席勒说，纯正的形式大有裨益，并且富有成效，反之它将到处设置障碍和生拉硬扯。《威廉·迈斯特》他写得颇为吃力，原因就是他对小说形式不甚了解。不要在表现对象和表现形式的匹配上犯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222 在创作完成市民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之后，歌德计划写一部英雄史诗，即《阿喀琉斯》。他的抱负是以此填补在《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之间的空白。然而他又心生疑虑。这个素材，阿喀琉斯之死，是否更适合于戏剧形式呢？这种疑虑也是他要探讨文学种类的原因之一。歌德把他与席勒交谈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文章，题为《谈史诗与戏剧文学》，后来（1826年）这篇文章以他与席勒两人的名义发表，他认为文章中的观点是他们俩一起反复讨论获得的共识。一般情况是这样，歌德首先讲他观察到的一些情况，然后席勒加以分析。歌德提供具体经验，席勒则系统梳理得出的观点。席勒致力区别和分解；歌德指出一致和关联。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史诗与戏剧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史诗作家的讲述是把所讲的完全作为过去的事情，而戏剧作家则将其完

全作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表现。史诗作家与其所讲述的保持距离，也允许读者（听者）与其保持距离。史诗作家从容不迫地讲述可以离题别论，可以联想与思考，在叙述时间上可以超前和滞后。受众与其说为其着迷不如说受到启迪。戏剧的情形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情节和冲突是要抓住观众，直到他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史诗作者让受众有自由，而戏剧家则剥夺了观众的自由。史诗作者要求受众（听者和读者）有想象力，希望看到他们的主动和自觉参与。但戏剧只要搬上舞台，情形就完全与此相反。它要把观众紧紧地吸引过来，以至于他们几乎不能思考，他们的幻想力完全被窒息了。

对于以上两人共同的考虑，歌德还补充了一个想法，在两人交谈过程中没有论及过，就是区别古希腊唱英雄史诗的行吟诗人和伶人，前者诉诸于倾听他的受众；后者面对着观看其表演的受众。借助这两种不同的原初的表现样式，歌德再次令人信服地显示了
223
他如何针对具体经验而进行的思考。席勒很乐意接受这个想法，并且他也想到了一种浅显的解释。他写道，他想再提出一个有助于直观区分史诗和戏剧的方法：观剧时戏剧情节在我面前活动，听或者读史诗时我围绕着史诗情节活动。这的确是最简要地说明了史诗和戏剧的区别——这一个抓住你，那一个放开你。

作家必須自己決定，他的素材是否要求時間上嚴格的發展順序，或者可以根據思考的需要安排時間的前後。第一種情況利用戲劇形式合適，第二種情況適合於採用史詩或者小說的形式。這一區分與席勒那素樸和感傷的一對概念相匹配。史詩形式產生距離感，傾向於感傷文學；而戲劇由於將情節直接呈現在觀眾眼前，可以看作是素樸的。這時席勒考慮，具體到他的《華倫斯坦》應該怎麼辦。《華倫斯坦》要在某種程度上保持史詩那種敘事的自由意識，他要始終是情節的主人——就是說也是時間的主人，這種情況對於講述者或許不成問題，但行動者不會享有此種待遇。就是說，一部戲劇中的主人公按照史詩的方式來表現。在《華倫斯坦》中，史詩和戲劇特征還以其他方式聯繫在一起。席勒說，《華倫斯坦兵營》他是作為整部戲的一種序幕來處理的——一幅幅表現劇情背景的畫，請觀眾來看，尚未用緊張的戲劇衝突來吸引觀眾。如同席勒上面所簡要概括的那樣，首先是讓觀眾初步熟悉一下情節開展的地点，好像是到處活動着了解情況，然後在其面前只有情節在發展，觀眾於是喪失了自由。

1797年秋，《季節女神》不久就要停刊了，歌德計劃創辦一種新的雜誌。不是那種一般性期刊，而是一個文本系列，如席勒致函科塔所說的，一組小冊子。

席勒的大力支持固然对争取出版商科塔起了重要作用，224
不过吸引这位经验丰富的出版商的是歌德的著作，尤其是《浮士德》，希望他的出版社能拿到版权——最终他如愿以偿。出这种新期刊是赔本的买卖。第一本印了1500册，只卖掉500册。科塔一开始就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神殿柱廊门》，这是新期刊的名称，比《季节女神》更为注重教育和培养的意向。要去争取读者，让他们去欣赏温克尔曼的古典主义，欣赏那高贵的单纯和肃穆的伟大。海因里希·迈尔，歌德艺术方面的助手和热情的同事，是他想到给杂志起了个如同雅典城堡门户区一样的名称。的确也绝对名副其实。因为这本杂志确实就像是那通向伟大艺术圣殿的门廊。

席勒答应与歌德合作，但暂时还不行。他解释说，《华伦斯坦》和每年一期的《缪斯年鉴》已经耗费了他全部精力，另外他对造型艺术也不那么精通，而《神殿柱廊门》却恰恰以此为其重点。

歌德要通过《神殿柱廊门》为他对自然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理解争取读者。

在自然真实方面，画家和雕塑家应该学习解剖学和颜色学。人们应在自然实体上受过训练，然后再转而应用到艺术上去。首先要认识客观实际，然后再将其理想

化。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歌德要把他关于解剖学和光学方面的著述发表在《神殿柱廊门》上。既然科学界对他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不予理睬，那么至少对艺术感兴趣的读者会从中受益。

说到艺术真实，他以古典艺术为榜样。在关于温
225 克尔曼的文章中歌德写道，当时人们理解到，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人被置入自然的顶峰，那么这样的人他责无旁贷要再次创造出一个顶峰……为此他发展、强化自己，用所有的完美和道德来充实自己，他呼唤选择、秩序、和谐和意义，最终将自己提高到能够创造艺术作品的境地，与他其他的成就和建树相比，这些作品发出耀眼的光辉。艺术的真实是提高了的、发生了变化的自然，就是说不仅仅是模仿的自然。

歌德认为，他在意大利看到的、仍然保持完好的古典艺术作品，它们符合提高了的自然这一艺术理想，都应该通过描述、图片和解释等等方式让大家知道。歌德在《神殿柱廊门》的纲领性的前言中写道，不要再等待了，因为拿破仑，这位行动上的天才人物，已经使意大利的艺术遗产蒙受遭到破坏的危险，他在掠夺那里的艺术珍宝。人们尚不理解，世界在这一时刻正在丧失什么，这部伟大的古老的完整艺术，已有许多部分被拆除了。《神殿柱廊门》宣告艺术理想的同

时，也唱响了悲叹艺术品丧失的哀歌。

1798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期，接下来的四期分别发表于次年的1月、4月、6月和12月。由于这本杂志的滞销，最后一期推迟了一年之后才出版。歌德对席勒感到失望，这位只限于与歌德一起商讨，很少比方说动手为杂志写稿。1799年5月10日歌德在给迈尔的信中写道：

对席勒我宁可抱任何希望。只要谈起情节策划和方案设计，以及畅想各方面的发展前景，那席勒可是个能人，我这一回已经又在他的帮助下打好了二三处重要基础；但是期待通过他的帮助来达到某种具体目的，恐怕是办不到的。

歌德在信中谈及的来自席勒的帮助，涉及的是1798年底开始写的一部作品，1799年夏天将以《收藏者及其家人》为题发表。歌德这样描写这部类似于小说的作品，它是以书信体表现的一幅小小的家庭画卷，226讲的是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可能追求的各种不同的方向。与席勒一起，他列出了对艺术所持的各种可能的看法，从艺术爱好者的模仿，到罕见的古怪者的发明；从毫无幻想力地描绘客体，到脱离客体的凭空幻

想。席勒提出了思想框架，歌德负责语言表达，通过相应的性格特征来体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出版商获悉后大喜过望。终于不是枯燥乏味的说教文章了，而是既风趣又优美的一部令人愉悦的简短的书信体小说！

一位收藏者在给《神殿柱廊门》杂志出版者的信函中讲述着，这当然都是虚构的，父亲、叔叔和他自己如何把他的图片集中起来。父亲这个人物，歌德赋予这个人物他自己父亲的特征，认为如实地模仿很重要。他们请来了一位画家，他画的风景和人物，与原型对照，很不尽人意。他的作品和谐，并透着智慧，但不自然，是那种法国的口味。幸亏画家有个很有天分的儿子，他画的所有亲属的肖像，连同家具，比例尺寸都很准确。这位年轻的画师也为这家的女儿画像，画得如此逼真，以至于这两位年轻人最后一致决定生死相伴，白头偕老，对此，这个家庭并没有人感到吃惊。当这位年轻妇人真的不幸去世了，画师也没有停止为她作画，只有这样他才能排解失去她带来的痛苦。他也画所有能让他想起她的那些器具，还有他的歌本、一个钩织的钱包和一只高脚杯。一位艺术家的悼念作品如此之多，都是逼真的模仿，对他来说模仿就是一切。这个家庭另外一位年轻女士，故去那位的侄女，这期间长大了，不再满足那些大量的摹绘现实的图画，

转向具有幻想力的作品。这不能怪这个可怜的尤丽叶，她觉得某种稀罕的、具有才智的事物有吸引力，喜欢看到某种奇妙的事物，那些活灵活现的搅和在一起的梦幻……让她感到快乐。 227

模仿者和幻想者构成两个极端，中间是各种混合性质的画派：那些草拟者，他们总是只起草、拟订，而什么也没有完成；那些点绘者，他们固执地拘泥于细节，而把整体置之度外；那些漂浮不定、制造烟雾者，那些拐弯抹角、颠簸起伏者，他们偏爱装饰，喜欢轻松愉快和充满预感；与此相反，那些骨架主义者和严肃主义者，他们在枯瘦的抽象中寻找着本质。席勒参与了这一系列典型的设计，由于他当时正对围绕着《雅典娜神殿》杂志那伙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感到生气，便设法给他们也归了类：那些想象主义者，他们企图在想象力面前耍花招，竟然不担忧他们的表演应距离观看者多远。

这部家庭小说的人物中有一位远远看上去让人想到席勒。这位相貌陌生化了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在康德的哲学里学习过进入自我，以便在此过程中捕捉到自己的精神。不过结果却另是一样，他得重新努力学习如何认识现实。最终他如愿以偿，于是他的登场令人印象深刻：他勇于面对危险的敌人，捍卫他那

真正的理想主义，他要对付的一方面是平淡的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浪漫主义的梦幻。歌德把自己与席勒建立友谊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暗中用在青年哲学家这个人物身上。如同冯·施泰因夫人的教女莎洛特为席勒开辟了通往歌德的道路，小说中的尤丽叶促使她的叔叔，相当于是歌德，与年轻的哲学家建立起友谊，尽管一开始她叔叔并不喜欢这位年轻人。小说内外，
228 都是一位年轻女士让两位大不相同的男子成为朋友。席勒肯定发觉了小说中的这一暗示，当他于1799年夏天读到小说的最后一稿时，在给歌德的信中（1799年6月20日）不无感触地写道：任何一个敏感的人读到这里都一定会感到情节的奇妙。

书信体短篇小说《收藏者及其家人》，是两个人一起策划出来的，这是两位朋友当时很喜欢做的事情。刚写完一部分，就又开始新的策划。现在，他们在搜集和整理为什么说艺术上的半瓶子醋严重危及艺术的理由。是啊，到底为什么呢？他们坚信，对于艺术来说，好心好意与好是对立的。那些所谓爱好者的作品与好的艺术是两码事。按他们的欣赏标准，目前这样的所谓艺术品正在泛滥。在世纪末，贵族和市民的圈子里出现了大量的业余艺术，魏玛的宫廷社会里，还有耶拿的市民阶层，到处都在画水彩、剪纸、填词作诗、唱歌和奏乐。

尤其是戏剧舞台火爆异常，人们想要在舞台上表演，要亲自表演自己。不要忘记：歌德的《伊菲格妮》就是由魏玛业余剧团首演的。甚至于年轻的公爵^[1]也参加了演出。自从九十年代初歌德掌管魏玛剧院以来，他就十分注重专业水平。歌德知道，业余爱好可以通向艺术，他有这方面的体验，他自己就有绘画方面的爱好。业余爱好对艺术是有帮助的，但是前提是它不可以将自身与正规的专业艺术混淆起来。

歌德乐意把自己比作园丁，呵护着，照料着，及时拔除莠草。席勒则不是这样。作为职业作家他要捍卫这个行业的荣誉。歌德倾向于对业余爱好者进行教诲，席勒则要将他们拒之门外，尤其当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以内行自居。在这个意义上，席勒认为某些浪漫主义者其实不过是外行。作为对策划的补充意见，席勒写道，外行永远也表现不了他要表现的对象，只能总是描写关于对象的感觉，他接着写道，所有这些外行的作品……都会具有病态的性状，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只是令人感兴趣或者自以为是这样，还不够。 229

这次，歌德仍然打算担当把两人策划的这些情节表述出来的角色。他在1799年6月22日致席勒的信中说：

[1] 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我很愿意以一种富有诗意的形式将它们表现出来，一方面让它有更普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让它读起来更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艺人、企业主、店员和顾客，以及各类艺术的爱好者们，他们如何沉溺于那些所谓半吊子艺术之中，现在的状况简直让我惊骇，既然我们已把事情考虑得很透彻，而且也有了名目……我们一旦打开批判的闸门，就会出现厉害的争吵……那些拙劣的所谓艺术作品欣喜繁衍的地方……应该变成洪水巨流。

这时，论战的激情又燃烧起来，又像当初创作《赠辞》时那样跃跃欲试了。而席勒也立刻受到感染。他愤怒地回答：

既然没有多少希望去耕耘和栽培，那么势必只能用洪水去涤荡和铲除。对待这样的现象唯一不会让人感到后悔的态度就是战争。

但是，最终还是仅限于粗略的议论。把一些观点弄清楚了也是一件乐事。为什么还要再次在公众面前剑拔弩张呢？一阵疾风暴雨过后，歌德写道，一切还不是很快又恢复了原状？《神殿柱廊门》问世后受到

的冷漠表明，绝大多数公众对责备和教导不感兴趣。歌德与席勒再次想起使他们当时终止《赠辞》之战的那个共识：与其唇枪舌剑地论战，不如用自己好的作品做榜样来说话。1799年7月20日歌德写道：我们应该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像样的作品来，其他的一切都是有害的。加之，《神殿柱廊门》杂志的停办亦近在眼前，这更加降低了进行一场论战的兴趣，因为论战不能没有论坛。 230

歌德和席勒策划反对半瓶子醋艺术，并没有任何政治考虑。但是政治作为背景还是起了作用。1799年初，公爵断然驳回了许茨及其夫人关于在耶拿创办一座票友剧院的请求，就是出自于政治理由。剧院应该受宫廷约束，不能允许有谁来与其自由竞争。在这种加强市民舆论的主动倡议中，公爵嗅到雅各宾主义的危险，尤其正当在耶拿出现了围绕着费希特关于无神论的争论，一时间社会出现了不安定气氛。

费希特于1798年12月，在他主办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康德哲学的信徒卡尔·弗里德里希·福尔贝格关于《宗教概念的发展》一文，其中明确拒绝上帝的启示，将宗教仅仅建立在伦理上。尽管福尔贝格的观点与他的老师康德并没有两样，但是费希特担心会招致严重后果，在发表时，把他自己的一篇短论

《论我们信仰上帝统治世界的理由》加在前面，意在防备对福尔贝格文中无神论观点的责难。费希特的短篇论文中，抨击了关于存在一个执掌赏与罚的上帝的这种正统信仰。费希特解释说，上帝是指望不上的，他只不过存在于我们的无条件的道德的决定中。这些解释使情况变得更糟。原本是要防备引起对福尔贝格文章的攻击，结果自己成为攻击的对象。在萨克森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指控费希特和福尔贝格的无神论。根据这一检举，萨克森政府在其管辖区域内禁止了这份杂志的传播，并要求耶拿大学的“抚养者”，即卡尔·奥古斯特，查抄有关文章，并惩罚作者，否则将禁止境内子弟到相邻的耶拿大学读书。对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来说，这件事来得不是时候，因为他正考虑231 让他的儿子，公国储君，与沙皇的一个女儿成婚，因此他要格外注重作为无可指责的革命敌对派的声誉。就是没有这层考虑，一个时期以来，耶拿的整个大方向也让他感到不合适。他认为，费希特无论如何都是个地道的雅各宾党人，让他大为不快的是歌德举荐他到耶拿讲学的，这还不算，最近以来，歌德与这些大学里值得怀疑的人们经常接触。他虽然没有直接致函歌德，但致函歌德的同事福格特，要他转达对歌德的斥责：“对歌德我已经有不下十次非常生气了，对待

如此荒謬、严重的事态，他的确是太幼稚了，竟对其表现出一种欣赏的态度，这对于他如何保持自己的品位大有害处：他在视察这件事情，以及整个学院事务时，显得十分轻率，他多次到耶拿本来可以实施很好的影响，但都疏忽了；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明白，那些轻浮的家伙在教学中贩卖些什么，让我们及时了解这些情况；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经常规劝他们，通过告诫让他们遵守规矩；只要切实去做，他们是会顺从的，因为不管他们怎么狂妄不羁，还远不能为所欲为，他们毕竟还是其生存得依靠工作岗位和薪酬的一族……”

歌德的反应先是比较冷静。他在给福格特的信中说，殿下的训斥……是深思熟虑的，措辞也很恰当，并建议，先等等，看费希特如何辩护。但此公并没有屈服，反而发动攻击。他指责他的对手虚伪，称他自己信奉的道德宗教才真正是自由人的信仰。

在魏玛人们更想把这件事情悄悄地解决，比方说给当事者以警告和劝诫，让其从此以后在公众面前讲话要谨慎。歌德是这样想的，公爵其实也是如此，他的确也不是那种虔诚的教徒。他觉得宗教只对臣仆才

232

应这样虚伪的对待宗教的态度，他要以路德那种慷慨激昂亮相：我就站在这里，我不会别种方式。他在致函福格特时威胁说，如果对他发出警告，他将申请辞职，其他同事会效法他采取同样的措施。这时，魏玛做出决定，以歌德名义对费希特提出警告，并随后接受他的辞呈。这件事情对于费希特，后果之难堪出乎他的预料。费希特解释说，他现在得到的警告，并非那种一定让他非辞职不可的警告，因此他请求允许他留下。在公爵眼中，费希特这回可谓原形毕露，不过是个说大话的胆小鬼而已，他看到他对费希特的评判得到了证实：说到底费希特只不过是那些受制于工作岗位和薪酬的人中的一个罢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卡尔·奥古斯特在费希特的信函边上批注道：“事情的发展在预料之中，再见了，费希特！”

歌德同意辞掉费希特，但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1799年8月30日他在给施洛瑟的信中写道：说及费希特，我总是为不得不失去他而感到惋惜，他那愚蠢的狂妄让他丢掉了在这个广阔的地球上……再也难以得到的生存境况……他毫无疑问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我担心对他本人以及这个世界都是巨大的损失……处理这件事情的书面资料，只要是在歌德手中的，后来都被他销毁了。

在歌德和席勒的书信往来中很少谈及这件事情，有时谈到了也是顺便一提。而且只称那件事。两个人曾经谈论过这件事情，席勒1799年1月26日致函费希特，说他从魏玛宫廷人士那里得知，虽然人们不希望听到他在讲坛上讲某些事情，但人们还是给他写作上的自由，席勒写这封信很可能是在与歌德交流了看法之后。然而当时费希特不准备做出任何战术上的让步，于是席勒再也没有过问过此事。费希特在被辞退后随即被逐出邦国，不得不在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侯爵处寻求避难。1799年6月14日，席勒在一封致歌德的信中对此评论道：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这位朋友那里一桩又一桩不明智之举接踵而来……要求一位对他毫不关心的侯爵，为他安排住处，公开地庇护他……让这位侯爵因此在所有与其想法不同的宫廷面前丧失名誉，岂不是一厢情愿吗？曾经不得不逃离一位侯爵的席勒显然更能了解一位侯爵的心思，而非请求避难者。他虽然也为费希特的离去感到遗憾，但似乎还是能同意政府的做法，以及歌德的态度。

随着费希特的离开，席勒感觉到他的周围越来越空荡了，虽然1799年秋天，在施莱格尔家年轻的浪漫派那里交际异常活跃，所谓“综合哲学”

(Symphilosophie) 和“综合文学”(Symposium) 的议论达到高潮，但是席勒没有参与。对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人陆续离开了耶拿，威廉·冯·洪堡就是其中之一，他离开了耶拿，出发到巴黎和西班牙去长途旅行了。这几年除了歌德，主要是他真诚而又经常地到席勒家走动。洪堡离开了耶拿，席勒比以前更局限于与歌德之间的友好往来了。另一位朋友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克尔纳住在德累斯顿，离得太远无法定期走访。因此这期间歌德不仅是他精神交流的朋友，而且也是日常生活中嘘寒问暖的朋友。

234 1797年春天席勒第一次考虑迁居魏玛，这样与朋友歌德就可以天天来往了。两年后，1799年春天，迁居魏玛增添了又一个理由。以《华伦斯坦》凯旋戏剧舞台的席勒想在剧院旁边生活。他现在处在创作盛期，计划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将要在歌德的支持下，搬上魏玛的戏剧舞台。而歌德那方面因为朋友来到身边，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减轻自己管理剧院的负担。然而席勒不想完全脱离耶拿。那里新近购置的花园房舍可以用于夏天避暑。于是当席勒往魏玛搬迁时，首先想到的是拥有两处住所。在魏玛创作戏剧，在耶拿做哲学思考。

歌德帮助席勒在魏玛寻找房产。做假发的米勒家

有房子出租，莎洛特·冯·卡尔布之前曾住在这里。

莎洛特大病卧床给寻找房屋的几周笼罩了阴影。遭受伤寒病的折磨可能与生卡罗莉妮·亨丽埃特时难产有关。10月23日莎洛特失去了知觉。接着好几天神志昏迷，并伴有抽搐、呕吐和高烧。席勒整夜守在病榻旁。宫廷顾问施塔克大夫让他做精神准备应付最坏情况。他得想到莎洛特可能不治身亡，对他来说，想到莎洛特可能会疯癫，更加可怕。他几乎感到绝望，忐忑不安，加之整夜的守护使他非常疲惫。在这一处境中，歌德证明了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乐于助人的朋友。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心如此紧密相连，您的遭遇我时刻感同身受。莎洛特克服了危机，高烧退了，但是令人焦虑的半昏迷状态仍持续着。她不能说话，一个音节也发不出来。歌德把他自己承担的工作安排好，来到耶拿，每日数小时待在席勒家，陪伴他的朋友席勒，用关于文学创作的话题来转移他的心绪。莎洛特的状况在慢慢好转。她逐渐地参与到生活中来，开始说话和回忆。11月21日，病后首次拿起笔写信。这对于席勒仿佛就是复活。于是又可以考虑安排已计划好了的搬迁魏玛事宜了。 235

1799年12月，席勒携全家，乘几辆行李车离开了耶拿。让那对最近八周的记忆留在耶拿山谷里吧，我

们要在这里开始新的、快乐的生活。留在耶拿的还有歌德，他想在这里再躲避几天魏玛那社交的热浪。这热浪，他风趣地写道，肯定要拍到席勒身上。莎洛特带着小女暂时在冯·施泰因夫人家借住几周。席勒和儿子，还有佣人住在新居里监督着修缮工作。几天后歌德也返回了魏玛。他和席勒之间的友谊开启了第二阶段。歌德与席勒如今是邻居了。

第十二章

237

魏玛的戏剧艺术：反对不自然和太自然。

公爵在审美趣味上的专制。

翻译练习：歌德译伏尔泰，席勒译莎士比亚。

歌德作为朋友和上司。《玛丽亚·斯图亚特》。

多少宗教，哪一个？

《浮士德》和用拳头捍卫浮士德权益。

席勒在耶拿过的是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来到魏玛，正如歌德所讲的那样，立刻受到社交热浪的冲击。到达这里的两天后，公爵邀请他单独见面，接下来的晚上，参加公爵夫人和公爵母亲的社交聚会。几乎每天都与歌德在一起，有时在自己家里，或者在距离不远的弗劳恩普兰那里。演员们纷纷慕名而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戏剧家。与赫尔德、维兰德、让·保尔，以及其他属于魏玛精神团体的人会面。几乎每天晚上，在种种聚会之后

还要去剧院。仅仅两周之后，席勒就吃不消了：来到魏玛的这几周，忙乱和应酬使我无法写作，这里闲人太多了……迫切感到要让精神活跃起来；而首先要做的自然是文学与艺术方面的工作。

歌德，还有宫廷，对席勒的期望很快就明确了：希望席勒提供新的戏剧作品，同时也希望他参与剧院的日常工作。歌德自 1791 年接管剧院领导工作，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追求。剧院上演的主要是流行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剧目，比如科策布和伊夫兰德的情感和家庭戏剧，还有骑士剧和现代法国喜剧。238 他自己的戏剧作品，除了《哀格蒙特》上演过一次，相当不成功，只有那些急就的、通俗的、批评革命的作品如《大科夫塔》和《市民将军》在舞台上演出过。

歌德期望席勒移居魏玛后帮助他，一起努力，共同实现建立魏玛新戏剧风格的目标。对此他们在之前的几年里进行了理论上的交流，《华伦斯坦》的上演就是一个成功的开端，这种被称为新的魏玛戏剧艺术，应该在修葺一新的魏玛剧院持续地占据主导地位，并影响到其他德国戏剧舞台。民族的文化教育，在《赠辞》和《神殿柱廊门》之后，应以戏剧实践的方式继续下去。

的确，歌德与席勒在 1800 年前后，在任何别的领域，也不如在这里能够达成如此真诚的、富有成效的

一致。他们那些后来成为戏剧具体工作标准的观点，建立在几项共同制定的原则基础之上。

第一项原则：歌德在《神殿柱廊门》杂志的引言中，关于画家所写的也适用于戏剧艺术，他应该依靠自然、研究自然和模仿自然，创作出与其现象类似的东西。戏剧应以自然为榜样。

然而，这是第二项原则，以自然为榜样应遵循艺术的形式规律，艺术构成了其特殊的语境，一个有着自己秩序的天地。自然真实于是就成为艺术真实。在《神殿柱廊门》的引言中歌德如此描述这个原则：当艺术家把握自然中的某个对象时，这个对象就不再属于自然，可以说艺术家在把握住对象的这一时刻就创造了它，他从对象中提炼出重要的、典型的和有意思的东西，或者毋宁说为其注入了更高的价值。所以 239 如此，席勒说，是由于想象力的自由的游戏。艺术的真实就是游戏着提高了的自然真实。席勒在《华伦斯坦》的序幕中阐述了这一提高的原则。在那里，他写道，这出戏应该适合去激荡人类的内心深处。可能这一历史题材根本无法直接产生这样的效果。假如它届时真的能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辉，那么这将是艺术创作的功绩。

第三个，涉及艺术技巧的原则：艺术作品不可以

否认其艺术个性。理想的艺术不是那画得逼真的，甚至能蒙骗鸟儿来啄食的葡萄。歌德与席勒甚至想到一种陌生化技术。应该保持那种，歌德写道，自信幻想。席勒关于歌德改编伏尔泰的《穆罕默德》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行，悲剧宣告的只是虚构的故事 / 懂得通过深度的真实让人兴趣盎然， / 假戏偏要真做为的是让人痴迷。

歌德与席勒称这种骗人的真做为自然主义。与其做斗争，他们认为是纯洁戏剧艺术的迫切任务。在尝试建立以押韵的诗行作为舞台语言的过程中，遇到了以直白的语言为表现特征的自然主义的抵抗，他们提出异议，认为人是不会这样拿腔作调地讲话的，应该让人在舞台上如在生活中一样地讲话。与此相反，歌德与席勒所以坚持运用通过韵律而提升了的语言，正是因为它区别于生活中的语言，它强调艺术性，消除将舞台等同于现实的幻想。在艺术中，寻常的看起来是不寻常的。具有韵律的不寻常的语言迫使规矩的形成，以此来突出深刻的含义。当席勒准备以诗的语言来写《华伦斯坦》时，他致函歌德：

自我把散文式的语言改成富有诗意的、押韵的，我的感觉就发生了变化，置身于与此前不同

的、完全另一种统辖之下，即使许多那些以散文式语言写作过程中似乎相当恰当的素材，现在我也都无法再用了；它们仅仅适合于通常的、缺乏诗意的简单思考，其喉舌似乎就是散文体……的确人们应该把那些必须超出寻常的一切以诗行……来表现，因为平常的事物，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如当它以韵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时那么清楚、那么光彩。

240

歌德在回答席勒时，将其观察概括为原则性的语句。他说，公众的欣赏趣味要求散文体，一部真正的原创作品则需要押韵的言说。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信念创作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要忘记我们这个世纪。

押韵的诗行服务于艺术真实。按照寻常生活来衡量，它像舞台的其他元素一样同样是不自然的，比如从布景到灯光，从语言到时间上浓聚的情节。歌剧，席勒写道，也许是唯一的、使反对自然主义成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受到诱惑，要去衡量舞台情节是否符合现实，只有十足的外行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歌剧里的人物没完没了地唱，而不是相互间交谈：在歌剧里，人们的确不会想到要奴颜

婢膝地去模仿自然，可以考虑，席勒推论说，是否让话剧向歌剧靠拢。在《墨西拿的新娘》里，席勒将尝试高雅的艺术形式，不惜降低对观众的感染作用。在这部戏里席勒试验性地引入了古典戏剧中的合唱队。在剧本的书籍版前言中他做了有关解释：引入合唱队是最后也是决定性的一步——尽管利用它只是为了在艺术中向自然主义公开而诚实地宣战，但它会形成一堵活动的墙，这堵墙让悲剧在自己周围进行，将自身与现实世界明显分离开来，保护其理想的天地和文学创作的自由。

歌德很赏识这部作品，认为它成功地融合了古典戏剧的表现形式，果断决定将这出戏于1803年春季搬上舞台。本来他还让演员在演出时戴上古典戏剧里运用的那种面具，后来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一年前曾有241 有过不成功的先例，在上演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改编的欧里庇得斯的《伊翁》时，舞台上的面具让观众感到诧异。席勒的《墨西拿的新娘》相当接近歌德那种综合艺术作品的观点，其中音乐和舞蹈、富有韵律的语言和动作统一在一起。歌德让平时只在歌剧演出才登台的宫廷舞台合唱团参加此次演出。柏林作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负责为一些合唱的段落谱曲，这位作曲家在这一年很受歌德的信任。对于

歌德来说，《墨西哥的新娘》是展示魏玛新戏剧艺术的样板，在他写的那篇《演员守则》中，大多数作为范例引用的台词都出自于这部戏。

歌德与席勒共同反对那种被误解的所谓交谈的语调，反对那种不正确的对于自然的理解。1800年歌德在莱比锡看了几场戏剧演出，他向席勒描述他的观感，说他们仿佛到了那自然主义的罪恶渊藪。

自然主义，一种随意的、浅层思维指导的行为，无论是从总体上看，抑或是个别具体上看，都走不了多远。没有任何艺术与规矩可言。一位维也纳女士说得很中肯：台上的演员们只顾他们相互间的表演，仿佛台下根本就没有观众。从大多数演员的朗诵和动作觉察不到他们哪怕有一点儿让人听懂和看明白的意思。没完没了地背对着观众，脸朝后台讲话，如此这般还美其名曰自然。

应该用《演员守则》来抵制这种舞台上的胡乱行为。演员不可以让人看到在台上使用手帕，更不能擤鼻涕、吐痰，欣赏一部艺术作品时却让人看到了这样生活化的现象是无法容忍的。

如何避免这种伪自然，或者说假逼真呢？最好人

242 们应始终意识到，在戏剧演出过程中没有不受到观察的时刻。演员们不要误以为这样表演才自然，就相互自顾自地表演，仿佛没有第三者存在。剧院是一个极其公开的场所，在舞台上，不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有四面墙围起来的秘密，演员也不可以装作仿佛存在那第四面墙，狄德罗就曾要求这样做。歌德认为，毋庸讳言，戏剧总是面向那令人惴惴不安的第三者。这个显著特点必须渗透到舞台上的全部表演中。舞台上表演的生活不是通过窥视孔让人去看，而是展现在人们面前。舞台上的人行动和讲话，虽然在他们相互间发生，但是始终是面对着见证人。他们不能随随便便，而是要表现自己。他们是代表。与现实生活相比，他们在舞台上说得太多，他们那大谈特谈的情形是不自然的，是违反自然真实的，但是却是艺术真实所要求的。舞台上把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含蓄的事物明白无误地展示出来。至少魏玛的戏剧艺术要求具有这样的明确性。

自然主义，误解了的自然，是艺术的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是不自然。那种表演，形式太少，这种则形式太多。对歌德和席勒来说，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应该是让人引以为鉴的非自然的样本，莱辛曾经给予过严厉的批评。也因此席勒感到很奇怪，歌德在席勒迁

居魏玛后开始翻译伏尔泰的《穆罕默德》，一出可以视为古典主义样本的悲剧。1800年1月30日席勒的《墨西哥拿的新娘》举行了首演，为祝贺公爵夫人的生日。歌德和席勒都参加了筹备工作。这是席勒在魏玛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曾使席勒颇为不快，因为它妨碍了他对《玛丽亚·斯图亚特》的创作。

歌德并非自愿地去翻译伏尔泰的作品，这是公爵的愿望。至那时为止歌德可以自由掌管宫廷剧院，但是现在公爵在这个方面也要插手，要按照他的欣赏趣味选择剧目。自从那个费希特引起了无神论事件以来，他对歌德在精神与文化方面的观点不再那么放心了，他认为，歌德对哲学和戏剧方面的那些现代观点做了太多的让步。对公爵来说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太成问题。他不喜欢舞台上那些性格复杂的人物，主张舞台上应展示鲜明的英雄人物，截然不同的善与恶、上与下。比如说华伦斯坦这个人物，对他来说性格就太复杂、太动摇。他致函歌德：“照我看来，这位主人公的性格需要修改，肯定可以让其……更固定和永久。”他欣赏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很适合用于展示和应酬的场合。演出伏尔泰的戏剧可以起到炫耀的作用，而公爵当时鉴于家庭的原因，对与敌视革命运动的俄国建立紧密联系颇感兴趣，平常也愿意凸

243

显他那专制君主的权势。除此之外，《穆罕默德》在题材上也契合当时的政治背景。

伏尔泰剧本中的穆罕默德是一个平步青云者，也是一个骗子，在其追随者那里引起可怕的狂热和盲从。这个母题可以用来与拿破仑的情况做对比，这位也像彗星一样升起在欧洲的政治天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将整个法兰西民族煽动得失去了理智。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反拿破仑联盟抱有好奇的公爵，醉心于通过法国古典主义悲剧，间接地抨击现代法国的胡作非为。因此他让歌德翻译《穆罕默德》，他认为可以要求歌德这样做，因为歌德在费希特事件之后，必须做点什么来弥补他的过错。

244 歌德本人坦言，是他对公爵的感激之情让他接受了这项工作。他在1800年1月3日写给奥古斯特·冯·歌达亲王的信中说：

翻译伏尔泰的《穆罕默德》，某些人也许会觉得很奇怪，这是我的公爵迫切地希望我去做的。我需要对他的报答多得难以胜述，我今天安定的生活要归功于他，他给予我的一切，按照、甚至超乎我的愿望，像我这样一个秉性特别的人，愿望可谓何其多也。因此我认为尽我所能完成他的

要求是我应尽的义务。

当着席勒的面，他还说了另外一个理由。由于对创作自己的作品一时间缺乏感觉，于是他便着手翻译伏尔泰了。他是在1800年7月25日这样写的，当时他正在翻译伏尔泰的《坦克雷德》，但这个情况也适用于他翻译《穆罕默德》。这项工作开始时想必他感到困难，因为他心目中的穆罕默德与伏尔泰是完全对立的。

对歌德来说，穆罕默德不是骗子，而是一位伟大的、富有灵感的人，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强烈的灵感是可以具有感染作用的。18世纪的文学中，还普遍存在着对伊斯兰教创立者的敌意，而且是由来已久的，伏尔泰的这部戏也属于这个传统，而歌德对穆罕默德的价值判断则与此相对立。在德国，像莱布尼茨、莱辛和后来的赫尔德，都主张公正地评价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尚无法受到重视。歌德年轻时就写了《穆罕默德之歌》，这是一首颂歌，它将穆罕默德视为人类的精神领袖，把他比作河流，开始是小溪，然后发展成为巨流，终于奔向一望无际的海洋，象征着包罗万象的神性。穆罕默德——一位高于上帝精神的人类天才。当歌德到了从心所欲不逾

245 矩的年齡，從事創作《西東合集》之際，他公開富有挑戰意味地坦承，他打算充滿敬畏地讚美從上天完整地帶給先知《古蘭經》的那個神聖的夜晚。對於歌德一生來說，能夠像先知一樣的睿智，是頗有誘惑力的，也許因為他自己有時也認為自己是一位先知。在《西東合集》的補遺中有這樣的詩行：奇蹟，先知說，我無法創造，/最大的奇蹟即我的存在。這與歌德的自我評價相當接近。當然也有不容忽視的距離。歌德的那種溫和的對自然的虔誠，就與穆罕默德的不可動搖的篤信法規相去甚遠。如果說宗教對歌德有什麼作用的話，毋寧說是泛神論那種對上帝無所不在的理解。穆罕默德式的宗教愛國主義，如同任何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都令他反感。他也看到宗教狂熱的危險，只在這一點上，他与伏尔泰的生硬的宗教批判保持一致。

在翻译和加工《穆罕默德》过程中，歌德删掉了那些冗长的言辞。另外还在一些地方缓和了一些尖锐的表达，然而穆罕默德在译本中仍然是个阴郁的人物。穆罕默德在歌德笔下，不像在伏尔泰剧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奸诈的骗子和罪犯，而是一个精灵，即一位忧郁的天才。虽然他嘲弄地宣称：让我们放心大胆地利用尘世的妄想；/我觉得自己注定是其主宰，但是歌德将穆罕默德对帕米尔的爱作为他真正的动机凸显出来，为了得

到她，穆罕默德使许多国家的民众惨遭毁灭的厄运：只有爱让我感到慰藉。只有爱，/它是对我的酬报，是我行为的唯一目的。追逐权力和宗教信仰都不如热烈的爱情让歌德感兴趣，爱情，对穆罕默德来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翻译和加工中歌德寻求席勒的建议。如何对待六音步抑扬格这个亚历山大诗行，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韵律，这是歌德考虑的问题。席勒写道：

亚历山大诗行的特点，即分成两个同样的半行，押韵的本质即两个亚历山大诗行组成一个段落，这两点不仅决定了这出戏的全部语言，同时也决定了这出戏的整个精神，决定了人物的性格、思想和行为。通过这一韵律形式，一切都置入对比的规则之下……理智，还有全部的情感和思想，都不间断地被强行套进这一模式，如同强行被放在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1]……我由此担心，除了这个素材本身，我们从这个源泉难以为我们的德国舞台汲取多少新的养分。 246

[1] 希腊神话中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开黑店，将投宿客人一律安置于一张床上，身高者被截其足，身矮者被拉长，以使其适应床铺的长度。

歌德废除了亚历山大诗行，以不押韵的比较灵活的五音步抑扬格诗行取而代之，改善了生硬的对话。总而言之，尝试赋予人物的语言表达以温润和轻盈。

最后，歌德对他的译作还是感到颇为满意，尤其他认为这个译本对于贯彻魏玛戏剧艺术精神是有益的：将我们的悲剧，他在《神殿柱廊门》中写道，与娱乐性的喜剧和煽情戏分开，我越来越感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席勒，他继续写道，他那部《华伦斯坦》的演出就是魏玛新戏剧艺术的开始，这个开端非常精彩。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大展宏图。通过这些努力，终于可以彻底消除某些人……到那时为止一旦碰到诗体的作品便产生畏惧。督促演员们要准确地记熟台词，表达要与内容和形式相适应，以及动作表演要有分寸。

宫廷方面非常欢迎歌德翻译的这部戏，对其表现出的热烈情绪，超过任何一部歌德自己的作品。在多个宫廷贵族都应邀参加的社交晚会上，歌德亲自朗诵这部作品。贵族们试图以此来复活法国至高无上的古典主义文化。两次在上层名人圈子里举行的《穆罕默德》朗诵会具有一种示威的性质，可以认为是宫廷势力复辟的一个部分，如同之前辞掉费希特和禁止耶拿市民的票友舞台。

但是，这出戏在舞台上并没有产生多么轰动的效

应。市民阶层的观众多有抱怨。让·保尔致函雅各比道：“伏尔泰——歌德的《穆罕默德》在这里上演了，那些高卢人的舞台缺点让赫尔德、我，以及其他
人……顿感烦恼和气愤。令我怒火中烧的是，宫廷社
会总是羡慕和追随高卢人那仪式般的、拘泥于虚礼的
舞台，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对这冷漠而又残酷的、丝
毫没有诗意的舞台情有独钟，因为他们自己活动的舞
台与此惊人的相似。” 247

歌德请席勒为该剧写一个序幕，席勒贡献出一首开篇诗：《在〈穆罕默德〉上演之际致歌德》。这首诗以指出悖论开始，偏偏是歌德，这位把我们从错误的规矩羁绊中解脱出来 / 引导我们回归到真实和自然的人 /……在支离破碎的、伪艺术的圣坛上举行他新作品的演出。然后，再次详尽地重复那驱逐表现奴才跪拜、暴君专权的伪艺术的咒语，尔后终于朝着意外的高潮奔去：不要把法国剧院当作模式，但它适用于净化被自然主义玷污了的舞台。这首诗的中间部分讲的是由歌德和他共同领导的反对自然主义的斗争。真正的舞台好比阴间河流上的小船， / 它只能承载影子和偶像， / 假如粗野的生命挤上前来， / 那么这轻浮的运输工具便有倾翻的危险， / 它只能装运飘忽易逝的幽灵。 / 表象永远也达不到真实， / 如果自然胜利了，艺术就得逃逸。席

勒以此又与歌德坐到了同一条船上，坐到了魏玛戏剧艺术之船上面。歌德在某种程度上对这首诗还是满意的，但是因这首开篇诗对法国悲剧的尖锐批判，他不想在隆重的演出时，当着宫廷观众的面让人朗诵。

如同是对《穆罕默德》的回答，席勒于1800年1月开始以诗体翻译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继伏尔泰的违反自然的古典主义，接踵而来的是莎士比亚的强化了的自然。歌德表示很高兴。他写道，我也希望听到您完成《麦克白》的消息，因为得知朋友的成功会使我获得更多的人生乐趣。歌德称赞他的朋友，以自己拥有的更扎实的英语知识来帮助他。别的地方人们对席勒的打算并非都是这样正面肯定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讽刺道：“虽然我的英语知识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弄懂莎士比亚写些什么。”^[1]施莱格尔翻译的一些莎士比亚作品在开始时没有任何反响，而席勒的译著一发表，就把之前的所有译本统统挤到了一边。首演于1800年5月14日在魏玛举行，取得的巨大成功

[1]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语言学家、文史学家，与他的兄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 被认为是浪漫派的精神领袖，也是翻译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在德国影响很大，提供了“现代艺术”的范本。从这两行诗显然看出，他对席勒翻译的莎士比亚不屑一顾。

是《穆罕默德》无法比拟的。

席勒迁居魏玛后的第一年，歌德与席勒两人利用近邻的优越条件常常相互拜访。相互间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更加关心，席勒家的房顶坏了是否要修理，作为宫殿建造委员会负责人的歌德，在如何修缮方面帮助出主意，歌德是否想请席勒与他一起试试他新置办的华丽马车，或者孩子们得注射天花疫苗，诸如此类的事情常常是两个朋友之间的话题。当歌德得到一架望远镜时，他以如下的话语邀请他的朋友：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有想要感受月亮的愿望，现在人们想看看它。

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当歌德有时突然出人意料地在席勒面前执行起公务来，就颇为引人注目，仿佛席勒供职于剧院，接受一桩公务。按计划要上演《陶里斯岛上的伊菲格妮》，由格卢克作曲。歌德其时正在耶拿，巴望不去指导这个戏的排练。他请求席勒担任排练的指导。席勒表示自己在音乐和歌剧方面不怎么在行，但歌德坚持其主张：他一定要恳请席勒……负责排练演出《伊菲格妮》。还有这样的事情，歌德派人送来如此措辞的邀请函：尽管天气严寒，也请您务必于今天晚上到舍下一谈。

席勒不是所有的邀请都接受，有时他请歌德回访，跟他讲他到弗劳恩普兰的歌德家，上楼梯很吃力。席勒的病经常发作，少有好转的希望。2月中旬深受伤寒病的折磨，让他四个星期无法工作。歌德便常来看望他，带来一些草药，以及一些治疗方面的建议。没过多久他自己的身体也闹起毛病来。当他用很厉害的字眼报告此事时，席勒以温和的反讽回答道：我对您偶染微恙深表同情。歌德回复道：既然我决心抱病在家……我期望您重新归入健康人之列，以便我不久能愉快地看到您的来访。

在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席勒于1799年春天，重新开始写《玛丽亚·斯图亚特》。为了让席勒不受干扰地工作，歌德在5月中旬介绍他到埃特斯堡宫殿居住。在那里，席勒开始时经常在林中散步，当他终于安顿下来进入了创作状态时，却不断地有人上门了。甚至于公爵也登门拜访，询问关于苏格兰女王这部剧的进展情况。公爵先是好奇，后来则忧心忡忡。他写信给歌德，说他听说在《玛丽亚·斯图亚特》这部戏中，在舞台上将出现圣餐仪式，或者所谓最后的晚餐。这样做是要亵渎神灵的。请歌德认真规劝他的朋友，放弃这样的场面。“平常是多么正派的一个人，可惜却在舞台上如此张扬对天神的厚颜无耻，或者用施莱格尔

的话说，‘厚颜无耻地亵渎神灵’，怎么会不让人们期待看到某些文学怪胎呢。”

是赫尔德首先对他称为亵渎神灵的行为提出抗议的。公爵在这里嗅到了雅各宾党的气味。按照公爵的要求，歌德必须再次在席勒面前执行公务。在首演的两天前歌德写道：

大胆地将圣餐搬上舞台，这个想法如今已然众所周知，我有责任请您绕开这个场面。恕我坦言，我本人亦觉得如此表演不甚妥当，既然人们已经事先提出异议反对这样做，那这场戏从双重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取的。能否请您把第五幕给我看看？今天上午10点后请到舍间一叙？

可能席勒在为魏玛的演出中删掉了最后的晚餐这个 250
场面，但是，发表的版本里仍然保留了它。他也试图在柏林的演出不予删除，可是那里的剧院经理伊夫兰德也不得不屈服于教会当局。歌德是否真的不喜欢这场戏，或者他只是贯彻公爵的指示，不得而知。另外还有一场戏引起了人们不满，歌德也觉得不好，他明确地表明了态度：这场戏里两位女王之间，玛丽亚和伊丽莎白，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不同意这样描

写，他在与别人的谈话中顺便提到这段戏时说，两位女王怎么可以像市场女贩或者娼妓那样大吵大闹。

如同席勒的《华伦斯坦》，这部《玛丽亚·斯图亚特》歌德也是第一读者，再次表现出他是一位考虑问题周到的、审慎的顾问。歌德在席勒完成《华伦斯坦》之后，建议席勒创作一部历史题材的戏，在这个领域席勒是无可争议的大师。自然歌德的建议包含着他对魏玛剧院剧目规划的考虑。但是席勒开始还是想选择一种充满自由幻想的素材，因为对士兵、英雄和统治者这类故事，我现在实在有点厌倦了。一个月后，他还是决定再写英雄人物和统治者，他的选择落在了玛丽亚·斯图亚特头上，当年在创作《唐·卡洛斯》时就曾有这个打算。歌德立刻回复并送来有关的书籍。这一回席勒不同往常，几周之后便动笔写了，歌德表示由衷地祝贺：虽然对写作计划已做了恰当的通盘考虑，但是如果写作过程伴随着新的、不可忽视的奇思妙想，那也大有益处。

席勒现在定期地报告他的创作情况，一如既往明确而坦率地讲述在逐步推进中的深思和观察。歌德欣喜之余，也有些怅然。有一次歌德几乎是气馁地回答道：为了不全然无所事事，我把我那昏暗的居室清理
251 了一番。歌德眼看他的朋友的创作如生出双翼般突飞

猛进，使他越发感到自己的创作陷入了困境。他希望，通过关心席勒的创作，他自己那条搁浅了的船也能重新开动起来。

席勒所以进展如此顺利，如克尔纳所说，因为通过写《华伦斯坦》学会了编剧这门手艺。他很早就有了决定性的构思，并且立刻就告诉了歌德。他想利用欧里庇得斯的方法，就是说，浮现在他头脑中的是那种分析式的戏剧，在这样的戏里当情节刚开始时灾难已经发生了。1799年4月26日他写信对歌德说，他找到了一个途径，让悲剧以死刑判决开始，剧情的引子同时也被作为转折点。显然，让席勒感到兴奋的是，这个剧里他塑造了与歌德笔下那些温柔的女人形象完全不同的另类女人：富有诱惑力但同时又有魄力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和更有魄力的伊丽莎白女王。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可以合法地要求登上英国的王位，这势必导致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形成残酷的敌对。玛丽亚在苏格兰的统治因丑闻和暴乱而终结：据说就是她唆使其情人杀害自己的丈夫。玛丽亚逃亡到英国，在那里，伊丽莎白下令逮捕了她。她的谋害丈夫罪受到控告，但没有宣判，她仍然在关押中。直到人们认为能够证实她阴谋夺取英国王位，她才被判处死刑。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伊丽莎白签署了判决，尔后立

即于 1587 年 2 月 18 日执行。历史资料就是这样。席勒立刻就看到了它包含的悲剧母题。他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我一下子便看出一些悲剧性的母题，毋庸置疑，这个素材可以让剧作家大展宏图，我对此充满了信心。玛丽亚受到过去的罪过的追究，同时她却因阴谋夺权而被惩罚，这是一桩——根据席勒的解释——她其实并没有犯下的罪行。伊丽莎白虽然有权捍卫其王位，252 采取的方法却值得商榷，其后果是，她行为的动机也不纯净，虚荣和妒忌主宰了她对付竞争者的行动轨迹。两个人的性格都是混合型的：这一个开始时是位罪人，后来心灵得到了净化；另一位开始的行动无可挑剔，后来却纠缠进了罪过的羁绊。

席勒决定，不去表现玛丽亚·斯图亚特从生到死所经历的一系列纷繁的场面，而是把剧情限制在小的范围内，与《华伦斯坦》类似，巧妙地将大量的素材浓缩到玛丽亚被执行死刑前的那几天。灾难已经发生，罪行已经宣判，玛丽亚被判死刑；只不过女王还没有马上在审判书上签字，还没有让死刑立即执行。玛丽亚觉悟到自己的罪过，对她过去的行为感到悔恨。但是说到目前，控告她阴谋夺权，她觉得冤枉。她也不准备，为了抵偿另一项罪过接受这项不公正的判决，她仍然还在为保住性命而斗争。她采取的每一个拯救自己的步骤，都在进

一步地让她接近毁灭。就是这个素材的深刻悲剧性，1799年6月18日席勒致信歌德，在开始的几场戏里人们立刻就看到了这场灾难，随着剧情的发展看起来似乎在远离灾难，实际上却在越来越近地走向它。正是这命运的残酷反讽，让席勒感到刺激和神往。

玛丽亚的末日加速到来，缘于席勒杜撰的两位女王的聚首，这场戏歌德并不赞成。席勒在这里把个人的和政治的动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玛丽亚懂得将个人的仇恨用政治掩盖起来，她否认伊丽莎白执政的合法性，以此使自己高于对手，不仅作为女人，而且作为真正合法的女王。同样，伊丽莎白在捍卫国家利益至上的背后，隐藏着对作为女人更成功的对手的性妒忌：是的，结束了，玛丽亚夫人。您不可能 / 再诱惑谁了。政治的和个人的诉求混合在一起，极大地增强了相互间的敌视，加速了灾难的降临。然而这时玛丽亚内心里起了变化，她准备接受死亡的命运。在与伊丽莎白会面时，她的仇恨熄灭了。在死亡的阴影中，不再为保存性命而争斗的玛丽亚，以全新的方式认识了自己。人们并非逐渐地脱离生命！ / 要在顷刻之间，突然地完成一时性 / 和永恒之间的转换，上帝允许我的女主人 / 在这一时刻下定决心 / 排除尘世的希冀和念想， / 虔诚地选取上天的恩泽。即将到来的死亡释放

了玛丽亚身上的力量，使她在道德上战胜了伊丽莎白。

玛丽亚的天主教信仰，之前只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到了最后她发现了她与宗教的紧密关系。她要求做忏悔和举行圣餐仪式。她的请求得到了允许——在舞台上。这就是引起异议的那场戏。将宗教圣事搬上戏剧舞台表明，席勒这期间已经何等远离了机构化的宗教。席勒表现天主教信徒玛丽亚以及圣餐仪式，如同歌德把《一个美丽心灵的自述》收入《威廉·迈斯特》，都说明他们对宗教并不虔诚。两个人都想描写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心的自由和无拘无束那样的一幕。玛丽亚怀着虔诚的心自己承担起她真正的罪过，为她并没有实施的行为赎罪，这样一来观众就会从中发现她的内心自由取得了胜利。所以圣餐仪式也就搬上了舞台，其中蕴涵着有别于传统的另一种意义，展示的是凭理智难以解释的自由的神秘。玛丽亚的激烈情绪缓和下来了，变得沉静、平稳和清澈；她现在的心境泰然自若，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欢快。她终于也变成了“美丽的心灵”。宗教只有作为这样一种媒体，对于歌德，还有席勒，才是令人感兴趣的。

254 歌德与席勒两个人都不是教会正统意义上的那种信仰宗教的人，既不信仰基督教新教，也不是天主教

徒。他们不相信《圣经》里的上帝，不相信基督殉难的拯救作用，不相信肉体 and 灵魂的复活，不相信上帝的创世和末日的审判，他们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不相信教会举办的圣事。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人的创造精神的表现形式，储存着取之不尽的图像和母题。在宗教方面，这是两个人一致的地方。但是也存在许多区别。对于席勒最神圣的莫过于自由——最高的享受即情感在一切力量的游戏中所保持的自由。对于歌德则是生存中的一切紧密相连。所以他为《华伦斯坦》推荐那个主人公夜观天象的素材，因为每一种信仰，假如它只基于对庞大世界整体的模糊不清的感觉，皆为无可无不可。席勒深为歌德言简意赅的表述所打动，他立即回复道：此时此刻我再次感受到，上帝赐给我一位多么明智和待人细心、周到的朋友。

每逢歌德抱怨缺少创作灵感和写作兴趣，以及他让各种公务弄得不可开交时，席勒总是用 *ceterum censeo*^[1] 回答他，请他还是动笔写《浮士德》吧。在友谊开始之初，席勒就是这样说，他那时还希望，能把某些篇章发表在《季节女神》上，大约在 1794 年 11

[1] 拉丁文：“另外我认为”，是政治家议政时常用的口头禅。这里表示“一再挂在嘴上的话语”。

月29日，席勒写信告诉歌德，他对歌德这部作品的理解，该作品之于他如同赫尔库勒斯的躯体雕塑一样使他感到震撼，显示出天才的丰富和博大。当时歌德回答道：倘若日后我对此果能有所建树的话，这与您的关切分不开。他甚至说要把这期间重新写过的几场
255 戏印下来拿给席勒看，但并没有实现。一年半后，在歌德即将启程进行计划中的第三次意大利之行（此次旅行由于时局的混乱到达瑞士后便中止了）之际，他又把那包《浮士德》资料和部分手稿打开了，并向他的朋友征求意见，这位在1797年6月23日的信中作了回答。也许正是席勒指出《浮士德》这部戏剧的哲理性，把本来就在犹豫的歌德吓住了。他在把这一包材料重新用绳捆好前说，恐怕这部作品永远停留在片断的状态中了。1798年春他让人把手稿誊写了一遍，按照新的框架把完成的部分做了整理排序。当席勒决定以诗体写《华伦斯坦》时，歌德也开始把已完成的《浮士德》散文体部分改成诗句，因为如同他于1798年5月5日给席勒的信中所写，在韵文中思想好似透过一层面纱，这个庞大素材的直接作用便因此而降减了。尔后，他又把手稿放在了一边，抓紧时间阅读诸如魔法、巫术、炼丹术等有关资料，以及《外国民族习俗大观》。这一切都是在为写“瓦尔普吉斯之夜”做

准备。1800年春天，当歌德又抱怨琐事如何耗费了他的精力，席勒选择了另一个途径来激励歌德动手写《浮士德》。他劝说出版商科塔，请他与歌德签订《浮士德》的版权协议，来补偿因《神殿柱廊门》的滞销带来的损失。不过要让歌德感兴趣，必须给歌德以高额稿酬。他肯定盘算以这本书得到不菲的利益，因为他知道，德国十分期待这部作品。我深信不疑，通过您对他的竭诚效劳，一定能让他在这个夏季完成这部作品。

科塔接受了席勒的建议，给歌德开出高额稿酬，歌德立即通报了席勒。他在1800年4月11日给席勒的信中写道，他（指科塔）写来了一封关于《浮士德》的信，估计可能是您在背后做了手脚。但是为此我得向您表示谢意。因为我的确由于这样的安排，今天就着手动笔，并且再次把全书的结构考虑了一遍。接下来歌德对《浮士德》开始了紧张的工作，1801年1月因患重病起先中断了工作，然后又继续了二三个月，接着又停顿了数年。 256

在席勒有生之年，虽然曾多次请求和劝说歌德继续创作《浮士德》，但都没有奏效。难以克制的一种畏惧支配了歌德，仿佛他感到1801年那场使他濒临死亡的大病是对他的惩罚，让他别再像他一次对席勒讲到关于写作《浮士德》所说的那样，在朦胧和阴霾笼罩

的道路上迷失。

1800年夏季歌德的创作还很顺利。他写出了“瓦尔普吉斯之夜”的几场戏，然后写“海伦娜”（又译为海伦）一幕。这幕戏更适合主办《神殿柱廊门》杂志的那个时期。他几乎是凯旋般地向席勒报告：我的海伦娜真的出场了。这是《浮士德》第二部里的那场戏，情节进入古老的斯巴达世界。被帕里斯夺走了的海伦娜得到解救从特洛伊返回。她的丈夫梅涅劳斯派她作先遣，重新占据以前的宫殿。然而在这座孤寂的宫殿里已找不到她的女仆和佣人，只有一个像蛇发女怪那样的，或者所谓美杜莎^[1]那样面貌奇丑的、名叫弗尔基亚斯的女人。按照计划，浮士德在寻找完善的美的过程中也将进入这个场景。然而歌德还没有写到这一步。他写到那个可怕的黑夜产的怪物^[2]就卡住了。他在信中对席勒说，在我的女主人公那个情景里，美如此吸引我，假如要我首先将美变成丑，那我将感到忧伤。他以此指的不仅是弗尔基亚斯（隐藏在其身后的是梅菲斯特）那个恶魔领域，而且从根本上说，指的是两个领域结合的问题，经典——古代的与真正浮士

[1]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

[2] 黑夜产的怪物（Die Nachtgeburt），指的是弗尔基亚斯，《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

德式的，形式完美的与朦胧和阴霾笼罩的道路上那不
成形的。发觉歌德又对创作表现出犹疑不决，席勒赶
忙回复，次日便在信中对歌德说：

假如美好的人物形象和情景出现，将其野蛮
化那将多么可惜。您可不要被这样的想法所困扰。 257
这种情况在您的《浮士德》第二部还可能经常出
现，让您的艺术良心对此沉默吧，那会一劳永逸
让您的创作顺利进行……有意识地从纯洁进入
比较的不纯洁，而非像我们这些野蛮人那样，企
图从不纯洁一跃而达到纯洁，这种做法大有裨益。
您必须在您的《浮士德》中处处用拳头坚持您的
浮士德权益。^[1]

这个文字游戏歌德很喜欢，以至于后来他还用过
几次，尤其当别人没完没了要他继续写《浮士德》让
他觉得讨厌时。1801年春天，在歌德又中断了这次创
作工作之前，他草拟了一份“预告”，打算在他这部作
品的结尾坚决行使他那“浮士德权益”，要求片断性

[1] 浮士德权益 (Faustrecht) 一语双关：Faust 这个词这里既是浮士
德，同时它还有“拳头”的意思，Faustrecht，既可译为浮士德
权益，又含有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动用武力保卫权益的意思。

的、未完成的結局：要給睿智者推薦這部戲劇！／德國人的評判頗有見地。／我們很願意重新再來，／只有掌聲才能決斷。／也許，的確還有更好的演繹——／人的一輩子就是一部類似的作品：／它有開始，也有結束，／但它就是不能圓滿完整。

第十三章

259

歌德的社会应酬太多，席勒的社会阅历太少。

施莱格尔兄弟家中的纠纷。

歌德、谢林和席勒这个三角。

席勒的《奥尔良姑娘》和歌德的《私生女》。

令人气恼的科策布。歌德与席勒之间的不和谐。

当歌德又纠缠在一桩桩大的事务中去时，比如新近购置的位于上罗斯拉的田庄得修葺，席勒不禁一声叹息：每当我们再次会面，我都会从您那里得到某种推动和鼓励。席勒于1799年7月24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因为每当我独自一人陷于深思时，您懂得如何将我拉出来，面向广阔的生活。席勒对自己最经常的抱怨就是社会阅历太少，他要歌德把他带到社会生活中去。歌德则相反。他不断抱怨的是他被社会的需求弄得不可开交。能帮助他的做法：已经在自己周围建

立起的那堵牆，要再加高几英尺。

席勒因病只能常常窩在家里，这种生活状况使他无法了解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而歌德则相反，他常常不情愿地被卷入其中，比如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家中之事。1800年前后那里发生了一种特别的浪漫主义纠纷，席勒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关于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不睦前面已经谈及。这
260 些有悖自然的才子们——歌德喜欢如此称呼第一代浪漫派——当中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在歌德与席勒的通信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歌德其实很关注这一事态。他知道席勒对浪漫派那个圈子非常敏感，因此他也很少流露出自己这方面的看法。1799年7月19日席勒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小说《露琴德》表示极为愤慨。这是一部含糊不清的作品，没有章法，没有完整的叙述，作者在作品里把风趣和爱情糟糕地掺和在一起，以此来弥补诗意的缺失，同时也把勇敢与厚颜无耻混淆起来。对这样一部让人无法忍受的作品，歌德的看法如何呢？他的态度暧昧，这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这可能是一本奇怪的书，他说，每个人都读它，每个人都斥责它，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这本书到了我手里，我要看个究竟。

歌德没有告诉席勒，他在《雅典娜神殿》杂志当

顾问，因为席勒讨厌这本杂志那种片面的、好为人师的做派。1799年秋天，当时他们，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谢林、斯特芬斯等还是团结一致的，他们要决定，是否要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诺瓦利斯的文章《基督教特质，或者欧洲》，文章中明显存在着为天主教张目以及美化中世纪的倾向。不同的观点争论得很厉害，最后要求歌德来裁定。歌德以审慎的外交辞令建议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它可能会给舆论抗议这本杂志提供口实。同时他也担心，无论是公然表示的无神论，还是过分夸张的伪虔诚，都会引起公爵的不满，他肯定认为该文章所持的观点为后者。歌德劝告浪漫派作家防止出现癫狂行为，也给自己省去诸多麻烦。围绕费希特展开的关于无神论的争论尚记忆犹新，不可造次行事。关于这一切在歌德致席勒的信中都只字未提。

半年之后，这个圈子的友谊纽带断裂了。卡罗莉妮，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妻子，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爱上了比她小十二岁的谢林。顿时气氛紧张起来。一方面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及其生活伴侣多罗特娅·法伊特，这个女人原本就因卡罗莉妮在圈子里的重要作用而恨得欲罢不能。他们还把诺瓦利斯、蒂克和施莱尔马赫拉到自己一边。在另一方面是

谢林、卡罗莉妮及她与前夫生的女儿，年仅十六岁却深受男士宠爱的奥古斯塔，她也在某种程度上钟情于谢林。站在这两方面中间的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他非但不情绪激动妒火中烧，反而尝试从中调解。在耶拿，人们谈论着这桩事情，看到了他们对这伙疯癫人物的成见得到了证实。当卡罗莉妮大病之后于1800年5月，带着谢林和女儿动身到基兴根附近的博克勒特温泉疗养时，这件事情急骤升温变成了丑闻。在那里奥古斯塔姑娘一病不起，不几日便死去。耶拿城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谢林实施一种外行的、以自然哲学精神为指导的医疗方法，造成了患者不幸身亡。人们还说，卡罗莉妮企图撮合女儿与谢林，为的是能把这位年轻的哲学家留在自己身边。这种议论对卡罗莉妮的确太过分了，以至于她气得精神近于崩溃，暂时不敢返回耶拿。她同时也在疏远她的情人：“我以母亲的身份欢迎你，”她写道，“你现在是我孩子的兄长，我诚挚地向你祝福。”谢林非常沮丧，甚至都有自杀的念头。回到布伦瑞克的卡罗莉妮，劝谢林到歌德那里请求帮助：“他爱你如同父亲，我对你如同母亲——你有怎样举世无双的父母啊！”

的确，歌德与谢林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是席勒在1796年将正在看望他的这位小同乡介绍给了歌

德。这位精力旺盛的、充满自信的年轻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98年歌德向他的同事福格特阁僚举荐谢林：这是一位头脑清楚、精力充沛、思想非常时尚的人；在他身上我觉察不到任何长裤汉的样子，相反，他似乎无论如何都称得上言谈举止适度，有教养。我深信，他将会为我们争光，会有利于我们学院的发展。谢林被耶拿大学聘为教授。年仅二十四岁，就已经在哲学方面闻名遐迩。他的讲课非常吸引人。听过他讲课的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斯特芬斯的学生这样描述他：“他相貌年轻，但他的举止言谈显得坚定，甚至有些倔强，颧骨很宽，太阳穴向外展开，前额很高，面部长得很紧凑，鼻子有点往前翘着，一双大而清澈的眼睛里闪烁着让人难以回避的精神力量。”

谢林被认为是费希特的学生，人们估计他不久就会超越他的老师。费希特的哲学认为自然只是道德行为的物质材料，是阻力，也就是那个大的非我。谢林这期间准备构思一种哲学，在那里自然被理解成创造力。精神是无意识的自然，自然是无意识的精神，这是谢林哲学的核心之一。^[1]歌德很喜欢这个思想，他

[1] 这是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体现出他对精神和自然同一性、无差别性的思考。

立刻到处搜集谢林新近的文章，剪下来，甚至饶有興味地阅读。

但在开始阶段，如他通常对待哲学家那样，仍与谢林保持着距离。在一封给席勒的信中，他扼要地讲述了读过这些文章的感受，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自然哲学，还是意欲自下而上的普通自然研究家都不能令他满意。只有处在中间的观察和注视，才至少对于我是福祉之所在。

然而不久他这种矜持就消失了。他在谢林的哲学中，感觉到某种与他的思想亲近的东西：要求直观，以及想要发现的不仅是机械的规律，而是自然中那富有创造精神的可能性。当席勒看到，歌德显然与谢林的联系日趋紧密，委实惊讶不已，歌德说到谢林时，流露出即便用反讽也难以掩盖的钦佩，比如，每逢歌德讲到他在耶拿让尼特哈默尔解释谢林的哲学时，虽然带着一点反讽，还是将其排进康德、费希特组成的行列：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为了与这第三奇迹一同进入新的世纪。与此同时歌德致函谢林：自我脱离传统的自然研究以来，像一个单子那样返回到自身，不得不在科学的各精神领域游动，到处都很难感受到有什么能吸引我；但是您的学说让我驻足关注。我盼望通过研究您的文章，更愿意与您建立私人的交往……希

望以此把我们完全联合起来。

卡罗莉妮以歌德“喜欢你”这样的话让气馁的谢林振作起来，看起来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很可能这不一定是喜欢，但这是对年轻哲学家的敬佩，加上对其产生的强烈的个人的好感，这个青年人那时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卡罗莉妮请求歌德伸出援手：“请您让他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自己。您的每个提示都会对他起作用，无论他看起来如何固执和难以接近，请您相信我，倘若您出现在他面前……如果我冒昧地说出一个特别的愿望，那就是请您在圣诞节期间把他从孤独中解脱出来，邀请他到您的身边。”歌德没有觉得卡罗莉妮这一要求有什么不妥。

事情就按照她的愿望进行了。歌德用他那驾华丽的马车把谢林从耶拿接出来，1800年12月26日将他带到魏玛，直到1月4日，谢林一直做客弗劳恩普兰。除夕夜是在与席勒的谈话中度过的，谈的是很严肃的话题。

三天后，歌德突然患上面部丹毒病，丧失了视力，264
有时竟失去知觉。生命处于危险境地。然而他战胜了危机，接近月末他又能接待客人和写信了。除了席勒，还有谢林也是看到歌德又有了生命体征的那些人之一。2月1日歌德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当我们告别时，很遗

憾疾病已经控制了我，不久我便失去了知觉，不知道我的状况如何了。在您还在这里时，我已经感到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神志了。

认真关注歌德与谢林日趋接近的席勒，后悔这几年来自己与谢林之间只是在一起打打牌这样的泛泛之交。于是他在1801年尝试与谢林对话——但是结果并不理想。使席勒颇感意外的是，谢林对艺术创作过程中意识的作用过于重视。我担心，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说：

这些唯心主义者先生们（Diese Herren Idealisten）！他们的思想观点极少注重经验，而在经验中文学家的创作也只以无意识开始，是的，如果他通过对其创作活动的明确意识只能做到，在完成的作品中重新找到其作品创作伊始那原初的、朦胧的总体思想（die dunkle Totalidee），而且没有被削弱，那么他就会感到十分幸运了。

这番话表明，在此期间又与艺术实践紧密相连的席勒，对理论上的高谈阔论——这些唯心主义者——几乎是神经过敏了。也许这里面也有对谢林和歌德走得太近感到嫉妒的成分在作怪。歌德的回复中，

把席勒的观点甚至进一步加以强化：我以为，作为天才，其所做的一切都出自于无意识。然而他又谨慎地避免让自己站到与谢林对立的立场上：这只是我的见解，他写道，并不要求推而广之。

歌德在其他方面也尽量避免让自己纠缠进与自己无关的冲突中去。他表明自己对这些谣言和争执不感兴趣。仍然与谢林、卡罗莉妮、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包括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保持着正常联系。1803年，他让卡罗莉妮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离婚案办理得顺畅、快捷。这一年，耶拿浪漫派那个圈子终于解体了。歌德对这个圈子感兴趣，而席勒总试图否认其存在。 265

1801年，明显可见，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暂时的疏远。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变化。一场大病之后，歌德身体消耗很大，心神也不安宁。他忍受不了魏玛那个环境，需要别的地方，别样的激励。与席勒的友谊对他来说一如既往是重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某种程度上变得平淡和习以为常了。还有一点不要忘记：席勒的文学创作正做得风生水起，而歌德在这方面却举步维艰。他忌妒朋友，但是，在文学创作上这种鲜明的对比，毕竟令人难以忍受。总之，两个人在1801年不像以往那样经常在一起了。

歌德又被召唤到上罗斯拉去，那里与佃户之间出现了麻烦。席勒整个三月份撤回耶拿，在比较僻静的花园房舍里完成他的《奥尔良姑娘》。当他回到魏玛后，歌德不久便启程去皮尔蒙特温泉疗养。在那里以及与其相邻的哥廷根几乎待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来往也很少。四年前歌德前往瑞士旅行的时候情况还不是这样。歌德从哥廷根写信表示歉意：很遗憾，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卷宗似乎不如上次到瑞士旅行那样丰富和充实，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创作精力旺盛，跃跃欲试，而如今我只能满足于如何重新振作、恢复到那样的状态。当歌德返回魏玛，席勒已经在德累斯顿他的老朋友克尔纳那里。几乎1801年的大半年两位朋友就这样各自东西。因此，这一回歌德就没有密切关注席勒新剧本的创作。当席勒把《奥尔良姑娘》寄给他时，他钦佩不已地回答：这部戏写得……这样好，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跟它比较了。

在与谢林的谈话中，席勒创造了出现于一部作品创作伊始的所谓朦胧的总体思想这个概念。将他引向贞德这个素材的朦胧的总体思想是什么，无法弄得很清楚，也许席勒自己也不知道。无论如何他没有与歌德谈这个问题。能弄清楚的只有这些：这个素材，较之之前所创作的所有剧本，对他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一种罕见的

磁性在起作用。席勒感到，《奥尔良姑娘》这个传奇故事让他着迷，洛林地区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于1429年，怀着肩负上天使命的意识，突然出现在法国军营中，率领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解放了奥尔良市，把英国人从广阔的国土上赶出去，将多芬引领到兰斯举行加冕，最后，贞德被国王抛弃，只带领少数忠实于她的人独立地继续作战，受伤后为英军俘获，在那里作为妖女受到审判，被判处死罪：1431年5月30日被执行了火刑。

创作这个剧本，席勒又一次认真研究了史料，参考了那些审判的卷宗和其他文献资料。与流传下来的原始资料不同，席勒没有把贞德塑造成不杀任何一个敌人的、心慈手软的英雄，而是一位温柔的、但同时也是像狂暴的阿玛宗部族那样的女斗士，她警告敌人，碰到本姑娘，就别想活命。对于后来也不喜欢克莱斯特的《彭提西丽亚》^[1]的歌德来说，这个戏过分地表现了残酷。

席勒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中，对传统史料第二

[1] 德国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根据希腊神话改编的一部悲剧，阿玛宗部族（Amazonen）女王彭提西丽亚爱上与其交战的阿喀琉斯，阿喀琉斯因也爱她，故佯装败在她手下，她误以为对方是在羞辱她，便将其射杀，并恨得咬其胸部，后来明白错杀了心爱之人，后悔不已，自杀身亡。

267 项明显的改动更大胆。约翰娜未被烧死，而是扭断了枷锁，重又冲入了战场，由于她的加入，战斗取得了胜利，她自己却受了重伤，望着眼前天国的幻象，停止了呼吸。1801年4月3日，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这样来描写她开始被选中和这次对她的提升之间的区别：我预料我的最后一幕戏会有许多不俗的表现，它将为第一幕做出解释，使整个戏首尾相接达到了圆满。我的女主人公在这场戏里为众神所抛弃，在大难当头时完全依靠自己，这就展示了她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非同寻常的性格。对于席勒来说这是塑造人物的关键。怎样才能取得内在的自由？通过信仰，还是缘由本身的自由？通过恩赐还是自己的功绩？席勒把一位约翰娜搬上舞台，她在经过天上梦游和跌入普通世情人道之后，方证明了她的伟大品格。约翰娜两次超越凡俗，首先是通过对神圣上天的痴迷，一种来自外部和上方的激情，然后通过发自内心的一种激情。这样先是从外部然后来自内心的、对她的双重提升，是否可以就是这部作品的朦胧的总体思想。

席勒受莎士比亚的影响以这部作品为最：快速变换的场景、鲜明的地方色彩、多样的语言表达方式、群众场面和音乐的运用等等。席勒自己称这部戏是一部“浪漫”作品，也许因为当时人们把与奇特，或者

与中世纪和基督天主有关联的一切，都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诸如此类的还有抒情和音乐的表现元素，使这部戏接近于歌剧，有像歌曲一样的表现特征，有喧叙和咏叹的段落。正是这一点使歌德感到特别满意。甚至于耶拿、柏林的浪漫派们，他们刚刚发现了中世纪和天主教世界，一时间竟认为席勒站到了他们一边。

但是，正是在题材上接近浪漫派这一点使公爵感到厌恶。他估计席勒这个戏是一出以伏尔泰那种风格来嘲讽“la Pucelle”^[1]的剧。此外——这可能是他生气的主要理由——女演员卡罗莉妮·亚格曼将出演女主角，他肯定担心，他的情人在舞台上演这位法国女郎，会不由自主地给人以滑稽可笑的形象。于是他让人宣告，他不希望这出戏在魏玛上演。歌德只好再次接受这种令人不快的任务，在朋友席勒面前卫护殿下的利益。尽管德国其他地方的舞台争相上演这个剧，让席勒补偿了不能在魏玛演出的缺憾，但他还是对魏玛拒演此剧深感失望。这件事情让他很长时间情绪不佳。歌德此后不久便外出疗养去了，这正中席勒下怀，眼不见心不烦。

[1] 法文，意思为女郎，指 la Pucelle d' Orleans，奥尔良女郎，伏尔泰以此素材创作同名剧本，将圣女讽刺为低俗、粗卑的少女。

席勒利用歌德不在魏玛这段时间，终于可以看望自1796年以来就没有再见面的老朋友克尔纳。他感到与歌德之间的友谊使他对这位忠实的伙伴有点冷落。现在是适当加强与克尔纳联系的好机会。席勒本来答应转年去看望他的朋友，现在改变了初衷，宣布在1801年8月初便启程。克尔纳分外高兴，“您想现在就来，这想法真是太难得了”，他写道，并且表示，他将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洛施维茨，在葡萄种植园那座花园房舍接待客人，这是席勒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朋友们曾经度过了美好时光，喝着葡萄酒，唱着歌。在那里席勒曾写出了颂歌《欢乐颂》，相互拥抱吧，亿万生民！亲吻啊，给这大千世界！

八月初，还与威廉·冯·洪堡见了一面，庆祝他结束了四年之久的国外旅行返回魏玛，然后，在大姨子卡罗莉妮的陪同下，席勒动身前往德累斯顿。克尔纳把葡萄园旁那处房舍完全按照几年前席勒在这儿逗留时的样子布置起来。置身于克尔纳的朋友圈子里，席勒感到十分惬意。大家都沉溺在回忆中，并且询问席勒与歌德相处的情形。席勒这时意识到，与歌德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一桩“令人欣喜的”，同时也是让公众瞩目的事件，在知识界人们都关注这件事情，这一友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自信同时又很谦虚的

克尔纳向席勒担保，如果一位伟大人物挑战他在席勒身边的位置，他不会因此感到受伤。可是席勒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于是他们友好地争执起来，并尽情地享用着葡萄美酒。又像当年一样，席勒将一只酒杯抛向身后，为了平息诸神心中的妒忌。

与克尔纳长达六周的聚会，以1801年9月17日观看莱比锡首演《奥尔良姑娘》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演出之成功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到那时为止，在德国还没有一位文学家获得如此成就。维也纳城堡剧院著名演员海因里希·安许茨，当时作为年轻的大学生，亲历了这场值得记忆的演出，对此他在传记里描写道：“陶醉于欢乐之中的男女老少涌向剧院。身强力壮者占据正厅里最好的位置，当时这里都是站席，感谢上帝，我也是这些幸运的身强力壮者之一。这时一间包厢的门开了，一位身材修长的人走到包厢的胸墙前。‘这是他，是席勒！’这喊声顿时传遍了剧场，像一片田野有风吹过，观众就像随风起伏的庄稼，为了看到他们崇拜的艺术家……人们几乎无法回过头来，观看悲剧的序幕和第一幕的演出。现在英雄的姑娘出发了，为了在奥尔良升起胜利的旗帜。大幕落下，暴风雨般的欢呼在剧场里回响。交响乐队只好击鼓鸣号来助兴，这时那令人感动的身影又站了起来，其内心的激 270

动明显可见，向观众席躬身施礼，以示感谢。欢呼声再次响起，只因大幕重又开启……才使欢腾的剧场安静下来。”在外边城里，席勒所到之处，也围绕着鼓掌欢迎的人群，父亲们把他们的孩子高高举起，让他们能看到这位舞弄羽毛笔管写出人生喜怒哀乐大戏的奇人。

在这种欢欣鼓舞中也混杂着最初的热爱祖国的情感，不久之后，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这情感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人们不仅把《奥尔良姑娘》作为浪漫的魔幻剧，而且人们从中闻到了一种政治信息。在Jeanne d'Arc^[1]身上人们看到了为法兰西民族复兴而勇敢战斗的、虔诚的神奇女子。在德国，人们不是也很需要这样一位能力超凡、魅力四射的领袖人物吗？席勒巧妙地把“拯救”这一政治问题搬到了舞台上。一只白鸽 / 将要飞翔，像雄鹰一样勇猛 / 扑向那些分裂祖国的兀鹫。贞德也是威廉·退尔的姐妹。她为法国自己的君主而战斗；她要让国王登基，他会引导奴隶走向自由 / 让城市愉快地拥戴着王权。十五世纪法国的政治命运，使人在某些方面想到德国当前的政治

[1] 法文，让娜·达克，奥尔良的姑娘的名字，也被称为约翰娜，约定俗成的汉译为贞德。

形勢。那時法蘭西作為一個國家還沒有真正統一起來，還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有着許多權力中心，遭受着外國的統治，即英國的壓制。1801年德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美因河以北雖然自1795年以來持續着和平的狀態，普魯士以及其他諸多邦國，還有比如魏瑪公國，保持着中立，在激烈動蕩的歐洲尚享受着某種平靜，但是南方則弥漫着戰爭的硝煙。法國部隊早已不能再煽動起革命熱情，而是到處搶劫掠奪，讓人感到驚恐。席勒的父母就遭遇了這種不幸。他們不得不兩次逃難，躲避四處搶掠的散兵游勇。《奧爾良姑娘》的演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原因就在於，觀眾能夠借助這個發生在法國的故事，發泄反對法國統治的愛國情感。拿破侖的形象不可一世地雄踞天下。席勒描寫貞德神話般地被選中和提升，正是在歐洲十分驚愕地關注拿破侖閃電般崛起的那個時候。對於德國的民眾來說，拿破侖與其說是一種政治現實，倒不如說在其活在世上時就成為一種神話。他不僅引發政治激情，還觸動了當時世界的核心精神。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有人對他表示欽佩，有人則對他憎恨有加。一些人認為他體現出世界精神，另一些人則認為他的所作所為純屬大逆不道，他是地獄的產出，是惡魔。但是每個人都生動地經驗了一種權力，這權力不會通過傳統和習俗變得神

圣，而是归功于那无法遏制的、超凡独特的权力意志。歌德在1802年3月9日给席勒的信中说，让我们等着瞧吧，是否波拿巴的个性，将让我们再次为那壮观的、君临天下的现象而感到愉悦。后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称拿破仑是一位违心的启蒙者，他凭借着他那精灵般的力量，将许多还隐藏的东西暴露出来。拿破仑，他解释道，使每个人关注起自己来了。

这也适用于席勒，倘若他没有经历拿破仑的发迹腾飞，那么他也就不会想到把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农村姑娘获取权力的故事搬上舞台。

在给席勒的信中，歌德暗示了波拿巴的个性魅力，他从一部关于路易十六的史书中得到启发，在信中勾画出他那宏伟的革命场景：

总的说来，这是由众多溪流和江河构成的非凡景象，它们依据自然的必要性从许多山巅奔流而下，从许多峡谷迸涌而出，相互冲击，终于汇成波涛翻腾、水流横溢的大江，造成洪水泛滥，预料到这场灾祸和对此始料未及的人，皆在洪水中丧命。人们在这令人惊骇的经验中所看到的就是自然，完全不是我们哲学家非常喜欢称之为的自由。

歌德写这些话的时候，正在写一部描写完全是另一种女英雄的戏：《私生女》，没有向席勒透露任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原本计划写成三部曲，但最终只写出了第一部，1802年春天这部戏就基本完成，然后有一年时间将稿子放在一边。直至1803年3月中旬才最终定稿，4月2日当时名叫《欧根妮》的这部戏在魏玛剧院首演，反响平平。

贞德由于奇特的使命，以及充满灵感的自我授权，被提升到国王身旁。欧根妮也是以一位历史人物为榜样塑造的，即波旁王族孔蒂亲王的女儿，1762年出生的私生女，她遭遇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命运：她的社会地位因为宫廷的阴谋一落千丈，凸显了大革命前夜贵族的腐败。作为公爵家族的不合法的女儿，她被剥夺了等级地位和权力，在歌德的剧本里，她学习着放弃这一切。她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过着贫穷的生活，孤独而又痛苦，然而却骄傲地意识到自己出身的高贵；要么接受一位市民男子的求婚，让他把自己作为吉祥物保护起来。她选择了后者，隐姓埋名，保持着她原来的尊严和等级荣誉，先是完全在内心里，但是却带有向外的放射力，以至于存在着希望：从这个人已安顿就绪的内心有朝一日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新的外部秩序。不过要坚持、忍耐，保存自己，等待奇迹的出现，这奇迹来自内心。因

为，每逢世界发生一个奇迹，那都是来自充满着爱的、忠实的心。这也可以适用于席勒的贞德，但是从她内心的奇迹中却产生出行动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这是席勒的方式。歌德的欧根妮让一切自行出现，安静地等待着：我答应你保持最深沉的缄默。

虽然乍看起来伤害欧根妮的是阴谋诡计，但是藏在这些政治动荡之后的，如歌德在1802年3月9日致席勒的信中所说，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灾害：大河横溢，洪水泛滥。欲使这样的现象采取另一种方式是没有希望成功的。但是，也许还是可能屏蔽的。那个私生女可以保存自己的好的本性。这本性只有当它进入人道的形式才是好的。人道是提高了的、经过塑造了的自然。所以，那经过艺术加工的诗体语言的庄重的和谐，以及剧本从总体上的巧妙构建，还有母题与象征的编排合成，使整个作品平添了某种雕塑般的表现力，是从形式上与革命和腐败所造成的混乱相对立。

《私生女》是完全按照反自然主义的魏玛戏剧艺术之精神创作的，歌德和席勒在几年前制订了这一戏剧艺术原则。正如欧根妮在旧制度的毁灭中仍坚持其最佳的举止行为，那么，同样，这个剧本严谨的形式，就是以按照古典文学的榜样培育起来的经典艺术理想，来对付平庸乏味之辈（科策布那一派）和古怪、不讲规矩的粗

野之徒（浪漫派）的烂泥塘（歌德的话）。为什么歌德对这部剧作的创作如此保密，就连对平时在这种事情上总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席勒也秘而不宣？剧本中有一处可能有助于指点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法庭顾问向欧根妮做解释的那个地方：在丈夫权力在握的家里，/是你在外边、远处徒劳地/想要寻找的一片和平景象。/不安的猜忌、愤懑的诬蔑，/已呈颓势的宗派活动，/都不能对这圣洁的家园产生影响！

当然席勒不属于外边那个猜忌的世界，但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如同通过每个局外人，也会通过他进入到这圣洁的家园，甚至于就是他们共同反对的派别活动。那艺术创造的园区必须完全屏蔽这一切，包括平素共同进行的活动。歌德甚至于保护着这个剧本，不让人考虑如何做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改动。这个剧本如同一个紧紧关闭着的牡蛎，或者说像一个护身的宝物，作者利用它那神奇的力量，但不将它公之于众。席勒尊重歌德的极不寻常的审慎和保留，因此在通信中几乎对此只字未提。只在一封致洪堡的信函中，席勒比较详细地谈及此剧。这部戏并不适合舞台演出，他写道，说的太多，行动太少，但是那象征手法运用得非常精彩，他以此把这个素材处理得极为妥当，一切材料性的东西都被剔除，剩下的皆为表达完整思想的一个个环节，的确让人十分钦

274

佩。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显而易见，首先以《欧根妮》为剧名于1803年4月2日首演的《私生女》，没有得到观众的青睐，演出效果欠佳。人们惊奇于这部戏的艺术技巧，仅此而已。史达尔夫人特为观看1803年4月23日的演出，而延长了在魏玛的逗留，觉得观看这部戏只是一场“noble eunui”。〔1〕

《私生女》对于歌德还意味着躲避纷乱癫狂的历史，以及反对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派活动。这个剧歌德写于1802年并非偶然，因为在这一年派别之间围绕着他的争吵达到高潮。始作俑者便是奥古斯特·科策布。

奥古斯特·科策布当时是德国最成功的剧作家，就连歌德也让魏玛剧院经常上演他的剧本，因为观众喜欢看。但是歌德本人对这样的戏剧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平庸的自然主义的怪胎，数年以来他和席勒都公开批评这种自然主义。

275 科策布刚刚从俄国返回魏玛，他的这次俄国之行颇具传奇色彩。在边境上他被怀疑是间谍遭到逮捕，押送西伯利亚，不久以后由于沙皇的干预而获释放，并应召来到圣彼得堡。为补偿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获得

〔1〕 法文，意思是高雅的烦恼。

了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以及一处庄园。科策布在俄国也是一个为人所喜闻乐见的作家。于是他作为一位富翁返回德国。关于他人们议论很多。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写诗讽刺道：“我们多么无助，假如你离去，/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一点收益：/只能没有人情味地去演出，/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戏剧，/那里艰难的抑扬格的诗行，/恨它恨得我们死去活来。/只有你才能让我们得救，/科策布呢！科策布呢！”^[1]”

科策布在魏玛买了一幢房子，既然歌德家里的活动不邀请他，他就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社交圈子，来往的人很多，因为他这里比较随便，注重娱乐和消遣，吃的喝的也比歌德那里更丰富。歌德对科策布社交方面的成功感到不悦。当他决定让科策布的话剧《小城镇人》上演时，删掉了他料定是诽谤受其提携的施莱格尔兄弟的那些段落。不料科策布因此从魏玛剧院撤回了他的剧本，致使伯蒂格做出了相当揶揄的评论，说现在这家剧院前景不妙，即将到来的无非是“干旱和饥荒”。当歌德把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伊翁》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阿拉尔科斯》这两部不成功的戏剧，分别于

[1] 科策布 (Kotzebue)，按照德文词发音的格律节拍为 kot ze bu e，是扬抑格 (Trochäus)，正好与抑扬格 (Jambus) 相反。如果按抑扬格发音，听起来就特别滑稽。

1802年3月和1802年5月搬上魏玛舞台时，人们推测，他这一举措就是要让反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科策布那一派人感到气恼。在演出《阿拉尔科斯》时发生了丑闻。这出悲剧演到最后观众竟笑了起来。歌德坐在正厅他那加高了的椅子上转过头来斥责观众，并吼道：“不要笑！”歌德及他的人都清楚：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科策布圈子里的人阴谋策划的，科策布此时正设法取得席勒的好感，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要在席勒和歌德当中挑拨离间。

276 当时人们开始把这两位大师相互做比较，想要探讨两位精神世界的英杰谁更强一些。有些人认为是这一位，而另一些人认为是那一位。席勒对此颇感不适。尽管他心中也因此升腾起一种荣誉感，但也感到窘迫。演员安东·格纳斯特曾讲述他亲历的席勒在公共场合的情形：与歌德相比，男女老少更崇拜席勒。但是在社交场合，席勒的举止与歌德相比差别很大：席勒不习惯众多人的拥戴和围观，他会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所表达的敬意，歌德总是理所当然地接受，席勒则觉得很不舒服，感到不好意思；所以他总是找一条僻静的路行走，以便躲避那些没完没了地向他发出的问候和敬意；但是人们要是听说，席勒走出去了，他们当然知道如何选择一条能够遇到他的路。他通常低着头穿过人群，对每位与他打招呼的人都友好地点头表示

谢意。歌德对待观众则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他一路阔步走来，骄傲得像个国王，高昂着头，在遇到有人问候的时候，只是恩赐般地点点头。

科策布想用抬高席勒来对付他的死对头，骄傲的歌德。为此，他计划在1802年3月5日席勒的命名日这一天，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装饰得像过节一样的市政厅礼堂里表演席勒一些戏剧的片断，朗诵他的诗作《大钟歌》。他本人在活动结尾要做为铸钟师傅登场，打碎一个用纸板做的钟模型，露出席勒的半身塑像，一群身穿白色丝绸服装的少女围着塑像翩翩起舞，并接着为半身塑像戴上桂冠。这项计划中的活动还没有实施，就成为魏玛城的热门话题，后来没有办成，更引起议论纷纷。一切都做了精心的排练，但是在举办这项活动的前夜，图书馆长拒绝了借用席勒半身塑像的请求，理由是担心塑像会被损坏，据以往的经验，没有一次借出的塑像，在活动结束后完好无损地回归原处。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当手艺人要布置礼堂里的舞台时，发现市政厅大门紧锁。市长让人解释说“这个活动的开端那样喧闹，没有人能担保不发生令人担心的损失”。谣传说，歌德暗中插手了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直到今天也不清楚。也许是市长办事过于尽职尽责了。无论如何，有几位本来想在科策布搞的这次活动中，让自己出一下风头

277

的女士生气地离开了歌德的“星期三沙龙”。整个这件事情都让席勒感到难堪，他对歌德说，届时他要抱病在家，不去参加那劳什子的活动。歌德及时地躲到耶拿，从那里带着几许幽默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席勒写信给歌德：3月5日这个日子我过得比恺撒在3月15日那天幸运多了^[1]……但愿您返回这里时人们的情绪会平静下来。

情绪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时而在什么地方还遗留着伤害、妒忌、敌意和幸灾乐祸。甚至可以说，人们这时比以往更愿意看到，这一对天造地设的文坛大师之间的友谊纽带出现裂痕。鉴于这样的气氛，歌德在《岁月记事本册》中，虽然心中不免悻悻然，但还是满意地写道：然而我与席勒计划做的一切，仍然不停顿地继续进行。

要说这件事对这两位完全没有影响也不是事实。由于科策布不把他的剧本提供给魏玛剧院，歌德不得不为剧院能有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而操心。这就是为什么他给席勒写了一封措辞相当生硬的信。剧院收入不能令人满意，一向在戏剧创作上不考虑是否适宜搬

[1] 公元前44年，罗马统帅、独裁者恺撒已成众矢之的，在3月15日的元老院会上，他被主张共和制的布鲁图等刺杀。

上舞台的歌德，突然批評起席勒來了：

我很早以前就期待劇院能不斷有好的作品上演，此刻這個願望更強烈地出現在眼前：您是否 278
能做到，從現在起更聚精會神地創作，以便您能
為劇院提供更多的，恕我直言，適合於舞台演出的
戲劇作品。

席勒感到驚愕。難道歌德忘記了席勒的戲劇如何
使廣大觀眾歡呼 and 追捧，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嗎？
最近的《奧爾良姑娘》不也是如此嗎？接到信的第二天
席勒就回復道：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他先是這樣
運用著外交辭令，然後寫道：

要我在創作劇本時更加關注戲劇效果，這是
文學本身的一個根本要求，考慮和不考慮劇場和
觀眾都應這樣做，也正是因为這個緣故，我才有可能
不斷努力。倘若我的某部劇寫得成功，那麼
只能是遵循文學本身的規律使然，至於外在的效果，
有時一個平庸之輩，或者一個只是熟練地掌握
了寫作技巧的人也能做到，我從未，也不可能
將其作為我的寫作目標，即使我想獲得它，也不

能达到。这里谈及的只是最高任务本身，只有满足了艺术的要求才能克服我个人那种偏重内在的倾向，如果这需要克服的话。

相互访问仍然保持着，但不再如以往那样频繁了。剧本《墨西拿的新娘》的两次重要的朗诵会歌德都不在场。一次是1803年2月4日在迈宁根公爵那里，组织得极为隆重，席勒没有让人向歌德发出邀请。另一次是一周以后在魏玛，由公爵夫人举行的朗诵会，歌德也缺席。不久之后席勒向威廉·冯·洪堡发泄了郁积在心中的不快：

令人遗憾的是，歌德让闲逛主宰了自己，他什么都去做，不断地变换着花样，对什么都不专注，都不下大力气。他现在真的变成了一个僧人，悠闲自得地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虽然不是退隐山林，但他已不再那样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对外的活动了。三个月以来，他就没有离开他那房舍，甚至于没有离开他那个房间，而且他并没有生病……我常常觉得有必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另一个地方去住，寻找另一个工作环境；无论在什么地方，假如有个能凑合的地方，我就离开这里。

第十四章

279

席勒的戏剧成就。禁止高呼万岁。

歌德把“退尔”割让给席勒。保守的革命者。

德·史达尔夫人在魏玛。柏林向席勒提供高薪酬
职位。

歌德不要席勒离开魏玛。

最后的作品。表现骗子的题材。

《德梅特里乌斯》和《拉摩的侄儿》。席勒逝世。

如果说情绪不佳的歌德觉得席勒的剧本缺少戏剧效果，那么面对它们在广大观众那里无不受到热烈欢迎的这个事实，他得纠正自己的看法。《墨西拿的新娘》是一部艺术性很强、立意很深的戏。最初的几场演出，不管怎么说，也还是受到观众的赞许和钦佩。许茨教授是耶拿《文学汇报》的出版人，他的儿子观看1803年3月19日的演出，在结束时甚至高呼席勒

万岁。在场的公爵一家感到很不自在。歌德按照公爵的指示，让城市警备司令警告肇事者。歌德同时还告诫那位他不喜欢的父亲。这位十分生气，几个月后便接受了招聘，到普鲁士管辖下的哈勒继续出版他的文学报。这对耶拿来说是惨重的损失。歌德只好另创办了一份，稍微改了一下名称（《耶拿文学汇报》），试图以此弥补许茨带报纸离开所造成的损失。

在其他地方，比如柏林，众多《墨西拿的新娘》的观众高呼作者万岁并未受到警方的制裁。在劳赫施泰特 1803 年 7 月 3 日的演出很值得纪念。许多大学生从哈勒和耶拿到那里观看《墨西拿的新娘》。席勒虽然关节炎发病很严重，还是赶到了劳赫施泰特，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那天晚上一场暴风雨不期而至。280 一时间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敲击着剧场的轻薄木屋顶。震耳欲聋的雷雨声让观众几乎听不懂舞台上演员的讲话，只好凭借动作和表情来猜想情节。最后一场戏表现墨西拿公爵家族灭亡这一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此时雷声隆隆，观众都缩着脑袋，用披肩、外套和手帕来保护自己，尽量抵挡下到剧场里的雨水。席勒被呼唤到舞台上。当他浑身湿透地站在那里时，暴风雨停止了。

这出戏如同那演出时阴沉的天空不怎么让人喜欢。

如果说，观众还是为其鼓掌，那只是证明，人们这期间对席勒的戏剧已经培养起了感情，哪怕有一出戏他们觉得不满意，也能容忍。亨丽埃特·冯·克内贝尔写信给女友说：“可以看出来，他的戏是给自己写的，很少想到观众。”歌德觉得，戏中兄弟俩爱上同一个女人，并且不知道，这女人就是他们的妹妹，这个悲剧使兄弟俩走向毁灭，一个误将另一个杀害，接着为赎罪自杀身亡，这样的情节过于悲惨，他对该剧评论说，这出戏呈现出的是残酷的完美。这是恭维，同时也坦陈，他以后不想再忍受这样的戏了。

在这出给观众下了一剂猛药的戏之后，席勒投入了一项新的创作。现在他要利用另一种表现方式，想证明，要让作品为大众喜闻乐见可以有多么广阔的空间让作者自由驰骋，而又丝毫不让艺术意志屈从和让步：假如诸神庇佑，他在1803年9月12日给克尔纳的信中说，让我把头脑中思考的写出来，那将是一个颇有分量的大东西，会震撼德国所有的戏剧舞台。这颇有分量的大东西就是《威廉·退尔》。这个题材是他从歌德那里得到的。

至少歌德后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也这么说。1797年他在去瑞士旅行期间，四林州湖周围美丽、宏伟的自然景色让他感到非常惬意，以至于他情不自禁，

281 要为其赋诗一首。为了让对自然的描写更有魅力，他想不能只是景观，还应有重要的人物形象。这时他想起了退尔。这一切我都讲述给席勒听，在他心里我的那些风景和我的那些人物形成了一部话剧。由于我当时忙于其他事情，关于这个题材的创作总是往后一推再推，于是我便把它完全割让给了席勒，他此后不久便写出了令人钦佩的具有诗情画意的戏剧。

如何发展到“割让”这一步，并非那么简单。席勒不是只通过歌德接触到这个素材的。18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退尔的戏剧作品。这个故事相当普及，约翰内斯·冯·米勒的书《瑞士联邦史》为此起了不少作用。莎洛特在读过这本书后，于1789年3月25日写信告诉她的男友：“这些热爱自由的人以更大的热情为他们的宪法而战，使这部历史意义尤其深刻，值得一读。”席勒没有接受未婚妻的建议。他当时正忙于描写平原上的英雄——他正写他的尼德兰历史——还不想去参与表现强悍的高山民族，他惊叹他们威武雄壮的力量，但并不承认他们那真正高尚的人道精神。在歌德写信讲述这个退尔母题的前几年，席勒就有想法，他已经在掂量着，是否用这个素材创作点什么。之后又推翻了。莎洛特的建议还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点燃了他创作欲望的，是歌德1797年10

月 14 日关于退尔母题给他的信：

如果我把已在心中酝酿许久的想法告诉您，您会怎么说呢……我遇到了一个文学素材，我立即相信它是一座富矿。我几乎毫不怀疑，退尔这个故事非常适宜文学处理，如果我的打算能够如愿以偿，那就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即这个传说通过文学加工变成不容怀疑的真实的存在。

当歌德接近这个素材时，席勒认识到蕴藏其中的开掘诗意的可能性。席勒于 1797 年 10 月 30 日回复道： 282

选取威廉·退尔这个母题，这是注定能带来成功的好主意。从已知的这个相当狭窄的素材里，将出现各种各样具有丰富精神世界的生命……同时，从这个非常难得的素材里，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人类广阔世界的某些方面，如同通过高山之间凭眺那辽阔的远方。

之后，两个人之间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再谈及《退尔》。只有一次，那是 1798 年夏天，歌德讲，他在继续考虑他的退尔史诗。从这时候起这个话题就消失

了。当席勒于1802年3月10日写信给他的朋友歌德，报告他新的工作计划时，就益发让人感到惊奇了。他写道：六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准备写一个新的剧本，它要比《瓦尔贝克》（这之前他在写的剧本），更让我感兴趣，它那故事的力度和情真意切深深地吸引着我，许久我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我知道我现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里讲的就是《退尔》，但没有指名道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席勒已经在做这件事情，而歌德显然并不知道，这封信才暗示他，让他得知了这个情况。如果说歌德“割让”了这个题材，那么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时刻，就是说席勒事先未经与歌德商谈就已经决定创作《退尔》了。

在这封致歌德的信发出六天之后，席勒还向出版商科塔讲了又一个版本的他所以要写这个剧本的过程。1802年3月16日他在信中写道，他经常听到传言，说我仿佛在把威廉·退尔这个故事写成剧本，现在我终于关注它，并且在研读丘迪的《瑞士编年史》。它如此吸引我，以至于我现在非常认真地考虑写一部关于威廉·退尔的剧本，这将是一部我们要引以为荣的正剧。

不管怎么说，席勒对这个素材的激情燃烧起来了，而歌德，如他在《岁月记事本册》中所写，为了支持席勒创作戏剧退尔，将自己的史诗退尔放在一边了。自

1802年2月以來，席勒就在為創作《退爾》做案頭工作，中間停頓了幾個月，為了完成《墨西拿的新娘》。1803年春天又回過頭來繼續準備《退爾》，1803年8月終於開始動筆去寫。1803年11月9日他寫信給歌德：
我在此也筆耕不輟，不為任何事分心，也不去劇院娛樂，如果我能以這樣的勁頭做下去，那麼不用到明年三月我就能完成。的確，寫作進展迅速。他寫信給伊夫蘭德說，他現在整個人生活和創作在他的《退爾》中。他很想前往瑞士旅遊，看看故事發生的真實現場，但是考慮到身體狀況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同時也是因為他感到，憑借他的想象力，以及歌德關於瑞士之行的講述，已經足以使他對那想去訪問的地方熟稔如親歷了。

在創作《退爾》期間，席勒與歌德的关系又變得緊密起來。他們又像以前那樣經常見面了。歌德十分關注劇本的產生，席勒經常請他參謀。兩人的合作又像以前席勒寫《華倫斯坦》時那樣的融洽了。席勒將第一幕寄給歌德，這一位回答道：這可不僅僅是第一幕，而是完整的一部戲，而且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戲，為此我衷心地表示祝賀。不管歌德收到什麼要他讀的，他都無一例外地覺得值得稱贊和褒獎。當一些時候沒有關於《退爾》這個劇的消息，他就迫不及待地寫信詢問：我希望聽到，瑞士英雄們將他們反對壓迫的斗

争勇敢地坚持了下去。

在席勒创作《退尔》，表现为争取自由而勇敢战斗的瑞士勇士时，瑞士正在丧失外部的，同时还有一些内部的自由。拿破仑在 1799 年占领了瑞士，掠夺了伯尔尼的国家珍宝，废除了州立宪法，建立了一个顺从的亲法政府。在那些历史最悠久的联邦州里——这些州在《退尔》那个故事里就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它们对法国统治的反抗尤其顽强。骄傲的瑞士联邦受到法国的伤害，只有回忆以前如何英勇战斗，从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时，才得到缓解。因此《退尔》这个神话传说重又变得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了，不仅在瑞士，而且在德国也是如此，那里反对法国统治的自由意志同样开始行动了。十年之后，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达到高潮的这个运动，其特点就在于自由思想与本土的传统相结合。

既是革命者，又是保守派，席勒的退尔也是如此，召唤这一精神的是吕特利一场戏中那著名的台词：

不，暴君的权力也有限度，/ 假若被压迫者无处找到正义，/ 假若负担已不堪承受——他就 / 信心百倍地把手举向上天 / 取下他永恒的权力，/ 它们在那里高悬、不可转让 / 如同那永恒的、不会

破碎的星辰——/ 自然那古老的原状重又再现。

在开始创作《退尔》的两年之前，席勒写的《新世纪的开始》那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唉，你在世界各国的地图上 / 徒劳地寻觅着幸福之地域， / 那儿有自由之永远常青的花园， / 那儿有青春永驻的美好年华。值得注意的是，席勒这期间显然已摆脱了以前怀有的愿景，即期望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懂得并有能力捍卫自由的新人。通过全力以赴创作《退尔》，他从歌德那里不仅承接了一个文学素材，同时他也接近了歌德的现实主义，接近了歌德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只喜欢规划未来而不关心如何付诸实现的厌恶。不是在将来，而是在过去他发现了革命力量。在威廉·退尔的山林世界里，人们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也许那里就是永远常青的、自由的花园。这里他可以表现，真正的革命是保守的；它不是要寻找一种新人，而是保卫旧的、发展良好的人；每当经得起考验的事物抵制一场恶劣的革新，就会产生伟大的事物。退尔捍卫的是一种新的奴役企图从他那里剥夺的、旧的自由。他是一位本土的自助者，他的榜样表明，传统能够拥有未来。 285

席勒这出戏的情节是循环式的。一个本土的自由团体抵抗外部的奴役，在斗争中他们建立起新的联盟，

这之前它只是个天然的联合体。重新建立起来的、正式确认了的联盟是历史性行为的结果。自由的自然史转变为政治。自由团体那亲近自然的田园生活受到外部的惊扰，被卷入历史的进程，与专制暴君斗争并战而胜之，最后，增长了一些经验，重新返回初始的那种田园生活。一个循环的过程：它从亲近自然的宁静中出发，通向纷乱喧嚣的历史，然后又返回原地。谁在行动？肯定是“民众”，但首先是退尔，他属于民众，然而却位于局外。以这局外人的、同时又特别突出的角色，他更能体现出民众的精神。强者最为强有力时是孤独的，退尔用这句话来拒绝参加吕特利联盟。如果说他杀死了暴君，那么他的行动首先是一个自助者。没有受到任何委托，自负其责。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引发了集体的争取解放的运动。自助者保护政治以防其走向极端，避免它因战略考虑而消耗和延误。

瑞士联邦的循环运动，从田园到历史，又重新返回田园，在退尔身上重复。他也是走出田园，在令人惊骇、恐怖的远足历史之后，又返回家乡宁静的田园。生着火的炉灶依然是那个炉灶，妻子和孩子在等待着父亲，家长制的世界依然如故，然而退尔不再是原来那个退尔了。通过射杀暴君他丧失了无辜。对于席勒至关重要的是，不让任何阴影笼罩在退尔身上。因此

在最后一场戏里，他让谋杀皇帝的那个阴险的帕里齐 286
达上场。这个人物其实表现的是约翰·冯·施瓦本公
爵，他在1308年谋害了他的皇帝，国王阿尔布雷希特
一世。与其相比，退尔可以作为光辉形象登场，为他
动机的纯洁辩护，所以如此，因为似乎仍然还有怀疑
必须排除。退尔对帕里齐达说：

不幸的人！ / 你竟敢将你追名逐利犯下的血
腥罪行 / 与一个父亲的正当自卫混为一谈？ / 是你
捍卫了孩子们那可爱的生命？ / 庇护了神圣的家
园？ / 为家人抵挡住了那最可怖的灭顶之灾？ / 我
向上天举起我纯洁的双手， / 诅咒你和你的行为——
我为 / 你所玷污的神圣天性 / 报了仇——我与你
毫无共同之处——你实施了谋杀， / 而我则保卫了
我最珍贵的一切。

通过对比，退尔完全洗刷了自己，驳斥了任何认
为他动机不纯的怀疑。退尔可以将自己作为共和制传统
中像布鲁图^[1]那样一位刺杀暴君者，同时也可以作为曾

[1] 布鲁图 (Junius Marcus Brutus, 公元前85—前42)，主张恢复共
和体制，刺杀罗马独裁者恺撒的密谋团体领袖。另外一位也姓
布鲁图的罗马将军 (Decimus Junius Brutus) 参加了刺杀。

战胜恶龙救人性命的圣乔治。^[1]此外，他既有高贵的单纯这样的品格，同时他又是一个“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回不是来自南太平洋，欧洲的卢梭主义推测他在那里，而是来自瑞士的崇山峻岭；一个“高贵的野蛮人”，无意中成为保守的革命者。不应该留下任何对主人公的怀疑，怀疑他那单纯的男子汉尊严。不过歌德心中存有这种怀疑。在后来的谈话中他曾说，他觉得让一个杀人犯去斥责另一个杀人犯是不得体的。很可能歌德对他的“退尔”内心的矛盾和模糊想象得更多一些。但是，1804年3月17日，对在魏玛舞台上看到的那个“退尔”，歌德还是满意的。他为该剧在魏玛首演，而不是在柏林，而感到自豪。柏林曾极力争取，但没有成功。

歌德对朋友的巨大成功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抱怨，他自己的行政事务太多，让他无法静下心来写出好的作品。这期间他在吃力地重新创立《耶拿文学汇报》，这事颇让他劳心伤神。1803年12月13日他致信席勒：

对您的寂寞给您带来的诸多佳作表示祝贺！

[1] 圣乔治 (Heiliger Georg)，基督教殉难者，传说他曾从恶龙爪下拯救了少女。

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和願望做事。我則在陌生的環境中到處蕩舟，是的，我想說的是，我在水裡嘩啦嘩啦地艱難行走，對外造成損失，也沒有发自内心的，或者說有什麼能讓內心感受到絲毫的滿足。既然我們，如我現在越來越清楚地向波呂格諾特^[1]和荷馬所學習的那樣，要把這上面想象成地獄，那麼可能這也算是一種生活吧。

歌德心中這樣惡劣的情緒，還因為另外一樁事情。宮廷宣布了史達爾夫人來訪的消息，公爵要求當時為創立《耶拿文學匯報》在耶拿逗留的歌德返回魏瑪，來接待這位法國著名的女士。

1803年12月14日，熱爾梅娜·德·史達爾夫人^[2]攜帶隨從來到了大雪覆蓋的、處於冬眠中的魏瑪。她心情激動，一路上她參觀了一些地方，符合她想象中的浪漫主義德國的情景。圖林根的山谷，里边鑲嵌着一些中世紀的小城，那里身穿黑大衣的年輕人在結着霜花的、泛着黃色的玻璃窗下邊唱着聖誕節的

[1] 波呂格諾特 (Polygnotus, 公元前500-前447)，開一代畫風的希臘古代著名畫家。

[2] 史達爾夫人 (Germaine de Staël, 1766-1817)，法國作家，著有《論德國》。

歌曲，那黑大衣与雪地形成强烈的反差。极其抒情的德国民间音乐听起来让她感到颇为惬意。在哥达她买了一只口琴，一整天都在练习吹奏。到魏玛后的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亮相，她便把这乐器掏出来演奏，让宫廷欢迎她的人群十分惊讶。她的打扮也很特别，头上是用围巾缠绕得很高的、形状像帽子一样的装饰，身上穿的是开胸很低的连衣裙，戴着贵重的首饰。这位法国女士精心设计的自然大方的外貌举止，实在让魏玛惊奇，尤其是她那不同寻常的口才。人们得把自己完全变成一听觉器官才能跟上她的讲话，席勒讲述道，他首先接受的任务是在她面前代表魏玛精神，因为歌德还在犹豫是否从耶拿返回。

288

“才智的化身也应召前来迎接我”，热尔梅娜在到达魏玛那天写信报告她的父亲。她觉得她理应受到如此待遇。她的父亲内克尔是大革命前法国政府最后一任财政部长，作为一位著名父亲的著名女儿，她像她的死对头拿破仑一样，活跃在欧洲这个大舞台上，是社会交际和文学界一位重要人物，拿破仑亲自下令将她逐出巴黎。这位身材丰满、在各方面都令人瞩目的女士，是高雅的法兰西文化大使，连续几周把整个魏玛调动起来让自己参观访问，因为她推测，这里是德国文化的秘密首都，她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如同她的

对立面拿破仑，她赏识歌德的《维特》，愿意结识小说的作者。她也知道席勒。她几乎不说德语，她认为她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每个人在她面前，都尽量搜寻其法语知识与她对话。她的言谈不断迸发出才智的火花。每逢她询问什么，经常喜欢自己来回答。

席勒的外貌，这位身材颀长、态度坚定的男子的举止，给德·史达尔夫人的印象很深。她起先以为他是位将军。席勒看上去的确像一位勇敢的斗士，在德·史达尔夫人面前竟然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发出尖锐的批评。她没有反驳，不过她坚决要求在欢迎她的隆重午宴上，允许朗诵拉辛^[1]的悲剧《菲德拉》中几场重要的戏。然后她问席勒：“这不是很好吗？”这位放下了武器，用他那带有施瓦本口音的法语回答道：“很好，夫人！”现在他在这位夫人面前失去了平静。她那挥洒理性推理、因此完全没有诗意的天性让席勒心烦。1803年12月21日他在给歌德的信中说：

她的杰出知性提升为一种近乎于天才的能力。

她想解释、审理、衡量一切，她漠视任何模糊的、

[1] 拉辛 (Jean Racine, 1639-1699)，在高乃伊之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最主要的悲剧作家。

无法达及的东西，不管什么地方，只要那里不能用她的火炬照亮，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存在。所以她非常畏惧唯心论哲学，她认为这种哲学导致神秘主义和迷信，这是让她感到窒息的污浊空气。我们称之为诗学的东西，在她心中没有意义。

当席勒在客人面前做为魏玛精神文化界代表时，歌德则在耶拿深居简出。在圣诞节前夜这一天，他终于在弗劳恩普兰会见了史达尔夫人。热尔梅娜想象中的《维特》的作者与眼前所见到的不完全一样，她想象歌德的样子应该像年轻、活泼的夏多布里昂，但现在见到的，如她所写，却是一个敦实、略嫌矮小的男子，他“相貌平平，想表现自己是一个颇有阅历的人，但做得并不完全成功”。此外，她说明，他还与他的女管家睡在一起。这一切都对歌德不利。在谈话中两个人唇枪舌剑。每当她批评歌德的一部作品不符合受众的口味时，歌德就回答道：受众会对此习惯的；当她提到小说《维特》引起不少年轻人效仿主人公自杀时，歌德回答道：如果我所做的我觉得是正确的，我就不在乎后果如何。当她说，她认为德语诗歌的韵律很不流畅时，歌德则把法语诗歌的亚历山大诗行比作绦虫。两个人就是这样针锋相对，但同时又都相互尊重。她

在魏玛逗留期间，经常探访歌德，不过歌德总是留意在这种场合要请席勒作陪。史达尔夫人开始对歌德和席勒感到惊奇的，尔后毕竟还是十分钦佩的，是这两位文学大师对广大受众的那种主人翁的姿态。她说，在法国，受众教育他们的作者，在德国显然正好相反。

德·史达尔夫人是一位颇有魅力的女士，但同时与她打交道也让人很辛苦，当她1804年3月初起程离开时，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般的高兴。席勒1804年3月5日致信歌德：在我们的朋友终于离开此地，我也同样有一种大病过后的轻松感觉。夫人那方面，在魏玛得到了她要寻找的：掌声和新的思想。但是，她向她父亲承认，“真正的喜悦”还是不愿意到来。“爱情，或者巴黎或者权力——才能让我感到欣喜。我需 290
要这三者中的一个，它将会激励我的心、我的精神和我的动力。对于我，其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形而上的乐趣。”

德·史达尔夫人在魏玛访问期间，赫尔德去世了，那是1803年12月18日。席勒曾经十分尊敬地仰视赫尔德。在谈话中，席勒回忆着与赫尔德接触的情景，他在卡尔高等学堂听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报告时，得知了赫尔德这个名字；然后在魏玛的公国里与他邂逅，他谈到一个人在文学创作时是一个与平日完

全不同的人。席勒一直欣赏赫尔德风格的那种溶解性的美，他从赫尔德那里学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他的著作《人类历史的哲学思考》。

在歌德和席勒的书信往来中对赫尔德的去世只字未谈。这可能因为在赫尔德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歌德和他年轻时代的朋友以及后来多年的文友赫尔德之间，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扞格。歌德与赫尔德的关系，在最近几年里变得麻烦不断。首先赫尔德与公爵之间产生不睦，公爵没有兑现他承诺的对赫尔德儿子们的培养给予的支持。歌德由于他所担任公务的性质也卷入了这一冲突之中。其次，在所承担的几项工作中，赫尔德感到负担过重，这也让他迁怒于歌德，他认为，是歌德把他请到了魏玛，理应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赫尔德鄙视当代新文学。他不理解歌德竟然与浪漫派作家过从甚密，并因此责备过他。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妒忌席勒，他认为席勒占据了歌德身旁原本属于他的位置。几方面的因素合在了一起，造成了他与歌德关系的异化。

291 在最近几年，赫尔德也因为生病而变得容易激动、发脾气，歌德总是友好而又耐心地忍受。他经常邀请赫尔德参加聚会，尤其是一些正式的、重要的场合。赫尔德非常关心荣誉和别人对他的承认和赞赏。他非常喜欢

歌德的作品，最近对《私生女》称赞有加，尖锐地批评了读者中对该作品存在的一些愚昧无知的见解。1803年5月18日，歌德为表示感谢，像古代文人那样，邀请他参加一次小范围的朋友聚会。就是在这次聚会上，肯定发生了某种严重的事情。在歌德的自传草稿中有关赫尔德的文字，对此只有某种暗示。那上面写道，赫尔德打出一张令人十分反感的王牌，由此整个……被毁掉了……我看着他，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们之间多年的相处让我如此惊愕……简直不可思议。赫尔德到底说了什么，很可能是这样一句话：“你的《私生女》我很满意，但不是你的私生子！”这就导致与赫尔德的彻底破裂。虽然歌德写道：我没有再见到他。但是还是见了一次面，那是在安娜·阿玛利亚的招待宴席上，夹杂在客人中间，两个人都相互视而不见。但是尽管如此，老朋友的晚年遭遇仍然让歌德无法释怀。直至他去世，歌德才清楚地看到，这些年赫尔德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最近这几年他在身体上，乃至精神上都患有疾病。歌德在一次谈话中说，设若他活得长一些，他没准会发疯的。赫尔德这个题目对于歌德曾一度是禁区。所以没有出现在与席勒的通信中。

1804年4月25日，德·史达尔夫人从柏林返回的路上再次造访魏玛。她的随从中有奥古斯特·威廉·施

莱格尔，是她以年薪一万塔勒聘请的她的文学顾问。席勒不愿意再参与接待德·史达尔夫人，为此，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准备好实现他早已计划的柏林之行。

292 早些年，在他出版了《强盗》之后，他曾想到柏林去，那是为了抗议那里的不忠实原作的演出，并想观察一下是否在那里可以找到幸福。《阴谋与爱情》以及其他剧作，后来在柏林的舞台上都大获成功，这也是为什么他再次想去柏林的理由。在柏林这座大城市——当时有人口约二十万——席勒绝对可以被视为大作家。现在他终于，由妻子莎洛特和两个儿子陪同，动身前往柏林，这座他的作品在那里最受欢迎的城市。在旅行结束后，关于旅行的动机他写道：

我感到心中有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去活动的需求。这也是命运使然，为一个更大更广阔的世界写作，我的戏剧作品要去影响它。我所在的环境是这样的狭小，如何能对付着创作出某些为这座大城市所需要的作品，简直是一个奇迹。

4月30日，在波茨坦城门旁所受到的第一个接待，就颇为值得注意。守卫的少尉认出了席勒，立刻开始谈起席勒的诗歌，他甚至能背诵几首。已是午夜

时分，天气寒冷，可是先得等他把诗歌朗诵完，然后，都冻得发木了的长途旅行者才可以继续前行。在柏林，除非疾病发作不得不留在家里，席勒每天晚上都去看戏。为了欢迎他，这里演出《强盗》、《墨西拿的新娘》、《奥尔良姑娘》和《华伦斯坦之死》。当地报纸跟踪报道席勒在城里的活动。他荣幸地被国王一家邀请去吃早点，出席王子路易斯·费迪南德的宴会。在那里他开怀痛饮葡萄酒，以至于要别人帮助才回到了下榻的宾馆。表现这一场景的漫画一时广为流传。席勒应邀出席各个文学沙龙。只有视诗歌高于一切的拉黑尔·瓦恩哈根的沙龙没有邀请他，这倒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期间那里已是浪漫派的大本营。席勒也访问了从耶拿迁居到柏林的费希特，他在这里以私人身份在 293 大学里开课。以前的不愉快几乎全被忘记了。席勒从此有机会就帮助他，比如他帮助费希特讨回买房人拖欠的房款。

在宫廷一次招待会上，柏林方面为席勒提供一个年薪三千塔勒的职位，另外还有一辆华丽的马车供他使用。从魏玛公爵那里他得到的俸禄只有四百塔勒。席勒感到很得意，现在 he 知道了他的市场价值，但他没有立刻接受。尽管他有时抱怨魏玛的狭小，但他还是依恋它。另外他想留在歌德身边，因为他们之间，

最近由于创作话剧《退尔》又恢复了紧密的、富有成果的合作。席勒与歌德一起商量如何对待柏林方面的优厚条件。歌德鼓励他就继续留在魏玛与否与公爵谈判，以期达到提高薪酬的目的。当席勒如歌德所建议那样，暗示公爵，为了家庭的利益他可能很难拒绝柏林方面的邀请，除非公爵将他的年薪由现在的四百塔勒提高到一千，公爵当即答应提高薪酬，但是他要求席勒不要公开张扬这件事，只管继续与柏林方面就待遇问题谈判。建议他到柏林做暂时性的逗留，享受高额的薪酬，同时仍然长期留在魏玛。公爵在致福格特的信函中写道，如果席勒能从柏林人那里赚取一笔丰厚的薪金，何乐而不为呢。席勒的确按照公爵的建议去做了，但柏林方面并没有上当。普鲁士民事部总管拜梅在席勒关于此事的最后一封信函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存档，直到有利机会出现。”有利机会没有出现。

歌德为留住席勒还做了其他一些努力。他建议公爵，帮助席勒获得可世袭的帝国贵族的地位。这个建议在1802年秋天落实了。席勒被册封为可世袭的帝国贵族。他本人没有为此特别努力去争取，因为等级的提升也伴随着比较昂贵的费用支出。但是为了妻子他也乐于促成这桩事情。他在给洪堡的信中说，现在洛

洛^[1]如魚得水，別提多愜意了，拖着她的長裙在宮廷里扭來扭去地走着。公爵成全此事，意在一石二鳥。他在褒獎席勒的同時，也想愚弄另一個人。赫爾德瞞着公爵，背地里在巴伐利亞的選帝侯那里謀得了貴族頭銜，公爵得知後非常惱火，以至於他吩咐宮廷不要承認這個頭銜。為了存心讓赫爾德生氣，要让席勒得到一份“無可爭議的”勳爵文書。赫爾德在他在世的最后几个月里因此而备感痛苦。席勒带着几分幽默看待这件事。枢密顾问福格特曾为办理此事，巧妙地运用了外交手腕与维也纳宫廷谈判，席勒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我的履历中寻找出某些能够称得上是为皇帝和帝国建立的丰功伟绩，这个事情当然难度极大，但是您做得非常出色，因为您最终紧紧抓住了德国语言这棵粗大的树枝。歌德看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方面。等级、称号、形式对他来说不可小视。甚至在日记中他从此也以“冯·席勒宫廷顾问”来称呼席勒。歌德高兴看到席勒受到称赞和祝贺。他对他这位朋友没有嫉妒，他的这份忠诚是伟大的。

不过，他对席勒的卫护有时也许并不是很必要的。讽刺作家法尔克讲述他如何在1804年被逐出公国，而

[1] 席勒对妻子的昵称。

且是根据歌德的动议。事情是这样的，法尔克为将在魏玛市政厅演出的一出木偶戏作了一首诗，是戏拟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兵营》中的骑士之歌。其中取代士兵的是演员们受到了赞颂：“来吧，来吧，朋友们，到舞台上来，到舞台上来，/ 走向世界，走向剧场：/ 作为演员，人还是有点价值：/ 在这里自由还有分量：/ 在这里没有人为你撑腰：/ 只有提词人从隐蔽处向你低声提示。”这些诗句，法尔克说，让歌德如此恼火，以至于他坚持将肇事者驱逐出境，绝不允许讽刺席勒。

从柏林回来，席勒虽然旅途劳顿，但此行也颇受鼓舞，他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还没有最后决定新的项目是什么，他先着手看一些旧的草稿。越是接近生命的尽头，他的创作计划越是更大胆，这一点颇为引人注目。这些计划都有鸿篇巨制的特性。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创作能力并引以为自豪的席勒，仿佛想要证明，任何浩瀚深广的素材都不会让他望而却步，他有能力驾驭它们，强迫生活的庞然大物接受为其创造和设计的文学形式。在这方面，有一些所谓“海洋剧”，在剧中，如他笔记所记载的，可以描写欧洲、印度、商业、航海，表现船上和陆地、野蛮和文明、艺术与自然等等。还有另一个项目，暂时性的题目叫《警察》。这里也是海洋，拥挤的巨大的人的海洋，它的秘密强烈地

吸引着席勒。这部作品以一个警察局的视角，观察大城市的深渊和迷宫，坐镇这个警察局的就是路易十四时代的传奇警察局长阿尔让松。在草稿中有这样的话：人总是被警察局视为一种野兽，并受到相应的对待。最终席勒决定要创作的，不是关于遥远的海外世界，也不是巨大的人的海洋，而是另一种不可测度的题材：极其辽阔的东方世界和假沙皇“德梅特里乌斯”的故事。到了席勒的《德梅特里乌斯》这部剧，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倾注全力，目的在于以他的全部作品完成对世界各个地域的巡行，换句话说，世界广袤的空间无不艺术地再现在他的作品中。写《菲耶斯科》他在意大利，写《唐·卡洛斯》他在西班牙，写《玛丽亚·斯图亚特》他在英国，写《奥尔良姑娘》他在法国，写《华伦斯坦》在波希米亚，写《退尔》在瑞士，改编《图兰朵》他表现的是中国，设若席勒实现了他那些“海洋剧”的计划，那海外几乎所有的地域也都包括在内了。他这征服全世界的努力，使所有这些国家及其历史都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他的著作活动好比环球航行。现在这部《德梅特里乌斯》让他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欧亚大陆。但是，真正使他对最后的、不可能再完成的这部作品着迷的，是只有相信自己才会有力量这个母题。席勒曾做如下的表述：追求的目

标伟大而又惊人，从一无所有走到皇位宝座和拥有无限的权力……相信自己 and 他人给予自己的信任所具有的效应。德梅特里乌斯认为自己是沙皇，由此他成为了沙皇。这适用于那个时代，那时对自己的相信让德梅特里乌斯平步青云。如果他对自己的相信消失了，那会怎么样呢？假德梅特里乌斯会继续扮演他的角色吗？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变成了骗子。在德梅特里乌斯这个案例中，就变成了使用暴力的骗子。

是什么使席勒对骗子这一形象感到着迷呢？托马斯·曼同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了一部关于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小说，同样没有完成。使席勒着迷的，和促使托马斯·曼晚年创作这部小说的，是同一个东西：艺术和蒙骗之间那种尴尬的联系。艺术家难道不就是变戏法的，用假象代替真实来欺骗人吗？虽然德梅特里乌斯与艺术领域没有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当有人，他并不是沙皇，却在其他人面前装扮沙皇时，他就如同艺术家一样，属于那弄虚作假的幻想主义者大家庭，他们，只有当他们相信自己，才能够蒙骗别人。这就是席勒在他最后一部表现骗子德梅特里乌斯这位假沙皇的戏中，作为艺术家的自我坦白。文学家虽然说需要冷静和深思地运用他的艺术手段，但是只有当他被自己的作品迷住了，他才能把他的作

品那神秘的圓圈合拢。魔术师必须走得再远一点，才能用他的魔术把自己也迷醉。

当席勒在去世前的几周里写他的《德梅特里乌斯》时，歌德在做一個与此十分接近的题目，这个巧合显得颇不寻常。他在翻译狄德罗的杰出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拉摩的侄儿如同德梅特里乌斯经历了从相信自己到坠入对自己的怀疑的起伏跌宕。拉摩的侄儿是一个头脑机敏的流浪汉，玩世不恭，富于幻想，他也蒙骗人，也是来自幻想主义者家族的一个蒙骗者。尤其是他是作为作曲家来行骗的，他怀疑自己的才能，为此几乎发疯。我过去是，现在也是非常懊恼的平庸之辈。他蒙骗大街上那些行人，他表演的哑剧动作非常逼真，以至于人们在观看时，仿佛听见了那动作所诠释的音乐。他解释说，世界愿意被欺骗，人们只要善于把握混淆假象和真实存在这个营生。当歌德翻译这部作品时，它在法国尚未发表。那里人们甚至不知道还存在这样一部著作。于是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情况，一部作品的译作先于原著问世。是席勒促使歌德做了这件大有益处的事情。

席勒的连襟，威廉·冯·沃尔措根，于1804年春天因一项外交事务到圣彼得堡逗留，在那里发现了狄德罗的这部尚未发表的手稿，由当年德国的狂飙突进派作家、如今的俄国将军克林格尔收藏。席勒有机会

审阅了这部手稿，并随即向出版商格申做了介绍，引起了他的好奇，然后又争取到歌德亲自翻译它。歌德非常看重这部手稿，称其为瑰宝。翻译《拉摩的侄儿》，以及歌德对其所做的注释是两位朋友最后的谈资，他们之间的对话始于1794年夏天，随着席勒的病故而告终结。

298 最近几个月里席勒的病越来越厉害地发作。也许正因为如此，歌德不断地安排给他工作。不仅要他校阅狄德罗小说的译稿，而且还从他的《颜色学》中抽出一捆手稿请席勒研读，并请他提出宝贵意见。对朋友席勒，歌德也按照他坚持的基本原则行事：只要生命还在持续，死亡就不可以对其行使权力。生命就是工作。然而歌德也预感到，他不久将失去他的朋友。海因里希·福斯，《荷马史诗》译者之子，是歌德家的常客，他曾讲过下边的故事：“席勒在世时度过的最后一个元旦早晨，歌德给他写了一封贺年信。当他写罢通读这封信时，吃惊地发现，在信里他不由自主地写了‘最后一个新年’，而不是写‘又逢新年’或者‘新年复又来到’。他充满恐惧地将信撕掉，开始重新再写。当他又写到令他有不祥预感的那个地方时，他又一次只能特别小心地才勉强没有再写什么‘最后一个新年’。他的预感如此强烈！——同一天，他去看望冯·施泰因夫人，向她讲了

他的这种心情，并且说，他预感到，他或者席勒，将在这一年离开人世。”

1805年2月8日歌德身染重病。这是一种面部丹毒，伤及眼部。^[1]席勒听说后哭了起来，几天之后发起高烧，直到4月才逐渐退去。席勒坐在家里让画家蒂施拜因画肖像。按照医生要他适当活动的劝告，席勒购买了一匹马，期盼着初春到来骑马散步的情景。歌德写信鼓励他：您看我不就是这样吗，只要天天骑马，身体就备感舒坦。

歌德与席勒最后一次见面是在5月1日去剧院的路上。只交谈了几句话，歌德就转身回家了，他感到身体十分不适。席勒还要被疾病折磨九天。歌德也病倒了。1805年4月27日给席勒发出的最后一封信里，附有一份他那《颜色学》一书的图表式的梗概和一份对《拉摩的侄儿》一书的注释。席勒收到后便读了起来。又过了几天，在5月9日晚上，席勒与世长辞。

不到一个小时，这消息就传到了弗劳恩普兰的歌德家。迈尔首先收到消息，不敢转告给歌德。他没有

[1] 作者这里的讲述有误，歌德这期间患的病是多发性肾绞痛(Nierenkolik)，伴随着厉害的疼痛，严重时可导致休克。参见：Richard Friedenthal: *Goethe,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 (R. Piper & Co Verlag, München 1991. S.636)。

打招呼就离开了歌德家。歌德心中不安起来，他觉察到，人们有什么事瞒着他，但是也许他也愿意人家这样做。“我发觉”，他说，“席勒肯定病得很厉害。”克里斯蒂安娜已经知道了噩耗，嘴里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席勒只是长时间的昏厥。夜里，为免得让歌德感到不安，她装着熟睡。“早晨起来，”福斯这样讲述，“歌德问克里斯蒂安娜：席勒昨天晚上病得很厉害，是吧，他在这句话里对‘很’字的强调，使那一位如此触动，她不能继续装着没事了，她没有回答他，而开始大声抽泣起来。‘他死了？’歌德坚强地问。‘是您自己把它说出来的！’她回答道。‘他死了！’歌德又重复了一遍，然后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歌德没有参加5月11日举行的席勒葬礼，他忍受不了死亡。三周后他写信给策尔特：我原本以为，失去的是我自己，但现在我失去的是一位朋友，在他那里有我半辈子人生。

或曰：歌德心目中席勒的第二次攀升。

席勒去世后，歌德在一段时间里闭门不出。他谁也不想见。在他家里，只有家里人和少数几位挚友。他活动的范围也有限，几乎不到房舍靠近前厅的部分，总待在后面的房间里，在他的卧室，或者与此相邻的工作室。他打算做的第一件事是一种告别的仪式：他要完成席勒未完成的作品《德梅特里乌斯》，他和朋友一起讨论过这个剧本的大纲，当时的情形，如他在《岁月记事本册》中所记述的，仍活生生地就在眼前。他相信，虽然席勒已不在人世，但他仍然详细地保存着他的思想、观点和意图，并且能够将其留传后世，让席勒在德国戏剧舞台上占据的地位，不要变得那么孤寂。

歌德开始投入此项工作，然而没有成功。原因是

什么他也没有交代过。他于将近二十年后在《岁月记事本册》中的记载也是扑朔迷离：

我拟将他的工作继续下去，似乎这样便弥补了他的缺失……但是我遇到了某些阻碍，假如谨慎和明智一点也许可以排除，但是由于情绪过于激越和由此引起的头脑混乱，只能使其反而增加；我执拗地、匆忙地放弃了这一计划，并且至今都不愿去回想，我当时感觉置身于怎样的处境。那时我方感到席勒已离我而去，与他的交往已不可能继续。我的艺术想象力不可能停留在灵柩架上……它转身跟随着尸体进入墓室，简陋的墓室把他关在里边。我这时感到他开始腐烂；心里突然充满无法忍受的痛苦……我的日记没有记载那段时间；无字的白色纸页意味着那时的空寂状态。

302

这些含混不清的文字，后来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直至出现了玛蒂尔德·鲁登道夫散布的、至今仍然在有些地方还流传的谣言，说歌德，这个共济会成员，是所谓共济会下令谋杀席勒的知情者。根据这一命令，席勒作为共济会的反对者应被除掉。策划诽谤者的幻想力可谓举世无双，说席勒是日耳曼正义感的

代表，站在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立场上，最终成为犹太人和共济会的牺牲品，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说辞不值一驳。

从歌德《岁月记事本册》里模糊不清的记载中只能看明白的是：二十年后歌德仍然不能原谅自己续写《德梅特里乌斯》的失败。他多么愿意替死去的朋友完成其遗志，这也是对朋友的最后奉献。然而他没有能做到。他还计划撰写一部合唱作品，在席勒诞辰日1805年11月10日为悼念席勒举行的活动中演出，最终也只是停留在框架和草稿阶段。他唯一完成的是为席勒《大钟歌》写的终曲，准备在劳赫施泰特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演出，在这次活动中还演出了《玛丽亚·斯图亚特》最后几幕，以及分角色朗诵的《大钟歌》。歌德后来又几次修改终曲，并增加了篇幅，把激越的声调与自己心中的动情话语结合起来。比如有这样激昂慷慨的诗行：这期间他的精神勇往直前 / 进入永恒的真、善、美， / 在他身后，束缚着我们大家的， / 是没有个性的平庸。歌德描画的席勒那富于感染力的激情，充满了深挚的怀念，感人肺腑：他的面庞越发红润 / 焕发出永不磨灭的青春活力， / 还有那大无畏的勇气，它 303
总有一天 / 将战胜世俗的愚钝。在1805年8月10日的纪念会上，女演员阿玛丽亚·沃尔夫朗诵了这篇终曲，

她后来讲述说，在排练到一句特别中肯的话语时，歌德打断了她，抓着她的手臂，遮住自己的眼睛高声说，我无法，无法忘掉这个人！

歌德逐渐地复又回到他那平常的生活，他又走出家门，又接待来访，但同时他在观察自己，越来越频繁地用他与席勒的关系来衡量与其他人的关系。席勒去世后第一个来访者，是受到普遍高度评价的老语文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歌德就拿他与席勒相比，他写道，与他的分歧没有带来促进，而是转变成压抑和阻碍。与席勒在一起则另是一样。与他在一起，一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两人之间的分歧也是如此。席勒的思想倾向，《岁月记事本册》里写道，我很能接近，因为两个人单枪匹马都到达不了目的，于是最终便思想活跃地共同行动。

席勒逝世后，歌德担心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会衰退。这种情绪幸好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次年他就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这也是为了纪念席勒，他总是督促歌德坚持写下去，同时歌德也决定写《退尔》，他曾把这个素材主动让与他的朋友席勒，他认为应该有一本小说《退尔》与戏剧《退尔》并驾齐驱，这也是歌德为了缅怀朋友席勒的一个创作计划。然而1806年的动荡——耶拿战役、魏玛遭到洗劫、普鲁士的瓦解，以及对公国

前途的担忧等等——使这项计划没有付诸实施。

1807/1808 年间那个冬季，歌德爱上了耶拿出版商弗罗曼的养女明娜·赫茨利普。除了歌德，还有一位叫扎哈里亚斯·维尔纳的青年也在争取获得明娜的爱情，为获得姑娘的芳心，歌德作十四行诗送给她。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在回顾这段爱情纠葛时，曾表示他这也是要转移对席勒的深切怀念。在《岁月记事本册》没有公开发表的段落里有这样的记载： 304

这是席勒逝世后，我第一次在耶拿享受到与朋友交往的快乐；目前的亲情也引起对辞世者的想念，重新感受到的友情缺失要求填补。习惯、好感和友谊上升为恋爱和激情，如同进入有条件限制的世界上那一切绝对的行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其危险是毁灭性的。

这段据称是要弥补席勒去世造成的损失浪漫爱情，只持续了一个冬天。席勒辞世带来的另一影响要比这个更为持久。歌德感觉到随着朋友的辞世，他生活中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因此便开始历史地看待他的人生。自席勒逝世给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缺失以来，他在 1806 年 4 月 4 日致菲利普·哈克特的信中写道，

这是他在意大利旅行中结识的一位画家，我便热衷于怀念往昔，几乎深切地感觉到，将看起来要永远消失的重新保存在记忆中，是多大的责任呐。这预示着歌德创作中的书写自传时期将要来临。在上面提到的信中，歌德着重请菲利普·哈克特提供自传材料，尤其是关于在意大利逗留的那些年代，他打算为自己日后写自传选用。《诗与真》的撰写始于1809年，这之前，母亲的去世使他的人生遭受到又一次打击，歌德还亲身经历了魏玛遭法国军队的洗劫，他的家险些受到抢掠，如果那样，家中保存的作品手稿和各种文字资料将毁于一旦。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燃烧着战火，欧洲已开始面目皆非，在这样的时代，眼前的古迹和文献惨遭厄运屡见不鲜，加之席勒死后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都促使歌德考虑着手撰写自传作品。这一工作伴随他直至生命的尽头。在主要记叙法兰克福时期的头三卷《诗与真》问世后（1811年，1813年和1814年），他接着编辑、整理、记叙后来生活时代的《岁月记事本册》。

在从事这项工作期间，歌德在1823年5月开始整理与席勒的通信材料。这期间他对爱克曼说：

我要在晚年……更多地去作生平史料的记载，其中不是叙述我的日常生活，而是我的工

作。总之，一个人最重要的时期是成长和发展阶段，就我的情况来说，经过《诗与真》的详细叙述它已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开始了与周围世界发生的冲突，让我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带来某些成果的冲突。

既然歌德如此重视整理和发表与席勒之间的通信，肯定认为它是那种宝贵的文献，记录着产生了特别多成果的合作交流。

1824年夏天，整理出版书信集的工作几乎完成。进行了书信的收集、整理和编排，其中有几个人名隐去了，又做了少数几处删除。歌德欣喜地期盼着通信集不久出版的消息。这本书的问世，歌德在1824年8月24日致策尔特的信中写道，将让有识之士领略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出现的状态和关系。几个月之后他更进一步强调指出：这将是对德国人，我甚至可以说对人类的馈赠。这样两位朋友，通过随时相互倾诉达到共同提高。我自己甚至感到奇怪，因为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可是，这本书的出版并非易事，它没有能很快问世。与席勒继承人的谈判遇到了困难，他们要求拿到这本书应属于他们的收益。歌德慷慨大度，愿意与他们平分所得，同时表

306 示他所做的编辑整理工作一概不计报酬。对他来说这是对友谊的奉献。经过相当长的谈判，八开本六卷的《歌德席勒书信集》（1828年和1829年）终于由科塔出版社印刷出版了。

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期盼着与歌德和席勒的名字相连的艺术时代早日结束，在他们中间，这本书的出版没引起多大反响。比如伯尔纳，他在歌德和席勒的通信中看到是，两个自私自利的人走在“因循守旧的道路上”，受他们自己审美趣味所束缚，对现实政治形势漠不关心。伯尔纳写道，席勒将自己屈居于歌德之下，对其本人非常不利。格拉贝推测，歌德发表这些信件，无非只是再次向公众展示席勒对自己的称颂，借此辉映自己、表现自己而已。如同伯尔纳，格拉贝也更倾向于站在席勒一方，认为席勒是一位更重要的诗人，对他“一味向歌德大献殷勤”深感遗憾，“席勒以为，不管歌德的社会地位如何，只因为他那无与伦比的天才别人就得这样做”。

这期间几乎被遗忘了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其心中的恼怒另有其缘由。他生气的是，歌德在发表的《书信集》中，没有删除席勒对他及其兄弟弗里德里希那怀有恶意的批评。在一封给他浪漫主义时日的朋友路德维希·蒂克的信中，他满怀优越感地讽

刺道：“我经常发笑，经常觉得这两个人很可怜，尤其可怜那个病歪歪的长着鹰钩鼻子的席勒。”实际上他心里并不想要讽刺：“他不仅对弗里德里希，而且也对我恨之有加，这我倒感到有点意外。”颇感委屈的他，想要把席勒和歌德给他的充满敬意的信公之于众，以证明这两个人是多么虚伪。他最终没有这样做，仍然还是选择了讽刺聊以自慰。他让如下的诗句在朋友和熟人中传播：“从未见到在这样繁华的世界上 / 高贵的精英如此自谑， / 公众们，不要因此烦恼！ / 应该与他们 307 一起去品尝苦行的味道。”当歌德获悉施莱格尔对他们俩的气恼和讽刺挖苦，他在 1831 年 10 月 20 日给策尔特的信中说，席勒对施莱格尔兄弟的恼怒不无道理：这个奥古斯特活得岁数这样大，就是为了重新述说那些分歧，那就让他去说吧。他看到这么多英姿焕发的才俊出现，怎么能不陡生忌妒；作为年轻的丈夫他曾要经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如何不让他恼怒。这一切如何能让这位大好人的内心平和与亲善。当与策尔特的通信在歌德逝世两年后公之于众时，可怜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也只能不情愿地去读这些伤人的话语了。

然而就是在那些“双子座”的朋友和崇拜者中间，只要他们发现在公开发表的两人的通信集中，有对他

们不利的叙述时，也会感到不快和牢骚满腹，比如亚历山大·洪堡，当他读到，他给《季节女神》写的文章被席勒轻蔑地归类于不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的文章之列，就觉得十分委屈。

读者对通信集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以歌德和席勒为标志的时代如同日落西山，但与现实还没有距离那么遥远，以至于还不能作为某种值得珍惜的事物得以复兴。对待那个时代的看法，占主导地位的是挑衅性地与其划清界限，或者对其唱着有些索然寡味的英雄赞歌。开始抱有很高期待的歌德感到失望，他很沮丧地在信中对策尔特说：我是为了给像你，亲爱的，这样一些有怪癖的老家伙看的，才让与席勒的通信这时就发表。得过一些时间，过往岁月的意义才能重新被发现，通信集也能如歌德所期望的那样被接受——作为对德国人，甚至可以说对人类的馈赠。

308 1823年，即歌德正在编辑整理通信集之际，他开始了与爱克曼的合作。由于歌德又沉湎于阅读往昔的书信，便经常详细地谈及席勒。在这些谈话中，明显地让人感到，在歌德心中，席勒的价值第二次向上攀升。

1825年1月18日晚上，歌德、里默尔和爱克曼一起坐在家中。歌德面前放着一捆信札。他从里边拿出信给两位读着。停歇下来，便给两位朋友斟葡萄酒，让人

端来简单的晚餐，但自己却一口不动，完全沉溺于对朋友的回忆之中。“对席勒的怀念”，爱克曼写道，“如此活跃在他的心中，谈话……谈来谈去都只是围绕席勒。”

席勒的个性，歌德讲述道，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他描述着席勒挺拔伟岸的身材，鲜明的面部特征，他的步态以及整个身体的动作透露着自豪和不同凡响的气质。但是他的目光却很温柔。正如他的外表，他的精神特征亦如是：霸气十足，同时又很稚嫩。歌德甚至证明席勒具有一种残酷的意识。长时间的考虑和斟酌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喜欢的是立即、果断、突然地行事。他无法忍受那种内心里文静平稳的发展。他的天才，歌德说，更多的是无定见。决断力属于自由的范畴，对席勒来说这就是一切。歌德解释道，席勒在关于自由的思想这方面走得很远，直至发展到野蛮地开发使用自己的体力，我几乎可以认为，这一思想杀死了他。但同时也正是这种能量和肆无忌惮，使席勒成为一位奇特的伟人。每过七八天，他就是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每逢我再见到他，都觉得他在知识、学问和判断力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他的书信，文字是那么明确，表达是那么完美。他最后那封信，歌德说，我作为圣物保存在我最珍贵的那些物品里。他站了起来，找出了这封信，读给爱克曼听。

歌德一再说到席勒的伟大：无论席勒怎样做，他始终都会远远超出那些新人中最优秀者，取得的成果是他们无法企及的，想不这样都办不到；是的，席勒就是剪起指甲来，也让这些先生相形见绌。歌德在1827年如是说。两年后，席勒在歌德的回忆中再一次得到提升：

席勒看起来……绝对拥有着自己那高尚的天性：他坐在茶桌旁如同在公国议事厅一样高大。没有什么能拘束他、局限他，没有什么能阻碍他思想的飞翔；他从不掩饰心中那异乎寻常的观点，总是公开表达，没有任何顾虑和担忧。这是位心胸坦荡、正直的人，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我们这些人则相反，总感觉到各种限制，被重重顾虑弄得动弹不得，无法让我们天性中可能拥有的某些崇高的潜质释放出来。我们都是周围环境的奴隶。

席勒强烈追求艺术形式的意志也带来了伤害。歌德对此颇有体会。他讲起席勒修改《哀格蒙特》的情形。席勒根据预先的设想相当大刀阔斧地工作起来。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席勒，这位不做创作对象的奴隶的人，有时则忽视了对于创作对象足够的尊重。歌

德懂得如何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他对席勒的伟大赞不绝口时，也还是能让人看得出来他所持的保留态度，他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他在《哀格蒙特》上演时仍然使用原来的文本。

肯定是在这个期间，也就是席勒在歌德心中变得如此高大之际，歌德在《浮士德》第二卷中借赫尔库勒斯^[1]的形象歌颂了他的朋友。你不想讲一点赫尔库勒斯的事吗？浮士德在那个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问希龙，后者回答道：天哪！不要激起我心中的渴望……/那众人交口赞颂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他天生就是位君王。浮士德附和道：无论塑像师怎样自我吹嘘，/也永远表现不出他那俊美英姿。歌德想必回忆起来，席勒曾计划写一首关于赫尔库勒斯的诗歌，表现其来到奥林匹斯山巅，与青春女神赫柏结合，由此将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关于这首诗，席勒在致威廉·冯·洪堡的一封信中曾提及，歌德也看到了这封信。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想一想那是一种怎样的享受

[1]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半人半神，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吧，在诗意的表现中，一切与死亡有关的都消除了，只有光明、自由和创造力——没有阴影、没有阻隔，这一切都不复存在。每当我想到这一创作——想到完成它的可能性，我就兴奋得晕眩。

当歌德构思以赫尔库勒斯的形象表现他的朋友时，一定想到了席勒的这一天国之行。

在歌德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几乎全力以赴地在提升席勒的形象。不仅仅席勒最后那封书信，凡是让他回忆起这位朋友的一切，他都作为圣物保存起来。有一次他的儿媳奥蒂丽抱怨说，读席勒她觉得好没劲儿。歌德背过脸去回答道：你们这些人，全都太浅薄和世俗，不能理解席勒。歌德在致策尔特最后一些信函中的一封里，谈到了席勒身上与生俱来的基督倾向。经他触摸过的普通事物，无不变得高尚起来。

如果我们停留在尘世层面上，那么他与席勒的友谊，正如歌德一次所说：

拥有席勒这个朋友，对于我是人生一大幸事……因为无论我们两人从天性上说如何不同，我们的方向却是一个，这让我们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从根本上说一个没有另一个则无法生活。

作为这场友谊的后续故事之一，是围绕席勒的头骨的一个扑朔迷离的传说，2002年阿尔布莱希特·舍纳对头骨做了准确的复制。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所围绕的头骨并不是席勒的，我们已经通过DNA分析肯定了这个事实。

1805年5月11日午夜，席勒下葬在魏玛公墓的一处集体墓室，^[1]这是提供给没有家庭坟墓的贵族和 311 社会上层人士逝世后安葬的地方。二十一年后，这里的空间趋向紧张，需要为新去世的人腾出地方。墓室被打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席勒的尸骨应该加以确认。1826年3月15日，人们在乱七八糟的腐尸乱骨中寻找着，无法确认哪些是席勒的尸骨。魏玛市长卡尔·勒伯雷希特·施瓦贝亲自出马参照席勒的死后面型继续寻找，并相信已经找到了。那个最大的头盖

[1] 原文 Kassettengewölbe 有误，这个字的意思是方花格图案的天花板，属建筑艺术范畴。这里应为与此字笔画差不多的 Kassengewölbe，（参见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in 30 Bänden, F. A. Brockhaus AG. Mannheim 2006, Bd. 24, S 262.: ... von einem schweren Krankheitsanfall im Juli 1804 erholte sich Schiller nicht mehr. Seine sterbl. Überreste wurden 1827 aus dem Kassengewölbe an der St. Jakobs-Kirche in die Weimarer Fürstengruf übergeführt.）是一种集体墓室，据查，1715年由一财政局官员所建，作为自家和亲戚的私人墓地，1742年转到财政局名下，从此作为集体墓室，安葬那些没有能力建家庭墓地的贵族和社会上层人物。

骨，肯定就是！由于还没有决定怎样处理剩下的那些尸骨，施瓦贝就把这个最大的头盖骨放在了他家里。从这时起它就是席勒的头盖骨了。公爵希望将头盖骨放到公爵图书馆，置于达内克尔创作的那座著名的席勒半身塑像的下方。1826年9月17日，经过隆重的仪式后席勒的头盖骨被运到那里。歌德没有在场。他一如既往，认为这样的事情有伤身体。他起草了简短讲话稿，由他的儿子代读。受其父委托前来参加仪式的奥古斯特讲到，席勒的死“给我父亲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一周后，1826年9月24日，歌德让人把席勒头盖骨搬到自己家里放在他的私人图书室。在这里存放了几乎一年。1827年8月29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表示希望在访问魏玛期间瞻仰席勒的头盖骨，因此歌德很快让人把它送还公爵图书馆。1827年12月16日，人们把头盖骨（还有几块其他尸骨）运到了公侯的墓地。

歌德把席勒的头盖骨（或者说他认为是席勒的头盖骨）在家里放置了一年之久，让它留在自己的身边。他只让少数几个他选定的人来看过。威廉·冯·洪堡就是其中之一，他写信给他妻子说，在这个场合，歌德十分平静，泰然自若地谈论到他自己的死亡。

在歌德让人把席勒的头盖骨放在他的图书室期间，

他写出了一首八行一节的诗歌^[1]。作为歌德遗作的出版人，爱克曼根据一次与歌德的谈话，给这首诗加上“瞻仰席勒头盖骨有感”的标题。诗歌的开始，描写了在凄凉的遗骸存放处，头盖骨以及其他尸骨混乱不堪。这里陈放在一起的尸骨，其主人很可能曾经相互憎恨和攻击。现在让这些遗骨和骷髅重见天日，没有人会喜欢这些干枯的脑壳，/ 无论它曾容纳过多么高贵的内核。诗歌开端表现的观察带着忧伤。然后突然出现了转折。观看者尤其被这其中一具尸骨所吸引。他感到仿佛一种神圣的知觉要在这里向他做某种启示。当我置身在这些僵硬的尸骨中 / 看到了那无限美好的形象，/ 在泛着腐烂气味的阴冷而又狭窄的墓室里 / 顿时感到自在、温暖和清爽 / 仿佛从死亡那里流淌出生命的泉水。/ 这种奇的形体让我多么欣喜陶醉！这哪里是在谈头骷髅。作者谨慎小心地避免使用这个词儿。然而一切都指向它：秘密的容器！慷慨地给予我们神的宣谕，/ 我如何配得把你捧在手中？ / 从腐烂的尸骨中虔诚地将你，至高无

[1] 作者疏忽，这首诗是三行一节那种形式 (Terzine)，押连环韵，即 aba-bcb-cdc-ded。这种诗体源自意大利，但丁、薄伽丘等都运用这种形式。不是八行一节 (Stanze)。歌德这首诗从表面看，诗节之间不空行，而是采用第二、三诗行缩进的方式，第四行，即下一诗节开始，诗行再恢复正常，与第一行对齐。（参见：《歌德选集》汉堡版，慕尼黑，1998，第一卷，第366-367页。）在讲到 Terzine 诗体时，常以歌德此诗为例。

上的瑰宝，悄然取走。如同以为从贝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呼啸，观看者在看到这一形体，或者说这个容器，也就是这个头骷髅时，感觉来到了另一个大海。这是那个澎湃的大海，那里不断发展、提升的形态如波涛汹涌。沉思默想者感到整个自然史，连同它那无穷尽的变化和形态链条在面前显现出来。面前这个头盖骨，如同被冲刷到这一漫漫历史长河的岸边。就是这一个，席勒的头盖骨，他捧在手里，保护着，掂量着，从中获得了信息：人一生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从上帝无所不在的自然中得到的启示：/她如何让坚固溶化、流淌为精神/如何牢固地保存着精神的产物。

上帝无所不在的自然，在太阳光下生活着，创造着。尽管坚固也能溶化和流淌，可是精神产物仍然牢固地保存着。精神产物对于歌德就是那第二自然，在一个拥有丰富的创造可能性的人身上，第一自然达到顶峰就进入第二自然，如歌德在席勒逝世之年，在他那篇关于温克尔曼的文章里所写，由于人站在了自然的顶端，于是他又视自己为全部自然，这个自然要在自己身上再次造就一个高峰。对歌德来说，席勒在此期间就是这样攀登上了又一高峰。

歌德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这首诗中，将早已驾鹤西去的朋友置入了他那自然神学的星象之中：

參考文獻

原始資料

- Goethe MA*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nach Epochen seines Schaffens. Münchner Ausgabe (21 in 33 Bänden). Hg. von Karl Richter unter Mitarbeit von Herbert G. Göpfert, Norbert Miller, Gerhard Sauder und Edith Zehm. München, Wien 1985–1998
- Goethe WA* Goethes Werke (143 Bände in 4 Abteilungen). Hg. im Auftrage der Großherzogin Sophie von Sachsen. Weimarer Ausgabe. Weimar 1887–1919
- Schiller* Friedrich Schiller: Sämtliche Werke (Fünf Bände). Hg. von Peter-André Alt, Albert Meier und Wolfgang Riedel. München, Wien 2004
- Schiller NA* Schillers Werke. Nationalausgabe. Hg. Julius Petersen, Lieselotte Blumenthal, Benno von Wiese, Norbert Oellers. Weimar 1943 ff.
- Schiller DKV* Friedrich Schiller: Werke und Briefe (Zwölf Bände). Frankfurt a. M. 1988–2002
- Goethe Brief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Briefe (Vier Bände). Hg. von Karl Robert Mandelkow unter Mitarbeit von Bodo Morawe. München ³1988
- Briefe an Goethe* Briefe an Goethe (Zwei Bände). Hg. von Karl Robert Mandelkow. München ³1988
- Goethe DKV II* Johann Wolfgang Goeth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Zwölf Bände). Frankfurt a. M. 1991–1999
- Schiller Briefe* Friedrich Schiller: Briefe. Hg. von Gerhard Fricke. München 1955
- Schiller/Körn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Schiller und Körner (Vier Bände). Hg. von Ludwig Geiger. Stuttgart, Berlin 1892
- Schiller/Lotte* Briefwechsel zwischen Schiller und Lotte 1788–1805 (Drei Bände). Hg. von Wilhelm Fielitz. Stuttgart, Berlin ⁵1905
- Schiller/Humboldt*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Schiller und Wilhelm von Humboldt. Hg. von Siegfried Seidel (Zwei Bände). Berlin 1962
- Die Horen* Eine Monats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Schiller. Tübingen 1795 ff. Nachdruck Weimar 2000
- Petersen* Schillers Gespräche. Berichte seiner Zeitgenossen über ihn. Hg. von Julius Petersen. Leipzig 1911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Biedermann, Goethe* Goethes Gespräche. Biedermannsche Ausgabe (Fünf Bände). Hg. von Wolfgang Herwig. Zürich 1965–1987
- Biedermann, Schiller* Schillers Gespräche. Hg. von Freiherr von Biedermann. München 1961
- Bode* Goethe in vertraulichen Briefen seiner Zeitgenossen. Zusammengestellt von Wilhelm Bode (Drei Bände). Berlin 1979
- Borcherdt* Schiller und die Romantik. Briefe und Dokumente. Hg. von Hans Heinrich Borcherdt. Stuttgart 1948
- Böttiger* Karl August Böttiger: Literarische Zustände und Zeitgenossen. Begegnungen und Gespräche im klassischen Weimar. Hg. von Klaus Gerlach und René Sterne. Berlin 1998

引用的其他資料

- Abel* Jacob Friedrich Abel: Rede über das Genie. Marbach o. J.
- Alt* Peter-André Alt: Schiller. Leben – Werk – Zeit (Zwei Bände). München 2000
- Berger* Karl Berger: Schiller.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Zwei Bände). München 1924
- Boyle* Nicholas Boyle: Goethe. Der Dichter in seiner Zeit (Zwei Bände). München 1999
- Brentano* Bernard von Brentano: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Geschichte eines romantischen Geistes. Frankfurt a. M. 1986
- Buchwald* Reinhard Buchwald: Schiller (Zwei Bände). Wiesbaden 1956
- Damm* Sigrid Damm: Christiane und Goethe. Eine Recherche. Frankfurt a. M. 1998
- Engelhardt* Michael v. Engelhardt: Der plutonische Faust. Eine motiv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Arbeit am Mythos in der Faust-Tradition. Frankfurt a. M. 1992
- Herold* Jean Christopher Herold: Madame de Staël. Dichterin und Geliebte. München 1982
- Hölderlin* Friedrich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Drei Bände). Hg. von Michael Knaupp. München 1992/93
- Humboldt, Werke*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Fünf Bände). Hg. von Andreas Flitner und Klaus Giel. Darmstadt 1979
- Kant* Immanuel Kant: Werke (Zwölf Bände). Hg. von Wilhelm Weischedel. Wiesbaden 1957
- Kleßmann* Caroline. Das Leben der Caroline Michaelis-Böhmer-Schlegel-Schelling 1763–1809. Hg. von Eckart Kleßmann. München 1979
-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Ausgewählte Werke (Zwei Bände). Hg. von Karl August Schleiden. Nachwort Friedrich Georg Jünger. München Wien 1981
- Leppmann* Wolfgang Leppmann Goethe und die Deutschen Stuttgart 1962. Vom Nachruhm eines Dichters. Stuttgart 1962
- Michaelis* Rolf Michaelis: Die Horen. Geschichte einer Zeitschrift. Supplementband zum Nachdruck der Zeitschrift. Weimar 2000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Montaigne* Montaigne: Essais. Übersetzung Hans Stilett. Frankfurt a. M. 1998
- Moritz* Karl Philipp Moritz: Werke in zwei Bänden. Hg. von Heide Hollmer und Albert Meier. Frankfurt a. M. 1999
- Novalis* Novalis. Werke, Tagebücher und Briefe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Drei Bände). Hg. von Hans-Joachim Mähl und Richard Samuel. Kommentar von Hans Jürgen Balmes. München 1978–1987
- Prügeley* Die ästhetische Prügeley. Streitschriften der antiromantischen Bewegung. Hg. von Rainer Schmitz. Göttingen 1992
- Schiller-Handbuch* Helmut Koopmann (Hg.): Schiller-Handbuch. Stuttgart 1998
- Schlegel, Dichtungen und Aufsätze* Friedrich Schlegel: Dichtungen und Aufsätze. Hg. von Wolfdieterich Rasch. München
-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Friedrich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Hg. von Wolfdieterich Rasch. München 1964
- Schöne* Albrecht Schöne: Schillers Schädel. München 2002
- Schulz* Gerhard Schulz: Die deutsche Literatur zwischen Französischer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München 1983
- Streicher* Andreas Streicher: Schillers Flucht. Stuttgart 1959
- Wagner* Karheinz Wagner: Herzog Karl Eugen von Württemberg. Modernisierer zwischen Absolutismus und Aufklärung. München 2001

其他参考资料

- Goethe und die Romantik. Briefe mit Erläuterungen. Hg. von Carl Schüddekopf und Oskar Walzel. Zwei Bände. Weimar 1898 (Reprint Leipzig 1984)
- Goethes Ehe in Briefe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Goethe und Christiane Vulpius 1792–1816. Hg. Hans Gerhard Gräf. Frankfurt a. M. 1989
- Mit Goethe auf Reisen. Schilderungen, Berichte, Beobachtungen 1770–1831. Hg. von Jost Perfahl. München 1993
- Willst du staunen, Flegel? Anekdoten von Goethe. Gesamme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Thomas Wieke. Berlin 1999
- Goethe und die Religion. Aus seinen Werken, Briefen, Tagebüchern und Gesprächen zusammengestellt von Hans-Joachim Simm. Frankfurt a. M. 2000
- Goethe, unser Zeitgenosse. Hg. von Siegfried Unseld. Frankfurt a. M. 1998
- Goethe über die Deutschen. Hg. von Hans-J. Weitz. Frankfurt a. M. 1982
- Goethe aus der Nähe. Texte von Zeitgenossen, ausgewählt und kommentiert von Eckart Kleßmann. Darmstadt 1995
- J. F. Reichardt – J. W. Goethe Briefwechsel. Herausgegeben und kommentiert von Volkmar Braunbehrens, Gabriele Busch-Salmen, Walter Salmen. Weimar 2002
- Treffliche Wirkungen. Anekdoten von und über Goethe. Hg. von Anita und Walter Dietze. Zwei Bände. München 1987
- Wilfried Barner u. a. (Hgg.): Unser Commercium. Goethes und Schillers Literaturpolitik. Stuttgart 1984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Pierre Bertaux: *Gar schöne Spiele spiel' ich mit dir! Zu Goethes Spieltrieb*. Frankfurt a. M. 1986
- Effi Biedrzyński: *Goethes Weimar. Das Lexikon der Personen und Schauplätze*. Zürich 1993
- Michael Bienert: *Schiller in Berlin oder Das rege Leben einer großen Stadt*. Marbach 2004
- Hans Blumenberg: *Goethe zum Beispiel*. Frankfurt a. M. 1999
- Wilhelm Bode: *Goethes Schweizer Reisen*. Leipzig 1922
- Wilhelm Bode: *Der weimarisches Musenhof*. Berlin 1920
- Michael Böhler: *Die Freundschaft von Schiller und Goethe als literatursoziologisches Paradigma*. In: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5 (1980)
- Jürgen Bolten: *Friedrich Schiller. Poesie, Reflex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Selbsteutung*. München 1985
- Dieter Borchmeyer: *Goethe. Der Zeitbürger*. München 1999
- Georg Brandes: *Goethe*. Berlin 1922
- Helmut Brandt (Hg.): *Friedrich Schiller – Angebot und Diskurs: Zugänge, Dichtung, Zeitgenossenschaft*. Berlin, Weimar 1987
- Walter H. Bruford: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Goethezeit*. Frankfurt a. M.–Berlin–Wien 1975 (1936)
- Christa Bürger: *Goethes Eros*. Frankfurt a. M. 2009
- E. M. Butler: *Deutsche im Banne Griechenlands*. Berlin 1948
- Ernst Cassirer: *Goethe und die geschichtliche Welt*. Hamburg 1995
- Karl Otto Conrady: *Goethe. Leben und Werk*. Düsseldorf 2006
- Götz-Lothar Darsow: *Friedrich Schiller*. Stuttgart 2000
- Jörg Drews: *Sichtung und Klarheit. Kritische Streifzüge durch die Goethe-Ausgaben und die Goethe-Literatur der letzten fünfzehn Jahre*. München 1999
- K. R. Eissler: *Goethe. Eine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 Zwei Bände. Frankfurt a. M. 1986
- Henning Fikentscher: *Zur Ermordung Friedrich Schillers. Der heutige Stand der Forschung über Friedrich Schillers sterbliche Reste und die Ursachen seines Todes*. Viöl/Nordfriesland 2000
- Kuno Fischer: *Schiller als Philosoph*. Heidelberg 1891
- Richard Friedenthal: *Goethe.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 München 1963
- Goethe-Handbuch in vier Bänden*. Hg. von Bernd Witte u. a. Stuttgart–Weimar 2004
- Melitta Gerhard: *Wahrheit und Dichtung in der Überlieferung des Zusammentreffens von Goethe und Schiller im Jahr 1794*. In: *Jahrbuch des Freien Deutschen Hochstifts* 1974
- Ilse Graham: *«Zweiheit im Einklang».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Schiller und Goethe*. In: *Goethe-Jahrbuch* 95 (1978)
- Herman Grimm: *Goethe. Vorlesungen*. Zwei Bände. Winterbach 1989 (1876)
- Klaus Günzel: *«Viele Gäste wünsch ich heut' Mir zu meinem Tische!» Goethes Besucher im Haus am Frauenplan*. Weimar 1999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Friedrich Gundolf: Goethe. Berlin 1930
- Karl S. Guthke: Schillers Dramen. Idealismus und Skepsis. Tübingen, Basel 1994
- Jürgen Habermas: Exkurs zu Schillers Briefen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 a. M. 1988
- Dieter Henrich: Der Begriff der Schönheit in Schillers Ästhetik.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II (1957)
- Hermann Hettner: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Goethezeit. Hg. von Johannes Andereg. München 1970 (1876)
- Walter Hinderer: Von der Idee des Menschen. Über Friedrich Schiller. Würzburg 1998
- Matthis Jolles: Dichtkunst und Lebenskunst: Studien zum Problem der Sprache bei Friedrich Schiller. Bonn 1980
- Ulrich Karthaus: Friedrich Schiller. In: Karl Corino (Hg.): Genie und Geld. Vom Auskommen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Nördlingen 1987
- Dirk Kemper: Ineffabile. Goethe und die Individualitätsproblematik der Moderne. München 2004
- Hansjoachim Kiene: Schillers Lotte. Portrait einer Frau in ihrer Welt. Frankfurt a. M. 1996
- Heinz Kindermann: Das Goethebild des 20. Jahrhunderts. Darmstadt 1962
- Jochen Klauß: Weimar. Stadt der Dichter, Denker und Mäzene. Zürich 1999
- Hans-Jörg Knobloch / Helmut Koopmann (Hgg.) Schiller heute. Tübingen 1996
- Helmut Koopmann: Goethe und Frau von Stein. Geschichte einer Liebe. München 2003
- H. A. Korff: Geist der Goethezeit. Vier Bände. Darmstadt 1966
- Ekkehart Krippendorf: Politik gegen den Zeitgeist. Frankfurt a. M. 1999
- Jutta Lindner: Schillers Dramen. Bauprinzip und Wirkungsstrategie. Bonn 1989
- Georg Lukacs: Goethe und seine Zeit. Berlin 1950
- Carl W. H. Freiherr von Lyncker: Ich diene am Weimarer Hof. Aufzeichnungen aus der Goethezeit. Weimar 1997
- Golo Mann: Schiller als Historiker.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 20 (1976)
- Thomas Mann: Versuch über Schiller. Frankfurt a. M. 1955
- Herbert Marcuse: Die ästhetische Dimension. In: 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1995
- Hans Mayer: Das unglückliche Bewußtsein. Zu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von Lessing bis Heine. Frankfurt a. M. 1986
- Hans Mayer: Goethe. Hg. von Inge Jens. Frankfurt a. M. 1999
- Hans Mayer: Versuch über Schiller. Frankfurt a. M. 1987
- Peter Merseburger: Mythos Weimar. Zwischen Geist und Macht. Stuttgart 1998
- Richard M. Meyer: Goethe. Berlin 1913
- Norbert Miller: Der Wanderer. Goethe in Italien. München 2002
- P. J. Möbius: Über das Pathologische bei Goethe. (1898) Mit einem Essay von Bernd Nitzschke. Nachdruck München o. J.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Burkhard Müller: Der König hat geweint. Schiller und das Drama der Weltgeschichte. Springe 2004
- Norbert Oellers: Friedrich Schiller. Zur Modernität eines Klassikers. Hg. von Michael Hofmann. Frankfurt a. M. 1996
- Norbert Oellers, Robert Steegers: Treffpunkt Weimar. Literatur und Leben zur Zeit Goethes. Stuttgart 1999
- Manfred Osten: »Alles veloziferisch«. Goethes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Frankfurt a. M. 2003
- Heinrich Pleticha (Hg.) Das klassische Weimar. Texte und Zeugnisse. München 1983
- Walter Rehm: Griechentum und Goethezeit. Geschichte eines Glaubens. Leipzig 1936
- Wolfgang Riedel: Die Anthropologie des jungen Schiller. Zur Ideengeschichte des jungen Schiller und der »Philosophischen Briefe«. Würzburg 1988
- Wolfgang Rothe: Goethe, der Pazifist. Zwischen Kriegsfurcht und Friedenshoffnung. Göttingen 1998
- Rüdiger Safranski: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München 2007
- Rüdiger Safranski: Schiller oder Die Erfi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München 2004
- Rüdiger Safranski (Hg.): Schiller als Philosoph. Eine Anthologie. Ausgewählt und mit einem Essay versehen. Berlin 2005
- Alfred Schmidt: Goethes herrlich leuchtende Natur. München 1984
- Gerhard Schulz: Exotik der Gefühle. Goethe und seine Deutschen. München 1998
- Georg Simmel: Goethe. Leipzig 1923
- Albrecht Schöne: Götterzeichen – Liebeszauber – Satanskult. Neue Einblicke in alte Goethetexte. München 1993
- Karlheinz Schulz: Goethe. Eine Biographie in 16 Kapiteln. Stuttgart 1999
- Gustav Seibt: Goethe und Napoleon. Eine historische Begegnung. München 2008
- Friedrich Sengle: Das Genie und sein Fürst. Die Geschichte der Lebensgemeinschaft Goethes mit dem Herzog Carl August. Stuttgart 1993
- Friedrich Sengle: Die »Xenien« Goethes und Schillers als Teilstück der frühen anti-bürgerlichen Bewegung. In: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8 (1983)
- Eduard Spranger: Goethe. Seine Geistige Welt. Tübingen 1967
- Emil Staiger: Goethe. Drei Bände. Zürich–Freiburg i. Br. 1957
- Emil Staiger: Friedrich Schiller. Zürich 1967
- Gerhard Storz: Der Dichter Friedrich Schiller. Stuttgart 1959
- Peter Szondi: Das Naive ist das Sentimentalische. Zur Begriffsdiagnostik in Schillers Abhandlungen. In: ders.: Schriften Bd. 2. Frankfurt a. M. 1978
- Gerd Ueding: Klassik und Romantik. Deutsche Literatur im Zeitalter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1789–1815. München 1987
- Gert Ueding: Friedrich Schiller. München 1990
- Wolfgang H. Veil: Schillers Krankheit. Eine Studie über das Krankheitsgeschehen in Schillers Leben und über den natürlichen Todesausgang. Naumburg 1945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Benno von Wiese: Schiller. Stuttgart 1959

W. Daniel Wilson: Das Goethe-Tabu. Protest und Menschenrechte im klassischen Weimar. München 1999

Leopold Ziegler: Zwei Goethereden und ein Gespräch. Leipzig 1932

Theodore Ziolkowski: Vorboten der Moderne.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Frühromantik. Stuttgart 2006

Theodore Ziolkowski: Das Wunderjahr in Jena. Stuttgart 1998

引文出处

开篇词

- 11 *Steckenpferd der Romanschreiber*: Kant VIII, 609. – *Sammlung billettmäßiger Lappalien*: Goethe MA 8.2, 106.
- 12 *eine Verwandlung des Goldes in Blei*: Goethe MA 8.2, 119. – *stolze Prüde*: Schiller/Körner 2, 16. – *dem Vortrefflichen gegenüber*: Goethe MA 8.1, 187. – *Sie haben mir eine zweite Jugend verschafft*: Goethe MA 8.1, 487.
- 13 *zwei Seelen miteinander verschmelzen*: Montaigne, 101. – *Wenn wir immer vorsichtig genug wären*: Goethe DKV II, 4, 629f. – *Neigung, ja sogar Liebe hilft alles nichts zur Freundschaft*: Goethe MA 8.2, 52.
- 14 *auf wechselseitige Perfektibilität gebautes Verhältnis*: Goethe MA 8.1, 376. – *in wiefern andere mich wohl erkennen möchten*: Goethe MA 12, 307. – *Jeder neue Gegenstand ... schließt ein neues Organ in uns auf*: Goethe MA 12, 306. – *Es kommt mir oft wunderbarlich vor*: Goethe MA 8.1, 116.
- 15 *seiner Natur nach nicht begriffen werden kann*: Goethe MA 8.1, 376. – *Fahren Sie fort*: Goethe MA 8.1, 201. – *Der reiche Wechsel Ihrer Phantasie*: Goethe MA 8.1, 419. – *Ich dachte, mich selbst zu verlieren*: Goethe MA 20.1, 98. – *Indessen seh ich mich ... in einiger Controvers mit Ihnen*: Goethe MA 8.1, 1001f.

第一章

- 17 *Goethe hat einen Adlerblick*: Bode 1, 250.
- 18 *Andre Zeiten andre Sorgen*: 7. August 1779, Goethe WA III 1, 93f. – *statt der all belebenden Wärme*: Biedermann, Goethe 1, 238. – *Vögel*: Goethe Briefe 1, 321. – *So ziehen wir an Höfen herum*: Goethe Briefe 1, 291.
- 19 *Lichtputze, die glimmt und stinkt*: Wagner, 219. – *Gott, dachte ich*: Bode 1, 249. – *laut spricht mein Herz*: Bode 1, 250.
- 20 *Goethe war überhaupt unser Gott*: Biedermann, Schiller, 29.
- 21 *in der Tat einem Ritter so unentbehrlich*: Leppmann, 31.
- 22 *ein Geniegelag gehalten*: Böttiger, 75. – *unanständiges Betragen mit Fluchen*: Goethe Briefe 1, 645.
- 23 *Der Herzog wird*: Goethe Briefe 1, 649. – *Verschonen Sie uns ins Künftige*: Goethe Briefe 1, 215. – *in den endlosen Räumen*: Schiller V, 736. – *Nicht in den Ozean*: Klopstock 1, 85. – *Abgott der Jugend*: Schiller V, 736.
- 24 *Sklave von Klopstock*: Conz: Einiges über Schiller in d. Zeit f. d. eleg. Welt. Ja-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nuar 1823, 3, 20. – *Die Würde des Gegenstandes*: Goethe MA 16, 430. – *Hier sitz ich*: Goethe MA 1.1, 231. – *Er wetteiferte*: Zum Schakespears Tag, Goethe MA 1.2, 414. – *der Kunst die Regel gibt*: Kant 10, 405.
- 25 *Das Genie spielt mit kühnen, großen Gedanken*: Abel, 39. – *Schiller war ganz Ohr*: Biedermann, Schiller, 33. – *Ich war noch nicht fähig*: Schiller V, 713.
- 26 *nichts so Natur als Schakespears Menschen*: Goethe MA 1.2, 413.
- 27 *Man kann zum Vorteile*: Goethe MA 1.2, 205 f. – *Wenn ich das Wimmeln*: Goethe MA 1.2, 199. – *Schauplatz ... Abgrund des ewig offenen Grabs*: Goethe MA 1.2, 239. – *Stirb und Werde*: Selige Sehnsucht, Goethe MA 11.1.2, 21. – *ewig wieder-käuendes Ungeheur*: Goethe MA 1.2, 240.
- 28 *Dahero glaube ich*: Buchwald I, 249. – *durchdringendsten Geistererkenner*: Schiller I, 485. – *die Seele*: Schiller I, 484. – *Als man die Brust öffnete*: Schiller V, 241 f.
- 29 *Wehen des Alliebenden*: Goethe MA 1.2, 199. – *Ein kühner Angriff des Materialismus*: Schiller V, 344. – *der Mensch entsteht aus Morast*: Schiller I, 577. – *Abgrund des ewig offenen Grabs*: Goethe MA 1.2, 239.
- 30 *Kette von Kräften*: Schiller V, 254. – *gegen den Geist immerwärts fort*: Schiller V, 254 f. – *Die Seele hat einen tätigen Einfluß*: Schiller V, 266. – *Mittelkraft*: Schiller V, 253 ff.
- 31 *Ich habe gefunden*: Goethe Briefe 1, 435 f. – *Einem Gelehrten von Profession*: Goethe Briefe 1, 475.
- 32 *Die Aufmerksamkeit*: Schiller V, 267. – *Die Erfahrung beweist*: Schiller V, 254. – *brütet Kolosse und Extremitäten aus*: Schiller I, 504.
- 33 *Mutterleib gekrochen ... Bürde von Häßlichkeit*: Schiller I, 500. – *Ich will alles um mich her ausrotten*: Schiller I, 502. – *Menschen überhüpft*: Schiller I, 627.
- 34 *Wir wollen ein Buch machen*: Biedermann, Schiller, 48.
- 35 *Heilig und feierlich*: Schiller I, 754.
- 36 *Es ist wie mit der Liebe*: Goethe Briefe 1, 265. – *Wie spielte er*: Biedermann, Schiller, 37.
- 37 *eigentlich doch niemand so deklamieren könne wie er*: Streicher, 124.

第二章

- 39 *Sonst war meine Seele*: Goethe Briefe 1, 250.
- 40 *Warum sind Despoten da*: Schiller I, 957. – *Haben wir je einen teutschen Shakespeare zu erwarten*: Schiller DKV 2, 950. – *Alle Charaktere sind zu aufgeklärt*: Schiller DKV 2, 923. – *Irrenhause*: Schiller DKV 2, 965 f. – *ich glaube, wenn Deutschland ...*: Schiller Briefe 25.
- 41 *zu einem Spitzbuben wills Grütz*: Schiller I, 538.
- 42 *Die Qual erlahme an meinem Stolz*: Schiller I, 592. – *ein Schiffbrüchiger*: Schiller Briefe, 35. – *keine Bedürfnisse ängstigen mich mehr*: Schiller Briefe, 35. – *Ich muß Ihnen gestehen, daß ich ihn gewissermaßen*: Schiller Briefe, 47.
- 43 *werde ich nie vergessen*: Schiller Briefe, 525. – *Marter*: Schiller Briefe, 76. – *Zu einer Zeit*: Schiller/Körner 1, 21.

- 44 *daß die Natur*: Schiller/Körner 1, 27. – *Gewissen Menschen hat die Natur die langweilige Umzäunung der Mode niedegerissen*: Schiller/Körner 1, 26. – *Deine Zauberber binden wieder*: Schiller 1, 133. – *Es ist mit der Ferne*: Schiller/Körner 4, 321.
- 45 *Hier will das Drama gar nicht fort*: Goethe Briefe 1, 264.
- 46 *wie die Großen mit den Menschen*: Goethe Briefe 1, 249. – *in preußischen Staaten kein laut Wort hervorgebracht*: Goethe Briefe 1, 253. – *Dieser Herr Goethe*: Goethe Briefe 1, 665. – *Wirklich wollte man behaupten*: Schulz, 174. – *Und wenn ich denke ich sitze*: Goethe Briefe 1, 320.
- 47 *Wieviel wohler wäre mirs*: Goethe Briefe 1, 397. – *die Poesie in Wirklichkeit verwandeln*: Goethe MA 16, 622. – *Dabei war ... meine Intention*: Goethe Briefe 1, 425.
- 48 *wer sich mit der Administration abgibt*: Goethe Briefe 1, 514. – *Ich gehe allerlei Mängel zu verbessern*: Goethe Briefe 1, 518. – *d 3 Sept früh 3 Uhr stahl ich mich*: Goethe MA 3.1, 10. – *es ist nicht allein der Kunstsinn*: Goethe Briefe 2, 33. – *wenn die französchen Einflüsse*: Goethe Briefe 2, 48. – *Das verfluchte zweite Küssen*: Goethe MA 15, 159.
- 49 *Übrigens gefallen mir die Vicentiner*: Goethe MA 3.1, 81. – *Wie ich aber auch fühle*: Goethe MA 3.1, 82. – *Die Künstler haben sich die Folter gegeben*: Goethe MA 15, 49. – *Hier ist kein geharnischter Mann auf den Knien*: Goethe MA 3.1, 61.
- 50 *nur da vom Schicksal verwahrlost*: Goethe Briefe 2, 29. – *für sich bestehendes Ganze*: Moritz 2, 967.
- 51 *Ich darf wohl sagen*: Goethe Briefe 2, 85. – *Weimarischen Götter und Götzendiener*: Schiller/Körner 1, 85.
- 52 *Gedränge kleiner und immer kleinerer Kreaturen*: Schiller/Körner 1, 87. – *neben ihr auf dem Sofa zu schlafen*: Schiller/Körner 1, 130. – *ein großer Schriftsteller*: Schiller/Körner 1, 91. – *mit Leidenschaft*: Schiller/Körner 1, 89. – *Herder gibt ihm*: Schiller/Körner 1, 110.
- 53 *Überhaupt ging er mit mir um*: Schiller/Körner 1, 89. – *Goethens Geist*: Schiller/Körner 1, 108. – *die nähere Bekanntschaft*: Schiller/Körner 1, 93. – *Ich habe mich selbst*: Schiller/Körner 1, 138. – *Wir fraßen herzlich*: Schiller/Körner 1, 134. – *Mein Leben geht jetzt*: Schiller/Körner 1, 171.
- 54 *Armes Weimar*: Schiller/Körner 1, 173. – *der manches für mich trägt*: Goethe Briefe 2, 56. – *Sorgen Sie ferner*: Goethe Briefe 2, 56. – *unzerstörlicher Schatz*: Goethe Briefe 2, 54. – *Ich Wanderer*: Goethe DKV II, 3, 221.
- 55 *Ich bin schon zu alt*: Goethe MA 15, 518f. – *Wilhelmiade*: Goethe Briefe 2, 81. – *Leb ich nur*: Goethe MA 3.1, 275.
- 56 *Ihren freundlichen, herzlichen Brief*: Goethe Briefe 2, 84. – *wie ein Feenpalast in der Wüste dastand*: Goethe MA 15, 653. – *Verbergen – des gegenwärtigen Zustands*: Boyle 1, 617.

第三章

- 57 *An einem trüben Novembertage*: Petersen 1911, 141.
- 58 *Wenn ich ganz versteinert bin*: Berger 1, 555.
- 59 *ich habe meine Empfindungen durch Verteilung geschwächt*: Schiller/Körner 1, 271. – *Es ist mehr Menschenliebe*: Schiller/Lotte 1, 125. – *Ich werde in Ihren schönen Gegenden*: Schiller/Lotte 1, 38.
- 60 *wohlthätige Bank*: Schiller/Körner 1, 180. – *Willst Du Dich selbst zum Handlanger*: Schiller/Körner 1, 183.
- 61 *Da ihr noch die schöne Welt regiertet*: Schiller 1, 163. – *Da die Götter menschlicher noch waren*: Schiller 1, 169. – *seelenlos ein Feuerball sich dreht*: Schiller 1, 163. – *Alle jene Blüten sind gefallen*: Schiller 1, 172 f.
- 62 *Näher war der Schöpfer dem Vergnügen*: Schiller 1, 165. – *Wohin tret ich*: Schiller 1, 166. – *Wie haben Sie denn heute Nacht*: Schiller/Lotte 1, 44.
- 63 *Ich hoffe, Sie haben*: Schiller/Lotte 1, 51. – *wie dem Orest in Goethens Iphigenia*: Schiller/Lotte 1, 44. – *Die ›Iphigenia‹ hat mir wieder*: Schiller Briefe, 170. – *Geist der Sentenzen...*: Schiller V, 943. – *Zwang selbst zu einer neuen Quelle des Schönen*: Schiller V, 943.
- 64 *Salto mortale in eine Opernwelt*: Schiller V, 942. – *unnachahmlich schön und wahr*: Schiller V, 941. – *eine Rezension meines Egmonts*: Goethe MA 3.1, 849. – *Goethe ist so unglücklich nicht hier*: Bode 1, 355. – *Aus Italien, dem formreichen*: Goethe MA 12, 69.
- 65 *Gerne will ich alles hören*: Goethe, Briefe 2, 95. – *Sie ist verstimmt*: Bode 2, 358. – *Im ganzen... unrecht*: Bode 1, 358.
- 66 *Erotio*: Goethe, Briefe 2, 124. – *Aber ich habe des Nachts*: Goethe MA 3.2, 46.
- 67 *wenige Sterbliche haben mich so interessiert*: Schiller Briefe, 170. – *freilich war die Gesellschaft zu groß*: Schiller/Körner 1, 254. – *kraftvolles, aber unreifes Talent*: Goethe MA 12, 86.
- 68 *Sein erster Anblick*: Schiller/Körner 1, 253 f. – *ich zweifle, ob wir einander je sehr nahe rücken werden*: Schiller/Körner 1, 255. – *als dritten Mann*: Schiller/Körner 1, 272. – *daß kein Funke poetisches Drama darinnen sei*: Bode 1, 379.
- 69 *aus ihm nehmen*: Schiller/Lotte 1, 157. – *übertölpelt*: Schiller/Körner 1, 295. – *Soviel muß ich Dir doch sagen*: Schiller/Körner 1, 295. – *besonders da diese Akquisition ohne Aufwand zu machen ist*: Goethe, Briefe 2, 106.
- 70 *In dieser neuen Lage*: Schiller/Lotte 1, 166. – *wie wenig Gelehrsamkeit bei mir vorzusetzen ist*: Schiller/Körner, 288. – *wem Gott ein Amt gibt*: Schiller/Lotte 1, 166. – *Diese Professur soll der Teufel holen*: Schiller/Körner 2, 9.
- 71 *Öfters um Goethe zu sein*: Schiller/Körner 2, 16. – *Mischung von Haß und Liebe*: Schiller/Körner 2, 16. – *Ich muß lachen*: Schiller/Körner 2, 37. – *Dieser Mensch, dieser Goethe*: Schiller/Körner 2, 37.
- 72 *dem Vortrefflichen gegenüber*: Goethe MA 8.1, 187. – *Ich muß ganz Künstler sein*: Schiller/Körner 2, 39. – *trübe Augenblicke*: Schiller/Lotte 1, 172.
- 73 *Wenn ich auf einer wüsten Insel*: Schiller/Lotte 1, 211.

- 74 *daß er ihr sein Kind alle Tage vor der Nase herumtragen lasse*: Damm, 134. – *ich gehe diesmal ungern von Hause*: Goethe, Briefe 2, 122.
75 *nur nicht mit ceremonie*: Boyle 2, 446.

第四章

- 77 *Urteilen der Selbstsucht ... führt das Individuum unvermerkt in die Gattung hinüber*: Schiller IV, 765.
78 *Ein edles Verlangen muß in uns entglühen*: Schiller IV, 767.
79 *Wer Sinn und Lust für die große Menschenwelt hat*: Schiller/Lotte 1, 133. – *der freigebige Augenblick*: Schiller V, 580.
80 *Daß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auch für mich eine Revolution war*: Goethe Briefe 2, 121. – *dieses schrecklichste aller Ereignisse*: Goethe MA 12, 308. – *Du weißt aber wenn die Blattläuse auf den Rosenzweigen sitzen*: Goethe Briefe 1, 395. – *weder am Tode der aristokratischen noch demokratischen Sünder*: Goethe Briefe 2, 150. – *Sie hat sich überzeugt*: Goethe MA 19, 493.
82 *Zuschlagen muß die Masse*: Goethe MA 9, 137. – *Unser Anteil an öffentlichen Angelegenheiten ist meist nur Philisterei*: Goethe MA 17, 860. – *Der Mensch ist zu einer beschränkten Lage geboren*: Goethe MA 5, 408.
83 *Höchstes Glück der Erdenkinder*: Goethe MA 11.1.2, 76. – *Widersacher kommen nicht in Betracht*: Goethe MA 12, 307. – *Das sind ja lauter Negationen des Lebens*: Biedermann, Goethe III/2, 289.
84 *so bedeutend klingende Aufgabe ... schließt ein neues Organ in uns auf*: Goethe MA 12, 306. – *Indes attachiere ich mich täglich mehr an diese Wissenschaften*: Goethe Briefe 2, 139.
85 *Die ästhetischen Freuden halten uns aufrecht*: Boyle 2, 249. – *Von hier und heute geht eine neue Epoche der Weltgeschichte aus*: Goethe MA 14, 385. – *wo man sich die Angst zu übertäuben jeder Vernichtung aussetzte*: Goethe MA 14, 538. – *Das Elend, das wir ausgestanden haben*: Boyle 2, 174.
86 *wie von einem bösen Traum zu erwachen*: Goethe DKV II 3, 647. – *Mein herum-schweifendes Leben*: Goethe DKV II 3, 695.
87 *diesem großen drängenden Menschenozean*: Schiller/Lotte 1, 133. – *Ist eine Geschichte ... kann sie an die Gattung angeschlossen werden*: Schiller/Körner 2, 90f. – *zum erstenmal als eine zusammenhängende Staatengesellschaft erkennt*: Schiller IV, 367.
88 *Ich sehe nicht ein*: Schiller/Körner 2, 156.
89 *Bild des Gekreuzigten*: Boyle 2, 123. – *Ach! wenn ich nur Schillern nenne*: Novalis 1, 509ff. – *Mir ist, als ob ich diese Beschwerden behalten müsste*: Schiller/Körner 2, 175.
91 *Zu dem Bürger Dekrete*: Goethe DKV II 4, 509. – *Über die Natur des Schönen ist mir viel Licht aufgegangen*: Schiller/Körner 2, 265.
92 *Freiheitähnlichkeit*: Schiller V, 400. – *große Idee der Selbstbestimmung*: Schiller/Körner 3, 22. – *worunter das eine ganz Form ist*: Schiller V, 416. – *Wann sagt man wohl*: Schiller V, 420f. – *In dieser ästhetischen Welt*: Schiller V, 421.

- 93 *jedes Naturwesen ein freier Bürger*: Schiller V, 421. – *Eine schöne Seele nennt man es*: Schiller V, 468.
94 *Bei der Würde also führt sich der Geist in dem Körper als Herrscher auf*: Schiller V, 477. – *Gewisse harte Stellen sogar*: Goethe MA 12, 86.
95 *Günstling der Natur*: Schiller V, 457.

第五章

- 97 *Ich für meine Person*: Schiller/Körner 3, 87. – *daß ich immer von 3 Tagen 2 verliere*: Schiller/Körner 3, 79.
98 *was ich teils lebte, teils zu leben wünschte*: Goethe Briefe 2, 187f.
99 *Einladung zur Mitarbeit an den Horen*: Schiller V, 868.
100 *Bundeslade, die niemand habe anrühren dürfen*: Bode 2, 47f. – *Unser Journal soll ein Epoche machendes Werk sein*: Schiller/Körner 3, 123. – *was mit Geschmack und philosophischem Geist behandelt werden kann*: Schiller V, 867.
100–101 *unreine Parteigeist ... wieder zu vereinigen*: Schiller V, 870f. – *Ein Mann wie Goethe*: Schiller Briefe, 324.
102 *Beiliegendes Blatt enthält den Wunsch*: Goethe MA , 8.1, 11. – *Es scheint nach und nach*: Goethe Briefe 2, 148.
103 *Man kann sich keinen isolierten Menschen denken*: Goethe MA 14, 468. – *Da meine Sachen nicht so kurrent sind*: Goethe Briefe 2, 141.
104 *Das Publikum ist mir jetzt alles*: Schiller V, 856. – *daß die Welt sehr leicht zu befriedigen ist*: Goethe MA 5, 573.
105 *Von seinem Benehmen mit seinen Verlegern*: Schiller/Humboldt 1, 110. – *und ich wünsche*: Goethe DKV II, 4, 771f.
106 *Ich werde mit Freuden und von ganzem Herzen ... in einen lebhaften Gang bringen*: Goethe MA 8.1, 11f. – *Überhaupt läßt es sich zu einer auserlesenen Societät an*: Schiller/Körner, 3, 126. – *Noch muß ich sagen*: Goethe Briefe 2, 179. – *glückliche Ereignis*: Goethe MA 12, 86ff.
107 *Wir gingen zufällig beide zugleich heraus*: Goethe MA 12, 88f.
108 *Wir hatten vor sechs Wochen*: Schiller/Körner, 3, 133.
109 *mannigfaltiger freier Gebrauch aller seiner Glieder*: Goethe 4.2, 187. – *Unsere nähere Berührung*: Schiller/Körner 3, 137. – *Erhalten Sie mir ein freundschaftliches Andenken*: Goethe MA 8.1, 12.
110 *die Summe meiner Existenz ziehen*: Goethe MA 8.1, 16.
111 *Wie groß der Vortheil*: Goethe MA 8.1, 17. – *Beim ersten Anblicke zwar scheint es*: Goethe MA 8.1, 13ff. – *daß Personen gleichsam die Hälften voneinander ausmachen*: Goethe MA 14, 581. – *Anspruch machen ... bekannt zu werden*: Goethe MA 8.1, 16f. – *Weil mein Gedankenkreis kleiner ist*: Goethe MA 8.1, 19. – *Empfindung gesetzgebend zu machen*: Goethe MA 8.1, 19.
112 *Dieser Mensch, dieser Goethe*: Schiller/Körner 2, 37. – *schwebte zwischen dem technischen Kopf und dem Genie ... ein schönes Los*: Goethe MA 8.1, 19.

- 113 *Vor dieser Arbeit ist mir ordentlich angst und bange*: Schiller/Körner 3, 134. – *Das günstige Zusammentreffen*: Goethe MA 8.1, 487.
- 114 *physischen zu untergraben*: Goethe MA 8.1, 19. – *energische Schönheit*: Schiller V, 620. – *Eine große und allgemeine Geistesrevolution*: Goethe MA 8.1, 19f. – *denn leider nötigen mich meine Krämpfe*: Goethe MA 8.1, 21f.
- 115 *zwar schlüpfzig und nicht sehr dezent*: Schiller/Lotte 3, 86. – *Vor einigen Tagen*: Schiller/Lotte 3, 85 – *Nichts geniert ihn*: Goethe MA 19, 252.
- 116 *Es wird mir Zeit kosten*: Goethe MA 8.1, 25 – *Wir wissen nun*: Goethe MA 8.1, 26.

第六章

- 117 *um ihn damit zu ruinieren*: Schiller/Humboldt 1, 87. – *Die ersten gedruckten Bogen sind schon in meinen Händen*: Goethe MA 8.1, 17.
- 118 *Die Schrift ist schon so lange geschrieben*: Goethe MA 8.1, 17. – *manches Federstriches*: Goethe Briefe 2, 176. – *Im Garten diktiert an Meister*: Goethe DKV II, 2, 83. – *Es macht mir eine gute Stunde*: Goethe Briefe 1, 405. – *zurückgeblieben ... keinen Genuß*: Goethe Briefe 1, 427.
- 119 *freiwillig kommt*: Goethe Briefe 1, 511. – *über mich selbst und andre, über Welt und Geschichte viel nachzudenken*: Goethe MA 15, 494. – *man muß sich mit Gewalt an etwas heften*: Goethe Briefe 2, 174. – *Es ist unter ... die obligateste und in mehr als Einem Sinn die schwerste*: Goethe Briefe 2, 217. – *Seinen Roman will er mir bandweise mitteilen*: Schiller/Körner 3, 142.
- 120 *ein Egoist in ungewöhnlichem Grade*: Schiller/Körner 2, 16. – *Alles was an und in mir ist*: Goethe MA 8.1, 17. – *Wie verwahrt sich aber der Künstler vor den Verderbnissen seiner Zeit*: Schiller V, 594. – *poetischen Produktion*: Schiller/Körner 3, 137. – *Vor dieser Arbeit ist mir ordentlich angst und bange*: Schiller/Körner 3, 134.
- 121 *Ich leugne nicht, daß ich sehr davon befriedigt bin*: Schiller/Körner 3, 162. – *daß mich die Einbildungskraft ... verlassen werde*: Schiller/Körner 3, 138. – *Brücke zu der poetischen Produktion*: Schiller/Körner 3, 137. – *endlich kommt das erste Buch von Wilhelm Schüler*: Goethe MA 8.1, 45 – *Mit wahrer Herzenslust ... Ursache habe*: Goethe MA 8.1, 46f. – *Gefühl geistiger und leiblicher Gesundheit ... eine Karikatur gegen ihn*: Goethe MA 8.1, 55f.
- 122 *Nachtwandler*: Goethe Briefe 3, 266.
- 123 *Die Kunst trennt und entzweiet ihn*: Schiller V, 718. – *Die Ideen strömen mir nicht ... und leichter Humor*: Schiller/Körner 2, 27. – *ist nur da ganz Mensch, wo er spielt*: Schiller V, 618. – *gestärkt und gefördert*: Goethe MA 8.1, 37.
- 124 *der Vater suchte es ihm besser ... einzurichten*: Goethe 5, 570. – *ein Mensch oder irgend eine Begebenheit des Lebens ... bewegtesten Lebens*: Goethe MA 5, 190. – *das Schicksal spielt*: Goethe MA 5, 555.
- 125 *Also mit diesen würdigen Zeichen und Worten spielt man nur?:* Goethe MA 5, 549. – *daß wer sich nur selbst spielen kann, kein Schauspieler ist*: Goethe MA 5, 552. – *Durch den guten Mut ... zu erquickern und zu erheben*: Goethe MA 8.1, 60. – *Ihr*

- eigenes Feuer an dem Sie Sich wärmen: Goethe MA 8.1, 61. – Mein geliebter mein verehrter Freund: Goethe MA 8.1, 191. – um den einzigen Fall auszudrücken: Goethe MA 8.1, 201. – Man kann jetzt: Goethe MA 5, 670.
- 126 Ihr Meister ... ist Ihnen unglaublich gelungen: Briefe an Goethe 1, 199. – unerträgliche longuers: Schiller/Humboldt 1, 248. – altfränkische Erzählweise: Schiller/Humboldt 1, 128. – Noch habe ich keinen Leser gefunden: Bode 2, 26. – Übrigens sind seine Frauen drin alle von unschicklichem Betragen: Bode 2, 79. – diese ganze Wirtschaft ist mir verhaßt: Bode 2, 96. – ein gewisser unsauberer Geist: Briefe an Goethe 1, 187f. – durch die schonungslose Wahrheit Ihrer Naturgemälde beleidigt: Goethe MA 8.1, 67.
- 127 mit einer ordentlichen Trunkenheit: Goethe MA 8.1, 85. – als sich mit der freien und weiten Idee des Ganzen verträgt: Goethe MA 8.1, 86. – theoretisch-praktischen Gewäsch: Goethe MA 8.1, 87. – ganz unvermutet: Goethe MA 8.1, 70. – Gib acht auf das Glaubensbekenntnis einer schönen Seele: Bode 2, 52. – Ich kann noch nicht meinen Verdruß verbeißen: Bode 2, 145.
- 128 den Meister feierlich verbrannt habe: Goethe MA 8.1, 222. – es kann weniger als irgend ein andres ... Subjekts: Goethe MA 8.1, 71. – Hält man sich an den eigentümlichen Charakterzug des Christentums: Goethe MA 8.1, 98f.
- 129 kürzer fassen, hingegen einige Hauptideen mehr ausbreiten: Goethe MA 8.1, 98. – da ich dergleichen anmutige Situationen schon kenne: Goethe MA 8.1, 115. – mir Sie so in die Welt hinein geworfen zu denken: Goethe MA 8.1, 116.
- 130 Man weiß in solchen Fällen nicht: Goethe MA 8.1, 126f. – die Forderungen sind ... ungehewer: Goethe MA 8.1, 132. – Wie nährt es mich: Goethe MA 8.1, 191. – daß ich die Vollendung dieses Produkts erlebte: Goethe MA 8.1, 187. – Dunkelheit: Goethe MA 8.1, 17.
- 131 mich mit meinem eigenen Werke bekannt zu machen: Goethe MA 8.1, 201. – Wie lebhaft habe ich bei dieser Gelegenheit erfahren: Goethe MA 8.1, 187. – seinen Haß auf Goethe: Schiller/Körner 2, 16. – Gegen große Vorzüge eines Andern: Goethe MA 9, 439.
- 132 Er predigte das Evangelium der Freiheit: Goethe MA 12, 97. – Dunkelheit und Zaudern: Goethe MA 8.1, 17.
- 133 Tiefe bei ruhiger Fläche: Goethe MA 8.1, 183f. – die Wahrheit, das schöne Leben: Goethe MA 8.1, 187. – Inferiorität: Goethe MA 8.1, 198. – Ja sie verdient diesen Ehrennamen: Goethe MA 5, 608.
- 134 Das Wunderbare darin wird ausdrücklich als Poesie und Schwärmerei behandelt: Novalis 2, 801. – Wallfahrt nach dem Adelsdiplom: Novalis 2, 807. – Wenn ich das Ziel: Goethe MA 8.1, 206.
- 135 eine gewisse Kondeszendenz gegen die schwache Seite des Publikums: Goethe MA 8.1, 204. – Die gesunde und schöne Natur braucht keine Moral: Goethe MA 8.1, 213.
- 136 Materien quaestionis ... hinein zu treiben: Goethe MA 8.1, 214. – dieser Goethe ist mir einmal im Wege: Schiller/Körner 2, 37. – Ich bitte Sie nicht abzulassen ... zwischen meine eigne Erscheinung stellen: Goethe MA 8.1, 208.
- 137 mit einigen kecken Pinselstrichen: Goethe MA 8.1, 209f. – Du kommst mir vor wie Saul: Goethe MA 5, 610.

第七章

- 139 *Unser Journal soll ein Epoche machendes Werk sein*: Schiller/Körner 3, 123. – *hat meine Erwartung keinesfalls befriedigt*: Schiller/Körner 3, 154. – *daß der Leser zu wenig auf einmal zu übersehen bekommt*: Goethe MA 8.1, 40.
- 140 *andern wehe zu tun*: Goethe MA 4.1, 441. – *alle gegangen zu sehen*: Goethe MA 4.1, 444. – *im Namen der gemeinsten Höflichkeit*: Goethe MA 4.1, 448. – *ich schlurft es auf einen Zug hinunter ... so fort leben*: Goethe MA 8.1, 33 f.
- 141 *gesellige Bildung*: Goethe MA 4.1, 448. – *Edler Freund, du wünschst*: Goethe MA 4.1, 660 f. – *Keuschheit in politischen Urteilen*: Goethe MA 8.1, 40. – *Reich des Spiels und des Scheins*: Schiller V, 667. – *nach ihr bilden und richten*: Goethe MA 4.1, 452.
- 142 *Ihre Geschichte wenigstens mit einiger Zierlichkeit vortragen*: Goethe MA 4.1, 454. – *an nichts und an alles erinnert werden*: Goethe MA 4.1, 518. – *Das Märchen hat uns recht unterhalten, und es gefällt gewiß allgemein*: Goethe MA 8.1, 112 – *daß es nichts sage, keine Bedeutung habe, nicht witzig sei*: Schiller/Humboldt 1, 249. – *nicht eher heraus zu geben gedenke*: Goethe MA 4.1, 1048. – *Eine geregelte Einbildungskraft*: Goethe MA 4.1, 1049.
- 143 *besonders finde ich den strittigen Punkt sehr glücklich ins Reine gebracht*: Goethe MA 8.1, 40. – *Alles beginnt der Deutsche mit Feierlichkeit*: Goethe MA 4.1, 806. – *In der Allgem. Lit-Zeitung ist kürzlich*: Michaelis, 50.
- 144 *exquisitesten Sachen*: Schiller/Körner 3, 158. – *Das wenige, was ich noch zuweilen schreibe*: Michaelis, 6. – *Resultate der Wissenschaft*: Schiller V, 871.
- 145 *lichtvolle*: Schiller V, 577. – *schlechterdings eine neue Epoche*: Schiller/Humboldt 1, 61 f.
- 146 *Sie haben also das absolute Ich in großer Verlegenheit gesehen*: Goethe DKV II, 4, 65. – *Die Welt ist ihm nur ein Ball*: Goethe MA 8.1, 36. – *größten spekulativen Kopf in diesem Jahrhundert*: Schiller Briefe, 319.
- 147 *mit Freund Fichte ist die reichste Quelle von Absurditäten versiegt*: Goethe MA 8.1, 77. – *Der Weg Fichtes geht an einem Abgrund hin*: Schiller Briefe, 309. – *Durch Ihren Aufsatz*: Borcherdt, 210. – *Das kann sie nicht*: Borcherdt, 216.
- 148 *Maxime der gesunden Vernunft zu adoptieren*: Borcherdt, 225. – *Er ist viel zu fremd in dem philosophischen Gebiet*: Borcherdt, 223. – *Er enthält nichts das ich nicht verstünde*: Goethe Briefe 2, 177. – *mein System so bündig und klar dargelegt*: Boyle 2, 260. – *wenn Sie mich endlich mit den Philosophen versöhnen*: Goethe Briefe 2, 178.
- 149 *Ist es der Gegenstand oder bist du es*: Goethe MA 17, 827. – *Oßmanstädter Ich*: Goethe MA 8.1, 92. – *der Verstand entweder gegen diese Resultate gleichgültiger wird, oder auf einem leichtern Weg dazu gelangen kann*: Schiller DKV12, 35.
- 150 *ein Werk, das den Denker anstrengt*: Schiller V, 679. – *Rein zuerst sei das Haus*: Goethe MA 4.1, 783.
- 151 *die Nachwelt wird uns als Zeitgenossen zu Nachbarn machen*: Borcherdt, 224. – *nicht das Paket aufzuschneiden das ihn gefangen hält*: Goethe MA 8.1, 42. – *zwar schlüpfzig und nicht sehr dezent*: Schiller/Lotte 3, 86.
- 152 *Ich wünschte daß Sie sie nicht aus Händen gäben*: Goethe MA 8.1, 34. – *echten kör-*

- nigten Dichtergeist ... aufgeopfert werden mußten: Goethe MA 8.1, 36. – *Nahet sich einer*: Goethe MA 3.2, 81. – *Schon fällt dein wollenes Kleidchen*: Goethe MA 3.2, 78 f.
- 153 *Nirgend legt man das Haupt ruhig dem Weib in den Schoß*: Goethe MA 3.2, 80. – *zerstümmeltes Ansehn ... Schamhaftigkeit, die von einem Journal gefordert wird*: Goethe MA 8.1, 75 f. – *Schamhaftigkeit*: Goethe MA 8.1, 76. – *Ein Heft, das Aller Bewunderung auf sich ziehen wird*: Michaelis, 41. – *Was ich unterdessen von dem Centaur erfahren, klang noch ganz gut*: Goethe MA 8.1, 93. – *vielleicht in einem zu freien Tone geschrieben*: Bode 2, 34.
- 154 *Grad von Humanität*: Goethe MA 3.2, 450. – *Ich habe für diese Art Gedichte keinen Sinn*: Goethe MA 3.2, 451. – *die einzelnen Gelegenheiten erzählt*: Schiller/Humboldt 1, 177. – *Alle ehrbaren Frauen sind empört über die bordellmäßige Nacktheit*: Bode 2, 41. – *Die Horen wurden bald zu Huren*: Michaelis, 46.
- 155 *ein Häufchen idiosynkratischer Schriftsteller*: Schiller-Handbuch, 755. – *Seine Kritik sieht noch zu sehr an Dir hinauf*: Schiller/Körner 2, 154. – *Ward Kraft und Genius Dir angeboren*: Borcherdt, 324. – *unbescheidenen kalten Witzling*: Borcherdt, 327. – *ganz außerordentlich gefällt*: Borcherdt, 328.
- 156 *die Neugier zu spannen*: Borcherdt, 329. – *Anarchie ... die Mutter einer wohlthätigen Revolution*: Schlegel, Schriften, 127. – *Schiller hat mir wirklich Aufschlüsse gegeben*: Borcherdt, 388.
- 157 *diese naseweise, entscheidende und einseitige Manier*: Goethe MA 8.1, 600. – *durch Schlegels »Lucinde« den Kopf so taumelig gemacht*: Goethe MA 8.1, 722 f. – *Wenn mir's einmal in die Hände kommt*: Goethe MA 8.1, 724.
- 158 *Es hat mir Vergnügen gemacht*: Schiller DKV 12, 281.
- 159 *Wiederhersteller der Poesie in Deutschland*: Goethe und die Romantik 1, XXVII. – *Wenn wir mit Schiller übel umgehen*: Borcherdt, 497. – *Überhaupt trat Goethe auf eine sehr liebenswürdige Weise vermittelnd ein*: Borcherdt, 452. – *Das Schlegelsche Ingrediens in seiner ganzen Individualität*: Goethe MA 8.1, 600 f. – *Wer Goethes Meister gehörig charakterisierte*: Schlegel, Kritische Schriften, 23.
- 160 *rechte Brennessel*: Goethe und die Romantik 1, XXXI. – *Es sind mir daher unennbare Vorteile entstanden*: Goethe MA 19, 145. – *bei so viel schönen Gaben unglückliche Menschen*: Goethe MA 20.2, 1558.
- 161 *weiblichen Zeitalter*: Goethe MA 8.1, 467. – *Wir werden ... Platz dafür*: Goethe MA 8.1, 505.

第八章

- 163 *daß er jetzt besser gelaunt ist als jemals*: Boyle 2, 324.
- 164 *einmal wieder an mein Herz drücken*: Goethes Ehe in Briefen, 125. – *in den Uterus der Alma mater*: Boyle 2, 327.
- 165 *Er trug gewöhnlich einen grauen Überrock*: Berger II, 374.
- 166 *Ich bitte bloß um die leidige Freiheit, bei Ihnen krank sein zu dürfen*: Goethe MA 8.1, 22.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167 nicht ruhig genug ... seine elenden häuslichen Verhältnisse: Schiller/Körner 4, 155. – Daß Goethe seine Verhältnisse drücken müssen, begreife ich recht wohl: Schiller/Körner 4, 155. – die Jungfer *Vulpius*: Damm, 209.
- 168 Ich habe mit Schiller an Einem Tisch gegessen: Goethes Ehe in Briefen, 439. – Das hat mir sehr gefallen: Goethes Ehe in Briefen, 443. – Aus Weimar ist die Oberforstmeister Stein und ihre Mutter hier: Schiller/Lotte 3, 163. – Mit den Äugelchen geht es, merk ich, ein wenig stark: Goethes Ehe in Briefen, 441.
- 169 Er suchte nie nach einem bedeutenden Stoff der Unterredung: Humboldt, Werke II, 361.
- 170 mit einer liebevollen Teilnahme: Goethe MA 8.1, 173. – Den Einfall, auf alle Zeitschriften Epigramme ... zu machen: Goethe MA 8.1, 141. – Schmierer zu Leipzig und Halle: Schiller NA 28, 90.
- 171f. hohen Grad der Kultur ... klassische Werke vorbereiten: Goethe MA 4.2, 16f.
- 172 Der Künstler ist zwar der Sohn seiner Zeit: Schiller V, 593. – Wesen der Dinge: Goethe MA 3.2, 188.
- 173 Unter demselben Blau, über dem nämlichen Grün: Schiller I, 234. – Es gibt nichts Röhres: Schiller DKV 12, 773.
- 174 öffentliches Urteil nennt: Schiller DKV 12, 33. – Schlagt ihn tot, den Hund: Goethe MA 1.1, 224. – dann soll es auch heißen *nulla dies sine Epigrammata*: Goethe MA 8.1, 145. – Für das nächste Jahr sollst Du Dein blaues Wunder sehen: Schiller/Körner 3, 224. – Eine angenehme und zum Teil genialische Impudenz und Gottlosigkeit: Schiller/Humboldt 2, 20. – dieser stolzen Pruden ein Kind machen: Schiller/Körner 2, 16.
- 175 Das Kind, welches Goethe und ich miteinander erzeugen: Schiller/Körner 3, 229. – Unsere Reihen störst du gern: Goethe MA 4.1, 799.
- 176 Dichter und Liebende schenken sich selbst: Goethe MA 4.1, 777. – Welche Verehrung verdient der Welt schöpfer: Goethe MA 4.1, 778. – Schade daß die Natur nur einen Menschen aus dir schuf: Goethe MA 4.1, 778. – Der Dämon wechselt bei dir mit dem Schwein ab: Goethe MA 4.1, 709. – Gern erlassen wir dir moralische Delikatesse: Goethe MA 4.1, 803. – Etwas wünscht' ich zu sehn: Goethe MA 4.1, 813. – Seine Schüler hörten nun auf, zu sehn und zu schließen: Goethe MA 4.1, 796.
- 177 Meine Ufer sind arm, doch höret die leisere Welle: Goethe MA 4.1, 788. – Im Hexameter steigt des Springquells flüssige Säule: Schiller I, 252. – Im Hexameter zieht der ästhetische Dudelsack Wind ein: Goethe MA 4.1, 1131. – In Weimar und in Jena macht man Hexameter wie der: Goethe MA 4.1, 1131.
- 178 Wenn ich aber aufrichtig sein soll: Goethe MA 8.1, 283. – den bösen Geist gegen uns in Tätigkeit erhalten: Goethe MA 8.1, 284. – Nach dem tollen Wagestück mit den Xenien: Goethe MA 8.1, 271.
- 179 ein wunderlicher großer Mensch: Goethe MA 19, 130f. – daß die Vorstellung möglich: Goethe Briefe 2, 220. – grausam verfahren: Goethe MA 11.2, 164.
- 180 Eine schöne Landschaft umgibt mich: Goethe MA 8.1, 342. – über Stoff und Behandlung dieser Dichtungsart selbst aufzuklären: Goethe Briefe 2, 284. – Trinke Mut des reinen Lebens: Goethe MA 4.1, 864.
- 181 Wer wagt es, Rittersmann oder Knapp: Schiller I, 368. – es wulset und siedet und brau-

- set und zischt: Schiller I, 369. – vielleicht bei der Natur erhalten: Goethe MA 8.1, 431. – er wirft ihr den Handschuh ins Gesicht: Schiller I, 377. – Er stand auf seines Daches Zinnen: Schiller I, 343. – Hier wendet sich der Gast mit Grausen: Schiller I, 346.
- 182 ganz ins Natürliche gespielt: Goethe MA 8.1, 398. – Ich hatte sie alle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im Kopf: Goethe MA 19, 653. – Keimt ein Glaube neu: Goethe MA 4.1, 866.
- 183 Wenn der Funke spricht: Goethe MA 4.1, 871. – Und der alten Götter bunt Gewimmel: Goethe MA 4.1, 867. – Alle jenen Blüten sind gefallen: Schiller I, 167f. – Über nichts sind die Meinungen geteilter als über Goethes ›Braut von Korinth‹: Bode 2, 116. – Balladenstudium: Goethe MA 8.1, 360. – daß wir uns jetzt im Balladenwesen und Unwesen herumtreiben: Goethe Briefe 2, 285.

第九章

- 185 bloß großer und würdiger Kunstwerke befließigen: Goethe Briefe 2, 244. – Während wir andern mühselig sammeln und prüfen müssen: Schiller DKV 12, 300.
- 186 Und die Sonne Homers, siehe! sie lächelt auch uns: Schiller I, 234. – Schon lange war ich geneigt: Goethe Briefe 2, 252. – Mit Leichtigkeit und Behagen: Goethe MA 14, 49.
- 187 Ich habe ... das reine Menschliche der Existenz: Goethe Briefe 2, 247. – So scheint dem endlich gelandeten Schiffer ... Besitzung: Goethe MA 4.1, 629.
- 188 mit Mannesgefühl: Goethe MA 4.1, 617.
- 189 Das sentimentale Phänomen in Ihnen befremdet mich gar nicht: Goethe MA 8.1, 411. – bei der spekulativen Tendenz des Kreises in dem ich lebe: Goethe Briefe 2, 260. – Das Werk wird einen glänzenden Absatz haben: Goethe MA 8.1, 306f.
- 190 den Deutschen einmal ihren Willen getan: Goethe MA 8.1, 485. – Noch niemals bin ich von einer solchen Ungewißheit hin und her gezerrt worden: Goethe Briefe 2, 273. – Es ist jetzt eine ergiebige Zeit: Goethe MA 8.1, 361. – Sie werden mir aber auch darin beipflichten: Schiller DKV 12, 300f.
- 191 Nebelwege ... zu deuten: Goethe MA 8.1, 359f. – Sie mögen sich wenden wie Sie wollen: Goethe MA 8.1, 361. – in das handelnde Leben geführt werden: Goethe MA 8.1, 363. – wie eine große Schwammfamilie, aus der Erde wachsen: Goethe MA 8.1, 369.
- 192 Faust ist die Zeit zurückgelegt worden: Goethe MA 8.1, 370. – Von Ihnen dependier' ich: Hölderlin II, 655.
- 193 Er hat recht viel Genialisches: Schiller Briefe, 330. – Aber man findet: Hölderlin II, 588. – Es ist sonderbar: Hölderlin II, 589f.
- 194 Nehmen Sie, ich bitte Sie: Schiller an Höld. – von Ihnen dependier' ich unüberwindlich: Hölderlin II, 655. – habe ich kein reines Urteil: Goethe MA 8.1, 364. – Frei empfängt mich die Wiese: Schiller I, 229. – Bäche stürzten hier nicht in melodischem Fall vom Gebirge: Hölderlin III, 94. – gute Ingredienzchen: Goethe MA 8.1, 365.
- 195 ein ganz einfaches idyllisches Faktum ... worauf doch am Ende alles ankommt: Goethe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MA 8.1, 365. – *ich fand in den Gedichten viel von meiner eigenen sonstigen Gestalt:* Goethe MA 8.1, 366. – *Ich will Ihnen nur auch gestehen:* Goethe MA 8.1, 367.
- 196 *Briefe verbrannt:* Goethe DKV II, 4, 364. – *Teilnehmung wieder entgegen sehen:* Goethe MA 8.1, 375. – *Ich kann nie von Ihnen gehen:* Goethe MA 8.1, 376. – *Es graut mir schon:* Goethe MA 8.1, 381.
- 197 *ohne die genaueste Beobachtung:* Goethe MA 8.1, 384. – *millionsfachen Hydra der Empirie:* Goethe MA 8.1, 393. – *Ich habe mir daher Akten gemacht:* Goethe MA 8.1, 398f. – *die Rubrik dieser ungeheuern Felsen:* Goethe MA 8.1, 423.
- 198 *der Stoff inkommodiert mich nicht:* Goethe MA 8.1, 433.
- 199 *eminente Fälle:* Goethe MA 8.1, 391. – *Nur eins muß ich dabei noch erinnern:* Goethe MA 8.1, 411f. – *Täumel von Erwerben und Verzehren:* Goethe MA 8.1, 384. – *jede Straße, Brücke, jedes Schiff, ein Pflug:* Goethe MA 8.1, 412.
- 200 *erinnert man sich mit viel Liebe und Freunde:* Goethe MA 8.1, 408. – *Was hätte ich vor 16 Jahren darum gegeben:* Goethe MA 8.1, 412. – *Für uns beide, glaub ich, war es ein Vorteil, daß wir später und gebildeter zusammentrafen:* Goethe MA 8.1, 424.
- 201 *Bemerkung eines gewissen stieren Blicks der Schweizer:* Goethe WA III 2, 143. – *Auf dem Rückweg begegnete ich den Kranich:* Goethe DKV II, 4, 430. – *ich fühlte ein wundersames Verlangen jene Erfahrungen zu wiederholen:* Goethe MA 8.1, 432f. – *War doch gestern dein Haupt noch so braun wie die Locke der Lieben:* Goethe MA 8.1, 437.
- 202 *Wir nahten uns nun nach und nach dem Gipfel:* Goethe WA III 2, 174. – *An einem sehr regnichten Morgen:* Goethe MA 8.1, 432. – *viel Zutrauen einflößt ... nach Hause lockt:* Goethe MA 8.1, 434f. – *Enge des gegebenen Stoffes ... eine Durchsicht in freie Fernen sich aufzut:* Goethe MA 8.1, 442.
- 203 *bald wieder mit ihnen vereinigt zu sein:* Goethe MA 8.1, 443.

第十章

- 205 *poetischer Lump:* Schiller/Körner 3, 247. – *Das schöne Verhältnis, das unter uns ist:* Goethe MA 8.1, 187.
- 206 *daß ich über mich selbst hinausgegangen bin:* Goethe MA 8.1, 486. – *Das günstige Zusammentreffen unserer beiden Naturen:* Goethe MA 8.1, 487.
- 207 *Nur die Philosophie kann das Philosophieren unschädlich machen:* Goethe MA 8.1, 214. – *Bedürfnis ... und zu halten:* Goethe MA 8.1, 213.
- 209 *Bei mir ist die Empfindung anfangs ohne bestimmten und klaren Gegenstand:* Goethe MA 8.1, 167. – *Zwar habe ich den Wallenstein vorgenommen:* Goethe MA 8.1, 261. – *Je mehr ich meine Ideen über die Form des Stücks rektifiziere:* Goethe MA 8.1, 269. – *höchsten Grade ungeschmeidig ... vor die Phantasie bringen kann:* Schiller/Körner 3, 283. – *fast nichts zu erwarten:* Schiller/Körner 3, 284. – *wo die Herzen so vieler Hunderte:* Schiller I, 754.
- 211 *Sein Lager nur erklärt sein Verbrechen:* Schiller II, 273.
- 212 *Es ist der Geist, der sich den Körper baut:* Schiller II, 472. – *die Handlung gleich von Anfang:* Goethe MA 8.1, 429.

- 213 *das eigentliche Schicksal tut noch zu wenig*: Goethe MA 8.1, 278,
214 *Der astrologische Aberglaube ruht auf dem dunkeln Gefühl*: Goethe MA 8.1, 655.
215 *Wärs möglich? Könnst ich nicht mehr, wie ich wollte*: Schiller II, 414f.
216 *ist kein Schauplatz, wo die Hoffnung wohnt*: Schiller II, 377. – *Das Herz ist gestorben, die Welt ist leer*: Schiller II, 373.
217 *ich kann mir den Zustand Ihres Arbeitens recht gut denken*: Goethe MA 8.1, 462. – *die Güte der Form*: Schiller/Körner 4, 78. – *gegenwärtig in Reime zu bringen*: Goethe MA 8.1, 570.
218 *Es ist mir in meinem Leben nichts so gut gelungen*: Schiller DKV 12, 360. – *Das Publikum verlangt mit Sehnsucht danach*: Schiller DKV 4, 653. – *Sein Geist ists, der mich ruft*: Schiller II, 520.
219 *Unwahrscheinlich ist es nicht*: Goethe MA 8.1, 616. – *den Prozeß der Maria Stuart zu studieren angefangen*: Goethe MA 8.1, 691.
220 *mich an ästhetische Dinge auch nur zu erinnern*: Goethe MA 8.1, 557. – *isolieren*: Goethe MA 8.1, 313. – *Das ununterbrochene Gefängnisleben in meinen vier Wänden*: Schiller/Körner 4, 9.

第十一章

- 221 *hilft und trägt ... in der Form*: Goethe MA 8.1, 444.
222 *daß der Epiker die Begebenheit als vollkommen vergangen vorträgt*: Goethe MA 4.2, 126. – *Nachdenken ... zum Schweigen gebracht*: Goethe MA 4.2, 128.
223 *noch ein zweites Hilfsmittel ... ich mich selbst*: Goethe MA 8.1, 473. – *verliert alle Freiheit*: Goethe MA 8.1, 473. – *Suite von kleinen Bändchen*: Boyle 2, 746.
225 *abermals einen Gipfel hervorzubringen*: Goethe MA 6.2, 355. – *was die Welt in diesem Augenblicke verliert*: Goethe MA 6.2, 26. – *Von Schillern hoffe ich lieber gar nichts*: Goethe DKV II, 4, 672. – *Familiengemälde in Briefen*: Goethe DKV II, 4, 616.
226 *mit einander zu leben und zu sterben*: Goethe MA 6.2, 82. – *Was kann die arme Julie dafür*: Goethe MA 6.2, 86. – *der Einbildungskraft etwas vorzuspielen*: Goethe MA 6.2, 123. – *in sich selbst hineinzugehen ... zu ertappen*: Goethe MA 6.2, 79.
228 *auf jeden irgend empfänglichen Menschen wundersam*: Goethe MA 8.1, 708.
229 *Ich möchte ihr gar zu gerne auch eine poetische Form geben*: Goethe MA 8.1, 710. – *Da man einmal nicht viel hoffen kann zu bauen und zu pflanzen*: Goethe MA 8.1, 711f. – *Das übrige ist alles vom Übel*: Goethe MA 8.1, 724.
231 *Über Goethen habe ich wohl zehn mal mich halb zu schanden geärgert*: Goethe MA 6.2, 1300. – *gut gedacht und geschrieben*: Goethe MA 6.2, 923.
232 *Was ist das nicht für ein miserables Volk*: Boyle 2, 774. – *Was Fichten betrifft*: Goethe Briefe 2, 393. – *bewußte Sache*: Goethe MA 8.1, 677. – *Freiheit im Schreiben*: Schiller DKV 12, 443.
233 *Es ist doch unbegreiflich*: Goethe MA 8.1, 703f.
234 *Unsere Zustände sind so innig verwebt*: Goethe MA 8.1, 763.
235 *Alle Erinnerungen an die letzten acht Wochen*: Schiller/Lotte, 101. – *Sozietätswoge ... heran spült*: Goethe MA 8.1, 770.

第十二章

- 237 *Die Unruhen und Zerstreungen in den ersten Wochen meines Hierseins*: Schiller/Körner 4, 122.
- 238 *an die Natur halten, sie studieren, sie nachbilden*: Goethe MA 6.2, 13. – *Indem der Künstler irgend einen Gegenstand der Natur ergreift*: Goethe MA 6.2, 17.
- 239 *Einbildungskraft*: Schiller II, 817. – *den tiefen Grund der Menschheit aufzuregen*: Schiller II, 271. – *selbstbewußte Illusion*: Goethe MA 3.2, 173. – *nichts als eine Fabel*: Schiller I, 212. – *Seitdem ich meine prosaische Sprache in eine poetische-rhythmische verwandle*: Goethe MA 8.1, 449f.
- 240 *Auf alle Fälle sind wir genötigt unser Jahrhundert zu vergessen*: Goethe MA 8.1, 452. – *In der Oper erläßt man wirklich jene servile Naturnachahmung*: Goethe MA 8.1, 478. – *Die Einführung des Chors wäre der letzte, der entscheidende Schritt*: Schiller II, 819.
- 241 *falsch verstandener Konversationston ... unrichtiger Begriff von Natürlichkeit*: Goethe MA 6.2, 694. – *Der Naturalism und ein loses, unüberdachtes Betragen*: Goethe MA 8.1, 796. – *Der Schauspieler lasse kein Schnupftuch auf dem Theater sehen ... kein Dritter dabei wäre*: Goethe MA 6.2, 704.
- 242 *sich mit einer gewissen Breite herauslassen*: Goethe MA 8.1, 609.
- 243 *Der Charakter des Helden*: Briefe an Goethe 1, 325.
- 244 *zu dem, vielleicht manchem sonderbar scheinenden Unternehmen, den Voltairischen Mahomet zu übersetzen*: Goethe Briefe 2, 404. – *In Ermangelung des Gefühls eigener Produktion*: Goethe MA 8.1, 802. – *wo der Koran vollständig dem Propheten von obenher gebracht ward*: Goethe MA 11.1.2, 215.
- 245 *Wunder kann ich nicht tun sagt der Prophet*: Goethe WA I, 6, 476. – *Laß uns der Erde Wahn getrost benutzen ... der Arbeit einz'ger Zweck*: Goethe MA 6.1, 142V. – *Die Eigenschaft des Alexandriners*: Goethe MA 8.1, 755f.
- 246 *Die Notwendigkeit ... zu einer gehaltenen Aktion*: Goethe MA 6.2, 692. – *Der Voltairische-Goethische ›Mahomet‹*: Goethe MA 6.1, 923.
- 247 *der uns von falschem Regelzwange*: Schiller I, 211 f. – *Auch wünschte ich den Schluß Ihres Macbeth zu vernehmen*: Goethe MA 8.1, 789.
- 248 *Es war eine Zeit, wo man den Mond nur empfinden wollte: jetzt will man ihn sehen*: Goethe MA 8.1, 794. – *inständig ersuchen*: Goethe MA 8.1, 830. – *Mögen Sie sich heute Abend*: Goethe MA 8.1, 788.
- 249 *Ich bedaure Ihre Unpäßlichkeit*: Goethe MA 8.1, 790. – *Da ich mich einmal entschlossen habe krank zu sein*: Goethe MA 8.1, 791. – *eine förmliche Kommunion oder Abendmahl ... erwarten kann*: Briefe an Goethe 1, 349. – *Der kühne Gedanke eine Kommunion aufs Theater zu bringen*: Goethe MA 8.1, 799.
- 250 *denn Soldaten Helden und Herrscher habe ich vor jetzt herzlich satt*: Goethe MA 8.1, 688. – *So wohl es getan ist seinen Plan im Ganzen gehörig zu überlegen*: Goethe MA 8.1, 699. – *Um nicht ganz müßig zu sein habe ich meine dunkle Kammer aufgeräumt*: Goethe MA 8.1, 707.
- 251 *die Tragödie mit der Verurteilung anzufangen*: Goethe MA 8.1, 691. – *Ein paar tragische Hauptmotive haben sich mir gleich dargeboten*: Goethe MA 8.1, 691.

- 252 *daß man die Katastrophe gleich in den ersten Szenen sieht*: Goethe MA 8.1, 705. – *Ja es ist aus, Lady Maria. Ihr verführt / Mir keinen mehr*: Schiller II, 627.
- 253 *Man löst sich nicht allmählich von dem Leben*: Schiller II, 663.
- 254 *Der höchste Genuß aber ist die Freiheit des Gemütes*: Schiller II, 816. – *leidlich und läßlich*: Goethe MA 8.1, 655. – *Es ist eine rechte Gottesgabe um einen weisen und sorgfältigen Freund*: Goethe MA 8.1, 656. – *Torso des Herkules*: Goethe MA 8.1, 41. – *Kann mich künftig etwas dazu vermögen, so ist es gewiß Ihre Teilnahme*: Goethe MA 8.1, 42.
- 255 *ein Fragment bleiben*: Goethe MA 8.1, 364. – *die Idee wie durch einen Flor durchscheint*: Goethe MA 8.1, 570. – *Er rechnet freilich auf einen großen Profit*: Goethe DKV II, 5, 31. – *Ich habe einen Brief von ihm über Faust*: Goethe MA 8.1, 795.
- 256 *Dunst und Nebelweg*: Goethe MA 8.1, 360. – *Meine Helena ist wirklich aufgetreten*. Goethe MA 8.1, 812. – *Nun zieht mich aber das Schöne in der Lage meiner Heldin so sehr an*: Goethe MA 8.1, 812. – *Lassen Sie sich aber ja nicht durch den Gedanken stören*: Goethe MA 8.1, 812 f.
- 257 *Den besten Köpfen sei das Stück empfohlen*: Goethe MA 6.1, 1050.

第十三章

- 259 *Es wird auch meiner Existenz einen ganz anderen Schwung geben*: Goethe MA 8.1, 724. – *die Mauer, die ich schon um meine Existenz gezogen habe*: Goethe MA 8.1, 727.
- 260 *nebulistisches*: Goethe MA 8.1, 722. – *jedermann liest, jedermann schilt darauf*: Goethe MA 8.1, 724. – *naseweise ... und einseitige Manier*: Goethe MA 8.1, 600.
- 261 *Als deine Mutter begrüß ich Dich*: Kleßmann, Karoline, 233. – *Er liebet Dich väterlich*: Kleßmann, Karoline, 229. – *ein sehr klarer, energischer und nach der neuesten Mode organisierter Kopf*: Goethe Briefe 2, 349.
- 262 *Er hatte ein jugendliches Aussehen*: Brentano, 89. – *von oben herunter ... in der Mitte steht*: Goethe MA 8.1, 588 f.
- 263 *Wir wollen das möglichste tun*: Goethe MA 8.1, 817. – *Seitdem ich mich von der hergebrachten Art der Naturforschung losreißen*: Goethe Briefe 2, 408. – *Lassen Sie ihn einen hellen festen Blick auf sich tun*: Briefe an Goethe I, 353. (26. 11. 1800)
- 264 *Leider war die Krankheit schon mit ziemlicher Gewalt eingetreten*: Goethe DKV II, 5, 118. – *daß diese Herrn Idealisten ihrer Ideen wegen allzuwenig Notiz von der Erfahrung nehmen*: Goethe MA 8.1, 851 f. – *Ich glaube ... keine weiteren Ansprüche macht*: Goethe MA 8.1, 854.
- 265 *leider scheinen meine Akten auf dieser Reise nicht so anzuschwellen*: Goethe MA 8.1, 861.
- 266 *daß ich ihm nichts zu vergleichen weiß*: Goethe MA 8.1, 857. – *tödlich ist, der Jungfrau zu begegnen*: Schiller II, 741.
- 267 *Von meinem letzten Akt auguriere ich viel Gutes*: Goethe MA 8.1, 855 f.
- 268 *Der Gedanke, daß Du jetzt noch zu uns kommen willst, ist in Gold zu fassen*: Schiller/Körner 4, 178. – *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 Schiller I, 133.

- 269 *In einem Freudentaumel strömte alt und jung nach dem Schauspielhaus:* Buchwald 2, 414.
- 270 *Eine weiße Taube wird fliegen:* Schiller II, 698. – *eingebornen Herrn ... um seinen Thron:* Schiller II, 699.
- 271 *Wir wollen erwarten:* Goethe MA 8.1, 888. – *Im Ganzen ist es der ungeheure Anblick von Bächen und Strömen:* Goethe MA 8.1, 887 f.
- 272 *Denn wenn ein Wunder auf der Welt geschieht:* Goethe MA 6.1, 323.
- 273 *Ich sage dir das tiefste Schweigen zu:* Goethe MA 6.1, 325. – *das Übersteigen eines großen Flusses:* Goethe MA 8.1, 887. – *Im Hause, wo der Gatte sicher waltet:* Goethe MA 6.1, 303 f.
- 274 *aber die hohe Symbolik:* Schiller/Humboldt 2, 248.
- 275 *Wir Verlassenen, wärest du hin:* Prügeley, 63. – *Dürre und Hungersnot:* Prügeley, 318.
- 276 *Alt und jung schwärmten noch weit mehr für ihn als für Goethe:* Biedermann, Schiller, 324.
- 277 *tumultuarischem Beginnen:* Berger 2, 588. – *Der fünfte März ist mir glücklicher vorübergegangen als dem Cäsar der fünfzehnte:* Goethe MA 8.1, 888. – *Alles jedoch was ich mir mit Schillern:* Goethe MA 14, 89. – *Mein alter Wunsch:* Goethe MA 8.1, 909.
- 278 *Ich gebe ihnen vollkommen recht:* Goethe MA 8.1, 913. – *Es ist zu beklagen:* Schiller/Humboldt 2, 230 f.

第十四章

- 280 *Wenn mir die Götter günstig sind:* Schiller/Körner 4, 264.
- 281 *Von allem diesen erzählte ich Schillern:* Goethe MA 19, 570. – *Die Geschichte freier Menschen ist gewiß doppelt interessant:* Schiller/Lotte 1, 227. – *Kraft, Größe:* Schiller/Lotte 1, 231. – *Was werden Sie nun aber sagen:* Goethe MA 8.1, 434.
- 282 *Die Idee von dem Wilhelm Tell ist sehr glücklich:* Goethe MA 8.1, 442. – *Ein mächtiger Interesse hat mich schon seit 6 Wochen beschäftigt:* Goethe MA 8.1, 888. – *so oft das falsche Gerücht hören müssen:* Schiller DKV 12, 605 f. – *dem dramatischen Tell Schillers zu Liebe bei Seite gelegt:* Goethe MA 14, 166.
- 283 *Ich bin hier auch fleißig:* Goethe MA 8.1, 948. – *Das ist denn freilich kein erster Akt:* Goethe MA 8.1, 962. – *alles Lobes und Preises wert:* Goethe MA 8.1, 967. – *Ich wünsche zu hören:* Goethe MA 8.1, 968.
- 284 *Nein, eine Grenze hat Tyrannenmacht:* Schiller II, 959. – *Ach umsonst auf allen Länderkarten:* Schiller I, 459.
- 285 *Der Starke ist am mächtigsten allein:* Schiller II, 932.
- 286 *Unglücklicher:* Schiller II, 1025. – *Glück zu allem, was Ihre Einsamkeit hervorbringt:* Goethe MA 8.1, 955.
- 287 *Man muß sich ganz in ein Gehörorgan verwandeln:* Goethe MA 8.1, 957.
- 288 *raisonnierende und dabei völlig unpoetische Natur:* Goethe MA 8.1, 595. – *Ihr schöner Verstand erhebt sich zu einem genialischen Vermögen:* Goethe MA 8.1, 957.

- 289 *mit nicht besonders auffallender Physiognomie*: Herold, 262. – *Das Publikum wird sich ... kümmern ich mich nicht um die Folgen*: Herold, 263. – *als wenn ich eine große Krankheit ausgestanden*: Goethe MA 8.1, 975. – *Liebe oder Paris oder Macht*: Herold, 265.
- 291 *höchst widerwärtigen Trumpf*: Goethe MA 14, 568. – *Deine »Natürliche Tochter« gefällt mir viel besser, als Dein natürlicher Sohn*: Goethe MA 14, 834. – *Ich habe ihn nicht wieder gesehen*: Goethe WA I, 36, 256. – *er wäre noch verrückt worden*: Goethe DKV II, 5, 538.
- 292 *Ich habe ein Bedürfnis gefühlt*: Schiller DKV 12, 706. – *die Berliner um eine tüchtige Pension prellen könne*: Goethe DKV II, 5, 493.
- 294 *Lolo ist jetzt recht in ihrem Element*: Schiller/Humboldt, 229. – *Auf, auf, Kameraden, aufs Brett, aufs Brett*: Goethe DKV II, 5, 967.
- 295 *Europa, Indien, Handel, Seefahrten, Schiff und Land*: Schiller III, 259. – *Der Mensch wird von dem Polizeichef immer als eine wilde Tiergattung angesehen*: Schiller III, 192.
- 296 *Ein großes ungeheures Ziel des Strebens*: Schiller III, 98.
- 297 *Und so war, so bin ich voller Verdruß*: Goethe MA 7, 579.
- 298 *Am Morgen des letzten Neujahrstages*: Goethe DKV II, 5, 536. – *Übrigens geht es mir gut*: Goethe MA 8.1, 1001.
- 299 *Nicht wahr, Schiller war gestern Abend sehr krank*: Goethe DKV II, 5, 571. – *Ich dachte, mich selbst zu verlieren*: Goethe MA 20.1, 98.

尾聲

- 301 *dem Tode zu Trutz*: Goethe MA 14, 130. – *Sein Verlust schien mir ersetzt*: Goethe MA 14, 130f.
- 302 *Indessen schritt sein Geist gewaltig fort ... Widerstand der stumpfen Welt besiegt*: Goethe MA 6.1, 91.
- 303 *Ich kann, ich kann den Menschen nicht vergessen*: Goethe 6.1, 904. – *Schillers ideeller Tendenz*: Goethe MA 14, 132. – *dramatischen ... epischer*: Goethe MA 14, 166.
- 304 *Es war das erste Mal seit Schillers Tode*: Goethe MA 14, 677f. – *Seit der großen Lücke, die durch Schillers Tod in mein Dasein gefallen ist*: Goethe Briefe 3, 20. – *die Welt in allen Ecken und Enden ... andere Gestalt*: Goethe MA 14, 164. – *Ich muß ... diese späteren Jahre mehr als Annalen behandeln*: Goethe MA 19, 75.
- 305 *Tritt sie hervor*: Goethe MA 20.1, 813. – *Es wird eine große Gabe sein*: Goethe MA 20.1, 818.
- 306 *ausgetretenen Wege der Selbstsucht*: Goethe MA 8.2, 127. – *die ewige Caresse*: Goethe MA 8.2, 110. – *Ofi habe ich gelacht ... einigermaßen neu*: Goethe MA 8.2, 117. – *Nie sah man, zu der Welt Gedeihen*: Goethe MA 8.2, 79.
- 307 *Daß August Schlegel so lange lebt*: Goethe MA 20.2, 1559. – *Zeug*: Goethe MA 8.1, 156. – *Eigentlich für solche alte Käuze*: Goethe MA 8.2, 60. – *als Gabe, die den Deutschen ... geboten wird*: Goethe MA 20.1, 818.
- 308 *Das Andenken Schillers war ihm so lebendig*: Goethe MA 19, 139f. – *Sinn für die Grausamkeit ... mehr desultorisch*: Goethe MA 19, 130. – *ich möchte fast sagen, daß*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diese Idee ihm getötet hat*: Goethe MA 19, 196. – *wunderlicher großer Mensch*: Goethe MA 19, 131. – *Schiller mochte sich stellen, wie er wollte*: Goethe MA 19, 188.
- 309 *Schiller erscheint ... im absoluten Besitz seiner erhabenen Natur*: Goethe MA 19, 252. – *hinlängliche Achtung vor dem Gegenstande*: Goethe MA 19, 290. – *Von Herkules willst nichts erwähnen? ... So herrlich kam er nie zur Schau*: Goethe MA 18.1, 197.
- 310 *Denken Sie sich aber den Gemuß*: Schiller/Humboldt I, 243. – *Er berührte nichts Gemeines ohne es zu veredeln*: Goethe MA 20.2, 1395. – *Ein Glück für mich war es*: Goethe MA 19, 586.
- 311 *einen Riß in das Leben meines Vaters*: Schöne, 19.
- 312 *im ernsten Beinhaus ... das Geisterzeugte fest bewahre*: Goethe MA 13.1, 189.
- 313 *indem der Mensch auf den Gipfel der Natur gestellt ist*: Goethe MA 6.2, 355.

作者致謝

自 2000 年我的《尼采》出版以來，卡爾·漢澤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克里斯蒂安·瓦興格爾，對我的書稿的審閱一直既精到嚴格又呵護備至。在此，謹對與他的出色的合作表示謝意。

人名索引 (人名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

- Abel, Jakob Friedrich 阿贝尔 25, 290
- Anschütz, Heinrich 安许茨 269
- Augustenburg, Herzog von 奥古斯腾堡公爵 90, 97, 153
- Baggesen, Jens 巴格森, 延斯 89f.
- Bayern, Ludwig König von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311
- Beulwitz, Karoline von 博伊维茨, 卡罗莉妮·冯
(参见: Wolzogen, Karoline von 沃尔措根, 卡罗莉妮·冯)
- Beyme, Carl Friedrich von 拜梅 293
- Böhmer, August 伯默尔 261
- Böhmer, Karoline 伯默尔, 卡罗莉妮
(参见: Schlegel, Karoline 施莱格尔, 卡罗莉妮)
- Börne, Ludwig 伯尔纳 12, 306
- Böttiger, Karl August 伯蒂格 22, 154, 183, 275
- Brachmann, Karoline Louise 布拉赫曼 161
- Brun, Friederike Sophie, Christiane, geb. Münter 布伦 161
- Bürger, Gottfried August 比尔格 104, 155, 180
- Bury, Friedrich 布里 55
- Carlyl, Thomas 卡尔利勒 142
- Claudius, Matthias 克劳迪乌斯 177
- Cotta, Johann Friedrich 科塔 98 ff., 143, 153, 175, 189, 193, 218, 223 f., 255, 282, 306
- Dacheröden, Karoline von 达赫勒登
(参见: Humboldt, Karoline von 洪堡, 卡罗莉妮·冯)
- Dalberg, Karl von 达尔贝格 75, 88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Dannecker, Johann Heinrich 丹内 克尔 200, 311
-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15, 242, 296 f.
- Dyck, Johann Gottfried 迪克 171, 177
- Eckermann, Johann Peter 爱克曼 80, 115, 160, 165, 179, 182, 271, 282, 305, 308 f., 312
- Ehrhard Johann Benjamin 埃哈德 147
- Falk, Johannes Daniel 法尔克 294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费希特 98, 101, 107, 144 ff., 173, 189, 230 ff., 262 f., 292
- Forberg, Friedrich Karl 福尔贝格 230
- Forster, Georg 福斯特 78, 86
- Frommann, Carl Friedrich Ernst 弗罗曼 303
- Fulda, Fürchtegott Christian 富尔达 177
- Garve, Christian 加尔弗 126, 144
- Genast, Anton 格纳斯特 276
- Gentz, Friedrich 根茨 101
- 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 格卢克 248
- Goethe, August von 歌德, 奥古斯特 73, 195, 200, 311
- Goethe, Christiane von, geb. Vulpius 歌德, 克里斯蒂安娜·冯 (原姓: 武尔皮乌斯) 12, 59, 66, 74 ff., 83 ff., 115, 119, 130, 152, 164, 167 f., 174, 195, 200, 299
- Goethe, Ottilie von, geb. von Pogwisch 歌德, 奥蒂丽·冯 (原姓: 冯·波格维施) 310
- Götschen, Georg Joachim 格申 47, 66, 102 f. 297
- Gotha, Prinz August von 歌达亲王 142, 144
- Gütting, Johann Friedrich August 格特林 164
- Grabbe, Christian Dietrich 格拉贝 11, 306
- Hackert, Jakob Philipp 哈克特 55, 304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78, 98
- Heinse, Wilhelm 海因泽 176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赫尔德 19, 31, 51 ff., 65, 74, 78, 86, 101, 115, 118, 126, 144, 152, 154, 180, 237, 244, 246, 249, 290 f., 294
- Herder, Karoline von, geb. Flachsland 赫尔德, 卡罗莉妮·冯, 原姓弗拉赫斯兰德 65, 66, 129
- Herder, Sigismund August Wolfgang Freiherr von 赫尔德, 西格斯蒙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德·奧古斯特·沃尔夫冈 13
- Herz, Henriette 赫茨, 亨丽埃特
57, 103
- Herzlieb, Minna 赫茨利普 303
- Hohenheim, Franziska Gräfin
von 霍恩海姆 19
- Hölderlin 荷尔德林 78, 98, 189,
192 ff.
- Homer 荷马 61, 173, 181, 185 f.,
188 f., 193, 287
- Huber, Ludwig Ferdinand 胡贝尔
43 f.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洪堡, 亚
历山大·冯 75, 98, 101, 144, 189,
307
- Humboldt, Karoline von, geb. von
Dacheröden 洪堡, 卡罗莉妮·冯
(原姓: 达赫勒登) 58
- Humboldt, Wilhelm von 洪堡, 威
廉·冯 58, 75, 101, 105, 107
f., 117, 126, 142, 144 f., 154, 164,
167, 169, 174, 189, 233, 268, 274,
278, 294, 310 f.
- Iffland, August Wilhelm 伊夫兰德
17, 178 f., 218, 237, 250, 283
- Imhoff, Amalie von 伊姆霍夫, 161
- Jacobi, Friedrich Heinrich 雅各比,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 20, 66,
80, 84, 86, 101, 126, 171, 246
- Jacobi, Max 雅各比, 马克斯 164
- Jagemann, Henriette Karoline
Friederike 亚格曼 268
- Jean Paul 让·保尔 98, 176, 237,
246
- Kalb, Charlotte von 卡尔布·莎洛
特·冯 43, 106, 192, 234
- Kant, Immanuel 康德 11, 24, 81,
91 ff., 101, 144, 146, 165, 169,
227, 230, 263
- Kaufmann, Christoph 考夫曼 22
- Kestner, Johann Christian 凯斯特
纳 47
- Klettenberg, Susanna Katharina 克
勒腾贝格, 苏珊·卡塔琳娜·
冯 127
- Klinger, Friesrich Maximilian 克林
格尔 22, 297
-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克洛
卜施托克 23f. 78, 101
- Knebel, Karl Ludwigh von 克内贝
尔, 卡尔·路德维希·冯 51,
64, 67, 80, 118, 122, 153, 189
- Knebel, Henriette von 克内贝尔,
亨丽艾特·冯 280
- Körner, Christian Gottfried 克尔
纳 43, 52 ff., 57 ff., 67, 70 ff.,
72, 87 ff., 91, 97, 100 f., 106, 108
f., 112 f., 119 f., 123, 131, 136,
139, 151, 155, 167, 174, 183, 186,
194, 205, 210, 220, 233, 251, 266,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268 f., 280
- Kotzebue, August von 科策布 171,
175, 237, 273, 275 ff.
- Lafontaine, August Heinrich Julius 拉
方丹 171
- Lavater, Johann Kaspar 拉瓦特尔 171,
176, 201
-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莱布尼茨
244
- Lengefeld, Charlotte von, siehe
Schiller, Charlotte von 伦格费尔
德, 莎洛特·冯 (参见: 席勒,
莎洛特·冯)
- Lengefeld, Karoline von, siehe Wolzogen,
Karoline von 伦格费尔德, 卡罗
莉妮·冯 (参见: 沃尔措根, 卡
罗莉妮·冯)
- Lenz, Jacob Michael Reinhold 伦
茨 22, 26
-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莱辛,
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 21 f.,
242, 244
- Lessing, Karl Friedrich 莱辛, 卡
尔·弗里德里希 85
- Leven, Rahel 莱温 154
- Lichtenberg, Georg Christoph 利希
滕贝格 45, 144
- Loder, Justus Christian 洛德 31,
164
- Lyncker, Karl Wilhelm Heinrich
Freiherr von 林克 46
- Mackensen, Wilhelm Friedrich August
马肯森 154
- Manso, Johann Friedrich 曼佐 171,
177
- Meiningen, Herzog von 迈宁根公爵
278
- Merck, Johann Heinrich 默尔克 46
- Mereau, Sophie 梅雷奥 161
- Meyer, Johann Heinrich 迈尔, 约
翰·海因里希 55, 164, 185, 187,
190, 200, 202, 224 f., 298
- Meyer, Marianne 迈尔, 玛丽安娜
154
-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蒙
田 13
- Moritz, Karl Philipp 莫里茨 50 f.,
68, 103
- Müller, Johannes von 米勒 88,
281
-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 波
拿巴 21, 88, 225, 243, 271, 283,
288
- Necker, Jacques 内克尔 288
- Neuffer, Christian Ludwig 诺伊弗
192
- Nicolai, Friedrich 尼古拉 171,
175
- Niethammer, Friedrich Immanuel 尼
特哈默尔 189, 263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Nietsche, Friedrich 尼采 83, 217
- Novalis 诺瓦利斯 83, 89, 134, 158, 260f.
- Pater Lorenzo 洛伦佐神甫 202
- Preußen, Louis Ferdinand Prinz von 普鲁士路易斯·费迪南德王子 292
- Rapp, Gottlob Heinrich 拉普 200
- Recke, Elisa von 雷克 161
- Reichardt, Johann Friedrich 赖希哈尔特 85, 103, 176
- Reinhold, Karl Leonhard 赖因霍尔德 70, 89
- Reinwald, Wilhelm Friedrich Hermann 赖因瓦尔德 42
- Ridel, Cornelius Johann Rudolf 里德尔 63, 67
- Riedesel, Johann Hermann Freiherr von 里德泽尔 21
- Riemer, Friedrich Wilhelm 里默尔 308
-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梭 20, 26
- Schardt, Sophie von 沙尔特, 65, 66
- Scharffenstein, Georg Friedrich 沙芬施泰因 20, 34
-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谢林 78, 98, 189, 260ff., 266
- Schiller, Charlotte von, geb. von Lengefeld 席勒, 莎洛特·冯(原姓: 伦格费尔德) 57f., 62f., 66, 73, 75, 167f., 170, 234, 281
- Schiller, Karoline Henriette von 席勒, 卡罗莉妮·亨丽埃特·冯 234
- Schimmelman, Ernst Graf von 希梅尔曼 90
-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施莱格尔, 奥古斯特·威廉 58, 98, 101, 153ff., 157ff., 189, 233, 241, 247f., 259ff., 264f., 252, 275, 291, 306f.
- Schlegel, Friedrich 施莱格尔, 弗里德里希 134, 153, 155ff., 159f., 176, 189, 233, 260f., 265, 306f.
- Schlegel, Karoline, verw. Böhmer 施莱格尔, 卡罗莉妮, (伯默尔的遗孀) 155, 158, 260f., 263f.
-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 施莱尔马赫 159, 261
- Schlosser, Johann Georg 施洛瑟 127, 232
- Schmidt, Johann Christoph 施密特 54f.
- Schubart, 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舒巴特,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 19
- Schubart, Helene 舒巴特, 海伦妮 19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Schütz, Christian Gottfried 许茨 144, 230, 279
- Schwabe, Karl Leberecht 施瓦贝 311
- Schwarzburg-Rudolstadt, Fürst von 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侯爵 233
-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24ff., 247, 267
- Stael, Germaine de 史达尔, 热尔梅娜·德 287ff., 291
- Stark, Johann Christian 施塔克 234
- Steffens, Heinrich 斯特芬斯 260, 262
- Stein, Charlotte von, geb. von Schardt 施泰因, 夏洛特·冯(原姓: 冯·沙尔特) 18, 21, 31, 36, 39, 45f., 48, 58, 65ff., 75f., 83, 118, 126f., 129, 154, 167f., 181, 235, 298
- Stein, Gottlob Friedrich Constantin 施泰因, 戈特洛布·弗里德里希·康斯坦丁(施泰因夫人之子 弗里茨) 66, 88, 126
- Stock, Dora 施托克, 多拉 43
- Stock, Minna 施托克, 明娜 43
- Stolberg, Christian 施托尔贝格, 克里斯蒂安
- Stolberg, Friedrich Leopold 施托尔贝格, 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
- Tieck, Ludwig 蒂克 98, 158, 260f., 306
- Tischbein, Johann Friedrich August 蒂施拜因 298
- Unger, Johann Friedrich 翁格尔 117, 119
- Varnhagen, Rahel 瓦恩哈根, 拉黑尔 292
- Veit, Dorothea 法伊特, 多罗特娅 261
- Vieweg, Johann Friedrich 维韦克 189
- Voigt, Christian Gottlob 福格特 54, 69, 74, 146, 195, 231f., 261, 293f.
- Voltaire 伏尔泰 239, 242ff.
- Voß, Johann Heinrich 福斯, 约翰·海因里希 62, 151, 186
- Voß, Heinrich 福斯, 海因里希 298f.
- Vulpus, August 武尔皮乌斯, 奥古斯特 65f.
- Vulpus, Christiane, siehe Goethe, Christiane von 武尔皮乌斯, 克里斯蒂安娜·冯(参见: 歌德, 克里斯蒂安娜·冯)
- Weimar, Anna Amalia Herzogin von 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母亲安娜·阿玛利亚 52, 237
- Weimar, Karl August Herzog von 魏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瑪公爵卡尔·奥古斯特 17, 22, 44, 51, 54, 74f., 152, 154, 218, 230, 237, 242, 249, 279, 289, 293f.
- Weimar, Karl Friedrich Herzog von 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 228
- Weimar, Louise Herzogin von 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夫人路易丝 36, 74, 237, 278
- Weißhuhn, Friedrich August 魏斯胡恩 147, 151
- Werner, Zacharias 维尔纳 303
- 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维兰德 18, 33, 51f., 68f., 78, 88, 100, 115, 118, 153, 237
- Winckelmann, Johann Joahim 温克尔曼 61
- Wolf, Friedrich August 沃尔夫,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186, 303
- Wolff, Amalia 沃尔夫, 阿玛丽亚 303
- Woltmann, Karl Ludwig 沃尔特曼 101, 151
- Wolzogen, Henriette 沃尔措根, 亨丽艾特·冯 42
- Wolzogen, Karoline von 沃尔措根, 卡罗莉妮·冯 (原姓: 伦格费尔德) 57f., 73, 161, 268
- Wolzogen, Wilhelm von 沃尔措根, 威廉·冯 58, 297
- Württemberg, Karl Eugen Herzog von 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 17, 19, 41
- Zelter, Karl Friedrich 策尔特 160, 241, 299, 307, 310
- Zimmermann, Johann Georg 齐默尔曼 22

译名对照

- Götz 葛兹
全称: Götz von Berlichingen mit
eiserner Hand 铁手骑士葛兹·
冯·伯利伯根
Werther 维特
全称: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少年维特之烦恼
Dichtung und Wahrheit 诗与真
Prometheus-Ode 普罗米修斯颂歌
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e Dichtung
论素朴的和感伤的文学
Die Räuber 强盗
Fiesko 菲耶斯科 (斐爱斯柯)
Clavigo 克拉维戈
Iphigenie 伊菲格妮 (伊菲革涅
亚, 伊菲姬妮)
全称: Iphigenie auf Tauris 陶里
斯岛上的伊菲格妮
Don Karlos 唐·卡洛斯
Erfurtische Gelehrten Zeitung 埃尔
富特学者报
An die Freude 欢乐颂
Philosophische Briefe 哲学通信
Der Geistesseher 能看见鬼神的人
Thalia 塔莉亚
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Niederlande
尼德兰独立史
Tasso 塔索
Egmont 哀格蒙特
Die Römischen Elegien 罗马哀歌
Die Horen 季节女神
Xenien 赠辞
Die Götter des Griechenlandes 希
腊诸神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威廉·
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简称: Wilhelm Meister 威廉·迈
斯特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ALZ) 文学汇报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 Die Kabale und Liebe 阴谋与爱情
Der Künstler 艺术家
Die Aufgeregten 被煽动的人们
Der Bürgergeneral 市民将军
Die natürliche Tochter 私生女
Hermann und Dorothea 赫尔曼与
 窦绿苔
Unterhaltungen deutscher Ausgewan-
 derten 德国逃难者闲聊记(德
 国逃难者的闲聊)
Der West- Östliche Diwan 西东
 合集
Über Anmut und Würde 论秀美与
 尊严
Kallias—Briefe 卡利阿斯——书简
Die Ästhetische Briefe 审美教育
 书简
Wallenstein 华伦斯坦
Faust 浮士德
Wilhelm Meisters theatralische
 Sendung 威廉·迈斯特的戏剧
 使命，《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
 代》原来的名称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亲和力
Märchen 童话
Die Braut von Messina 墨西拿的
 新娘
Tage- und Jahres- Hefte 岁月记事
 本册
Balladen 叙事歌谣
Spaziergang 散步
Der Handschuh 手套
Der Schatzgräber 掘宝者
Der Taucher 潜水者
Der Ring des Polykrates 波吕克拉
 忒斯的戒指
Die Kraniche des Ibykus 伊俾库斯
 的鹤
Die Braut von Korinth 科林斯的
 新娘
Di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三十年战争史
Venetianische Epigramme 威尼斯
 机智风趣的讽刺短诗
Maximen und Reflexionen 格言和
 感想录
Göttiger Musenalmanach 哥廷根缪
 斯年鉴
Athenäum 雅典娜神殿
Lucinde 露琴德(路青德)
Musenalmanach 缪斯年鉴
Literarischer Sansculottismus 文学上
 的无短裤主义
Einfache Nachahmung der Natur,
 Manier, Stil 对自然的简单模仿,
 个性化的表现方式, 风格(又译
 成: 对自然的单纯摹仿、特别作
 风和风格。对自然的简单模仿,
 虚拟, 独特风格)
Wallensteins Lager 华伦斯坦兵营

@充實自己，從閱讀對的書開始

(华伦斯坦第一部)	员守则
Wallensteins Tod 华伦斯坦之死	Johanna von Orleans 奥尔良的约
(华伦斯坦第三部)	翰娜
Propyläen 神殿柱廊门	Penthesilea 彭提西丽亚
Achilleis 阿喀琉斯	Jenaische Allgemeine Literaturzei-
Der Sammler und die Seinigen 收	tung (JALZ) 耶拿文学汇报
藏者及其家人	Wilhelm Tell 威廉·退尔
Mohamet 穆罕默德	Turandot 图兰朵
Der Groß-Cophta 大科夫塔	Demetrius 德梅特里乌斯
Maria Stuart 玛丽亚·斯图亚特	Rameaus Neffe 拉摩的侄儿
Die Regeln für die Schauspieler 演	

译后记

接到翻译这本书的邀请，没有怎么犹豫我便答应了。因为关于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关系，历来在德国文学界就颇有微词，不少人认为，他们之间就算是友谊，也是歌德占了便宜，席勒受了委屈。此前不久，我刚刚读过一本题为《歌德及其牺牲品》（*Goethe und seine Opfer*）的书，该书系德国帕特莫斯出版社1999年出版，作者是1954年出生的电视台记者蒂尔曼·延斯（Tilman Jens），著名学者、文学史家瓦尔特·延斯的儿子。这本书的观点极其偏激，讲述了歌德如何压制、利用和伤害席勒、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克林格尔、费希特等有才华的作家、哲学家，在书的封二，以及正文开始前引用了席勒关于歌德的两句话：“这种人（指歌德）我不喜欢”，“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

己身边”。

我从事多年的德国文学教学与翻译工作，对歌德与席勒的文学成就自然是了解的，也熟知以他们的名字为标志的德国文学的古典时期。但是，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翻译此书，正好借此机会弥补这方面的缺欠。

记得第一次到魏玛在剧院前看到歌德与席勒纪念碑，那是一座高大的雕塑，两位文学大师并肩站立在同一基座上，这种罕见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座世代为人们所瞻仰的纪念碑，是他们之间真挚友谊的体现呢，抑或只是后世的希冀和愿景的写照？

萨弗兰斯基的《歌德与席勒》这本书，以较为翔实材料和令人信服的叙述回答了这个问题。

歌德和席勒分别为所谓40后、50后，年龄相差十岁，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以及之后的社会经历，都有很大的差异，加之，两个人秉性迥异，这样两个人走到一起，并非易事。1779年，当时在符腾堡公国卡尔高等学堂读书的席勒，第一次见到因发表剧本《葛兹》和小说《维特》，其声望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也如日中天的歌德，当时席勒跪在欧根公爵的面前接受奖章和证书，不敢拿眼睛朝斜上方看站在公爵身旁作为嘉宾的歌德。后来，席勒逃离公国，弃

医从文，创作、发表了话剧《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在德国文坛崭露头角。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来到萨克森—魏玛公国，席勒希望结识在这里担任公国宫廷枢密顾问的歌德。席勒女友莎洛特（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教母是施泰因夫人，她在教母那里认识了歌德。在家里她安排了一次聚会，请歌德来参加，目的在于帮助席勒走近歌德。然而，聚会上歌德只忙着与其他在场的人讲述他的意大利之行，席勒没有机会与歌德交谈。席勒感到歌德有意疏远自己，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歌德当时对席勒也不甚了解，以为这位青年人在文学方面仍然处在狂飙突进时期那种精神境界，有才华但不成熟。鉴于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歌德推荐他到耶拿大学教授历史。席勒闻知此事，心中对歌德这种恩赐者的态度已感不快，后来得知，这是个没有薪酬的教职，这还不算，接受这份工作还有个前提，即席勒得自己花钱买一个硕士文凭。席勒深感受到愚弄，在给好友克尔纳的信中满腹牢骚终于爆发：“我真的认为他这个人异乎寻常的自私。他拥有吸引你的才华，将你牢牢地罩在他的影响之下。……但他只不过像一位天神，并不公开自身……可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身边……我把他视为一个骄傲、古板的大家闺秀，得跟她生出个

孩子来，让她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那才令人痛快。”上面提到的蒂尔曼·延斯引用的席勒的话是出自这样的背景。

后来，席勒创作的诗歌《希腊诸神》引起了歌德的注意，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进一步强调了在这首诗里表达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交谈中，他们发现，两个人的艺术理想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要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必须忘掉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纪，为此他们都发现了希腊古典艺术，都希望以此为榜样，认识和表现世界，促进以自然与人、感性与理性和谐为特点的、自由的、人道的精神文明。

共同的理想能使他们走到一起，但紧密的合作还必须以优势互补为前提。歌德是所谓情感人，认识与表现事物总是从特殊到一般，而席勒正好相反，他是所谓概念人，是从统一性出发的思索推论型，歌德则是从纷繁的具体事物出发的直觉型。这样两个人必然能够互相吸引，取长补短。歌德将帮助席勒克服抽象带来的危险，一味追求明确和概念精准，会毁灭那些依赖于幽暗和无意识的生命胚胎；席勒将帮助歌德通过规律去纠正情感的泛滥。

歌德与席勒创作《威廉·迈斯特》和《华伦斯坦》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两个人优势互补带来的益处。歌

德经常与席勒切磋小说情节的走向和人物的塑造，几乎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席勒征求意见，席勒真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指出故事发展的脉络有时不够清晰、有些情节的转折缺乏铺垫、有时心理描写尚不足以令人信服，以及从总体上看，过分详细地表现剧院事务性活动，与整本书要描写的自由、宽广的精神境界不够协调等等。歌德认真考虑了这些意见，对后者，歌德当即表示要大刀阔斧地删改。

席勒描写华伦斯坦时，受到如何正确处理命运和性格因素的困扰，歌德关于“庞大世界整体”的构想启发了他，他决定让华伦斯坦这个人物逐渐地纠缠进人们所编织的网中，于是一向行动果断的一个人异化成了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最终被置入生命的异域，完全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歌德在看到这出戏的第一部时，就敏感地指出戏里显示出的宏大气象，建议席勒写成三部曲。席勒的《华伦斯坦》最终成为德国古典时期戏剧的样板，也为以后创作《玛丽亚·斯图亚特》、《奥尔良姑娘》、《威廉·退尔》等一系列名剧奠定了基础。

席勒深有感触：“上帝赐给我一位多么明智、待人细心周到的朋友！”“没有一次离开您不是内心颇有所得……这样一种建立在互相完善基础上的关系必然永

远生机勃勃。”此时的席勒，懂得了如何克服对歌德的嫉妒和怨恨，认为“面对卓越没有自由，只有爱”。

歌德也高度评价与席勒的合作。他在信中对席勒说，与席勒一起对小说的探讨增加了他的勇气，写作进展顺利。他说与席勒谈论写作，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令人非常享受的时光。信的结尾总是请席勒继续以其关爱和信任来鼓励和提升他。

与此同时，在所谓“赠辞之年”（1796年），两人紧密合作，创作了数百首双行体讽刺短诗，通过针砭文学天地里的低俗趣味，表明他们都不屈从于读者，而是引导和提升他们。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坐在一起，一个说上句，一个接下句，常常因突发奇想而开怀大笑。一段时间里，无日不作讽刺短诗，两人都沉浸在他们的诗歌所呈现的一种赏心悦目的“大逆不道”之中。

接下来在1797年夏天，在席勒的建议下，两人又开始创作“叙事歌谣”，歌德以《掘宝者》揭开序幕，席勒随之推出《潜水者》、《手套》等一系列佳作。他们边研究边写作，从理论到实践完善了这一兼有叙事和戏剧特点的、来自于民间的诗歌形式，赫尔德和比尔格将其引进了文学殿堂，歌德和席勒相互激励、切磋和启发，以这种形式创作出流传至今的诗歌精品。

歌德的长篇组诗《罗马哀歌》的问世，也是两人

友谊的结晶。《罗马哀歌》是歌德借用古体诗形式写的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歌德在意大利逗留两年，回到魏玛又得到平民女子克里斯蒂安娜的爱恋，这样的经历使进入不惑之年才真正品尝到男欢女爱幸福的歌德，激情洋溢地创作出他最长的组诗，所表现的不是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而是一个沐浴在自然、健康与和谐的爱情中的人所感受到的享受和满足。本来就是情感人的歌德，在这组诗中坦诚大胆地直抒胸臆，就连一向在这方面很开放的魏玛公爵，都认为“其中的一些思想过于生猛”。歌德把这组诗锁在抽屉里达四五年之久。在主动删掉某些难以公之于众的篇章后^{〔1〕}，寄给席勒请其过目，仿佛地下组织成员秘密接头，嘱咐席勒务必不要泄露出去，阅毕立刻归还。席勒为这组诗歌的高超艺术性所折服，他也承认有些地方伤及了传统习俗，但并没有损害真正的、自然的礼仪常规。他甚至建议不必做任何修改就拿到《季节女神》上发表。组诗赫然亮相在杂志上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诸如“北

〔1〕 比如歌德的这首诗：“如果有人走近，/ 眯缝着眼睛瞧着那娇嫩的蜗居，/ 对纯洁自然的果实心生厌恶，你就从背后惩罚他，/ 用你那从胯裆下勃发出的红红的肉柱。”这里歌德赞颂了自然赋予女性躯体的美，对那些对此蔑视和厌恶者，甚至要以违反自然的方式严惩不贷。

方蛮人主宰了罗马女人的酥胸和丰臀”^[1] 这样一类诗句，遭到猛烈的口诛笔伐，据悉曾经是歌德恩师的赫尔德讽刺道，《季节女神》应该改为《季节女妓》了。这组诗歌最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歌德诗歌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席勒的审美品位以及对朋友的鼎力支持分不开，当然，席勒的杂志当时正处于低谷，也想借这组有争议的作品让《季节女神》重新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

真诚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两个人都觉得受益匪浅。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他明显觉得他已超出了自己，所以能够远远地抛开主观的局限，皆因为他与一位如此客观地面对他的人经常的、持续不断的来往。歌德把他创作精力的旺盛归结为他们之间的友

[1] 原文为 Und der Barbar beherrscht römischen Busen und Leib。中译本将诗句中的“Busen und Leib”译成“心身”，整句译为“野蛮人主宰了罗马女郎的心身”，表达文雅了，也远离了原文的意思。Busen 的意思是乳房，Leib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 Unterleib（下身）。歌德几乎在同时创作的《浮士德片段》中，格蕾琴的闺房独白里有这样的诗句：Mein Busen drängt/Sich nach ihm hin./Ach dürfte ich fassen/Und halten ihn。中译本译成“我忐忑不安/把他思慕：/唉，要是找到他，/就把他紧紧抱住。”这里 Busen 这个词的意思被模糊了，整个诗句的意思也走样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查一下《浮士德片段》最初的版本就一目了然：Mein Schoß! Gott! Drängt/Sich nach ihm hin/Ach dürfte ich fassen/Und halten ihn。这里代替 Busen（乳房）的是 Schoß（Weibliche Geschlechtsteile，女人的下身）。显然，歌德这里要表现的是被浮士德引诱了的格蕾琴感到了强烈的性欲饥渴。

谊：“我们两个秉性迥异之人的幸会，已经为我们带来诸多好处，我希望这种关系会这样继续保持下去……是您让我青春复得，让我再次挥动起几乎已搁置的笔，又成为一个诗人了。”他们俩的友谊，不是那种所谓心灵的融合、所谓一心一意，所幸的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歌德认为，不要总是要求朋友完全与自己和谐一致，要求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因为这样的友谊是不能持久的。歌德认为要想真正认识自己，得知道别人怎样看自己，席勒对于他是一面难得的思想之镜，可以从中清醒地认识自己。席勒虽然深知，像歌德这样的人，几个世纪难得出现一个，但是他仍然尽其所能，用心中存在的一切铸造一面竖立在胸中供朋友观照的精神之镜，他认为这样，才不愧为更高意义上的、歌德的朋友。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就可以不讲求方式。席勒懂得在指出歌德作品中的问题之前，充分肯定成功之处，总是聪明地把批评用称赞包装起来。比如他说，读歌德的作品他如痴如醉，浑身通泰，心里感到甜美和舒适，称赞小说显示出平静水面下的幽深，真实而又美不胜收、单纯而又丰饶等等。然后才指出存在的不足和缺欠。歌德对席勒强烈的自我意识，那清澈的、富有穿透力的精神，那种追求明晰的

欲求，有时也更愿意规避。歌德不想削减他内心的某种模糊不清，为此他有时也要一点让人感到有些狡猾的小花招，或者做出包含着某种反讽的回答。到了他写《赫尔曼与窦绿苔》时，送给席勒看时已是定稿的作品，让席勒一时间目瞪口呆。

共同的目标和紧密的合作，并没有抹杀各自的特性，相反，差异和分歧使他们在互补的过程中都丰富了自身，提高了各自的创造力。歌德与席勒之间的友谊体现了德国古典时期文化教育的观念，推动和造就了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辉煌。

二

《歌德与席勒》引用了大量的史料，避免没有事实根据的推测，比如力求用歌德与席勒的书信往来反映他们当时的心态和对彼此的看法，同时又不局限于这个信息来源，如有可能还同时引用双方与各自的朋友及其他有关的人的书信加以佐证。席勒去世得早，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是由歌德一个人编辑出版的。当时就有人质疑公布出来的这些书信是否被歌德做了手脚，指责他发表这些信无非是借席勒的口来赞颂自己。因此萨弗兰斯基尽可能客观地再现事实的本来面目。

蒂尔曼·延斯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说歌德作为朋友没有品行，作为天才没有道德。说他是限制言论自由的检察官，是收买学生告发学者和教授的密探，甚至于说歌德是以国家安全名义镇压不同政见者的鼻祖。

事实是，歌德到魏玛从政后，本来怀有改革雄心。然而最终他非常失望，公爵虽然比较开明，但涉及宫廷根本利益绝不让步。这正是为什么歌德不辞而别，去意大利逗留长达两年的原因。在公爵答应他今后只负责文化艺术事务（比如剧院和大学），才决定返回魏玛。由于免除了诸多政务的负担，他有闲经常去耶拿到大学里听课，与住在那里的席勒共同切磋、探讨文学创作。公爵对法国大革命在知识界的影响很敏感，某些学者，包括费希特，因发表所谓过激言论，不得不离开公国。歌德因此受到公爵的斥责，认为他监管不力，对如此严重的事态，采取轻率甚至欣赏的态度。

当代德国作家托马斯·布吕西希（Thomas Brüssig）说，歌德与自由还沾点边，但与民主没有。^[1]

歌德这期间因与平民女子克里斯蒂安娜同居生子，

[1] 德国《每日镜报》（2007年3月27日，第21版）“布吕西希在魏玛”。

颇受宫廷上下的责难，不得不带着家眷住在市郊。歌德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一普通女子相爱，身为宫廷重臣，仍坚持自己的个性自由和价值观。根据弗洛伊德弟子库尔特·艾斯勒（Kurt Eissler）对歌德进行心理分析的论著^[1]，在歌德于1792—1804年写给克里斯蒂安娜将近400封信中，找不到一句话说说明歌德在这场爱情中是屈尊、勉强和迁就，相反，我们在与此同时歌德写的《罗马哀歌》中读到了纯真、热烈的爱情表达。艾斯勒在书中说，“这是歌德人性光辉最重要的标志之一”。^[2] 仅就上述可以看出，歌德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平等和民主精神。

如果我们不把歌德视为圣人，而是当成平常人对待，那么他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朋友和大臣都是不称职的，都是有过错的。其一就是他的自怜、自惜，或者可以说是自私、自我中心。但是他与席勒之间的这场友谊应该是个例外。他们一道散步，一起作诗，你一句我一句，竟很难区分某一首诗是谁写的了。歌德关心席勒的写作，把自己找到的难得的好素材（比如威廉·退尔）让给席勒；搞到了一架望远镜，首先

[1] 德国《明镜周刊》1999年第34期，第202页。

[2] 同上。

想到席勒，邀他观看总在诗歌里出现的月亮到底是什么样；购置了华丽的马车，立刻想到请席勒来乘坐，一起兜风。1797年，歌德计划再次去意大利旅行前，在考虑到战乱的危险而立下的遗嘱中，甚至把席勒定为文学方面遗产的执行人之一，有权了解歌德的私人信件。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席勒去世后，一向避讳死亡、从不探视垂死病人、不参加葬礼的歌德，竟把席勒的头骷髅长时间存放在自己的书房里，经常与好友一起瞻仰和思念，并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赞颂席勒遗骨是“至高无上的瑰宝……这种神奇的形体让我欣喜陶醉”。

三

仿佛要印证“文人相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种成见，去年我看到一本书，题为《法国文人相轻史》，副标题为“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1〕}书中讲述的文人无行，简直惨不忍睹：巴尔扎克嫉妒欧仁·苏的成功，梅里美挖苦拉马丁的写作无异于服苦役，龚古尔痛斥莫泊桑为二道贩子，雨果称年老的夏

〔1〕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多布里昂由一头狮子变成了只知道悲吠的犬，谬塞指责雨果已完全丧失道德观念，野心让他近乎疯狂，拉马丁更认为《悲惨世界》为“流氓史诗”。为争取进入法兰西学院，文人之间更是钩心斗角，极尽相互丑化、攻击之能事。竞选入院成了仇恨的催化剂。

法国文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丑陋，让我着实不敢相信，看到该书封二关于作者的介绍，我宁愿相信两位写作此书时只有 25 岁的作者，在书中的讲述不过是追求轰动效应，并没有打算全面地把握文人之间的关系。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另一本书，台湾散文作家、英美文学教授吴鲁芹先生的《文人相重》^{〔1〕}，这位诙谐地自称“资深公民”的作者，曾大声疾呼：“文人相重，自古已然！君不见李杜是如何相亲相重，元白是如何相亲相重。”在晚年不顾身体欠佳，仍旅游欧陆搜集资料，然后在“带病延年”的 1983 年笔耕数月，在寄出书稿的当天突然逝世，这部记述外国文人相重的书成为吴先生的绝笔，足见此书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吴先生书中写的亨利·詹姆斯与斯蒂文森之间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歌德与席勒的友谊相提并论。

他们的建交缘于对小说艺术的讨论，其时因小说

〔1〕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

《金银岛》在儿童文学方面有点名气的斯蒂文森，读了早已蜚声文坛的詹姆斯的《论小说艺术》，写了一篇题目曰《一点卑微的抗辩》的文章。詹姆斯读后大喜过望，认为文章中的字句，或驳或辩读起来都是享受。两人以文相识，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都在小说写作上惨淡经营，对小说的叙述形式持非常严肃的态度。都把作家迎合低俗的民众趣味视为“国耻”。但他们又保持各自的特点。他们在艺术上互为知音，总渴望能尽快知道对方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们也相识相交十年，两人之间的友谊非常真挚，创作甚丰的长寿作家詹姆斯，得知斯蒂文森英年早逝的消息痛哭流涕地说，随着他的死“对我来说那不可缺少的光亮忽然熄灭了，我感到凄冷，像是有了大病……”，这里让我想到歌德如何哀叹席勒的病逝。

吴先生说：“天下绝对有不少冤屈，把文人与无行连在一起，就是其中之一。”翻译了《歌德与席勒》，我颇有同感。

四

本书作者旁征博引，大量运用文献资料，可以说，四百多页的正文无一页没有引文，而且绝大部分

都有多处。有一部分是引自歌德与席勒的作品集。开始我想，已有中文译本的就拿来采用，但是在查阅过程中，经常发现译文有不够准确甚至有误译之处。比如《歌德与席勒》引用了歌德《西东合集》中非常重要的两行诗：Höchstes Glück der Erdenkinder/Sei nur die Persönlichkeit.^[1] 中译本译成“尘世凡人的最高幸福 / 只在于保持自己的性格”。显然不妥，以至于歌德很早就在这首诗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在国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一行是否应该译成“只是拥有富于个性的自我”。这是《西东合集》中苏莱卡诵读的诗，接下来的诗节是：Jedes Leben sei zu führen,/Wenn man sich nicht selbst vermißt;/Alles könnte man verlieren,/Wenn man bliebe, was man ist (《歌德选集》汉堡版，慕尼黑，1981，第2卷，第71页)。这里进一步说明，一切都可以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自我”。在该书的后部分第632页对这段诗做了注释：Suleika sagt, dass von den Massenmenschen bis zu den Tyrannen alle nur in der Erhaltung des Ich ihr Glück suchen und bereit seien, dafür alles aufzugeben. (……所有人都只在保持自我中寻求幸

[1] 《歌德与席勒》(Safrański: *Goethe und Schiller*,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2009) 原书第83页。

福，并准备为此放弃一切。) 德文“Persönlichkeit”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将人与人相互区别的人的个性，考虑到词意可能发展和变迁，我查阅了格林兄弟编撰的《德语大词典》(莱比锡，1854)，它对该词的解释是 das eigenartige Wesen einer Person, ihre Individualität (卷 7/2, 第 1567 页)，即“人的个性”或者“个性自我”。“性格”只是该词的部分含义。歌德在诗中强调了“富于个性的自我”。萨弗兰斯基引用这句诗，阐述歌德如何对民众被政治宣传所煽动感到焦虑，主张培养和造就具有个性的人。萨弗兰斯基是传记写作的大家，他撰写的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和席勒的传记，其影响远远超过德国的国界。能有机会翻译他的书，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既欣欣然又惶惶然。于是决定自己尝试着翻译这些引文。这并不是说我就一定比原译水平高，而是说翻译一部作品，谁也难免有纰漏甚至错误。引文对译者来说则往往是重点，须查找引文出处及其语境，并参考运用它的这个文本的上下文，可以说要下相当大的功夫去理解和研读，出现纰漏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但即使如此，由于学力所限，也难以保证我的理解和翻译没有偏颇甚至错误之处，诚请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萨弗兰斯基可能因为著述过于繁忙，在本书快

要结束时，根据我的判断，他的叙述接连有三处失误：

其一，1805年2月歌德患病，应是肾绞痛，不是面部丹毒，歌德得丹毒是1801年1月。

其二，1805年5月席勒逝世，葬于魏玛公墓一处集体墓室，德文应是 Kassengewölbe，而不是 Kassettengewölbe（这是建筑艺术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方花格天花板），两个字形状相似，但意思区别很大。

其三，歌德瞻仰席勒头骷髅，感慨万千，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书中说这是八行一节的诗（Stanzengedicht），应该是三行一节的诗（Terzine）。

估计，这位席勒传记的作者在本书的末尾，写到席勒的病危和逝世，一时情绪激动，头脑不够清醒了，否则不至于连续出现三处不该出现的疏忽。

马文韬

2012年冬于芙蓉里